穿越之暴君的跑路皇后

鱼的记忆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Chapter_1

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 www.paipaitxt.com

穿越之暴君的跑路皇后 / 作者：鱼的记忆

夏威夷的海滩真是美极了，可怎么晒个太阳也能晒穿越了。穿越了也没什么不好，可一穿过去就是个失宠的妃子，好吧，好吧，不就失宠吗？这样她也能接受，上天不是还给了宠爱她的父母和哥哥们吗？反正不受宠，想个法出宫不就好了。外面的世界多美好，帅哥，美男，美食，江湖……这是怎么回事，讨厌她的皇帝突然对她上了心，那怎么行，她还有一堆计划没实现呢！龙袭炎，魏国皇帝，一个讨厌她又迷恋她的男人，为了得到她不择手段。东方拓，天下首富，一个温柔如水的男子，爱她却只能默默守着她的男人。轩辕无极，轩辕国的残暴王爷，传说中的战神，可为了爱她，不惜放下自尊追随她的左右。！本文有点小白+小虐+搞笑+不成气候的阴谋

第一卷后宫篇

第一章节 晒出来的穿越

“娘娘，这儿风大，您还是进屋休息吧！”

收回目光，林飘飘回头对上贴身宫女羽儿关心的眼光，扬唇一笑，“我的身子没那么弱，况且这儿的风吹得很舒服，还真让人不想走呢！”

“娘娘可不能这样，要是病了，羽儿可是要挨罚的。”羽儿上前扶着她的胳膊，小心帮她清拍衣尾的灰尘唠叨道。

在心里扮个鬼脸，林飘飘轻敲她的头，假装生气地训斥：“臭丫头，才几天没打你，皮就痒了，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娘娘，如果你的表情可怕一点，也许我会相信的。”羽儿很不给面子地拆了林飘飘的台，虽然不是第一次，可林飘飘还是觉得有点下不了台。“臭丫头，算你狠，我进屋了，你去忙吧！”

“是，娘娘。”见林飘飘妥协，羽儿这才笑着离去。

走进偌大的房屋内，林飘飘走到躺椅边直直地躺下，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个月前。

“娘娘……娘娘……你醒醒啊，你要是有个好歹，你让羽儿怎么跟老爷他们交待啊！”

头痛！

头真的好痛！

不，除了头痛，她该死的感觉到好像全身都在痛，就好像全身上下的二百零六根骨头被人拆了重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萧妙儿不是应该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舒舒服服地晒她的太阳吗?

这无风无浪的好天气，怎么睡一觉也能睡得浑身酸痛，全身发软，这真是太厉害了。

“娘娘……呜呜……”

娘娘，哪来的鬼称呼，真是吵死了，这人不是还没死吗？哭成这样做什么，真是太讨厌了。

“闭……嘴……吵……吵死了。”才说了这么几个字，萧妙儿就觉得自己已经快嗝屁了。

“娘娘，你醒来了，真是太好了。”惊喜无限的声音让萧妙儿莫名其妙，她不过就是说了一句话，这个小丫头有必要这么高兴吗，再说了她的确不是她娘啊，“娘娘，奴婢这就去叫御医，你等等。”

终于安静下来了，才高兴不到两秒钟，萧妙儿就觉得事情不对了，刚才哪人好像是在跟她说话耶，可她确定自己不认识她呀！她还称她娘娘呢，她怎么不知道自己还有个这么大的女儿，无语思索中……

“胡御医，这边请。”清脆的声音让萧妙儿瞬间回神，吃力地调整下视线，只见刚才的那个自称奴婢又叫她娘的女孩领着一个中年大叔走了进来，看她恭敬的样子，这应该就是她所说的什么御医吧！

刚想开口就见那胡御医站到了她面前，关怀地开口道，“娘娘，请伸出手来，让为臣为您把脉。”

撇撇嘴，萧妙儿其实是想问他们，你们真的没有认错人吗？可转念一想又怕自己说错了话，到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乖乖地伸出手，萧妙儿愣愣地看着大叔身后的女孩子，猜测自己现在的处境。

“胡御医，娘娘的身子？”羽儿对萧妙儿突如其来的注视感到心慌，可她想了又想还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才安下心来。

胡御医收回手，转过身对羽儿交待道，“娘娘的身体已无大碍，我再开个方子，你煎给娘娘喝。”

“是，奴婢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可胡御医，关于娘娘受伤的事……”

胡御医也算爽快，见羽儿欲言又止，立刻就接过话，“放心吧，我会去一趟林府的。”

“谢胡大人。”羽儿听了胡御医的话喜极而泣。

萧妙儿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一惊，不由地环视四周，打量眼前的这两个人。

他们的装扮怎么跟她所了解的古装有一定的差别，比起唐朝的来说保守一点，比起宋朝、清朝的又要开放放多，不过还好这衣服跟她喜欢的唐装差不太远，都是轻纱飘飘的。

前思后想许久之后，萧妙儿最后还是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虽然她并不清楚自己穿到什么地方来了。（不接受她也没有选择了。）

“娘娘，该喝药了。”萧妙儿听到声音，见羽儿手中端着一碗黑漆漆的不知名的黑水，一脸嫌恶的往床内缩缩，抗拒地问了句：“这个不会就是要给我喝的吧！”

“这当然是给娘娘喝的，娘娘，羽儿知道你怕苦，但为了你的身体，你一定要喝。”羽儿拿着勺子将药喂到她的嘴边，可怜兮兮地看着主子，就希望她能乖乖地喝药。

萧妙儿本想抗拒，可一对上羽儿泪光闪闪的大眼，她也就只能认命地把药喝进去了。

之后的日子正如萧妙儿想像的一样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除了每天必备的苦药外，还有很多来看这身体笑话的女人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看这番情景，萧妙儿还真希望自己附的是个冷宫里的妃子。

有坏当然就好了，这些女人虽然惹得她不开心，不过从他们的口中萧妙儿大概知道这个身体的主人是当朝大将军林靖的爱女——林飘飘，进宫两年不受宠，前几天却因皇帝的羞辱怒而投湖（具体不太清楚，好像就是这样），进而就有了她存在的。另外就是这林飘飘和她有着相似的家庭成员，父母，两个哥哥。

另外套了不少羽儿的话，看来这林飘飘不仅父母疼爱，就连两个哥哥也对她疼爱有加，这样的女子怎么会为了这无望的爱情踏入深宫呢！想到这，萧妙儿不禁对天狂吼，我的夏威夷海滩啊！晒个太阳怎么也能晒到这里来。

想来这林飘飘也是个非常刚烈的女子，喜欢就喜欢的义无反顾，冲动的进宫本是想与心上人长相思守，怎料到不仅没得到心上人的垂青还丢了性命。这一个月来，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萧妙儿曾揽镜自照，发现这林飘飘并没有她想像中的那般五大三粗，相反的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绝色美人，这样的美人都吸引不了皇帝的目光，也难得这皇帝能忍得住。

萧妙儿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自己到底是死了还是怎么了，但是既然成了林飘飘，那她也会好好地把她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对待，必竟她自己的父母已经因失去自己而伤心了，她不想再让林飘飘的父母也因为失去她而伤心，那么从今日起，她萧妙儿就不再是萧妙儿，而是林飘飘。

“羽儿，从今天开始闭门谢客。”既然没什么想知道的，林飘飘也没傻到去看别人的嘴脸了。

“是，娘娘。”羽儿似乎等林飘飘的这句话很久了，命令才刚下来，她就急奔而去，把大门紧紧地关上了。

这些天，宫里的那些臭女人太过份了，对娘娘百般欺负，等大少爷他们进宫了，她一定要让大少爷为娘娘出气。

既来之，则安之。

她很庆幸‘林飘飘’能为她留下父母和兄长的照顾，否则她也不会怎么安心地留在这里过日子。以前看穿越文时就想体验一把笑傲江湖的滋味，可现在她不仅穿越了，还架空进了宫里当失宠嫔妃，她还真庆幸‘林飘飘’不受宠，否则就算她想走，那也没有一点机会，既是如此，那她就该好好准备准备，以免以后出去了麻烦不断。

“羽儿，再给我搬些书来，不管是魏国（女主身处的就是魏国）还是轩辕国的都拿来。”看了些史事才发现这魏国虽与历史书中曾记载的魏国同名，却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存在仿佛在另一个空间一般。

仔细研究一个月后，大至上林飘飘已经了解这里的情形了，与魏国并驾齐驱除了轩辕国和月影国外，能上得了台面的就只有飞雪国。这四国势力相当，却又对对方虎视眈眈。

作为魏国君主的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妃子，林飘飘可没有报效国家的大志，所以国家大事与她无关，她要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娘娘，休息一会吧，你已经看了一天的书了。”羽儿端着一碗炖好的燕窝走到主子身边，这些日子的主子真的很奇怪，从落水后主子就再也没有练过武，反而看起了以前最讨厌的书。

吞吞口水，林飘飘小心地抱着自己手中的书，用纤细白嫩的食指嫌恶地指着羽儿的碗问，“羽儿，这个又是什么补药啊！”

“娘娘，这是大少爷和二少爷刚送来的燕窝。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多吃点补品才好。”见林飘飘皱紧俏鼻的样子，羽儿笑着哄道。

又是补药，天天喝又有什么用，除了长胖外，林飘飘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羽儿，我不想喝，端出去吧！”

“娘娘，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东西。”不喝怎么行，看着林飘飘削瘦的小脸，羽儿一脸为难地祈求。

怒目相对，这招挺有用的，“端出去。”

羽儿委屈看了眼碗里的燕窝，最后还是端着补品行礼，转身离去。

第二章 疑惑

日子就在指缝间一点一滴的流过，快得让人抓不住。不过就在这些日子里，萧妙儿渐渐地了解到自己其实已经容入这个时代，成了这里的一份子，不管她承不承认，这都是事实。

宫里的日子很平静，那可能是因为她是个失宠的妃子，不值得别人花心思来对付，其实这样很好，只有这样她的日子才能清净，计划才能提前完成。原本林飘飘是想单独离开的，可在此期间，这个身体的父母哥哥们都来过，他们的关怀让她留恋，让她忍不下心自私求去。

“娘娘，大少爷来了。”看着大少爷，羽儿开心地对着屋里的林飘飘喊道。“大少爷，里屋请。”

“嗯。”林威对着羽儿点点头，拿着手中的礼品往屋里走去。

在这里最开心的事就莫过于有两个好哥哥，同现代一样，他们和父母都宠着她，林飘飘放下书，起身扑到来人的怀里，开心地询问，“大哥，今天给飘飘带什么好玩意来了。”

“小调皮，当初你要是不任性，如今应该也就不会过得如此不开心了。”林威宠爱地点点她的俏鼻，嘴里心疼不已的感慨。

这个妹妹是他们全家的心头肉，现在看她过得还好，他们才能放下心。

见林威一脸担忧，林飘飘噘噘嘴，不好意思地笑道：“这样也不错，大哥要是能把我弄回家那就更好了。”

“傻丫头，你以为进了宫之后还能这么容易出去吗？”林威背过身，他不想让妹妹看到自己的无能。他怎么会不想把她带出去，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妹妹呆在这深宫里守活寡。

“大哥，就算我不缠着皇上，也不能离开这里吗？”不是说林威和林飞都是皇上的陪读，关系不错吗，难不成这样也不能让他开个恩，准许她离宫。

林威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傻妹妹终于长大了，可现在却晚了。”

看来是没戏了，既然如此，林飘飘就决定自己再想别的办法好了。“大哥，不说这个了，今天给我带什么来了。”

“给，你要的琵琶和箫，以前让你学琴像要你的命，就知道学武，现在到是想起学这些了。”无奈地摇摇头，林威看着她兴致勃勃的样子，心里不禁想起羽儿的转诉，她说飘飘落水之后变了很多，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以前喜欢的都不碰了，相反地喜欢起了以前碰也不碰的东西。

小嘴一噘，林飘飘伸手拨弄琵琶的琴弦，笑着道，“哥哥太小看妹妹了，现下风和日丽，不如就由妹妹给哥哥演奏一曲吧！”

“好，可不能让哥哥失望才好。”林威宠溺地笑了笑坐到一边，一副准备洗耳恭听的样子。

林飘飘当然知道即使她弹得难听的要命，林威也会说好听的。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会为了他们的安全心甘情愿地待在这吃人的地方。“那大哥就请好好地评价一下飘飘的《紫竹调》。”

《紫竹调》原是一首30、40年代流行于苏州的市井爱情小调，后成为上海沪剧曲牌。经历代艺人传播修改，成为一首含蓄有趣的情歌。乐曲以弦乐和二胡、琵琶、曲笛演奏旋律，竖琴的晶莹琶音与之相和，颇具江南丝竹的风格。歌词多因情而发，没有固定的版本，这也是最原生状态的民歌的特点。

林飘飘弹着手中的琵琶不禁想起小时候，父母为了成全她的全才梦想，花费巨资送她去学习所有她感兴趣的才艺，真没想到穿越之后这些才艺到成了她用来表达感谢的方式和打发时间的消遣。

曲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清脆悦耳，只是再美妙的音乐也不过短短的一瞬间。一曲终了，林飘飘抬起头将琵琶交到一旁的羽儿手中，笑着伸出小手在林威面前晃了晃，嘻笑地问道："怎么样，你妹妹很聪明吧！"

"哈哈，我从来不知道飘飘也是个大才女呢！"林威收拾起脸上惊讶的神情，心里却暗自吃惊妹妹何时有了这本事。

见他这样，林飘飘知道他是在掩饰刚才的尴尬，"现在知道也不晚。"起身小跑两步，把脸凑上前问："大哥。"林威显然是被萧妙儿的行为吓了一跳，可本能地他还是出口问了句，"什么？"得意一笑，林飘飘豪气地拍拍胸口，"佩服我吧！"

见此情形，林威到觉得妹妹又回到以前的调皮样了，看来他是多心了，顾不了刚才的尴尬的气氛，他伸手给她个爆笠子，好笑地道："你这个小调皮。"

"大哥，你教我轻功吧！"会飞才会赢，逃命才会快。

"你不是会吗？"刚觉得妹妹没事，现在经她这么一问，林威立马一脸疑惑地反问。

"咳咳……"林飘飘觉得她迟早会被自己玩死的，她怎么忘了林威刚才的话，她的前生可是会武的，"那个，就是我忘了怎么用，大哥能不能提醒一下。"

"哈哈……妹妹只需气运丹田就行了。"看着飘飘俏皮的样子，林威以为她只是在逗他玩，一时间就把所有的疑惑都收了起来。

"哦！"晚上去试试。

夜。钩月旁萦绕着薄薄丝云。好不容易等到所有的人都睡下，林飘飘才放心地坐起身开始学着电视上的方法试着运气，没想到几乎是立刻就感到一股暖暖的气流在身体的四周窜动，运功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周身的感觉都变得清明了不少，下床走了两步，林飘飘惊讶地发现身体变得轻盈不少，看来这个身体原本的素质挺好的。

转了一会，觉得无聊，林飘飘又躺回床上盯着床幔，想着以前的飘飘，她应该是个侠义心肠的女子，何以落得如今这个下场。

“林飘飘啊林飘飘，明明一个风光无限、幸福无比的女人，如今就算死去也无人发现，不知该为我自己庆幸还是为你悲哀。”

弹琴、唱歌成了打发时间的工具，偶尔拿出来秀秀也不错，只要看到羽儿两眼冒星星的崇拜样，林飘飘就不知道有多开心。

“羽儿，我院子前面的那个池塘应该很少有人来吧！”

“是啊，娘娘，你问这个做什么？”主子唱得歌真的很好听，她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主子还有这么多的才艺呢！

得到想要答案，林飘飘心里的想法立马就跑出来了。“没什么，我只是想在这池塘上做些秋千用来跳舞。”

“娘娘，羽儿跟了你七八年了，都不知道你会跳舞呢！”现在的主子真的好让人迷惑，就算羽儿心里充满疑惑，但一听主子要跳舞，她还是在第一时间变成了她的粉丝。

林飘飘对羽儿的表现非常满意，笑着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羽儿，轻声道：“羽儿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下去忙吧！”就像她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人，羽儿却依然要对着她叫娘娘一样。

第三章 初见皇帝

秋千很快就做好了，看着湖面上高低起伏不同的秋千，林飘飘不得不感慨权力的力量，不过是昨天的吩咐，今天就已经做好了，而她现在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妃子，那受宠的妃子，甚至是皇帝，他们的一句话可能更厉害吧！

脱下鞋子，在羽儿的叫声中，林飘飘由第一个秋千跃到了第二个秋千上，一步又一步地在湖面奔波，享受微风拂面的清闲时光。这样的日子曾是她最想得到了，没想到得到这个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

面对这绿波荡漾的美景，该做的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尽情享受。二十一世纪的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自然美丽的景色，虽同为人工所

为，可在片自然的天空下，这些植物依然保持着自己最美、最原始的一面。

“羽儿，把我的琵琶丢过来。”

羽儿拿着琵琶犹豫地看着不远处的主子。担心地问，“娘娘，这样很危险。”

“没事的，快点。”笑逐颜开，这样的好时光怎能放弃。

“那好吧！”羽儿犹豫良久才下定决心把琵琶扔了过来。

看着被抛过来的琵琶，林飘飘轻轻巧巧地就接住了，曼妙地转个身，林飘飘笑着对羽儿做了个鬼脸说，“羽儿，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在这里唱歌，不跳舞了，这不会有事吧！”

羽儿晃着小脑袋想了想才道：“没事，这里离御花园挺远的，应该没事。”

“那就好，羽儿要不要也到秋千上来，反正这里也没别人来。”遥遥相对，林飘飘可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嗓门去吼。

“嗯。”羽儿开心脱下鞋子，欢快地踏上秋千。从主子上去的那一刻，她就想上去了，只是碍于身份才忍住没说。

轻拨琴弦，林飘飘不知道用琵琶来伴奏会不会把这首歌唱的不伦不类，可是在这个时候，她真的很想唱出自己的心声，她想离开这里，从不掩饰，更不觉得成为林飘飘有什么委屈。只是想走，没有别的意思。

“臣林靖（林威、林飞）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家父子三人一起跪在地上，对着御书房的这位王者行礼。

龙袭炎放下手中的朱砂笔，站起身走到林靖的面前，想扶他起来，“爱卿快快请起。”

林靖父子三人自从知道龙袭炎对待女儿（妹妹）的态度后，对他的态度也跟着变了，他们觉得女儿（妹妹）再差，也不至于让他厌恶到死，大不了不理，可只要一想到女儿（妹妹）差点命丧黄泉，对他就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了。

“皇上这次召见臣等有何吩咐？”退后三步拉开距离，林靖更加恭敬地问。

龙袭炎看着自己落空的手，心里顿时明白自己对待林飘飘的态度已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笑道，“朕这次召各位爱卿前来，是想与你们一同去落辰宫看望林妃。”

“皇上言重了。”林靖低着头，没有让皇帝看到他眼中的苦涩，他宁愿皇帝大发善心放他女儿出宫，也不愿他这样虚伪地敷衍他们。

“那就一同前往吧！”曾经的良师益友，现在都跟他拉开了距离。

一行人大步走来，听到这美妙的歌声，抬头望去，只见两个妙龄女子坐在湖面的秋千上，绿柳随风而舞，不仅没有夺走他们一丝一毫的美丽，相反给他们增添了些许梦幻。

龙袭炎看着那前触水面的小巧玉足，视线往上，见到的还是那张让他厌恶的绝色面容，但这歌声却让他心动，他以前怎么不知道她还有这种雅兴。

红尘多可笑

痴情最无聊

目空一切也好

此生未了

心却已无所扰

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醒时对人笑

梦中全忘掉

叹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料

爱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红尘多可笑
痴情最无聊
目空一切也好
此生未了
心却已无所扰
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醒时对人笑
梦中全忘掉
叹天黑得太早
来生难料
爱恨一笔勾销
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风再冷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 （陈淑桦:笑红尘）

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唱得用心，不自不觉中，林飘飘的泪水也随着歌声的结束而流了下来，荣华富贵的确吸引人，可真得到这些之后，才发现自由其实比这些要珍贵的多。

“飘儿。”林靖一见到女儿的泪水，顾不得皇上，关心地叫道。

突如其来的叫声让林飘飘和羽儿都回过神，回头望去才发现岸边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站了那么多人，其中那抹身着金黄色龙袍的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皇上——龙袭炎吧！

站起身，左手抱着琵琶，右手牵着羽儿的手，林飘飘一步又一步地踩着秋千往岸上走，来时脚步是那样的轻快，回去时没想到会这样的沉重，好不容易到了岸边，任由羽儿帮她把鞋穿好，这才上前盈盈一拜，“臣妾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长袍一甩，龙袭炎脸上虽客气十足，但林飘飘还是看到他眼里的不耐和鄙视。

“谢皇上。”起身站到一旁，看着龙袭炎身后的父亲、大哥和二哥，林飘飘真的有点忍不住想让他把她休回家去，哪知还没开口，这皇帝到是先开口找她的茬了。“没想到朕的爱妃还有这样的才艺，真是让朕大开眼界。”

林飘飘在心里办个鬼脸，这人真让她想吐，二年没理人家，最后逼得人家连命都没有了，还爱妃呢，果然，这世上最不要脸的就是皇帝。“蒙皇上错爱，臣妾是否能以此求皇上一件事。”

龙袭炎似乎没有想到她会有此要求，脸色虽有点僵硬，可很快就回过神来，“爱妃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刚觉得这女人有点变化，没想到还是一样的刁蛮任性。

不愧是成了精的男人，都这样还像啥事都没发生的，真是佩服。不过打蛇随棍上是一定要的，若不趁机争取福利，要等到何时呢？再说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有的，林飘飘扬着谄媚的笑容，“臣妾希望皇上能准许臣妾回家一趟。”

回去了，你不召我我就不回，这样我们各过各的，对大家都好，快答应吧，快答应吧……

等待是漫长滴，可是结果还是让人满意滴，萧妙儿自穿过来后，第一次觉得这个皇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

“好，朕准了爱妃的请求，爱妃想什么时候起程。”龙袭炎故作温柔地搂住林飘飘的纤纤细腰，心里却奇怪她为什么不借此机会要求伴驾，一定是想欲擒故纵。

鸡皮疙瘩掉了一身，这个皇帝是长得是不错啦，可是她林飘飘真的不太喜欢他靠自己这么近，小心地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扯着他的衣袖，讪笑地退出他的怀抱，道：“既然皇上国事繁忙，臣妾就不多打扰皇上了，今天臣妾就随父亲一起回去好了。”

龙袭炎的眼里有着探究，林飘飘的态度真的让他觉得好奇，一个对他死缠烂打的女人，现在怎以可能一下子就转性了，不过以这个方式来引起他的注意，他不得不说林飘飘这次变乖了。

“那朕就去忙了。”

“恭送皇上。”随着家人一起跪拜，还没等龙袭炎走远，林飘飘就扑到林靖的怀里撒娇。“爹，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看飘飘。”

“飘儿，在宫里还是注意一点，刚才是皇上不跟你计效，以后可得注意才是。”林靖的脸上有着全心全意的关怀。

扬着笑容，林飘飘调皮地做了个鬼脸，懊恼道：“要是当初不那么冲动就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飘儿。”

“飘飘——”

“飘飘——”

林家的三个大男人都快被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吓死了，这话可是大不敬。每个人都把进宫侍候皇上当成荣誉，她这话就等于抹杀了皇帝的价值，是要砍头的。

“飘飘，以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林威盯着女儿语重心常道。

点点头，林飘飘也不想让他们担心，刚才不过是一时感慨，哪有想那么多。“知道了，我们快点去收拾一下吧，我可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了。”

林靖他们看着天真烂漫的女儿（妹妹），只是随着她进屋，脸上却扬着宠溺的笑容。

龙袭炎若有所思地站在不远处，他们的对话他一一收入耳里，刚才的林飘飘只是让他觉得奇怪和怀疑，在他面前那么说，他会认为她有目的，可是在她的家人面前，她毫不犹豫地就说出后悔二字，这让他心惊的是那个曾誓死痴缠他的女子，如今想到的只是后悔、离开，而不是继续赢得他的心，这对于一个帝王而言，的确伤自尊，可谁又能保证这后宫的佳丽都是真心爱他而不是为了他手中的权力接近他的。

“林飘飘，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不过，恭喜你，这次你真的引起朕的对你的兴趣了。”

挥挥手，只见两黑衣人跪在龙袭炎身前，恭敬地行礼，“皇上，有何吩咐？”

“盯着林妃，把她在宫外的一举一动全部给朕报上来。”

“是。”

第四章 亲情

这是醒来之后第一次踏出皇宫，现在的林飘飘终于能了解宫中的人为什么都那么向往宫外的天空。皇宫是很大，可再大的皇宫也比不过宫外的山川河流。

马车缓缓地前进着，随着它的声音，林飘飘就觉得自己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就仿佛一只逃脱了牢笼的小鸟一般，兴奋地享受自由的气息。挑起马车上的窗帘，盯着街上人来人往的局面，她兴奋地对身旁的羽儿说道：“羽儿，你看外面好多人哦！”

“娘娘，快放下帘子。”羽儿伸手拉下帘子，一脸哀伤地看着小姐，她本是身份尊贵的大将军之女，曾经的她是那样的快乐，可曾几何时，她的快乐只限于看到这小小的街道。

“羽儿，发生什么事了。”回头见羽儿眼底含泪，林飘飘紧张地搭上羽儿的肩，柔声问道。

羽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马擦掉眼泪，笑着说，“娘娘，没什么，羽儿是觉得出宫了，心里高兴。”

下意识地点点头，林飘飘很是同意地道：“我也这么觉得，羽儿，你都不知道，我啊，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

“娘娘，这怎么可以。”生怕出事，羽儿抓紧林飘飘的手失声道。

“痛。”抽回手，林飘飘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失常的羽儿，无辜道：“他不下旨让我回去，我干嘛要自找没趣回到哪个死气沉沉的地方。”

明白自己误解了主子的意思，羽儿红着脸，抱歉地认错，“娘娘，羽儿还以为你想逃呢！”

“逃，我当然想逃啊，可是我的家人在这里，我怎么可能那么自私，只为自己想呢！”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被关在牢笼里，她是想逃，可却无法狠下心肠独自逃生，“算了，能逍遥一天就算一天，反正爹他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把我正大光明地接出去的。”无所谓地摆摆手，林飘飘把头靠在羽儿的腿上，深深地叹了口气，呢喃道，“如果早点明白迷恋不是爱，今天也不会让家人和自己一起痛苦。”

羽儿盯着林飘飘闭上的眼睛，心里直为她叫屈，娘娘只不过是喜欢皇上，可皇上不仅自己无视娘娘的存在，还任由宫里的其他女人百般羞辱娘娘。伸手将一束不听话的发丝拨到一边，羽儿就不明白，皇上可以收容那么多的女人，为什么就容不下娘娘。

“飘飘，到家咯，快下车。”到了家门口，林威潇洒地跳下马，站在马车前轻声叫道。

羽儿一听，立刻收回心神，挑起车帘，道：“大少爷，娘娘睡了还不醒。”

“嗯。”低声应了羽儿一声，林威小心地钻进马车，将林飘飘抱了下来往府里走去。

羽儿拿着车上的包袱立刻跟了上去，她可不想等娘娘醒了之后看不到她。

一阵忙碌过后，林飘飘被安排在了她以前的房间里。直到晚膳，林威才让羽儿去叫她。

“娘娘，要用晚膳了，起身吧！”羽儿轻推林飘飘的手臂叫道。

听到熟悉的叫唤声，林飘飘迷惘地睁开眼，没有焦距的大眼直直地盯着眼前的人，“干嘛，人家都还没有睡好呢！”

“娘娘，老爷夫人他们都在等你用晚膳呢！”羽儿忍着笑，此时的主子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来得可爱。

下意识地动动小嘴，林飘飘大大咧咧地伸了个懒腰，坐起身，将腿伸到床外，撒娇道：“羽儿帮我穿鞋子。”

“是，娘娘。”

林飘飘听了羽儿的话，这才发现自从出宫之后，羽儿都一直叫她娘娘而不是小姐，这样的话跟宫里又有何区别。“羽儿，在家里就叫小姐吧！听着娘娘这词觉得真别扭。”

拿着拧干的湿巾走到林飘飘面前，侍候她擦脸，听了她的话，笑着点头，“是，小姐。”

回到这个家的第一顿饭让林飘飘吃的格外舒心，好久没有感到如此温暖了。拍拍吃得有点鼓起来的小肚子，林飘飘对着身边的林威撒娇，“大哥，明天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飘飘，你现在的身份今非昔比，不能如此胡闹。”林威皱着眉看着一脸哀求的妹妹，好声好气地安慰。

他何常不知妹妹心中的苦处，可以她现在在宫中的状况，如果在让有心人抓到什么把柄，她以后在宫里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大哥，人家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谁知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活着走出那个宫门。”心里委屈的林飘飘一时冲动，口不择言地回了一句，等她回过神，就发现家人的脸色全变了，娘的眼里更是泪水涟涟，于是，深感抱歉的她只好一个劲地道歉，“爹、娘、大哥、二哥，是我不好，不该说这种话，你们别担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林靖心疼女儿，于是说道：“威儿，飞儿，你们抽点时间陪飘儿去转转，她回来又能住上几天，她想去哪就陪她去哪。”

“谢谢爹。”扬着大大的笑容，林飘飘跳起来就冲到他们面前，搂着他们道谢。

“这丫头，还跟以前一样。”林母对女儿是完全的宠爱。

“妹妹这下高兴了。”林飞语气里满是调侃，却不难听出对她的关怀。

林威见妹妹喜笑颜开的样子，也不好少她的兴，“好啦，小调皮，让爹娘去休息，大哥二哥送你回房去。”

“哦。”松开手，林飘飘噘着小嘴，一脸得意地走到两个哥哥前面，俏皮地道，“两位帅哥，还不送你们最最美丽可爱的妹妹回房。”

林威和林飞相似而笑，做了个请的动作，“最最美丽可爱的妹妹大人，这边请。”

顿时欢声笑话充满一屋。

回到房间，林飘飘越过羽儿，走到躺椅上躺好，小脚很是不耐地甩掉鞋子，瞥见大哥二哥无奈的笑容，小嘴很是不高兴地道：“看什么看，明知道我不是什么淑女还用这种表情看着我，欠揍。”说罢，还伸出小拳头对着他们俩狠狠地晃了晃，以示自己的不满。

“是，我们错了，妹妹，明天想去哪？”林威帅气地坐到椅子上问。

林飞好笑地接过羽儿递过来的茶，轻啜一口，无视林飘飘不雅的举动，出声调侃，“你这个小调皮，刚听大哥说你在学乐器，今天又听了你的歌，还以为你真变成淑女了，没想到还是老样子。”放下茶杯，林飞就近挑了张椅子坐下，“本来还想让你再唱一曲，现在不用了，谁知道你是不是找人做假的。”

“做假？”纤纤玉指直直地指着自己，林飘飘瞪大眼，一脸不敢置信地问，“我？”

林飞很是不客气地点点头道，“不是你，难不成是我啊，才多久的时间，你就学得这么厉害了，说出去谁也不信。”

“是吗？明明就是自己对我的关注少了不了解，还不准我比你厉害，真是个小气的男人。”大拇指贴着俏鼻，林飘飘对着林飞直吐舌头。

“你这小丫头——”

“被说中心事了吧！”

“我不教训你，你就爬到二哥头上来了是吧！”林飞看着她，假装生气地扬起手朝她走去。

林飘飘是何等的聪明，林飞还没到跟前，她就小步上前，一把跳到林威的背上，得意洋洋地道：“大哥在这里，二哥你拿我没则，哈哈……”

林飞好笑地和林威对换一个眼神，只见羽儿一声惊叫，“大少爷——”

第五章 初遇帅哥

林飘飘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身体被抛到了半空中，一时心慌她就忘了自己会功夫的事，闭着眼，大声尖叫，“啊……大哥救命……”

羽儿被吓得瘫坐在地，她刚才还替小姐高兴呢，可现在这唱的是哪一初。

林飞和林威见她双手捂脸，一点也没有使用功夫的意思，立刻觉得不对，上前一扑，做了林飘飘的肉垫子。

“飘飘，你的功夫呢！”

“飘飘，吓死大哥了。”

拍拍胸口，林飘飘确定自己的小心肝还没有跳出来，这才爬起来。看着大哥二哥扑在地上的惨样，她决定自己要用容人的度量去原谅别人，“看在你们救我的份上，我就不去向爹娘报告今晚你们欺负我的事了。”

“飞，我们好像没赚到好处。”林威起身拉起弟弟，笑着说。

林飞拍拍身上的灰尘，做起了自我批评，“大哥，下次我们不应该这样心软，你看她好好的，苦了咱自己还得道歉谢恩呢！”

“哈哈，看大哥二哥这么牺牲形象只为逗得小妹展颜一笑，那小妹就弹奏一曲，以示感谢。”莲步轻移，林飘飘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心疼她呢！

林飞见大哥林威什么都不说，就径自开口道：“那我得好好听听，这是真还是假。”

“两位哥哥请上坐。”

林飘飘看着面前的筝，想从自己听过的歌里找出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表达她对他们的感情。“大哥，二哥，一首[谈笑一生]，愿我们也能如此，永远在一起。”

大江大水天自高

眼睛该点亮了

人生得意莫言早

是非论断后人道

轻舟穿江两岸笑看山河绕

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

西北东南人间风波不少呀

平常心看待才好

谁负谁胜谁能一眼明了

浮云世事最难料

春夏秋冬世道有高低潮呀

计较太多人已老

何不共苦同欢尽心就好

人生就怕知己少

轻舟穿江两岸笑看山河绕

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

西北东南人间风波不少呀

平常心看待才好
谁负谁胜谁能一眼明了
浮云世事最难料
春夏秋冬世道有高低潮呀
计较太多人已老
何不共苦同欢尽心就好
人生就怕知己少
[歌手:江淑娜 作词:姚谦 作曲:熊美玲 编曲:戴瑞克]

人短短一生就只有这么几十年，何况她还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就算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至少为了亲爱的家人，她要好好地活一回。

“好一个何不共苦同欢尽心就好，人生就怕知己少。”林威拍着手，见妹妹已经从那份无望的感情中回神，他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

“精彩。”

站起身，林飘飘看着二哥使劲鼓掌的样子，俏皮地拉住他的袖子问，“二哥，这看得是真还是假啊！”

“你啊！二哥服你了还不行吗？”

“那好吧，就放过你了。”

“嗯，我们先回房了，飘飘也早点休息。”林威见天色已晚，他们是兄妹，但她现在的身份毕竟不只是他们的妹妹这么简单。

林飘飘怎么不会了解林威的心思，她就算要怪也不会怪他，怪只怪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被开发。“嗯，我也想休息了，大哥，二哥，明天见。”

“嗯。”

古代的生活很贫乏，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只有男人才能进的窑子；没有夜市可以随便品尝小吃，只有男人才能去的酒馆。不到八点，女子如果不看书、刺绣，那就只有上床睡觉。

“小姐，羽儿侍候你睡下吧！”铺好床，羽儿走到林飘飘身边小声地说。

手中的书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尽管林飘飘一点睡意都没有，她还是决定早点上床就寝，明天要出门，今晚她一定会兴奋很久的，为了避免明天起不来，她还是早点上床的好。

“嗯，羽儿也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要出门呢！”

羽儿惊喜地看着林飘飘，她真的没有想到小姐愿意带自己一起去，她还以为小姐会把她留在家里呢！“小姐，那你早点休息。”

“嗯。”

羽儿走后，面对一室的黑暗，林飘飘顿时感到孤单，尽管她真的很用心地去容入这个家，而这个家里的人都开始接受她，她依然没有那个勇气去告诉他们，她是谁。

其实林飘飘也好，萧妙儿也好，虽然都是她一个人，可是她心里一直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必竟她本身是萧妙儿而不是林飘飘，不管她怎么去做，内心里她还是认为自己是萧妙儿的，谁让她忘不了另一个世界的家人。

林飘飘意外地睡了个好觉，这让她觉得很惊讶，她还以为自己会兴奋地一夜无眠呢！不过现在好啦，她精神好了，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小姐，你怎么都起床了。”羽儿端着水盆来到房门外，看着林飘飘背着手深呼吸的样子，惊讶道。

回眸一笑，林飘飘俏皮地凑到羽儿面前，嘟着小嘴道：“昨天睡得很好，今天当然也起的早了。”踮着脚尖旋转一圈，那柔软的发丝在空中旋转着，那一刻仿佛是仙女下凡，看得羽儿连眨眼都舍不得，“小姐，你真美。”

林飘飘笑着向前一跃，进了屋，坐在梳妆台前，回头对她道：“哈哈，羽儿被我迷傻了，连梳妆的事都忘了哦！”

“小姐……”羽儿脸红地跺跺脚，见林飘飘还是一脸笑意，顿时好看的小脸变成了河豚。

见羽儿生气，林飘飘笑着伸出手指戳戳她的小脸，“羽儿要是不帮我，那今天我就不带你出去咯。”

“小姐……”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各式各样的人在穿梭，林飘飘新奇地跑在最前面，东看看，西瞧瞧，仿佛一个新生儿一样，对什么都感到好奇。

“啊，这个好漂亮，大哥，我要这个。”拿着一把檀木扇，林飘飘兴奋地把玩着。

林威见妹妹笑逐颜开的样子，立刻付了银子，“飘飘，不想去看看胭脂水粉之类的吗？”

林飘飘很干脆地摇头拒绝，“大哥，出来玩就得要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一些无聊的。”一本正经地拿着扇子挡在面前，露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她严肃地说，“要买东西当然要挑好玩的，那个‘大鸟笼’里什么都没有，无聊死了。”

“飘飘。”无奈地阻止她在继续胡说下去，林威只好伸出大掌捂住她的小嘴，“别乱说话，就算是在外也得记住隔墙有耳。”

点点头，林飘飘以眼神示意他快点把手拿开。

“真是没一刻让人放心的。”林威见妹妹明白自己的意思，放下手训斥道。

耸耸肩，林飘飘完全没把刚才的事放在心上，大眼到处看，只要是看的喜欢的就立刻冲过去。街道上的人本来就多，一不小心，林飘飘就撞到人了，身体在失去平衡的状态下，只听见她一声惊呼，“啊——”

“飘飘。”林威眼见林飘飘倒向一边，立刻迎了上去。林飞和羽儿也跟着跑了过去。

撞到人的第一时间，林飘飘叫出来了，可她叫的不是因为撞疼了别人，抑或是自己就要摔倒，她叫是因为自己的鼻子真的撞得好痛。

“姑娘，没事吧！”转过身，那衣袂飘飘的样子仿若下凡的仙人一般，气质出众，夺人眼球。

林飘飘小手捂着鼻子躺在林威的怀里，抬头望去，大眼里立刻星光四射，“帅哥。”

第六章 大方的财主

“帅哥。”

东方拓从来没有听别人这样叫过自己，听这女子的语气，这应该是句好话吧！

仔细一看，东方拓才发现对方是一个绝色美人。

微扬的柳眉，狭长的眼眸，挺直的鼻梁，微冷的唇办，形成一张举世无双的美丽脸庞。

雪白的衣衫下，窈窕的身姿引人注目，只是她的手上拿着不少与她气质不妥的小玩意。

“多谢小姐赞赏。”

林飘飘没想到他能听懂自己的话，一时高兴地道：“帅哥，你为什么不酷一点呢，那样的话就真是帅毙了。”就不信这样你也能听懂。

“呃……”东方拓没想到这小女子说起话来这么难懂，一时还真不知该怎以回了。

见他回答不出，林飘飘也不为难，“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请公子不要在意，刚才是我失礼了。”

没想到出来一趟还能遇上这么好玩地人。“哪里，小姐如不介意，一起喝杯茶吧！”径自上前开路，他相信她一定会跟上来的。

林威拉住她欲跟上的身子，微怒道：“飘飘，你怎能随便跟不认识的陌生人走。”

“大哥，不是还有你跟二哥在吗？”小手反握住他的大掌就往前走，“大哥，四海之内结兄弟，何况我只是交个朋友。”

“大哥，飘飘好不容易出来，依了她吧！”林飞见她眼里尽是渴望，上前劝道。

林威无奈地摇摇头，这才同意道：“以后不许这么随便。”

“哦。”先应上，下次遇上了再说吧！

这个酒楼还不错，虽然不知道这个酒楼处于何种消费水平，不过看这帅哥的打扮也差不到哪去。

屁颠屁颠地跟到雅间，林飘飘没等他招呼，自行挑了个靠窗的座位，一屁股坐了上去，小脑袋还不时地往窗外瞟。

“飘飘，不可无礼。”妹妹的俏皮天真可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懂得珍惜的。

东方拓哪能不知他的意思，纸扇在空中划了个圈，“这位公子不必在意，小姐如此真性情是看得起在下。”

“那就打扰了。”林威不得不在心里赞叹妹妹的好眼光，眼前的这个男子实在不一般。

一行人围桌而坐，林飘飘看着对面的东方拓，大方地道：“我叫林飘飘，我左边的是我的大哥林威，我右边的是我的丫环羽儿，再旁边一点是我的二哥林飞，还没请叫公子尊姓大名。”

“在下东方拓，这位是我的侍卫于磊。”东方拓本想掩饰自己的身份的，可当他们大方地道出自己的名号时，他就知道他们是将军府的人，只是眼前的这个绝色女子跟传说中的那个刁蛮任性的将军千金相差太多了。

听说将军千金进宫后并不受宠，东方拓很难相信这样的俏丽的美人都入不了皇上的眼，到底还有什么女人能入得了皇上的眼。

林飞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惊呼，“你就是那个天下首富。”

天下首富！

林飘飘的双眼顿时满是‘$’的符号，有钱的主啊！

“让各位见笑了。”东方拓忍着笑，他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对钱的渴望表达的这样明显。“林小姐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嗯嗯……”点点头，林飘飘望望旁边的大哥，吞吞口水道：“你是天下首富吧！

“嗯。”

“那你应该带足了银子咯！”

“嗯哼！”东方拓依旧笑得如沐春风。

扬起一个甜甜的笑容，林飘飘站起身对着东方拓伸出小手道：“那恭喜你。”

东方拓挑挑眉，还是礼貌地握了她柔软的小手，表示了自己的友好，问，“不知喜从何来？”

“呵呵……”盯着众人好奇的脸，林飘飘很是开心地道：“恭喜你可以早点回去休息啊！因为本小姐今天决定吃垮你，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胃口，遇上我你就不必带着重重的银子到处走了，感谢我吧！”

众人一愣，林威一行人更是面红耳赤，不自所措。

“哈哈……”纸扇一甩，东方拓抑头大笑，他有多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林小姐，这银子若是没带够要如何是好？”

不知为何，他就是想逗逗她。

眼珠转了转，林飘飘笑得十分的不怀好意，“没带够当然是委屈东方公子在这里等你的侍卫去取钱来赎你咯。”

占便宜似乎是女人的本能，林飘飘就是一典型人物。

于磊怒目相对，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知感恩的人，若不是见主子如此开心，他还真想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

“林小姐尽管放心点菜，直至尽兴为止。”仔细观察眼前的女子，她很独特、不驯，一股傲然的气质由内向外散发，像不用雕琢的原玉，每一个棱角都美得有如鬼斧神工般自然，叫人不收藏都难。

这样的一个女子教他怎么不心动，只是，她是皇上的女人，他真的能得到她吗？

得到东方拓的许可，林飘飘也不跟他客气，有便宜不占那是傻子。“小二，把你们这里最好的菜全部来一份。”

“好的，客官请稍等。”小二一瞧是大主顾，立刻跑去厨房通知。

“东方公子，你可真是个大方的财主，能认识你，我可真有口福。”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占了便宜夸人一句也是应该的。

“林小姐能看得起在下，是在下的荣幸，不知在下是否有这个荣幸跟林小姐交个朋友。”开心果一般的女子，不多见。

“我以为我们早就是朋友了。”有个财主的朋友也不错。“你也不要一直叫林小姐了，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又收了你的好处，那我叫你拓，你叫我飘飘好了。”

拓，这是你对我称呼吗？那就给你一个人叫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飘飘。”

“嗯，拓。”

林威和林飞对望一眼，他们一点也没有阻止的意思，有个天下首富做飘飘的朋友说不定是件好事，眼前的这个男人也算是人中龙凤，他眼底对飘飘的好感是那样的明显，不该会伤害飘飘才对。

“东方兄，小妹调皮，我在这敬你一杯，她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看在我的薄面上，你多包含。”

“林兄多虑了。”接过酒，东方拓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喝了。

林飘飘见他们三个在哪里敬来敬去，也不好出声打扰，只好招呼羽儿一起奋力消灭桌上的美食。“羽儿，这个很好吃呢，我们快点吃，吃饱了好出去玩。”

“嗯，小姐身体刚好，是应该多吃点。”羽儿见她胃口好，高兴地直为她布菜。

小嘴满满地，林飘飘来者不拒，放开肚皮，大口大口地吃。“羽儿，我要吃那个虾。”

“哦，小姐慢点，羽儿这就给你弄。”羽儿夹住虾放到碗里，小心地剃壳。

当林威、林飞、东方拓见到一脸震惊的于磊时，好奇地看向林飘飘，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夸她珍惜粮食呢还是责怪她……

第七章 回宫

以狂风扫落叶之姿，林飘飘一下子干掉了桌上十道菜，虽说数量不是很多，但对于这个时候的女子而言已经太过了。对于他们震惊的眼神，林飘飘到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喝口茶，“吃得好饱哦，肚皮好像快撑破了。”

林威回过神，放下手中的酒杯，好笑地掏出手帕帮她擦拭嘴边的油腻，“吃不了就不应该吃那么多，看你现在的样子。”

“谁让有人请客呢，大哥，你没听过吗？”林飘飘一脸认真地问林威。

“听过什么？”不知这小妮子又要扯到哪去了。

“唉呀，就是吃别人的比较香嘛，吃自己的多没意思，别人的来之不易，吃起来当然会比家里的香啊！”如果能吃白食又不欠人情，哪就更好了。

“你呀！”

东方拓见他们兄妹友爱，一时间不禁感慨道：“世间兄弟姐妹就应该如此友爱。”

“哪当然了，一首诗要教育多少代人。”想当初曹植就是靠这个保命的。(作：飘，这可是架空，架空，哪来的曹植啊！飘：你是不是亲妈，你都说的架空了，我不来介绍，谁来。作：唉……)

“哦，不知是哪首诗，还请飘飘赐教。”东方拓从小遍览群书，他好像还没见过一首专写兄弟姐妹感情的诗。看来，他又发现了她的另一个优点。

“呃……呵呵……那好像是我自己写的哦!”曹公子，曹先师，我是在帮你宣传，只是窜了个名号，请别生气。（作：现在知道怕了。飘：什么亲妈，明明就是一后妈，拍飞你。作：你——）

林飞一头雾水，他怎么不知道妹妹会作诗呢！看来她在宫里学了不少哦！“我还从没听过飘飘的诗呢，说来听听。”

“那我就献丑了。”作为新世纪的人，林飘飘当然同所有的学生一样深受压迫教育的迫害。不过现在她到有点感谢压迫教育了，如若不

然，她怎么会记得那么多名诗名句呢！

“飘飘，请吧！”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摇头晃脑地吟出这绝好的诗句，模样甚是谦虚。

“好诗好句，如此绝句，也只有飘飘能作得出，东方拓实在是佩服。”林飘飘话音刚落，东方拓并拍手称好，赞美之意意于言表。

“惭愧惭愧。”林飘飘绝美的小脸上难得出现一丝愧意。

林威和林飞同样震惊于林飘飘的表现，看来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守护的小丫头早已经长大了。

龙袭炎看着手中的诗，听着暗卫的报告，问：“你是说这是林妃写的诗？”

“是，皇上。”

“如此看来，朕好像错过了很多趣事。”思索再三，龙袭炎突然决定召林飘飘回宫，他要看看这个林飘飘以前到底是装傻还是卖乖，现在的又是为了什么变得如此风华尽现。“小李子，传朕旨意，宣林妃回宫伴驾，一同前往围场，参加狩猎。”

“是，皇上。”小李子不明白皇上怎么突然对他厌恶至极的林妃如此重视，作为一个奴才，他没资格问其皇上的心意，只有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以保性命。

“林飘飘，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朕真的很好奇。”

话说林飘飘回家的第二天就迷上了骑马，但她不只一次被摔下马，看得众人是心惊胆战，她却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这可谓天赋异禀，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锦绳，她呢，是一朝被马摔，从此万兽驯。

现在，林飘飘又是一身泥地从驯马场回来，而等在门口的小李子一见来人，嘴张得能塞好几个鸡蛋。

“娘娘……”

甩甩头，林飘飘暗自琢磨着明天换一身男装，然后继续驯马。哪知一回就听着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对着她喊，“娘娘。”见到此人，就算是瞎子了知道他来这里没好事，想到这，她的口气也好不到哪去。“你先等一下，我去换身衣服。”

“是，奴才谨尊娘娘吩咐。”他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哪个娘娘看到他不是巴结，只有这个林妃娘娘，不仅不给他好脸色，还一脸没好气。

舒舒服服地洗完澡，林飘飘不情不愿地换上衣服来到大厅，看这皇帝到底玩什么把戏，她才回来两三天，他就发来圣旨，看样子，他真的不想让她过好日子。

“圣旨下，林妃接旨。”

“臣妾林氏接旨。”咬牙切齿，林飘飘还真想把人赶出去。

“奉天承运，皇帝召曰，后天围场狩猎，欲召林妃围场伴驾，钦此。”小李子递上圣旨，恭喜道：“恭喜娘娘，以后还请娘娘多提拔，皇上还吩咐娘娘今晚就起程回宫。”

她就知道这些人来此准没好事，抿紧嘴唇，粗鲁地拿过圣旨，背对着羽儿道：“羽儿，你先去收拾行礼。”羽儿走后，她又道：“大哥，你先派人好好招待这位公公，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嗯。”见妹妹一脸不开心的样子，林威也无可奈何，只得对小李子扬起一个笑容道：“小李子公公，这边请。”

“林公子客气了。”看来林妃娘娘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

狠狠地将圣旨摔到地上，林飘飘气炸了，她见过不要脸的，可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不喜欢人家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狠狠的折磨人家，都要了人家的命，现在居然表现得多喜欢人家一样，真是太不要脸啦！“啊……太不要脸啦，混蛋，大混蛋……”

“是谁把我们飘飘若生气了。”林飞刚回来就听圣旨到，他立马跑来找妹妹，没想到屋外的奴才们都躲得远远的，走到屋前又听到妹妹气急败坏的怒骂声，看来皇帝又想什么损招欺负他妹妹了。

该死的皇帝就不知道干件好事。

“二哥，我不想回宫，他不是不喜欢我吗，现在这算什么，折磨我很好玩吗？”想到死去的‘林飘飘’，她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林飞已经好久没看到妹妹的眼泪了，现在看她这么伤心，内心对龙袭炎的愤恨又深了一层。“飘飘不哭，二哥一定会找方法带你出宫的。”

“二哥，难道当初的一时冲动真的没法挽回了吗？”泪水飘过脸颊，她没有办法挥去一切重新再来，必竟现在的林飘飘是她，当然这个人生就应该由同她自己来作主。

“不会的，二哥不会让你一直伤心下去的。”搂紧她，林飞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无能。他是一个大男人，可他连自己的妹妹都不能保护。

“嗯。”

天空渐渐暗沉，月明星稀。今夜的星空也如此灰涩，就如同她的心情一般。

“羽儿，到落辰宫没有。”

“娘娘，就快了。”羽儿看着她一脸颓废的样子，心里也怨皇上为什么这么快就召娘娘回宫了。

“哦！”林飘飘无聊地玩着衣带，她本以为自己这一次至少能逍遥好几个月的，没想到三天不到她就被召回来了。

林飘飘回到落辰宫门口，只见落辰宫内一片灯火通明，就仿佛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一般，“羽儿，进去后灭了这些灯。”

“是，娘娘。”

“看来爱妃是不喜欢朕的安排了。”

林飘飘闻言全身僵硬，就连她的心仿佛也在这一刻冻结了。

第八章 宫中的女人

“看来爱妃是不喜欢朕的安排了。”

原来这不讨人喜欢的事是这不讨人喜欢的人做出来的，会有这般结果也难为她快被吓到心口的小心肝。

林飘飘真想指着某帝的鼻子大骂他是猪啊，这么明显的事都看不出来。可是现实是残酷滴！只见她扬着一抹微笑优雅地行礼，然后轻声细语以表自己是无意间的失言。“叩见皇上万福金安。”

“爱妃这么急地赶回来看朕，许是身体太过于劳累才会心情不好的吧！”大眼里满满都是不屑，可面对他，她却表现的有条不紊，看来自己也是有看走眼的时候。

“呵呵，皇上说笑了，臣妾哪有什么心情不好，臣妾只不过是累了，如果皇上没什么事，哪就请皇上回宫休息吧！”皮笑肉不笑地客气几句，林飘飘小脸微扬，小手握紧小拳头，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伸手驱赶他去了。

幸福，一个她曾寄望在他身上的字眼，最后经由时间证明，她错了，而自己的到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爱妃好好休息，后天一早随朕一起出发去围场。”龙袭炎怎会不了解她话中的意思，不过现在还不到‘强摘’的时候。

围场！

传说中皇家狩猎的地方，不知道哥哥他们会不会去，他们要是去的话，她能不能也跟着去，她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学会骑马的。于是，她上前一步叫住欲离去的男人。“等一下……”

虽不明白她叫住自己的意愿，但龙袭炎不反对多逗留一会。“爱妃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皇上，到围场后我可以跟我哥哥他们一起狩猎吗？”一定要说可以。

“当然……”见她一脸渴望的样子，龙袭炎一时竟不想在她的脸上看到失望，“可以。”

“太好了，那皇上我就不送了，慢走。”挥着衣袖，林飘飘笑得像只偷腥的猫。

龙袭炎怎会没看到她笑得得意的小脸，只是在他面前的女人从来没有这样放肆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前的她也不曾，相反的，

现在的她不仅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反而帅性地做她想做的一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越来越关注她吧！

送走了若有所思的皇上，林飘飘理所当然地沐浴完就爬上床去睡觉，只是没有了家人的陪伴，即使最熟悉的羽儿就在旁边的小屋里睡着，林飘飘还是觉得难以成眠。坐起身，掀开身上的薄被，她穿上鞋起身，披上一件白色的外衣轻轻地走到屋外，来到大门前的湖边，看着湖上的秋千，轻扬唇角，飞身而上。

从一个秋千上跳到另一个秋千上，林飘飘晃动着纤细的身子，小嘴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清脆而又动人。

御书房里的龙袭炎虽有认真在批改奏章，可是他的脑海里却不时出现林飘飘那越来越动人的小脸，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虽不清楚，可这改变却让他非常的满意。

就在这时，小李子带着身边的一个小跟班端着侍寝的牌子来到龙袭炎身边，小心地跪下才道："皇上，该翻侍寝的牌子了。"

"今儿个不用了，你们都退下吧！"放下手中的朱砂笔，龙袭炎伸手揉揉额头，挥手让他们下去。

"是，皇上。"

当所有的人都退出御书房时，龙袭炎突然想去看看林飘飘，这个时候没传出侍寝的消息，她应该和所有的妃子一样等待着吧！想到这，龙袭炎起身就往外走，这时的他只想知道那个突然让他挂心的女子，此时到底在做什么？

玩得有点累了，林飘飘蹲在秋千上，低着头看着水里模糊倒影，忍不住扮了个鬼脸，她来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日子虽然不是很顺心，也差不到哪去，必竟这个深宫里的阴谋还没有发展到她这里，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在阴谋鬼计到达的时候，抽身离去。

仰望星空那点点星光，林飘飘真想上天去看看，可惜啊，她知道这个时代不管她多有权多有钱都不可上去的，谁让这里的发展还不行呢！

飞身回到房里，取下新带回的古琴回到秋千上，双手抚着琴，林飘飘也不怕惊到别人，张嘴就唱起了张靓颖的《天下无双》，在这寂静的夜里，这首歌似乎有点凄凉。

穿越红尘的 悲欢惆怅
和你贴心的 流浪
刺透遍野的 青山和荒凉
有你的梦伴着花香飞翔
今生因你痴狂
此爱天下无双
剑的影子 水的波光
只是过往 是过往
今生因你痴狂
此爱天下无双
啊．．．．．
如果还有 贴心的流浪
枯萎了容颜难以忘
啊……
穿越红尘的 悲欢惆怅
和你贴心的 流浪
刺透遍野的 青山和荒凉
有你的梦伴着花香飞翔
今生因你痴狂
此爱天下无双
剑的影子 水的波光
只是过往 是过往
今生因你痴狂
此爱天下无双
啊．．．．．

如果还有 贴心的流浪

枯萎了容颜难以忘

啊……（歌手：张靓颖）

林飘飘本来还以为那海豚音自己会唱不上去，没想到这身体的歌喉不同一般，唱出来的声音连她自己都有点着迷了。只是，在着迷的同时也提醒着她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又想起现代的家人了，真希望他们不要伤心，如果可以她更希望真正的林飘飘能活着，代自己的活着，至少这样，她的家人不会太伤心。

“敬遥远的你们，望你们珍重。”

龙袭炎带着小李子走在路上就已经听到这飘飘仙乐，只是会欣赏的人不多，比如吓得发抖的小李子，跟在龙袭炎身后，腿都软了。

“皇上……这歌……好诡异……”嘴唇抖得不行，小李子好不容易说完这几个字，就希望皇上能发发慈悲不要在往前走了。

“如此美妙的歌声也只有你这俗人不懂得欣赏。”快步向前，龙袭炎不懂林飘飘此时为何要唱出如此凄凉的歌。

歌虽美，可却透着一股绝望，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绝望，自己吗?

踌躇在湖边，明明已经靠近了，龙袭炎看着她脸上的向往，突然停住了脚步。她在想什么？在思念什么?

灵光一闪，他赫然想到暗卫提到的那个男人，天下首富吗？就算如此，他又怎么跟这天下的至尊相提并论。还是她的心真的被自己伤透了……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对这个女人抱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欣赏或只是一时的好奇，他都不清楚。不过，他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林飘飘是他的女人，除非他不要，否则谁也不能碰她。

夜深了许多，天空中的星星在这黑夜中却更显得明亮。想到后天的狩猎，她真希望东方拓也可以一起去，虽然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也许她可以找个机会约东方拓和哥哥们一起去打猎，不过，这可能要等到离宫之后吧！

对岸的沉浸在自己心绪的林飘飘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正有一抹放肆的目光打量着她，把手中的古琴放到一边的另一个秋千上，看着它随着秋千左右晃动，林飘飘也笑着在一边荡起了秋千。风抚过她的脸，只听银铃般的笑声再次响起。

龙袭炎的目光紧随着她窈窕的身影移动，看着那衣袂飘飘，灵气逼人的俏模样，一时间，目光不由得变得炙热起来。只是在怎样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佳人踏月而去。

第二天，皇宫里除了林飘飘和一些离落辰宫较远的妃子有个好眠外，包括皇上在内，大部分的后宫嫔妃都因为昨夜的歌睡眠不足，甚至有少数还出现了恐慌。

跑到湖边看着依然呆在原地的琴，林飘飘高兴地跑过去，抱着琴对着岸边的羽儿喊道："羽儿，你看吧，我说在这里吧！"

"娘娘，你快上来吧，这两天为了围场伴驾的事有太多的人对你都存有意见了，你快点上来吧！"羽儿东张西望一番，着急地叫道。

"那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有主动去招惹谁。"抱着琴，坐到秋千上，林飘飘对着羽儿得意地用弹吉他的方式拨弄琴弦。

"娘娘……"泪眼汪汪地看着她，羽儿差点就哭出来了。

林飘飘一下子就吓到了，站起身，她快步从秋千上跃到岸上，安慰道："好羽儿，别哭了，我这不上来了吗？"

"哟，这不是林姐姐吗？怎么这么低声下气地哄一个下贱的宫女啊，难不成林姐姐已经穷困到只能用这种方式留下一个宫女啦！"一个身着红色衣裳的娇媚女子，以手掩着嘴，冷嘲热讽地看着林飘飘和羽儿道。

这个女子喝鹤顶红长大的啊，嘴巴那么毒。

"羽儿，她谁啊！"低着头，林飘飘小声地问道。

"她是杜妃娘娘，礼部尚书的女儿。"

“哦。”一个礼部上书的女儿还不知道礼仪，以此看来这个礼部尚书也没什么用。“杜妃啊，你进宫比我久，年纪也比我大，这声姐姐我可承受不起。”老都老了还装嫩，要装也装得像点。

“你——”像是想到什么，杜妃原本怒气冲冲的小脸上立刻扬起一抹笑，“看来好些日子不见，林妃不只是勾引人的本事长进了，就连这嘴上的本事也长进不少啊！”停顿一下，她又道：“可惜皇上对你的兴趣是不会长久的，不然怎么会亲眼看着你投湖也不去救呢！”

亲眼看着她去投湖，天啊，那时的‘飘飘’到底是以何等绝望的心情离开这个人世间的。

杜妃见她小脸苍白，以为说到了她的痛处，立刻加把劲继续道：“你别以为皇上让你去伴驾就是想宠幸你，我告诉你，皇上不过是图个新鲜，这劲一过，你就会跟以前一样。”

使劲地扬着头，忍着眼眶欲流下的泪水，林飘飘非常不屑地反击道，“是吗，那杜妃怎么连让皇上想图个新鲜的本事都没有呢，看来皇上已经很久没宠幸过杜妃了吧！”

“放肆。”杜妃没想到自己的痛处会被她踩到，一时恼羞成怒，纤纤玉手就这么向林飘飘的小脸挥去。

第九章 树敌

林飘飘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看着杜妃挥过来的巴掌，在巴掌落在自己的脸上之前，她一个闪身，狠狠地甩了杜妃一个巴掌，看着她踉跄地跌坐在地，冷笑道：“同为妃嫔，本宫可不知道你有这个权力教训本宫，这巴掌是提醒你的，下次想找本宫的茬之前，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敢打我。”捂着脸，杜妃一脸不敢置信地盯着她问。

“打你是轻的，人要知道自己的处境，下一次，别让别人割掉了自己的脑袋。”恐吓不是她的初衷，她不受宠，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负她。

坐在地上，因她的靠近，杜妃不自觉地退后几步，“你这样对我，我一定会告诉皇上的。”

挥挥宽大的衣袖，挑挑眉，林飘飘现在才知道这后宫里的人不一定都是计谋算尽的，傻子也有很多，否则眼前这个撞枪口的又算什么，“去吧，看是你得到好处，还是本宫再玩一次命。”

拂袖而去，林飘飘心里十分清楚这件事闹大了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可她就是不想再让别人欺负。

龙袭炎冷冷地看着跪在御鞍下的杜蕊儿，眼中的不耐越来越明显，可御鞍下的人一点也没有注意，还更用力地哭诉今天的遭遇。

“皇上，你要给臣妾做主啊……呜呜……”

“爱妃想怎么处理呢！”龙袭炎放下手中的奏章，双手交缠在一起，冷漠地问。

一旁的小李子看着皇上紧皱的眉，小心地对着给了他不少好处的杜妃使劲地使眼色，可惜，杜妃不仅没看到他的暗示，还咬牙道：“林妃打了臣妾一巴掌，更当着宫女太监的面羞辱臣妾，这些臣妾都要讨回来才行。”

“放肆。”猛地一拍桌面，龙袭炎真为自己悲哀，他以前怎么就看中这种没头脑的女人呢，“来人，把杜妃降为美人，移居储秀宫。”

“皇上，臣妾哪做错了，请皇上开恩啦……皇上……”杜妃不明白受罚的人怎么就变成了她自己，哭闹地跪在地上，就希望皇上能看在以往的情份上收回成命。

“来人，拖下去。”龙袭炎还真没想到自己对林飘飘突如其来的青睐会引来这么多事。“小李子，传令下去，再有去落辰宫胡闹的，一律严惩不待。”

“是，皇上。”

当林飘飘听到羽儿听来的消息时，她差点笑出来，看来自古皇帝多薄幸也不是一句空话，想当初自己不受喜爱，轻易地就丢了命，而现在杜妃的遭遇不就与以前的她一模一样吗?

“娘娘，皇上知道珍惜你了，真是太好了。”

“好，羽儿还真是单纯。”爱情是这深宫里最值钱的东西，即使你真的爱，别人也会认为你抱有某些目的的。就像《金枝欲孽》里如妃说的那样，在这个宫里，谁对你好，谁就想要害你一般，就算对象换成了皇上也一样，谁能保证他现在对自己好，不是为了把自己推到风尖浪高上，挡去所有一切可以伤害到他心中的那个她的危险呢！

“娘娘，明天就要去围场了，你要带哪些衣服。”羽儿细心地检查了一遍所带物品，又问。

“帮我拿上可以骑马的衣服就好，其余的你看着办吧！”续而一想，林飘飘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有点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以住所以加注在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就算她没有经历过，但只要一想到她的死去，她就无法真正地去接受这个后宫里的人。

“是。”

后宫的女人——真的不是谁都能做的，进入这里，抛弃的不止是过往，还有更多，比如良心、天真、人性……

“娘娘，要传晚膳吗？”羽儿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兴冲冲地跑过来问。

“等会吧！”望向天外那一抹残红，林飘飘才发现天色已晚。

外面的天是否也像宫里的天一样的美，明明同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可为何一样的水土却能养出不同的人。

她好渴望宫外的生活，好想像以前一样自由自在地奔跑在自由的田野上，哪怕每天都是粗茶淡饭、麻衣粗布，她也甘心在外流浪一生。

“听说皇上最近很是看重落辰宫的那个贱人？”女人抚摸着手中的玉器，似不在意地问一边的宫女。

宫女抖了抖身子，小声地回答，“是，皇上虽然没有在落辰宫留宿，但每天都有去看林妃，甚至为了林妃将杜妃降为美人，赶到储秀宫去了。”

“哦，看来这林妃是变聪明了，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先除去她的。”女人咬牙说完，狠狠地摔碎了手中的玉器。

“娘娘息怒。”宫女吓得马上跪地求饶。

女人似乎根本就没把宫女看在眼里，张狂的眼眸里满是嗜血的光芒，“然儿，帮本宫把‘血儿’放到落辰宫去，本宫到要看看，她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是，娘娘。”宫女咬紧嘴唇，就怕自己做的不对，立马丢掉性命。可她更怀疑那么大的一只蛊虫真的能那么轻易地控制住林妃娘娘而不被发现吗?

哼着小曲，林飘飘拿着毛笔立于桌前，认真地写着小说。说到这个小说，那真是她自找罪受，话说那天，她不过是随口给羽儿讲了个小故事，结果这小丫头还看上瘾了，这不，现下反正没什么事，她就只好认真地写，累是累点，好在还能把字练得更好看。

“娘娘，要不，你先别写了，直接讲吧！”羽儿站在一边小声地劝说。自从知道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后，她就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够遇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男子。

头也不抬，林飘飘心里琢磨着另一件事，于是她问道：“羽儿，这里能书都是手抄的还是印刷的。”

“当然是手抄的啊！印刷是什么？娘娘。”羽儿迷惑地问。

就在此时，站在门口的龙袭炎也问道：“朕也想知道爱妃口中的印刷为何物。”

懊恼地放下手中的笔，林飘飘表面上平和，心里却恨死龙袭炎为何要挑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她这不是又给自己找麻烦吗？“臣妾（奴婢）恭迎皇上圣安。”

“爱妃不必多礼。”龙袭炎扶起她，见她小心地拉开距离，心中难免一阵失落，意识到自己有了不该有的情绪，他立刻转移话题。“爱妃好像还没有回答朕的提问呢！”

“呵呵……，臣妾其实也不太懂，只是好奇而已。”林飘飘见龙袭炎如此急迫地想知道，心里不禁暗道。盗版别人的心血，你又不用负责，愧疚负责的人可是我，我才不要帮你做事。

“可朕不这么想，能说出这两字，想必爱妃心中早有一些想法。”如能帮助书籍的流通，那么他魏国又何愁没有人才。

见他挑明了，林飘飘心里当然明白自己在装下去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即是如此，她更想趁此为自己的自由做一回努力。

“只要皇上答应臣妾一个条件，臣妾自当为皇上解决这书籍印刷之事。”

第十章 条件和围场遇袭

“只要皇上答应臣妾一个条件，臣妾自当为皇上解决这书籍印刷之事。”

轻皱眉头，龙袭炎思索一番，这才点点头道：“朕答应你。”

“这印刷之术的方法就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上；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再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林飘飘曾看这《毕升》这电影，印刷机她没本事造出来，如果是这个就容易多了。

“好，真是妙思，爱妃这下可立了大功。”林飘飘的话音刚落，只见龙袭炎一脸震惊，续而拍手叫好，喜形于色。

“皇上妙赞了，臣妾只是将自己所想之法说出来而已，更何况臣妾只是做过小试验，还不知合不合用呢。”明媚的大眼里满是希望，也许这一次她真的能堂堂正正地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

“当然合用，这对我国的教育将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龙袭炎也许是个明君，可他却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男人。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男人当然可以拒绝、可以忽视，只是她不认为男人就有伤害、轻视这个女人的权利，她爱你，也许是她看到了男人的美好，而男人不爱这个女人，或许只是没有发现女人的美好，却无法去否认她没有美好。

“既然如此，哪皇上给臣妾的条件是算数的，对吗？”林飘飘双眼含着喜悦，不禁在内心里描绘宫外所有美好的一切。

“当然。”龙心大悦，一时间龙袭炎竟忽略了她脸上不同以往的迫切。

屈膝行礼，就怕他会反悔一样，“谢皇上恩典，臣妾一定会将此事办妥的。”

“爱妃不必多礼。”

避开他的亲近，林飘飘退后两步，不禁仰望门外那一片蔚蓝的天空，不久之后，她也可以同哥哥他们一起，在这片天空之下，自由地生活。

皇帝的办事速度真不是一般的高，现在林飘飘终于知道皇帝和得宠嫔妃的权力有多么的恐怖了，她不过才说完，龙袭炎就已经着手去准备了，更有甚着他还找了一些工匠自己研究。如果不是她不小心得到这个消息，她还没想让哥哥他们先行一步。

围场是皇家狩猎园，除皇家子孙外，其余人等要经过皇上同意才能进入，皇家狩猎也算是当朝一大重要活动，能参加的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王公子弟，反正连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

林飘飘坐在马车里，闷闷地希望快点到围场，她本以为是骑马来的，没想到从皇宫到围场这么点路也要讲究身份，必竟是皇帝的女

人，抛头露面总是不太好的。

只不过是皇帝出游，不，连出游都算不上，皇帝只不过是例行每一年的活动，经过这条街而已，没想到场面就如此宏大，人山人海也不足也形容此时的景象。

围场比林飘飘想象中的还要大，它似乎是在两座山林之间，当然也包括那两座山。站在两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林飘飘不得不说这皇家人还真懂得浪费，这里如果给老百姓搞发展，不知道坐富裕多少人呢！

伴驾的人不少，除了她之外，还有很多王宫子弟和大臣们，这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一座行宫应该够住吧！

“皇上驾到，林妃娘娘到。”小李子尖细的声音让围场里所有的人在一瞬间全部跪倒在地，大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龙袭炎首先出现在众人面前，大手一挥，君王的风范不显而威。“众卿平身。”

林飘飘由羽儿扶着下了马车，抬头看到龙袭炎立于最前方，王者风范一览无遗。

“羽儿，你去找找我大哥他们，等一下我要和他们一起去打猎。”

“娘娘，皇上呢！”丢下皇上不好吧！

摆摆手，林飘飘笑得无所谓，“皇上不是答应了吗，再说那么的大臣一起，我去凑什么热闹，你快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是，娘娘。”拗不过林飘飘，羽儿只得去找大少爷他们。

林飘飘自认为自己走得应该，可龙袭炎却注意到她了，看她往哪边走去了，他就往哪边跟上。

坐在原地等羽儿他们，林飘飘乌溜溜的大眼灵动地转悠着，打量四周，似乎就在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出现，可没想到没等到想等的人，倒迎来了一个大人物。

龙袭炎领着一般大臣自一边走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林飘飘，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他发现林飘飘并没有他想像中的那般讨厌，甚至于他对这个古怪的女人动了心。

“爱妃一人坐在这里，可是在等朕。”

“叩见皇上。”暗叹一声‘倒霉’，林飘飘起身行礼。

在龙袭炎扶起她时，众大臣也纷纷下跪行礼，“林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请起。”勉强地扬着笑容，林飘飘尽量表现的大方得体。

牵住她的手，他一脸笑意地道：“既然是狩猎，各位也一起吧！”

“谢皇上。”

待众人都散得差不多后，林飘飘小心地抽出自己的手，道，“如果没什么事，臣妾就先告退了。”

“慢着，爱妃难道不陪朕一起打猎吗？”似乎从那首歌后，她就一直躲着自己，不仅不再缠着他，就连他的亲近，她也是全数以无声的行动在拒绝。

“臣妾技艺平凡，恐扫了皇上的雅兴。”脚步退的更大了。

龙袭炎不悦地抿起嘴唇，一声不吭地看着她，仿佛想这样从她的身上看出点什么。

“臣等叩见皇上，叩见娘娘。”

林飘飘大大地松了口气，感激涕零地看着大哥和二哥，就差没有抱住他们的大腿大叫‘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平身。”龙袭炎倒也不至于是那种随便发火的人，为了不吓倒她，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林威他们，“两位卿家到此，可是想带爱妃去打猎。”

“是。”林威和林飞闻言立即单腿跪下。他们哪能没看到妹妹眼里的求救信号，除非他们是瞎子，更何况他们对于这个皇帝妹夫并没有什么好感。

“哪就带爱妃去吧！”他们的互动看他的眼里，本就平常，可不知为何却刺痛了他的心。

本是一个很在乎他，而他不在乎的女人，现在成了他在乎她，而她拼命地逃离自己，这是报应吗?

林飘飘一脸惊愕地看着笑容可掬的皇帝，心里不禁有点发毛，太好说话也不见得是件好事，谁知道有没有下文，不过这样的机会即使知道有后文，她还是会跑的。“谢皇上。”

龙袭炎落莫的身影才刚消失，林飘飘就原形毕露地跳到他们面前，开心地通知他们，“大哥，二哥，我告诉你们哦，再过不久我就可以回家了。”

林飞一把搂住她的纤腰，就怕她不小心摔着，“又找皇上请假了。”

“才不是好不好。”用力地捏捏他的手臂，捏得他大声求饶，林飘飘才放开，“我帮皇上做一件，皇上答应我一个条件，狩猎结束后，我想请皇上找个理由将我遣送回家。”

林威心想，我妹妹以前虽然任性一点，却也无这般多愁善感，看来这个宫殿给她的痛苦多到她连一刻都不想呆了。

“做什么事，要大哥帮忙吗？”

“嗯，飘飘有什么事一定要跟二哥说才行。”

不感动那是假的，即使是家人也无需为自己如此牺牲。“没什么要帮忙的，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你们不用太小看我啦！”一手拉一个，“我们走吧，去骑马。”

风在耳边呼啸，林飘飘一身骑装，英姿飒爽地驰骋在这广阔的田地上，那抹窈窕的身姿仿佛这天地间最美的风景线，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飘飘，慢点，别摔了。”林威跟在身后，大声告诫。林飞则相伴于身旁，笑着同她比速度。林威见此情形，也只好任他们去了，只是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林飘飘。

“鹿。”林飘飘一声惊呼。

林飞拉满已，箭飞快地向鹿射去，只是一眨眼的时间，鹿就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上，颤抖地耸动着身子，再也起来了。

“二哥，好箭法哦！”竖起大拇指，林飘飘一点也吝啬地笑着给予赞扬。

“哈哈……，能得到飘飘的赞扬，二哥可比大哥幸福。”

林威看着他们一来一往的得意样，但笑不语。

龙袭炎骑马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盯着林飘飘，他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简直就是肤浅。从来不知道女子也能像男子一样笑得这样开怀。那本是一幅完美的亲情画面，可龙袭炎就是想让自己容入到她的生活里去。

“看来爱妃对箭术也很有研究啊！”

收敛起笑容，林飘飘坐在马上，心里却暗叹，我怎么这么不走运，都跑远了还能跟这大人物遇上。“皇上怎么也在这里。”

龙袭炎驱马到她身边，执起她的手，笑道：“听到爱妃的欢呼声就过来看看，哪知一过来就看到林爱卿大获丰收。”

“皇上夸奖了。”皇上的出现打散了原有的亲密，一时间都变得拘紧起来。

林飘飘看着握住自己小手的大掌，皇上的手很大、很厚实，让人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不知道当初的她是不是也因为这样而爱上眼前这打乱她心的男人。

她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爱上眼前的这个男人，一直告诉自己他有无数的女人，更不可能爱上自己，可是一次次的接触，他越来越温柔的举动让她的心越来越乱。她想逃，逃得远远的，可是泥足身陷却不自知。

“爱卿大获丰收，今晚应该好好地庆祝一番才对。”大手用力地将她抱到自己的马上，不顾她的惊呼声，扬鞭策马准备离去，然后传来一句。“准备回行宫。”

风吹乱了她的发，风的呼啸声也叫醒了她的神志，意识到自己在他的怀里，顿时用力地想要挣脱，可是龙袭炎却怎么都不放手，就在林飘飘想要发火的那一瞬间，只听见一声吆喝“兄弟们，动手，杀了狗皇帝”，顿时树林里闪出一群黑衣人，将他们团团围住。

龙袭炎反手抱紧怀里的林飘飘，对着黑衣人道：“你们想要朕的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有没有这个本事，就请皇帝去问阎王吧！”领头的黑衣人冷笑数声，丢下一句话，飞身举剑朝龙袭炎刺了过来。

第十一章 惊吓后的‘意外惊喜’

电光火石之间，林飘飘以身旁的弓打偏了刺客的箭，这种场面，以前她还在现代的时，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可是现在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很梦幻，明明那么真实的生命，轻轻一刀、一箭，就这样简单的逝去了。

林飘飘看着奋力抵抗的哥哥和龙袭炎，大声地问：“皇上应该有暗卫吧，让他们出来。”

龙袭炎闻言手顿了一下，还好反应的极时，不然就真的要被刺一刀了，他的确有暗卫，可她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来人。”

随着声音而来的是一群速度极快的黑衣人，他们的出现仿佛天神一般，一下子就解决了这里所有的问题，地上的死人逐渐增多，只见他们将龙袭炎和她挡在身后，形成一个包围圈。

“皇上既然有人保护，为什么不早叫出来呢！”亏她担心半天，有人都不会用，这哪像个皇上。

“朕有暗卫的事，你是怎么知道？”对于这个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然的话，这些人何必还要隐藏在暗处。

每个皇帝不都有暗卫吗？这种问题还用得着问。“这些应该是必备的吧！”

“哦，爱妃何以有这种说法。”必备的？？

“当然，除去皇上，王公子弟里为了安全，养暗卫的也不少。”看来她好像说不该说的话。

看来大臣们有着他所不知道的势力，暗卫、死士，也许别人的比他准备的更多。

“把这里收拾一下，回宫。”

“是。”

原本应该是很精彩的狩猎活动，怎会想到突然冒出来的刺客会毁了这场有趣的活动。带着失落的心情道别哥哥们，然后与皇帝一起回到那个宽大的金丝笼，继续哪无聊的生活。

“娘娘，奴婢先侍候你沐浴。”

“好的。”

热水来的很快，退下衣服，林飘飘很快就泡进了水里，花瓣很香，水也很热，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一个血红色的、肥大的虫子正悄悄地爬到浴桶旁边的角架上，缓缓移动……

羽儿端着林飘飘平时最爱喝的燕窝来到木桶前，可当她看到林飘飘身后那缓缓移动的虫子时，手中燕窝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整个人惊慌地大叫：“娘娘……娘娘……啊……后面啊……”

“什么啊，把羽儿吓成这样。”好笑地回过头，林飘飘正好对上那只肥大的血色蛊虫，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声立刻从她的嘴里发出，那气魄简直是世上少有的，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只蛊虫似乎也被吓到一般，重重地掉在了地上。

“娘娘……呜……你快过来啊……”展开衣袍，羽儿就等着她过来。

尖叫地跑过来，三下两下地穿上衣服，“羽儿，叫人，叫人来啊！”她林飘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虫子啊，而且还是这种肥大的虫子。

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叫声，一时

Chapter_2

间，落辰宫里就围满了宫女、大监以及侍卫。

龙袭炎听到消息也立马赶到了落辰宫，跟来看戏的妃子当然也不少。

“发生什么事了。”

“参见皇上，林妃娘娘的房间里发现一条十分肥大的虫子。”侍卫本觉得好笑，可真看到那虫子之后，他就笑不出来了，这么恶心的虫子，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什么！”就一只虫子能把她吓成这样，“说清楚。”

“臣请御医来看过，御医说那是一只被人养了百年的蛊虫，中蛊的人不仅会成为傀儡，而且会失去自我，成为杀人工具。”想当初他听的时候也打了个冷颤，这宫里的女人真不简单啊。

“放肆。”龙袭炎还真没想到在这宫中，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动手，还真是把他放在眼里。“来人，给朕搜，给朕查，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动手，朕决不姑息。”

“是。”

“哇……呜呜……羽儿，好可怕，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林飘飘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来暗的，可是现下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敌人，她哪知道谁是下手的人。

“娘娘，先擦擦脸吧！”面对哭花脸的主子，羽儿心里也一阵难过，皇上好不容易才对娘娘好了一点就引得别人如此对付。刚才她又叫成这样，把娘娘吓成这样，真是该死。“娘娘，都是奴婢不好，奴婢不该让你看到哪虫子的。”

林飘飘哭得只打嗝，她从来没想过这宫里的人会如此变态，下毒、杀人哪还是轻的，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最可怕的。“羽儿，哪人怎么就知道我最怕虫子呢！”

“这事是巧合吧！”龙袭炎看着佳人红肿的眼眶，心疼地搂着她安慰道：“有朕在，谁也不能伤你。”

在他的怀里，林飘飘竟然感到温暖，甚至于觉得只要他在，自己就会没事，这种奇怪的感觉中还渗着一些甜蜜，她真是吓傻了才会这么想的，“皇上，臣妾已经没事了。”吸吸鼻子，“皇上能不能让臣妾回家住一段时间。”

“刚回来就又想回去，皇宫里不好吗？”眉头微皱。

她只是觉得这个屋子太恶心了，谁知道那个变态到底放了几条虫子。“呃……”

羽儿见她一脸为难的表情，上前一步，大胆地插嘴道：“皇上，娘娘从小就怕毛毛虫之类的动物，今天吓到了才会想要回家的，请皇上谅解。”

怕龙袭炎不相信，林飘飘使劲地点点小脑袋。“皇上明鉴。”

“也罢。”这落辰宫的确不安全，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爱眼前的这个女人，但他可以确定自己对她并不是以前那种厌恶，相反的，他很在乎这个女人；

林飘飘不懂自己为何会感到一丝失落，难不成一条虫子真把自己吓傻啦！“谢皇上成全。”

“等一下，朕的意思是让你搬到炎殿去，从今天开始，你同朕住一起。”她是他众多女人之中的一个，不管以前有过什么，现在他只知道自己要她，不准她离开自己的身边。

第十二章 离开的真正理由

不只是林飘飘，全落辰宫里的人都愣住了，自皇上继位以来，不要说是住炎宫里，就是能进入炎宫的，至今为止也只有眼前的林妃一人，看来皇上对林妃的宠爱似乎胜过这宫中任何一人，也许这皇后的宝座……

“臣等恭喜林妃娘娘。”

恭喜？

喜从何来?

林飘飘满脑子的问号，可有一点她比谁都清楚，那就是她居然有那么一点点的窃喜，她不该躲得远远的，然后离开这个牢笼一般的深宫吗？吃错药了，一定是。

“皇上，这怎么可以。”

“没有什么不可以，羽儿收拾东西，随后到炎殿去。”龙袭炎体贴地将自己的披风披到她身上，然后一把抱起她往外走。“你们将落辰殿里里外外搜索一遍，然后找出怎么抓到凶手的办法。”

“臣等遵旨。”

冷风吹过，她不禁往他的怀里缩了缩，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却让他心喜非常，仿佛一个刚识情爱的毛头小伙一般冲动，知道她今天受了惊吓，于是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变得温柔，“冷吗？”

搂着他脖子的手紧了紧，林飘飘感受着那陌生的温暖，轻轻地摇头道：“不冷了。”

以前的他们无不相干，就像两条平行线一般，任由‘林飘飘’如何努力，得到的不过是冷眼旁观的死亡；现在的他们就好像夫妻一般，紧紧相连，恍如作梦，这次林飘飘千方百计地努力只为离开，却意外地得到了他的怜惜和爱护。

林飘飘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她是那种承受不了失落的伤痛，胆小的要命，宁愿什么都没有，也不要抱着希望过日子的人。

然而上天跟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眼前这个俊美的男人，优秀、高大、多金，就像是现代的积优股，女人见了，还不是蜜蜂见了花，老鼠见了大米，再加上他是一个帝王，那么他的女人就更少不了了。

“怎么不说话了，还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龙袭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关心一个女人，以前的他根本就没把女人放在心上，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的，她们共同的作用就是暖床和生孩

子。现在他却对怀里的这个女人上了心，只不过是有人对她下了黑手，还没成功就让他心慌起来，看来他是逃不过爱情这一关了。

“没事，只是觉得乏了。”找不到理由去回答他的问题，她只得像驼鸟一般把所有的心事全部藏在心里。

龙袭炎没有再多问，只当她是真的累了。

皇宫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地方，林飘飘不过是在刚进炎殿，这消息就已经传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她也成了这皇宫里的新话题。

这些都不是林飘飘所关心的，她在乎的是晚上的时候，皇上睡哪，要是同床共枕，哪能不出事。

她是现代的女性，可她拥有传统的思想，她想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而不是像个物品一样送上自己的纯洁。

“怎么还没睡？”龙袭炎走到床边看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笑着问。

“有点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虫子来了。”这是实话，但不是她睡不着的全部问题。

龙袭炎不知什么时候脱去了衣服，当他将她搂到怀里时，她僵着身子，一刻也不敢放松；他感觉到她的紧张却没有说出来，只是抱着她，然后在她惊愕的目光下轻轻地吻了她的唇，“睡吧，今晚朕什么也不会做的。”

呼了口气，对他的体贴，她不是不感动，而是她不能放任他去搅乱自己内心的那一池春水。本想要求他去别处的，要现下的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辗转反侧间她允许自己放任一次，在他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在心里自我安慰，我只要不睡，就不会发生什么事，现在这样不过是想让自己躺着舒服一点。打算的很好的她，一会就梦周公去了。

“飘飘，朕以后叫你飘飘好了，你觉得怎么样？”本想拉进距离的他问了很久，却不见她回答，低头再看，只见佳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

睡着了，嘴角微微扬起一抹弧度，龙袭炎抱紧她，闭上眼也跟着睡了。

他让她作了一个很美的梦。

林飘飘从来不知道在他的怀里，自己会睡得这么熟，看来她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排斥这个男人，也许从一开始，她排斥的就不是这个男人，而是这个后宫的生活方式吧！

小心地起身，赤着脚，她缓缓地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任阳光放肆地进占这房里的空间，暖暖的阳光让她觉得幸福。

手臂搭到一边，没有碰到想象中的娇柔身躯，龙袭炎猛地睁开眼睛，只见她一个人站在窗边，纯白的丝质长裙随风摇曳，洋溢着脱俗气质，绝美的脸庞漾着甜柔笑意，看着这样的她，他突然有一种感觉——她，让他放不了手。

本不想找断这宁静的一面，可一想到自己误了早朝，立马起身道："爱妃，让小李子他们进来侍候朕更衣。"

转过身，她心情良好地扬着一抹笑，对着门口道："小李子，皇上起身了，你们进来侍候吧！"

做不来侍候的活，她也不抢着出头，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太监宫女们进进出出地围着他一个人转。

这就是皇帝的生活。

龙袭炎一身光鲜地站在她面前，看着她嘴角含笑的样子，宠溺地将她肩上一缕调皮的长发拨到她的肩后，"中午等朕一起用膳。"

"是，恭送皇上。"

大批大批的人离去后，羽儿才走进屋里侍候她，"恭喜娘娘承宠。"

承宠?

不就是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上了吗? 这也值得恭喜，看来除了这万恶的旧社会，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再说他们不过是盖着棉被纯睡

觉，什么事都没发生。“羽儿，你派人去通知我大哥，让他入宫一趟。”

“娘娘找大少爷有事？”收起笑容，羽儿不解地问。

“嗯，有些事找大哥帮忙。”只要早点办完印刷的事，我就能早点离开这里，林飘飘在心里如此打算。

“是。”俐落地为她绾好发，戴上首饰，转身出去。

她本没这么急着离开，可是当她明白自己对龙袭炎动了心时，她想在自己没有陷的太深之前，抽身离去。

她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算成了这里的一员，在她的心里她依然认为一个男人只能一个女人，这样的条件皇帝是永远给不了的，就算这个女人真的是皇帝心中所爱也一样。

既是如此，她不想去强求，更不想为此抽不开身。她怕等到自己爱得疯狂的那一天，她的爱会毁了自己、毁了他。

世间什么话都可以用来客套，就爱不行。那是最珍贵、最真实、也是最脆弱的东西，她要真诚面对。

取出纸笔，将印刷的方法全写在上面，就连可以出现的错误也一起写下，只要成功，她就可以求去，也许在她的人生里，爱情是容不得分享的。

早朝才下，林威同林飞就一起出现在了御花园，炎殿不是什么人都进的。

“大哥，二哥，自家人见面就不行什么礼了，这次我找你们来，只希望你们能帮我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一成，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走到他们身边，先声夺人，她不想让自己和家人之间有空隙。

“什么事？”林飞一心希望妹妹离开这里，听到她的话立刻问道。

从衣袖中拿出事先写好印刷术的方法递给林威，“大哥和二哥先找一批工匠刻出我所说的东西，然后按部就班地做出来，事成之后，我相信皇上会答应放我出宫的。”

看着手中的纸，林威脸色凝重，“飘飘，这是你想到的。”

“嗯。”其实是剽窃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林威从没想过自己的妹妹会有这样惊人的才华，就这纸上的东西，他就可以肯定皇上一定不会放妹妹出宫的，除非是死人，打了个冷颤，“飘飘，树大招风，你觉得皇上会这样容易放你出宫吗？”

“大哥，飘飘想念宫外的生活，就算是死，飘飘也想死在宫外。”她不想有一天自己为爱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飘飘，也许大哥想到办法救你出宫了。”‘死’无非是离宫的最好方法。

“那大哥就请加快脚步吧！”快点离开吧，在我还没有爱上他之前。

第十三章 决定

龙袭炎对林飘飘的宠爱似乎到了一个无法衡量的程度，每天他抱着她睡觉，早上轻轻地离去，中午晚上都陪着她一起渡过。

“皇上的奏章都看完了？”让皇上天天陪着她，也难怪这后宫的女人都把她当假想敌了。

温柔是女人最无法拒绝的酷刑，她怎么能不明白，只是她无法为了此时的宠爱，耗费她的一生。

“朕在忙也有时间陪爱妃。”对着她，不知怎的，这情话就一句接着一句冒出来了。

“皇上没事的话，不用一直陪着臣妾，臣妾呆在这炎殿不会有事的。”颤抖着心，林飘飘试着将他推到别的女人怀里。

龙袭炎心里恼火，却未表现在脸上，他心里认为林飘飘之所以这么排斥他，一定还在意以前的事，他承认以前的自己不该如此轻易地否认掉她，“飘飘不想看见朕吗？”

“当然……不是。”才怪！

她怎么敢拿一家人的命开玩笑，她怕越是相处她就越是眷恋，现代的她连一次变爱都没谈过，面对这览人无数的皇帝，她怎敌得过。

不论真心或假意，她都玩不起。

男人可以因性而爱，女人却是因爱而性，她只不过是一个思想不同于这个时代的普通女人，她也需要人爱，可当她爱的人给不起她全部的爱时，那么她就只有在伤口还没有造成或者说伤口还没有扩大的时候选择离开。

“飘飘，朕要你。”

要我?

林飘飘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真的好想开口问他，你拿什么爱我，权势、金钱、抑或是一个男人的身份。她当然知道自己不能拒绝，毕竟很久以前她就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臣妾是皇上的女人，皇上为何有此一问。”

当他把她压在身下时，林飘飘一心希望他们之间只是强烈的性吸引，只有性而已，这样才不会对彼此造成羁绊，这种关系安全得很，她到底是哪条神经不对劲，竟然想跟他扯爱与不爱的问题?

近来的她，似乎真变得很莫名其妙。

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个身子的主人是处子之身，她打死也不会跟他上床的，谁知道在撕裂的痛苦过后，她要面对的是离别。

女人不管爱不爱她的第一个男人，她都不会轻易去忘掉自己的第一个男人的，更何况她已对这个男人动了心，真是可笑的巧合。但是她相信遥远的距离会是个杀手，既然能使相爱的两人分离，那么不在他身边的日子，绝对也能冲淡她对他的思念，稀释她的感情。

离开会让她心痛却不会让她在爱的沼泽里迷失自己，有得必有失，看来真正敢爱的人都是敢于挑战自我，不怕痛苦的人，如果有一天她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应该就能在这吃人的深宫里生存了吧！

以前的以前，‘她’和他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纠缠都将与她无关，得不到一份完整的爱，那么就让她做一个笑傲江湖的女子，享受生活和亲情。

迷茫的人除了林飘飘还有龙袭炎，早朝刚下，坐在御书房的他就已经开始他的第N次发呆了。

一夜欢爱对身为君王的他而言本是在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当他真的得到她的时候，他居然在害怕她的离去。后宫佳丽三千，里面有的是美人，有的是红粉知己，可为何他却心慌以前对她的伤害。

帝王本就薄情，他没做错什么，可是自从那首歌之后，他似乎太过于在乎这个女人的存在，只要一遇上和她有关的事，他向来引以为傲的冷静和理智就完全破功，那种心灵深处的骚动和狂热，连他自己也无法掌握。这是作为帝王的大忌，他不能如此放任，也许他应该去别的地方冷静。

有了决定，龙袭炎中午甚至晚上都在流云阁休息，到了晚上，当他抱着云妃翻云覆雨时，他的眼前总会不自觉地闪过林飘飘那张绝美淡漠的小脸，甩甩头，他命令自己投入到欢爱当中去。

这是男人的本性吗?

林飘飘穿着单薄的纱裙站在炎殿的门口，想着小李子刚才说的话。“林妃娘娘，皇上今晚在云妃哪休息，娘娘也请早点休息。”只是一夜，他就已经用他的方式告诉她，他是很多女人的丈夫，永远不会守在她一个人身边。

现下的情况连假装的机会都不给她留下，心好像被人用锋利的刀子狠狠地划了一刀，血流得很慢很慢，一滴一滴的，直到最后，泉涌而出。

冷风拂面，林飘飘知道自己最后的梦醒了，龙袭炎让她做了一个很美的梦，就如同当初的‘林飘飘’一样，幻想了所有最美的可能，迎来的却是最残忍的伤害。

‘林飘飘’丢了命，那她是不是也要跟着死在这个男人的眼前。不！她不要，爱与不爱不过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她不想就此赔上自己的一生。她不过十几岁的少女，在现代还未成年，在这里，她却已经经历过生死轮回，该放的就放了吧，即使心在流血，她相信当血流到麻木时就不会再流了。

超乎想象地在乎他，难不成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她就已经对这个男人动了心，而在她了解到自己动心的那一刻，是不是就已经爱上这个男人了。

她很想唱卡门，可是早已被爱情俘获的她是否能唱出卡门真正的潇洒，连她自己都怀疑自己唱不出来，明天也许该让哥哥进宫一趟。

龙袭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心虚，可对上她无所谓的表情时，内心一阵怒火。“爱妃没有什么想要问朕的吗？”

“皇上希望臣妾问什么？”上谁的床是皇帝的自由，她自问自己没有资格去询问。

“你——”怒极反笑，龙袭炎想过她生气、无理取闹、不理他等等的画面，就是没有想过她会如此不在乎的表情，“很好，既然爱妃没什么事，那朕就先去流云阁了。”

“恭送皇上。”在乎有用吗?

“哼！”铁青着脸，龙袭炎转身拂袖而去。

羽儿扶起她，又看看皇上离去的背影问，“娘娘为何不留皇上。”

“留，怎么留，留得住一天，两天又怎么样。”真相往往伤人，尤其是在认清的那一刻。“羽儿，我大哥什么时候来。”

“应该快了，大少爷说他先要去一个地方取一样东西，还说娘娘见了一定会高兴的。”真好奇是什么东西。

“是吗？”

真希望得到的是出宫的办法，真走出了这里，也许就不再那么痛苦了，毕竟眼不见为净。谁能忍受自己爱的男人去抱另一个女人，也许在没有她之前，他如何她都不会在意，只因她还没有出现，可现在她出现了，他也要了她，在这种情况下同别人同用一个男人，会让她觉得恶心的。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无悔，再恬雅无求的女子都会因为爱人的背叛而心性大变，一反温婉的习性化身女罗刹来索取魂魄。

最无害的温柔往往是死亡的温床，它在人最不设防时抽刀断命，脸上犹带着动人的圣母笑容。

情，最无情，也最有杀伤力。

但是，人人强求。

这就是人性，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林飘飘就是看到这一点，才不想让自己继续留在这吃人的深宫中，她害怕，真的很怕自己有一天成了这里面的一员。

我爱着谁，谁又爱着我，相忘记忆的彼岸，似乎才是我们之间最好的选择。

第十四章 行动

恍然间，林飘飘和林威就已经走到了落辰宫前面的那个湖边，看着湖面上不规则地悬着的秋千，她轻轻地跳到上面，用力地荡啊荡，当她在半空中飞舞时，只听见林威说："飘飘，小心一点。"

亲人的关怀似乎让她的心不再那么疼痛，不再用力，秋千也就跟着慢慢地停了下来，伸出一只小手朝他招了招，等他来到面前不远处才道："大哥，带飘飘走吧，再晚一点也许飘飘就真的走不了了。"

泪水不知怎得，一下子就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林威伸出大手轻轻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原以为皇上会留住飘飘，不留下至少不会让她再流泪，血蛊之事让他对皇上起了一些信心，可如此他不想在飘飘呆在这宫里一刻。"飘飘相信大哥吗？"

"相信。"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拿出一个白色的瓷瓶对她说："这瓶药叫'绝命'，喝下之后，三天之内人会以一种中毒的方式死去。"

林飘飘含着泪水扬唇而笑，晶莹的泪珠像珍珠一般悄然滑落，梨花带雨，美得让人心碎。"宁死也不想在呆在这里，飘飘说过，即使要死也要死在宫外。"

"傻瓜，大哥怎么可能让你死去，此药在十天之后就会失去效用，你准备一下，一定要让皇上把你的人交给我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印刷的事，哥哥们做得怎么样了。”此事一成，条件就存在。

“昨天出了第一版，字迹清晰。”

“那就好，大哥，因印刷术之事，皇上许了我一个条件，到时我会留在最后跟皇上提这最后一个要求，如果皇上不把我的‘尸体’交于你们，你再提。”一旦下定决心，那么不管是人还是鬼，她都不想留下。

“好，我这就回家去告诉爹娘。”林威见她坚定的目光，转身准备走。林飘飘伸手拉住他，又道：“大哥，因我的事，皇上对我们家应该有所提防，不如让父亲辞官归隐吧，我不想因这事再让你们出事。”

“放心，你成功出宫之后，我们一家人就离开京都。”

“嗯。”

沐浴过后，林飘飘以自己想知道皇上的消息为借口支开了羽儿，手上拿着白瓷瓶，一时之间竟有了一丝犹豫，到底在不舍什么，就连她自己都迷惑了。一段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能让她心痛至此也算是不容易，前程往事，终有一天会过去的，她相信。

“咚咚”突来的敲门声让林飘飘差点摔了手中的瓷瓶，收回瓷瓶，她才开口，“进来。”

“娘娘，羽儿回来了。”不知道娘娘知道了会不会很伤心。

心不在焉，她等了一会不见羽儿开口，这才问道，“怎么不说话了。”

“娘娘……”

“说吧！”看来自作多情的人从来都是自己。

“皇上今天去了晴妃娘娘的东风楼。”吞吞吐吐地说完，羽儿小心地观察她的表情。

“嗯，没事了，羽儿也下去休息吧！”

“是。”

冷笑一声，林飘飘拿起手中的瓷瓶直接灌入口中，她不想再让自己有所犹豫，一个不懂得珍惜的男人，她不屑于继续奉献自己的真心。

她的爱情很自私，自私到一个人独享，她相信这个世上一定会有一个只想守着她一个人的男人。

含泪躺回床上，手中的瓷瓶早已掉落在地，破碎的好像不只是瓷瓶，还有她的心……

龙袭炎怎能不知道她派她的贴身宫女来问过消息，心里很高兴，可他却不能在这个当口去见她，于是，今天一下早朝他就直接赶往炎殿，却没想到会在这假山边听到这样的传言。

“没想到林妃娘娘这么可怜。”同情的声音。

“当然了，皇上不过就是想给她难堪，住炎殿虽是荣誉，但皇上这段时间还不都在我们娘娘哪？”幸灾乐祸的典型人物。

“林妃娘娘似乎也没有什么动静啊！”迷惑不解的疑问。

“没动静，她敢有动静吗，当初晴妃当众将她推入湖中，皇上还不是冷眼旁观，所以说她这种人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嚣张至极的声音。

“林妃娘娘如果没有进宫，应该是天之娇女吧！”同情的感慨。

“是啊，可谁让她爱上一个不爱她的男人呢！”

……

后面说了什么，龙袭炎没有认真去听，这些就够他愧疚的了，当初的冷眼旁观到现在的冷落，他究竟想做什么，这一刻他也不知道了。

一进门，龙袭炎就看着林飘飘在摆弄一样四四方方的物品，上前一看，竟是一块刻版。“这是？”她刚想行礼，龙袭炎就伸手想去扶她，没想到她竟退后两步避开了他的扶持。

“这是臣妾请大哥他们先行试验的成果，皇上看看觉得如何。”刹那的尴尬让林飘飘不得不转移话题引开他的目光。

龙袭炎心里明白她想转移话题，想到刚才听到的，他决定先依着她，可当他走到书桌后，看到成品时，眼里尽是惊艳的目光。“好，真好，飘飘的办法果然好。”他让人去研究了，只是没想到她会先他一步完成。

看他拿着纸张开心的样子，她敛去眼底的伤心，道：“皇上满意就好。”

放下手中的纸张，他这才注意到她的小脸苍白，不复当日的红润，“飘飘身体不舒服，要不朕传太医来为你看看。”

“不用了，皇上，臣妾很好。”还不到时候，三天，这才第一天，太早发现不是好事。

“飘飘是在气朕这些日子没有陪你。”试探地打听她心里的想法，他想知道她是否跟宫里的女人一样，爱的只是这个身份，这副皮像。

挂上虚假的微笑，她想把真实的自己从他的心底抹去，“皇上多虑了，雨露均沾本是应该，臣妾怎么会生气呢！”

“哦，不生气。”暗自握紧的拳头让手指渐渐发白，可他好似没有感觉一般回想着她刚才说的话。

不生气！她不生气！

她不是爱自己爱的发狂吗？可为什么现在她说得是那样的轻松，那样的云淡风清，就仿佛他们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一般。

忽略掉他眼里受伤的情绪，林飘飘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心软，不要后悔，他有那么多的佳人相伴，总有一天，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场面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韦小宝有一句话虽低俗，却正中红心，他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的。

她只不过是这后宫千百个女人之中的一个，而且还是倒贴的哪一个，没有任何的特别，有的只不过是一时的戏弄，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得到她的第二天，他不就睡到了别人的床上吗？

“皇上似乎多虑了，臣妾们姐妹相称，自当以礼相待，皇上体贴，臣妾又怎好不知好歹呢！”

龙袭炎看着面前这个进退有礼的女人，她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就仿佛他从来就没有认识过她一般，她的改变是因为那些闲话，还是自己的近日来的行为……

想开口说什么，可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能说什么。

林飘飘也不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她爱的人，可是，当爱成为伤害时，她不得不忍痛去拨除心上的刀。

“皇上日夜为国事操劳，臣妾也不好多加打扰，臣妾肯请皇上让臣妾搬回落辰宫。”得不到相等的爱，那么就收回自己的爱，盲目地付出并不值得同情。

第十五章 毒发了

人似乎都是等到失去的时候才会想要珍惜，就如同她眼前的这个男人一般，九五至尊，多么高贵的身份，可再高贵也不过是凡人一个，即是凡人就会有七情六欲。

当她真的想要与他划清距离时，她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惊慌，虽只是一瞬间，快得让她以为哪只是自己的错觉，但林飘飘可以肯定自己看到了，心里顿时闪过一丝甜蜜，可甜蜜过后仍是离别。

“皇上，臣妾从来没有为你唱过歌，今日就当是臣妾自行献丑吧！”

我们爱谁，我们陶醉，我们在不小心的时候看错了现在身边的谁；我们相爱，我们伤悲，我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丢失了拥抱的机会。

松开早已皱成‘川’字的眉头，龙袭炎看着她平静的小脸点点头，“飘飘就为朕弹唱一曲吧！”

“羽儿，把我的琴拿过来。”

“是，娘娘。”

事实上，林飘飘并不知道她的毒什么时候会发作，她本意是想断了自己对他的想念，曾经她同所有的现代女生一样，觉得爱情可有可无，更天真的以为只要不爱就可以真的不爱了，没想到真爱过之后才知道，爱情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放下。

小女子若流水 清澈易看透

自古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南半清 柔又柔
滴水穿石没怕过
不站在危险背后 握紧小拳头
我不问你永远
也不对你太念
对与错 胆小过
小女子不委曲求全
天天笑 不计较谁得爱多
梦还很大不求你会牵谁的手
勤字形 不琢磨
曾经拥有已经足够
随风抹 你若要走不相送

龙袭炎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可是从她的歌词中他却感觉到她想要离开的意愿，是真或是假，一首歌，他不能就此去质问她。

上了别的女人的床，他会觉得心虚；看不到她吃醋的俏模样，他会生气；现在他已经看不清她内心的想法，觉得她离自己越来越远，却无法拉近他们的距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继续离自己远去……

目光有时会与他碰到一起，可是她很快就移开了。每每只要对上他眼里的温柔，她就会觉得好笑、难过。

她心里一直想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应该不会让这个女子受苦吧！

小女子 有嫁槟
缕述皆不懂 斜上山坡小草斑
风吹也不倒 人间伴 千金重
都能用微笑弹空 穿越烦恼和忧愁
擦亮了夜空
天天笑 不计较谁得爱多

梦还很大不求你会牵谁的手
勤字形 不琢磨
曾经拥有已经足够
随风抹 你若要走不相送
小女子不委曲求全
天天笑 不计较谁的爱多
梦还很大不求你会牵谁的手
勤字形 又琢磨
曾经拥有已经足够
随风抹 你若要走不相送
天天笑 不计较谁得爱多
荭还很大不求你会牵谁的手
夜朦胧 影淹没
小桥已不向河通融
小女子
这厢有礼亭边走 （☆徐若瑄的《小女子》☆很好听哦！）

余音未了，只听见一女子娇声夸奖，“唱得好，好一个曾经拥有已经足够，随风抹，你若要走不相送。”

站起身，林飘飘对上女子的眼，这个女人不算绝美，可五官清秀，有种耐人寻味的感觉。“过奖。”

“宁心给皇兄请安。”

龙袭炎看到她似乎很高兴地迎了上去，大手轻抚她的发，假装训斥道，“去宫外都玩疯了，还记得回来的路。”

“皇兄，你可别让宁心在嫂子面前丢脸。”宁心跺跺脚走到林飘飘身边，笑着问，“你就是那个林妃娘娘吧，跟传说中的不一样。不过，我很喜欢你。”

“公主抬爱了，传不传说，那只是无聊时打发时间的闲言闲语，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都应当先去接触一番，才能下结论。”这宫里的

谣言，她又怎会不知，嫔妃们不敢冒然地进炎殿，可他们可以在门外对她守株待兔。

“说得有道理，看来是我太肤浅了。”宁心没有一般公主的任性刁蛮，认起错来落落大方，这一点让林飘飘着实惊讶不已。“不，是我太过看得起自己了。”

“宁心，刚回来就跟朕抢飘飘，见飘飘对你如此上心，朕到有点吃醋了。”龙袭炎不甘冷落，半真半假地开起了玩笑。

林飘飘本想再提回落辰宫的事，可是身体突来的疼痛让她明白，毒发了。忍着痛，扬着笑，“皇上说笑了，既然公主回来了，臣妾就不打扰皇上和公主了。”

“等一下，林姐姐，你可不能走，我想学你刚才唱得那首歌，你教我怎么样？”她才踏出一步就被宁心拖了回来。

做公主的老师，就在她毒发的这一刻，时间还真赶得巧，她至少要拖到明天，唯恐计划有变，“公主喜欢，哪明天教公主唱如何。”冷汗似乎浸湿了她的整个背脊。

“这样也好，不过你还会唱别的歌吗，喜悦一点的。”

“好，请皇上和公主上坐。”喘着气，眼前的事物似乎有一点模糊，看来这药效比她想象中的要强烈很多。

宁心拉着龙袭炎的手，笑逐颜开，“皇兄，你这次可捡到宝了。”

“嗯。”炙热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他觉得她似乎有一点不对劲，可对上她嘴角的微笑，他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深吸一口气，林飘飘希望自己能表现的更自然一点，要唱什么，她有点想不出来快乐的歌，也许是心境不同了，想到的都是一些悲伤的歌。凝神一想，她觉得快乐不快乐不是因歌而定，而是因人的心情而定，就唱哪首自己最熟悉的《隐形的翅膀》吧！

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不去想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於 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 歌声多嘹亮
我终於 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龙袭炎听得认真，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忽略了林飘飘小脸上的冷汗。

宁心摇着小脑袋，小手在几岸上打着节拍，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不可自拔。

手有些颤抖，她心慌地稳住身子，就怕自己弹错一个音。汗水从额边滑落，林飘飘真没想到离开的代价除了心痛外，还得忍受肉体的疼痛。

不去想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於 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 歌声多嘹亮
我终於 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梦恒久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像

（歌名：隐形的翅膀 歌手：张韶涵 词曲：王雅君）

歌声一落，她似乎也忍到了极限。大哥说过，这药状似中毒，伸手抹向唇边的湿润，原以为是汗水，却没想到看到的是一抹扎眼的鲜红，刺眼的鲜红仿佛抽干了她身体里所有的力气，下一刻，她也只能软着身子倒向一边，倒下的那一刻，她看向哪个让自己爱得心痛的男人，现在的他还闭着双眼，看不见她现在的狼狈吧！

看不见也好，有哪个女人会希望自己不漂亮的一面呈现在心爱的男人面前。

第十六章 ‘无药可解’

“咚”的一声让两人同时回神，可见到的是倒在地上的佳人，龙袭炎慌张地抱着她，转过她的小脸，只见绝美的小脸上一片苍白，完美的菱唇边尽是鲜血，那鲜红的血仿佛锐利的刺刀一般狠狠地扎向他的心。

“林姐姐……林姐姐……”刚才还好好的人，现在怎么能这样了无生趣地躺在地上。

抱着她，他才感觉到她瘦了好多，“飘飘……醒醒，快醒醒。”

林飘飘不得不说她听见他们的叫喊声了，可是她无法回答，不是因为出不出宫，计划不计划，而是因为她实在是没有回答他们的能力，晕眩似乎越来越重，像是无底洞一般，永远到不了尽头。

羽儿听到屋里不太戏劲的动静，跑进屋里就见娘娘一脸鲜血地躺在皇上的怀里，那一瞬间的恐惧让她怎么也叫不出来。

宁心抬头看着吓呆了的宫女，很没形象地吼道：“还站在这里做什么，传御医。”

“是……是……”拔腿就跑，羽儿跌跌撞撞地冲出炎殿，往御医所跑去。

她唇边的血怎么也擦不干净，龙袭炎恐惧地看着她嘴边不断流出的血，茫然地问身边的宁心，“宁心，飘飘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猛地一惊，宁心这才发现皇兄对林姐姐的感情，林姐姐有事，皇兄必定不会好过，在炎殿见到她时，她就该想到皇兄对她有多么的与

众不同，握紧他的手，她安慰道：“没事的，皇兄，你别忘了全国最好的大夫都在皇宫里，她不会有事的。”

“真的吗？”只要扯到她的事，他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不一会儿，御医就全部集中到了炎殿之中，宁心为了不让皇兄打扰御医的治疗，拖着他出了内室。

身体好痛，林飘飘缩着身子，唇边不断地发出微小的呻吟声。

怎么会这么痛，当初应该问清楚才对，没个心理准备还真是难以承受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耳边一直传来声音，听得很清楚，就是醒不来，想使力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的力气不知什么时候全被抽干了。

“到底好了没有。”背着双手，龙袭炎隔着珠帘，不耐地来回走动。

宁心坐在一边，认真思考所有的可能，她喜欢闹，可不代表她长了个鱼木脑袋。听说林姐姐搬到炎殿就是因为有人蓄意谋害，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现在这事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吧！

“皇兄，这次下毒之事与上次下蛊之事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拉住来回踱步的龙袭炎，宁心起身走到他面前，表情凝重地问。

皱起浓密的眉毛，龙袭炎慎重地道：“朕不能肯定是否是同一人所为，但朕要让他们一起下地狱。”

“皇兄——”宁心从没有看过如此阴狠的皇兄，这样的他让她觉得心惊。

羽儿站在一边，看着床前的御医来回地换人，心里纠成一团，她好怕，好怕娘娘会出事。

苍白的脸，微弱到不仔细去观察就好像感觉不到的呼吸，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夺命的象征，让人忧心如焚。

御医们个个表情凝重地从内室走出，看着珠帘外的皇上和公主，正要行礼，只见龙袭炎不耐地道：“这个时候就别那么拘礼了，告诉朕，林妃的情况如何？”

“请皇上节哀，林妃娘娘所中之毒，臣等才疏学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御医们满头的冷汗，就怕龙颜大怒，自己的脑袋就搬家了。

“什么？”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他们，他们可都是最好的夫夫，现下说什么，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朕不想听这些，朕只想知道她到底还有没有救？”

“请皇上节哀，林妃娘娘体内之毒无药可解。”一句话让这屋子里大小小地跪成一片。

宁心跌坐在椅子上，不敢相信如此美好的一个人，就在这一瞬间即将消失在这个世上。

羽儿捂紧嘴，泪流满面，她不敢相信那么好的娘娘就要离他们而去了，老爷他们知道又该怎么办。

呆若木鸡应该就是龙袭炎此时最好的写照，每一天从这宫里消失的人数不胜数，可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现在他心爱的女人即将离去，他却毫无办法，只能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

消息传来，林家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样悲伤，坐在屋里的林家人早已了解到现在的情况，听到消息，仍不免心惊。

“大哥，飘飘真的不会有事？”林飞就怕一个不小心将她置于危险之中。

大掌搭在弟弟的肩上，林威道，“没事，只是这药会让飘飘受些罪，等飘飘出了宫，一切就好了。”

林父看着儿子，不禁感慨：“现在能带着飘儿离开就好，这次是假的，如果不离开皇宫，指不定下次就是真的了。”

此话一出，林家四人不禁同时打了个寒颤，他们都明白这深宫内苑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老爷的奏章已经写好，威儿，你们的也准备好了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

“娘，都准备好了，就等妹妹了。”

“嗯，等飘飘一回到家，我们就一起找皇上请辞。”

皇宫内的气氛十分的凝重，谁都知道皇上为了林妃中毒之事大肆搜索，誓言不抓到下毒之人誓不罢休。

林飘飘第二天中午就醒了，看着哭得一塌胡涂的羽儿，勉强地挤出一抹笑，“羽儿……好了……别哭了……”

“娘娘醒了，娘娘吓死羽儿了。”激动地抱住她，羽儿吸吸鼻子，哽咽道。

想伸手，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羽儿，帮我倒杯水吧！”

“好，娘娘，你等一等，我让小李子公公去通知皇上。”羽儿慌慌张张地往门外跑去，过了一下又立马冲进来为她倒水。

“羽儿，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该结束了，离开这里，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再开始。

小心地帮扶着她躺下，羽儿红肿着眼，她怎么觉得娘娘越说越像是在交待后事，“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的。”

“傻瓜，从醒悟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在别人动手之前，她选择了自己动手。

在皇宫里的某一处宫殿里，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得意的谈笑声不停地从门缝中传出。

“真没想到丽妃姐姐的手段这么高明，一出手就让人无法还击，妹妹还真是佩服。”说话的女人满脸的钦佩，只是语气里多了一丝愤恨。

丽妃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拿着茶杯盖轻轻地来回弄着飘浮在上面的茶叶，笑着道：“近来的新宠是妹妹，我道是妹妹提前一步下手，没想到妹妹会想到我，看来妹妹还是高看我了。”只是一个瞬间丽妃就已经将枪头挡了回去。

女人笑得温柔，眼里却满含杀机，“妹妹哪敢跟姐姐争宠，要知道皇上大部分的时间可都是在姐姐哪度过的。”

“呵呵，妹妹说的是哪的话，我们现在少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怎么想都是好事，不是吗？”下一个该除去的人就是你——云妃。

两个各怀心思的女人相视而笑，仿佛感情有多好一般。

第十七章 挣扎

龙袭炎坐在床边，看着躺在床上那憔悴的娇颜，心中一阵疼痛。

一开始的他讨厌她，甚至厌恶她的存在，落水之后，她的一切仿佛都变得吸引他的目光，喜欢她，欣赏她，甚至爱她。当她遇到危险时，他打破了自己的原则，让她住进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自己的心，明明一切都很好，为什么自己一定要想什么公平，为什么要怕，为什么，为什么……

争到最后，他到底得到什么了，好像什么也没得到，相反地还失去了她。都说帝王自古以来都是最孤独的人，可现在他才知道，不是帝王要孤独，而是帝王胆小懦弱不去面对，以至于失去了自己最在乎的人，不得不独自去面对孤独。

“飘飘，为了我好起来好不好？”恰似喃喃自语，又似低声哀求，就连帝王独有的称呼都已经换成了我。

手上的湿意让她不得不睁开眼睛，当龙袭炎泪流满面的样子映于她的眼里时，林飘飘感觉到自己的心猛地被什么刺痛了。原来他们之间并不是单纯地单相思，他们是相爱的，可是他们的相爱隔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原本简单的爱情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了。

吃力地抬起另一支手抚上他有些憔悴的俊脸，林飘飘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就让她把所有的伤害减到最少吧！

“飘飘，你醒了，我去叫御医。”

反手拉住他的衣裳，林飘飘因这个动作开始剧烈地咳嗽。龙袭炎回过身，温柔地为她顺气，嘴里不禁斥责她，“有什么直接说就好了，又让自己受这些不必要的罪。”

突如其来的温柔让她忘了身体上的不适，恍过神来，她苦笑道：“皇上怎么不去休息，看，都憔悴了。”

为什么在她不想离开的时候不珍惜，到了她该离去的时候，又为何要如此温柔，泪水似乎不包含喜也不包含悲，纯粹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甘。

“臣妾求皇上一件事吧，就当是臣妾向皇上要的哪个条件吧！”

拭去她脸上的泪珠，他握着她的手问道：“什么事，你说。”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林飘飘知道这一生她都不可能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得到完整的爱。以前的她很爱看言情小说，因为在书里她能够找到最完美的男主角，专情、懂得包容、不管是眼里还是心里都只想着一个女人，为了这个女人的喜怒哀乐而存在。

以前的她没有谈恋爱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完全对她好的一人，穿越之后，遇上的是不得不面对的男人，爱上他也许是意外中的意外，哪知就在自己忍痛结束这一切时，疼痛似乎超出了她预料的范围，可就算后悔，她也没了回去的路。

“我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也知道进宫这段时日让皇上为难了，现下一切都要结束了，我只希望皇上能看在往日的情份上，请让飘飘死后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当真到了最后一刻，她才能跟他真心相对，手被握得好疼，她却舍不得甩开他的手。

“不会的，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后悔似乎成了他最常做的事。

抿唇一笑，林飘飘觉得自己满足了，虽然不能一生相守，但在这个时候，她得到他此刻所有的注视也值得了。“不要这样，你是皇上，不能这样，面对现实吧，如果有一天，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请不要再错过。”

人真的只有到了最后一刻才知道什么叫珍惜，她要走，却也希望他能活在幸福当中。

“可朕不想就此放开你的手，人的一生只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以后的遇上的人可以说喜欢却不能说爱。”直到失去，他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在乎眼前的这个女人。

苦笑地放开他的手，林飘飘觉得男人甜言蜜语根本就生来就会的，如果没有那一夜，如果那天他没有去别的女人哪里，而是回到自己身边，他们又该是怎样的结果，如果，如果，如果，可惜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如果可言。

曾有人说，天是蓝的，可是有这么多的乌云怎能容忍蓝天的存在。有人说，希望是幸福的，可是希望摆在你面前时你又能如何。现在的林飘飘就是这样，明明有和他再次相处的机会，可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离他远去。

“皇上说这话，我真的很开心，只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明白，再拖我可以也拖不过明天了。皇家的陵墓太过于冰冷，还请皇上让我回到家人的身边吧！”

也许喝下那瓶药的那一刻，她就失去了所有和他的可能。

“你连死也不想呆在我的身边？”

摇摇头，眼泪随着脑袋的摇晃而四处分散，眼睫上的泪珠似乎在诉说她内心的无奈，“皇上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女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我更相信时间会让伤口愈合的，只是对于我的家人来说，我是唯一，谁也代替不了。”抬头望着金丝缠绕的床幔，“很久以前为了爱皇上，我宁可伤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也一定要进宫，现在，我为了这份我爱丢了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死后我希望自己能陪在他们身边。然而皇上的爱来晚了，可我依然感谢皇上给了我你的爱，就算不是全部也好。”

后悔莫及！悔不当初！似乎这些词都不能表达龙袭炎此刻的心情，他真的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害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朕答应你，明天朕让你的家人来接你。”咬紧牙根，费了好大的劲，龙袭炎才把一句话说完整。

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堵了一口气，林飘飘说不清楚，明明都是她想要的，可为什么得到了心反而更痛了。

龙袭炎一晚上都没有离开，他一直坐在床边守着她，他好怕自己一个眨眼她就不见了，第一次他希望时间可就这样停在这里，永不向前。

喉头一阵腥甜，怎么回事，这药难不成还有负作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林飘飘虚软地躺在床上，心里一阵恐慌，她不应该喝这药

的，特别是在看到龙袭炎惊惶失措地叫喊御医的样子，她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选择痛快地‘死’去。

“来人，来人，传御医……”

脑中一片混乱，她好想再看他一眼，好想告诉他，其实她是真的爱他的，可是晕眩似乎更重了，重得让她怎么也睁不开眼。

怎么办？怎么办？……

她还没有告诉他，她是爱他的，不管是以前的林飘飘还是现在的林飘飘都是爱他的。

当她的世界沉入一片黑暗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明日张胆地去爱这个像天神一般的男人了，而迎接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本守在炎殿的龙袭炎听到小李子说林家人已经到御书房候着了，正等着他。龙袭炎本不想去，可是一对上床上那憔悴的娇颜，他觉得自己已经对不起她了，怎么还能对不起她的家人。

来到御书房，龙袭炎看着桌上的三份奏章，一言不发。他本来只是想分散林将军的职权，可没想到一下子就失去了三名优秀的武将，这对魏国、对他而言，都是重大的损失。

“三位爱卿，这是何意？”

“启禀皇上，臣已经年暮老矣，是该退隐山林的时候了。”想他林家为了魏国鞠躬尽瘁，没想到使终没有得到皇家的信任，真是可悲啊！

龙袭炎见林靖一脸坚决，转而看向堂下的林威和林飞道：“你们又是何意？”

“启禀皇上，臣才疏学浅，难当大任，现下父母都已到暮年，请皇上恩准臣在父母身边替妹妹尽孝。”伴君如伴虎，今日之事不过一个警惕，还是早日离去的好。

林飞见大哥说完，立刻开口，“臣请皇上恩准。”

这不就是他要的吗？大权在握，只要准了，兵权就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是他为什么开不口，愣愣地看着他们，龙袭炎荒唐地想在他们的身上寻找她的影子，就好像只要他们在她就不会离开一般。

“臣等请求皇上成全。”

宁心坐在床边，握着她纤细白嫩如的小手，强迫自己笑着面对她，“林姐姐要快点好起来，你可是还欠我一首歌呢！”

她的话让林飘飘扬起了一抹能算得上真正的笑容，“我也想再给你唱一首歌，可惜世事最是不尽如人意的，也许就是因为不圆满，才会让人更加向往吧！”

“不要胡说，皇兄是爱你的，我本来以为他这一生都不会爱上任何人的，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爱你。”

“爱与不爱都是一念之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次的事，他会诚认爱我吗？”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她就不想再继续去骗自己了，早就没了回头路，还是不要再想下去的好，“我们心里都清楚的，太阳又快下山的吧！”

“嗯，皇兄还有一会就来了，他要是知道你会醒就不会走了。”为何帝王家就不能有爱呢！

他们的话一下子就把龙袭炎逼到了绝境。

第十八章 绝望的美

他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可林飘飘心里一直都知道自己一旦爱上了，就无法像以前一样说放就放了。

“宁心，认识你真的很好，如果我们早点认识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使劲力气，她将自己的手搭到她的手上，一脸的庆幸，“能有你送我最后一程，我很满足。”

反抓住她的手，宁心被她语气中的绝望吓得六神无主，“别胡说，我相信皇兄一定会想到方法救你的。”

见宁心慌张的样子，她就知道龙袭炎没有把事实告诉她，这个男人啊，为何要让人又爱又恨呢！“好，就当我在胡说，我哥哥他们有没

有来？”

意识不再清晰，林飘飘知道随着太阳的下落的速度，她在宫里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嗯，我让人去叫皇兄来，我想林大人他们应该在御书房和皇兄商量救你的对策吧！”

“是吗……”

龙袭炎看着他们脸上的竖决，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个皇帝做的不称职，再想想，他似乎不只是皇帝做的不称职，好像连丈夫也不称职，他到底做什么称职，他也弄不清了。

现在，他就要失去她了，哪他是不是应该把最后剩下的一样做称职呢！

“好，朕准了。”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站起身，龙袭炎亲自扶起林靖道：“依飘飘的意思，朕让你们带她出宫，朕离不开这里，哪你们就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吧！”

“是，皇上。”

“你们去炎殿吧，她在哪里等着你们。”

林靖看着走出门的两个儿子，转过身，恭敬地道：“皇上，臣要走了，最后有一句话想告诉皇上，哪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臣告退。”

龙袭炎站在原地，良久无语，直到小李子叫他，他才提步往炎殿走去。只是此时他的心里已经乱成了一片，林靖根本就没想过反他，只是他坐在这个位子上的日子久了，就变得谁也不相信谁了。

帝王的悲哀到底是爱人的离去，还是臣子的背弃，一时之间，他迷惑了，就好像所有的事都在一瞬间暴发了，而他没有一点准备。

血像美丽的花儿一般染红了宁心的衣袖，林飘飘愣愣地看着这些，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吗，可他为什么还没有来，恍然间，她既然

有种想要阻止的冲动，可眨眼间的时间，宁心的尖叫声让打乱了她所有的思绪。

“林姐姐，你没事的，你会没事的，来人，传御医……”

“宁心，别叫了，没事的，一会就过去了。”这次的分别之后，他们应该就是永别了。

宁心美丽的小脸上尽是恐惧，她不想看着林姐姐年轻的生命就在自己的眼前消失。“林姐姐，你不能就这样离去，你想想皇兄……想想我……啊……”

我想了，真的想了，可就是想得太多了，才会有现在的事情。林飘飘在心里道。

自从吃了药后，她似乎再也没了思考的心力，“宁心，扶我坐起来吧！”

“林姐姐。”

“来吧，你不是想学歌吗？我现在正好想唱歌，只是不知道……不知道他……”痛苦地咽下嘴里翻涌的血气，“不，我相信他……会听到的。”

“林姐姐……”宁心扶着她靠在自己身上，另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痛哭失声了。“嗯，我也相信皇兄会听到的。”

扬唇一笑，林飘飘自私地希望自己就算是‘死’，也能在他的心里占上一片地，哪怕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也好。“好冷，雪已经积的那么深，Merry Xmas to you，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 man?我痴痴痴痴的等，雪，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份，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也将不再生存……”（范晓萱 - 雪人 词：许常德 曲：季忠平）

如果能这样一直唱下去，一直唱下去，我是否就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昏睡的那些时间，我无法告诉他我的爱，可是现在当他离去后，

我醒来了，等不到最后一刻，我真的好不甘心。林飘飘痴痴地看着门外，可看着看着，见到的不是他，是父亲和哥哥，看来他们是真的没有缘分见最后一面了。

“林姐姐，别唱了，御医来了，你一定会没事的。”宁心忍不住抱着她，声嘶力竭地哭喊。

林威真没想到‘绝命’会把飘飘的身体拖得这么虚弱，上前一步，接过宁心怀里的她，担忧地问，“飘飘，你还好吗？”

“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Xmas to you，我深爱的人。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Are you my snow man?我痴痴痴痴的等，雪，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份，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听不见林威的呼唤，林飘飘无意识地唱着嘴里的歌。

“飘儿，这是怎么了，威儿。”林靖看着如此反常的女儿，看着儿子问。

林威看着妹妹这样失常的样子，皱紧眉头道，“爹，看来飘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爱皇上。”

林飞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妹妹，本以为只要离开就好了，可是看到妹妹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他上前握住她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直到她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才怒吼道：“飘飘，你不要这样，二哥会带你回家的，二哥永远不会让你再受伤的……醒醒……好不好……”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林家的三个男人都是泪眼朦胧，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付这个场面。

林飞虽然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他的手劲依然让林飘飘感到疼痛，只是这些疼痛让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爱情太过于自私了，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家人，轻叹一口气，她愧疚地看着父亲道，“爹，带我回去吧！”

“林姐姐……”宁心眼见林飞抱着她准备离开，忍不住上前叫住她。

皇兄为什么还没有来，难道他就不想再看一眼他心爱的女人吗？还是皇帝的心比什么都来得硬，这两天她看到的都只是假象。

吃力地扭过头看着泪流满面的宁心，林飘飘清楚地知道她欠这个女孩的不只是眼泪，更多的是关怀和亲情。“宁心，太阳就要下山了，让我叫一次，也最后一次叫你一声妹妹吧！”

“嗯。”泪水怎么也忍不住，宁心想开口的，可是泪水让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最后她只有僵硬地点点头。

“宁心，我的好妹妹，这一生是我欠了你的，下一世让我们做好姐妹吧！”一口气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林飘飘觉得除了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里已经没有别的遗憾了。

靠紧二哥的身体，林飘飘哭着望了一眼大门口，当那抹明黄的身影以一种急速向她这边靠近时，她扯出一抹最美的笑容，朝着前方伸出手，似乎这样就能抓住什么，可是她怎么做都无法去接近他，“二哥，我爱他……”

“嗯。”哽咽地点点头，林飞不自觉地抱紧她，明知道是假的，可是看到这样的她，他还是忍不住去害怕。

他听不到了，我也没有机会再说了。林飘飘朝着那抹明黄身影伸出的手在不自觉间缓缓地落下了，剩下的似乎就只有唇边那抹绝美的笑容了。

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子在微笑，可是宁心却在她脸上看到了世界上最深浓的哀伤。

那抹笑容好美，美到让人喘不了气，美到让人想流泪。

宁心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美得最极致的时候，就是她最哀伤绝望却哭不出来，只能笑的时候。

于是，若有人不小心痴望到她的笑容时，只能流泪，不由自主的代她流泪。

第十九章 心冷了

晚了！

他来晚了，龙袭炎气喘不定地跑到时，只能看到她垂下的手，不敢置信地退后两步，他失态地对着她喊着："飘飘，我来了，来了，你转过头来看看我好不好？"

当哀伤占据他所有的神经时，他只是一个为爱痴狂的普通男人，而不是那个站在顶峰的皇帝。

林飞感觉到妹妹身体上的温度在渐渐消失，他缩了缩手臂想把她抱得更紧。望向眼前失态的皇上，他突然觉得妹妹很可怜。苦苦守了这么久，直到死才能得到他的爱，他觉得不值得的。爱一个人，一定要珍惜，而不是到失去时才知道要珍惜。"皇上，飘飘最后的一句话应该是说给你听的。"

"什么？"龙袭炎像是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浮木一般，紧紧地抓住林飞的手问。

林飞看着被抓得有些刺痛的手臂，皱皱眉道："她说她爱你。"

手一下子松开了，龙袭炎一把把林飘飘从林飞的怀里抱过来，看着她双眼紧闭的样子，嘴边扬着一抹让他心酸的微笑，如果不是知道她已经走了，他还以为她在和自己开玩笑呢！

"飘飘，累了是不是，再睡一会就好了，我等你。"失去的最后，承受不了那撕心裂肺痛处，就只有自我欺骗，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是夜。夜凉如水。心乱如麻。

林靖他们站在一边，整个炎殿的人都站在门外，守着呆愣的皇上，躺在皇上怀里早已'咽'气的林妃娘娘。

宁心看着脸色发青的皇兄，走到他们面前，蹲下身，轻声劝道："皇兄，林姐姐已经走了，你就让她安心地走吧！"

龙袭炎反射性地抱紧怀里变得冰冷的佳人，反驳道："胡说，飘飘没死，她只是睡着了，只是睡着了。"

"皇兄——"宁心心痛地看着眼前独自流泪的皇兄，她知道他只是想逃避，可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算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的。"皇

兄，不要这样，你要让林姐姐连走都走得不安心吗，她活着的时候，你不珍惜；她现在死了，你就放过她吧！”

“放过她……放过她……”喃喃自语，龙袭炎抱紧她，贪念着这最后的温暖。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宁心垂头丧气地转过身想要离去，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句。“林爱卿，你带飘飘走吧！”

林靖上前接过女儿，抱在怀里，看着颓废的皇上，心里难过却不得不走。“皇上、公主多保重了。”

“老爷，带上羽儿吧，羽儿要一生侍候娘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羽儿哭着拉着林靖的衣服，哽咽地求道。

龙袭炎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原地，什么也没说，什么表情也没有。

宁心擦干眼泪，叹息道：“也算是个重情意的丫头，你去吧！”

“谢皇上，谢公主。”没有任何犹豫，羽儿起身就紧跟在林靖他们身后走了。

当一切都恢复原有的平静时，宁心扶起坐在地上的皇兄，带着他走进炎殿，让他躺在床上。“皇兄，如果觉得对不起林姐姐，那么就振作起来，找出凶手，我想皇兄不想看着林姐姐这样枉死吧！”

这是一个让他振作的借口，也是宁心的私心。从小到大，因身份的关系，别人讨好她、亲近她，就是没有人真心去对她，现在终于有了，可却在短短的三日里消逝了，她怎能不恨。

这个借口似乎真成了龙袭炎的目标，他愧对深爱他的飘飘，就算是在最后一刻才明白，他也要将下手的人碎尸万段。“宁心，朕不是一个好丈夫，可朕想做一个好皇帝，就算她再也看不见这些，朕也要做得好好的。”

“嗯。”上前抱住龙袭炎，宁心知道皇兄是真的明白了。

“宁心，飘飘会怪我吗？”

“不会的，我相信林姐姐只想看你过得更好。”

“是啊，那个小傻瓜。”

回到林府，林靖他们围在床边，看着服下解药的林飘飘依然紧闭着双眼，着急地问，“威儿，飘飘怎么还不醒。”林夫人握着女儿葱削一般的白嫩指尖，担心的不得了。

“娘，飘飘十天之后才能醒过来，解药只是为了不让飘飘的身体再受伤害。”林威安抚地看着母亲，又道，“另外，我们要准备灵堂，办完丧事之后，立刻起身离开京都，以免事情败露。”

“威儿说的没错，这两天不能让任何看出不对，府里的人也不行。”

“爹，我这就去布置灵堂。”林飞看了眼床上的妹妹道。

林靖思索了一下，看着林飞道：“飞儿，这事就交给你了，我和你娘准备离开的物品。”转向林威，又交待，“威儿负责打探消息，我想皇上公主他们不亲眼看着飘飘下葬是不会死心的。”

“我明白。”思索再三，林威道：“爹，我想先让人把飘飘和羽儿送到城外去。”

“不行，以皇上现在对飘飘的在乎，一定会发现的。”林靖心神不宁，就怕一步错，步步错，“威儿，如果让飘飘下葬会不会出事。”

“老爷。”林夫人听到这事一声惊呼。

林飞僵着身子，不敢置信地盯着父亲和大哥，他没想到他们会用飘飘的生命去冒险。“我不同意，飘飘受得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让她再受罪，更何况出一点差错会让我们抱憾终生的。”

林靖听了他的话，默不作声，此事的确是他有欠考虑。

林威见父亲和二弟的表情道，“飘飘此刻就与死人无异，下葬也没关系。”

“你确定。”

“嗯。”

抽丝剥茧，当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流云阁时，龙袭炎看着早已变得支离破碎的蛊虫，嘴边含着一抹冷冷的笑。

眼前的蛊虫让宁心有一种想吐的冲动，可更多的是是一种愤恨，“皇兄打算怎么处理云妃？”

“怎么处理，九族全株。”毫不留情，冰冷的字眼似尖刀一般狠狠地从他的嘴里吐出。

宁心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看似熟悉却非常陌生的皇兄，“皇兄，就算云妃罪大恶极，她的家人也没有必要承受如此重的罪啊！”

“她让朕悔恨终生，那么朕就让他们下地狱。”此时的龙袭炎不再温和，不再有礼，眼里占据的是满满的暴戾之气。

“皇兄——”这样的龙袭炎是她陌生的，她不要皇兄变成一个暴虐无道的帝王。“这不是你的本性。”

“哼，本不本性都无所谓，朕只知道谁让她离开朕，朕就让他们永不得安宁。”龙袭炎大掌一挥，大有跟天下为敌的架势。

“皇兄，你答应过要做一个好皇帝的，可是你现在是是非不分。”苦口婆心，宁心只希望他能听见去。

可惜龙袭炎不仅没听见，反而更加冷漠地道：“宁心，不是朕要如此，是他们逼的，朕的心冷了，从失去她的那一刻就冷了。

第二十章 祭后

云妃惊愕地看着面前的虫尸，再看看一脸冷漠的皇上和公主，不由自主地她吞吞口水，强打起精神道：“皇上拿这么可怕的东西到臣妾这里来，还真吓到臣妾了。”

“哦，爱妃是真吓到还是假吓到，朕并不想知道，朕只想知道爱妃想出的‘小宠物’怎么就跑到落辰宫去了。”

“皇上，臣妾怎么会养这种东西，这定是有人胡言乱语，恶意栽脏。”死到临头的人会做什么，当然是挣扎，就像现在的云妃一样。

龙袭炎笑容可掬，可这抹笑却让周边的人心惊胆颤，畏惧不已。“朕不喜欢被别人欺骗，竟然你不想让朕好过，那么朕就让你全家给飘飘陪葬。”

“皇上，你不能——”惊惧地的美人儿此时吓得软了腿，一听到全家获罪，她立刻拉住他的衣摆，毫无形象地趴在地上请求他的原谅。“皇上，臣妾承认下蛊之事臣妾所为，可这下毒之人绝不是臣妾。”

“不能，这个世上还没有什么事是朕不能做，要怪就怪你碰谁不好，偏要碰她。”不留情面地挥开她，龙袭炎邪气看着面前犹如疯婆子般的女人，“你们让朕心痛，朕就让你不得好死。”

“皇上，晴妃不还把她推下水吗？那时她也陷入生死，你能放过晴妃，为何不能原谅臣妾呢！”泪水覆面，是伤心，更多的是惧怕。

冷嘲热讽地看了眼前这不知死活的女人一眼，龙袭炎大步向前，走到门边又回过头道：“放心，这后宫只要对不起她的人都会跟着你们一起上路的。”

血腥的杀戮让宫门中人人心惶惶，就怕一个不小心就丢了小命。可更多的是，他们认为皇上疯了，为了林妃娘娘的死彻底疯了。

全京都的人都知道林将军府在办丧事，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朝廷大官，怎么会有人不知道，特别是晚上，圣驾亲临。

林家都以一身白色的丧服跪在大厅内迎接圣驾，他们都知道皇上会来，只是没想到皇上会带这么血淋淋的‘东西’来。

在场的人看着这血淋淋的场景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皇上会为了一个林妃株掉云妃娘娘全家。

“传朕旨意。”

众人都跪在地上，宁心站在一边无能为力地苦笑。她阻止过，可是皇兄的心意始终都不改。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立林靖千金——林飘飘为后，御封为景懿皇后,入主中宫，赏赐凤凰宝冠一顶、凤凰朝服一套、翡翠宝瓶六对，南海珍珠十斛、珊瑚屏风六对、白玉羊脂如意六对、冰绢薄绫、金绸各三十匹……”

林靖他们对望一眼，惊讶之意再明显不过，他们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皇上对林飘飘的感情会这么深。

“皇上，飘飘已经……去了，还请皇上收回承命。”有了这个身份，他们不管走到哪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龙袭炎走到灵棺边，眷恋地看着躺在里面的佳人，眼神温柔如水，可抬起头的那一瞬间，他的眼里满是坚定，“林飘飘将是朕这一生唯一的皇后。”

“皇上——”

“皇上请三思。”

‘刷’的一下子，满屋子的文武大臣们都跪到了地上。一国之母，地位高贵，这启是一个死人能担当得了的，满屋子的大臣里，不管是有私心的还是真为皇上着想的，都不可能同意皇上的这个举动。

只是当事人好像并不把别人的反应当成一回事，龙袭炎可是连眉头都没抬一下就冷嘲热讽道，“这点小事朕都决定不了，要不要朕让出这皇帝的位子呢！”

“皇上息怒，臣等不敢有这种想法。”

“既然如此，事情就这样定了，你们都退下吧，朕想跟皇后静静地呆上一会。”挥挥手，龙袭炎也不管人有没有走完，就已经将灵棺里的佳人抱进了怀里，依墙而坐，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就这样，两人相依相偎，似天下间最令人称羡的佳侣一般。

宁心无奈地看了一眼温和的皇兄，默默地转身离去，她知道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现在能让他冷静下来的只有林姐姐，可为何林姐姐要这个当口离去。眼见皇宫里一阵腥风血雨，除了眼不见为净，她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做的。

“公主殿下请留步。”

宁心回过头，只见林威高大的身子向前两步立于她的身前。“林大人有什么事吗？”

“公主客气了，在下已经辞官随父归隐了，不再是什么大人，此刻叫住公主，不过是希望公主能想办法让皇上忘了飘飘。”于私，林威希望皇上一辈子都不要忘了他妹妹；于公，他希望皇上能振作起来，必竟这个国家需要他。

宁心苦笑不已，她并不是不想去劝说，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可能不劝，他要是真听得进去就好了。”摇摇头，她疲倦地揉揉眉弓处，“以前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多情种子，现在到好，人死了才知道后悔，唉……”

“爱过才知情重，醉过方知酒浓。宁心公主想必也是性情中人，等飘飘下葬之后，我们全家并会离开京都，以后许是无缘再见了，还望公主保重。”一切都结束了，就算有万般不愿意，黑夜依旧会过去，黎明一样会到来，又是新的一天。

宁心惊愕地看着他，有些呆愣地问，“你们要走。”

“嗯。”深深地叹了口气，林威望向远方，“我们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皇上担忧林家所掌之兵权，而我们也因为飘飘的事而精疲力竭了，早点放手也好，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

“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宁心没有注意到林威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是含着这句话，反复咀嚼。

抚摸着她早已没有一丝体温的小脸，龙袭炎空洞地看着她不再具有灵气的玉颜，心痛非常，原来等到失去后才知道后悔，才知道思念的苦痛。“飘飘，我后悔了，我知道错了，你回来好不好，好不好……”

喃喃自语，仿佛病入膏肓的人，他压抑抱着她哭泣、低诉，可不管他怎么做，她就是没有一点反应。

他到底有多爱怀里的这个女人，现在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直到失去她，他才发现自己有多爱她，她的一颦一笑都在脑中不停地回放。

将脸埋在她冰冷的颈项里，龙袭炎痛哭失声，他能杀掉所有伤害她的人，却唯独不能杀了他这个伤害她最深的自己。

“飘飘，如有来世，朕一定好好待你。”

林威和林飞相继进入灵堂七次，可每次一到就看到抱着飘飘喃喃自语的皇上，想开口说什么，可一对上他伤心欲绝的表情，到嘴的话又吞了回去，周而复始，这一等就是七天。

谁能想到薄情的帝王，骨子里却是一个痴情种。

“大哥，再拖下去就麻烦了。”林飞可不想让飘飘在龙袭炎的怀里醒来。

“嗯，是时候该把戏结束了，否则到时药效一过，再下葬会伤了飘飘的。”想到这里，林威拉上弟弟道，“走，我们去找父亲一起求皇上让飘飘下葬。”

“好。”

第二十一章 伤别离

龙袭炎的体力早已经到了极限，这七天来他吃得少喝得少，休息的时间更少，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经不住如此折腾。

宁心带着人硬是将他们分开了，她不想看着皇兄继续堕落下去，林姐姐既然已经去了，他就不该继续停留在原地。“皇兄，让林姐姐走吧！”

“不行，我不让她走。”挣不开架着自己的两名侍卫，龙袭炎怒发冲冠，“放开朕，你们想死吗？”

“皇上恕罪。”侍卫虽是这样说，却没有放开他的意思。

“放肆，朕让你们放开朕，听见没有。”龙袭炎扭动着身体，希望可以挣脱，可是早已无力的身体根本就不可能挣得过两个精力完好的人。

精疲力竭之时，龙袭炎再次感到自己的无能。第一次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离去，毫无办法；现在，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带走，他依然毫无办法。

宁心见皇兄依然不清醒，只得对着身后的林靖说：“林大人，让林姐姐下葬吧!”

“谢公主。”抱起女儿，小心地放回灵棺，然后亲自钉上钉子。

捶打钉子的声音落在龙袭炎的耳边，简直就像是对他的折磨，“够了，不要钉了，她会喘不过气的。”

“皇上，请节哀，飘飘她早就已经去了，我想皇上一定不会想让飘飘走的不安心吧，当初皇上答应过飘飘什么，那就请好好做吧！”丢下这些话，林靖挥手让人抬起灵棺，大步向外走去。

他是一个皇帝，一个人人都认为无所不能的皇帝，可现在他才发一现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想要变得强大，强大到再也没人能带走他身边的一切。

瘫坐在地，龙袭炎看着逐渐消失的人群，心里仿佛堵了什么，良久吐出一口鲜血，晕倒在地。

意识消失的那一瞬间他发誓在也不要尝试这种无奈，以后只有他不要的，没有别人可以拿走的。

宁心尖叫地抱住他，对着侍卫大叫，“快把皇上送回宫去。”

“是。”

宁心知道她不亲眼看到林姐姐下葬，皇兄就一刻不肯相信她真的去了，竟然是这样，那么这个见证人就让她来做吧！

明明不想流泪的，可是当她看着灵棺慢慢地被土埋没时，她就再也忍不住了。

“林姐姐一路好走。”

“公主请回吧！这里就交给我们吧！”林靖上前一步劝道。

林夫人心里害怕女儿有个闪失，泪水更是断不了，眼见公主还不走，她哭泣地道：“公主身子要紧，还是请先回宫吧，飘儿交给我们就好。”

宁心想他们家人最后的相聚，她也不好在此打扰，点点头，带着侍卫转身走了。

等人走远后，林靖转向林飞道：“飞儿，你在四处去看看，如果没人，我们就动手。”

“嗯。”林飞点点头，飞身而去，一柱香后，林飞回到原地，一家人迅速地将林飘飘自灵棺中挖出。

等龙袭炎醒来已经是三天后，躺在床上，他望着恭敬地站在一边的小李子道：“林妃现在是否已经下葬。”

“回皇上，林妃娘娘三天前就已经下葬，公主送完行才回来。”冷汗淋淋，小李子就怕皇上一个不悦砍了自己的脑袋。

垂下手，龙袭炎良久无语。她还是走了，我竟然连最后一程也没有去送她，罢了，罢了，只要她还在这里就好。

“朕饿了，传膳。”飘飘一路好走，如有来世，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如今世这般受苦。

“是。”小李子惊喜地爬起身，跌跌撞撞地跑去吩咐。

林家人让几个忠心的仆人先把飘飘运出城，尔后，他们办完余下的事，没有一丝留念地踏上了新的旅程。

马车里的羽儿知道自己的主子没死，高兴的直掉眼泪，她都快难过死，还好这事是假的，正如大少爷所说的，难保下一次不是真的。

林飘飘困难地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娘亲和羽儿红肿的眼睛，看他们的样子应该哭了很久。“娘……”

“飘儿，你醒了，吓死娘了。”发现女儿真的醒来，林夫人高高悬挂的心这才回到原位。“飘飘，有没有哪不舒服，告诉娘。”

“没有，娘，我想喝水。”呼吸的是皇宫外哪最鲜新的空气吧，哪也证明她离开了他，没有他的日子，应该会有点孤单吧！

“娘娘，你吓死羽儿了。”羽儿端着水小心地喂她。

勉强一笑，即使心在滴血，可这必竟是她自己的选择。“小丫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娘娘了，要叫小姐。”

“嗯。”见她又有了生气，羽儿满足地笑逐颜开。

水的滋润让干涩的喉咙舒服了很多，林飘飘倚在林夫人的怀里，小声地问，“娘，我们要去哪？”

抚摸着她的长发，林夫人这才觉得女儿真的回到了自己身边，“你大哥说轩辕国哪边的气候很适合你疗养身体，我们就去哪。”

“娘，飘飘让你们远离家乡，四处奔波，真是不孝。”她的到来似乎让很多人伤心、为难。

温柔地擦拭掉她小脸上的泪水，林夫人笑着点点她的俏鼻，“傻孩子，只要你活得好好的，我们去哪都好。”

“嗯。”失去了爱情，可她还有疼爱自己的家人，就算是为了他们，她也应该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谁让他们的爱已成往事。“娘，能成为你的女儿真好。”

魏国里还有一个人为了林飘飘不远千里地往回赶，可不管他是不是不分日夜地往回赶，见到的都是一座冰冷的坟墓。

皇家陵墓当然不可随意进入，但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站在这里的是天下首富东方拓，他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进入这陵墓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

东方拓面如死灰地坐在陵墓边，满脸哀伤。他只是离开京都一段时日，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飘飘，我来晚了。”

“主子，林姑娘不会想看你这样的。”于磊也没有想到多日前与他们把酒言欢的人，此时竟是一杯黄土。

伸过手，东方拓接过于磊手中的篮子，从里面拿出果品、酒，然后把篮子递给于磊道：“你把这些都给飘飘烧了吧，虽知道多余，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是，主子。”

东方拓倒上两杯酒，头一仰，喝下其中一杯酒后，他拿起另一边酒小心地洒在墓碑前，“飘飘，东方拓这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认识你，如有来生，我一定会付出全部，只为迎得美人归。”

冷风卷起地上的落叶，风尘相送，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点。

第二卷 轩辕国篇

第一章 养伤

“飘飘，身子才刚好一点，怎么就起来了。”一个月前，他们来到轩辕国的国都大邺安定下来。此时林飘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林威他们还把她当成一碰就碎的琉璃娃娃。

正赏着花的林飘飘回眸一笑，然后撒娇地走到林威身边，抱着他的手臂道：“大哥，人家在屋子里呆了一个月了，再这么下去，人家都要长霉了。”眼见林威的还有一丝坚持，她立刻拉着自己的袖子凑到他的鼻子前，“不信，你闻闻，是不是都有味了。”

“真有什么味道，也是你这小妮子没好好沐浴。”拧拧她的俏鼻，林威无奈地笑道。

小下巴一扬，林飘飘绷着小脸，大声反驳，“才怪，自己洗不干净，还一定要拉着我，都那么大个人了，还欺负妹妹，真是幼稚。”

幼稚！

林威哭笑不得地看着一脸小人得志的妹妹，“是，大哥幼稚，你成熟。”

“啊……，大哥太坏了，怎么能说人家老呢！”追赶上去，林飘飘嘻笑地伸出小手就要打他，林威闪身退后几步，好笑地逗她，“看，现在到底是谁幼稚。”

跺跺脚，噘着小嘴，林飘飘一脸不满地赏了他一个白眼，“讨厌。”

林威见她生气，立刻上前牵着她的手道：“别闹了，该吃药了。”

“大哥，我还有多久才会好啊！”林飘飘当然清楚那个药对自己的身体有一部分的伤害，不然的话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血好吐，就是上火也没这个吐法。

“快了，等你好了，大哥带你去骑马。”

“嗯，一言为定哦！”

“一言为定。”

两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消失在梅花树下，春风卷起地上粉红的花瓣，迎着小路而去，眨眼望去，就仿佛这里从来不曾有人来过。

被强行关在家里养伤，林飘飘每天都看着时间在指缝间慢慢流走。她并不是不想呆在家里，而是只要她一闲下来，她就会想念远方的那个他。

所有的事早应该忘在脑后，可心丢了，她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他，因此她就想找事做，借由事情忘了他的存在。

“小姐，二少爷刚让人炖好的燕窝，你要趁热喝才行。”羽儿小心地把燕窝倒到小碗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捧到她面前，一脸期盼地看着她。

伸手接过羽儿递来的碗，林飘飘拿着勺子慢慢地在碗里搅拌。

“小姐，你快喝啊！”见她一直不动，羽儿小声地催促她喝。

点头如小鸡啄米一般，可就是没见她有喝一口。

“小姐……”

“哦！”燕窝真的很好吃，但如果有人一天照三餐喂你，相信是你也吃不下去。

羽儿见她动也不动，立刻转身跑了出去。

“羽儿，你别去找二哥了，我马上就喝。”‘忍辱负重’地叹了一口气，林飘飘猛地把碗里所有的燕窝一口喝掉。“喝完了。”说罢，还把碗倒过来给她看。

快速地收拾好桌上的碗，羽儿见她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明白她还没有放下皇上，她一直不懂两个人明明相爱，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呢！

“小姐，晚膳是去大厅还是在房里用。”

“房里吧！”目光透过窗外的那抹粉红的梅花，林飘飘似乎看到那个俊逸的男人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对她说‘飘飘，如有来世，朕一定好好待你。’

所有的人都以为她听不到，可实际上她不仅听到了，还听得很清楚。林飘飘真希望以前他能有这一份迫力，如果从前的他就能保护好他们的爱情，也许现在他们就不用分隔两地，两两相望，共赴相思了。

痛彻心扉吗?

有，但却不至死。

他们之间爱情缘于情不自禁，也败情不自禁。

三天之后，林飘飘由大夫把完脉后，听到大夫的保证身体已经完全好了，一家人这才放下心。

闷在家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她实在是坐不住了，白天她要强颜欢笑，不让家人担心，晚上，泪湿枕巾，这样的日子她过够了，也不想在继续了，当爱情已成为过去，他们都要学会释怀和遗忘。

突然间，她想起法国诗人雷尼耶说："女人似乎只记得使自己笑的男人，而男人也只记得使自己哭的女人！"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林飘飘却觉得女人比起使她笑的男人，更忘不了让痛彻心扉、溶入骨髓的男人。

爱情不是斩不断的血缘，爱情不是没它就不能活的食物，爱情不是永远高挂在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所以她一直活在过去，只会伤害更多爱她的人，她要做的不是活在过去，而是将过去当成最美的回忆藏在心底，然后扬起笑容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太好了，飘飘没事，我就放心了。"林夫人直到此时才真正的放下心来微笑，转向羽儿，吩咐道："羽儿，帮我送大夫出去。"

"是，夫人。"恭敬地领命，羽儿领着大夫往外走去。"大夫，这边请。"

"那么，老朽就告辞了。"大夫恭手以礼，然后跟着羽儿出去了。

林靖握着夫人的小手，一阵安慰，"好了，女儿既然没事，该高兴才对，你怎么又哭了。"

"我这是喜极而泣。"林夫人擦干眼泪道。

林飘飘看着家人的笑容，这才觉得自己没那么愧疚了，看来她的决定是对了，让未来到来，让过去过去，也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好吧！

“爹、娘，我都好了，可不可以让大哥他们带我出去走走，我都好久没出门了。”

“这小丫头。”林飞一句话惹得全家会心一笑。

林飘飘可不想这样就让他们蒙混过关，俏皮地围着他们请求，“爹、娘，人家要出去啦！爹……”

疼到心坎的女儿对着他撒娇，林靖怎么可能让她失望，“你呀，听说再过几天是轩辕国的彩灯节，到时让你大哥二哥陪你去，好不好。”（作：因为是架空的，所以这节日都是自己编排的，亲们别介意。）

“哇，爹最好了。”得到准许，林飘飘屁颠屁颠地围着父母直打转。她想出门很久了，现在终于得偿所愿了，她怎么能不开心。

林威看着妹妹的样子，一脸好笑地抱起她，“好啦，得到准许了，现在就回床休息，养好身体好出门。”

“大哥说的对，飘飘要听话才行。”只要是对她好的，林飞从来都是帮手。

林飘飘瞄到父母赞许的眼神就知道自己今天没什么希望下床了。“好啦，睡觉，睡觉，我乖乖睡觉。”

林威小心地把她放到床上，掖好被子，然后拍拍她的小脸道：“好好休息，大哥今天让人去帮你做件新衣服，到时出门的时候好穿。”

快速地抓住大哥的手，林飘飘一脸疑惑地问，“大哥，我有很多衣服啊，干嘛出门前要做一件新的。”

“傻妹妹，现在是冬天，轩辕国的气候比起魏国虽然要暖得多，可你大病初愈，还防范一下比较好。”

“哦。”

“好了，你休息，我们走了。”

见家人转身准备走了，林飘飘隔着被子点点头，睁着大眼到处乱瞟。就在她以为他们都走了的时候，林飞回头来了一句，“飘飘，闭上眼，快睡。”

“我已经睡着了。”林飘飘下意识的一句话引得家人哈哈大笑，听到笑声，她才发现自己犯了多笨的错误，哪有人睡着了还会说话的。

羞得无颜见人，林飘飘拉上被子，不让人看到自己脸红的样子，见她如此举动，林飞更是笑得无法抑制。

第二章 彩灯节初相见（上）

林飘飘看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再看看那些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少男少女们，心中一片雪亮。

“飘飘，跟紧一点。”林威体贴地伸长手臂将

Chapter_3

她搂在怀里，避免在人来人往的情况下受伤。

“大哥，是情人节，情人节哦！”穿越至今的第一个情人节，虽没有情人相伴，她却依然觉得知足。

林飞好笑地跟在一边，还好只带了她一人，要是带上羽儿，这场面就更热闹了。“飘飘，有没有喜欢的灯，二哥买给你。”

林威和林飞对看一眼，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还是希望妹妹再嫁的，必竟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听见林飞的话，林飘飘突然觉得两个哥哥为了自己直到现在都没成亲，再看看周围一些一脸娇羞的女子们，她当下决定帮两个哥哥制造一点机会，就算没找到适合的人选，至少也试过。

“那我们三个买一样的灯，看谁的先送出去。”

“好。”林威宠溺地点头微笑。

“都听你的。”林飞宠爱地点点她的俏鼻。

轩辕国的人相较于魏国的人来讲，豪爽、大方，对于情感，他们直接、大胆，没有魏国人那么含蓄。

“这位公子，请收下奴家的彩灯。”一位看惟娇小稚嫩地少女挡住林飞的去路，大胆地递上自己的彩灯，大眼直直地看着林飞道。

林飘飘突地一愣，她怎么也没想到古人会这么大胆，她还以只是现代的摩登女郎才会倒追男人呢！

林飞一脸不知所措地望向兄长和妹妹，求助的眼神在明显不过了。不过，另外两人似乎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无耐之下，林飞宛转地道：“姑娘，在下初到贵宝地，还不明白这里的风俗，仓促之下，不敢冒然接受，还请见谅。”

少女盯着林飞好一会儿才道：“接对方的灯就代表倾心相许，如若公子对我没有意思，就请直接拒绝便是。”

酷！林飘飘不得不在心里赞叹少女的勇敢，这种情况发生在她身上，她可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潇洒。

“在下林飞，敢问姑娘尊姓大名，改日在下一定上门拜访。”伸出大掌，林飞接过彩灯问道。

“小女子轩辕悦。”轩辕悦大方地取走林飞手中的彩灯，自我介绍一番，转身准备离去。

林飘飘眼见二哥脸上那可疑的红晕，叫住前面的少女，“轩辕姑娘，如果不嫌弃的话，一起逛逛吧！”

轩辕悦没想到心上人身后的女子会突然叫住她，她不懂这个女子有什么企图，是想立威，还是有别的企么用意，思索再三，她决定答应她的要求。“好啊！”

“我叫林飘飘，这位是我的大哥林威，至于你面前的这位就不用我说了。”心情良好的林飘飘介绍完，就拉着大哥往前走，把剩余的空间留给身后的这对情人。

“大哥，我要吃这个。”看着别人手中晶莹剔透，犹如果冻一般的小甜点，林飘飘口水都快流出来。

看着她一脸馋样，林威无奈地捏捏她柔嫩的小脸，妥协道：“小馋猫，在这里等我。”

“嗯嗯，大哥快去快回。”拿着两个小灯笼站在街边，林飘飘回头望望，却没见到二哥和轩辕悦的身影，心里不禁感慨爱情的威力是如此强大。

轩辕无极，一个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蓝色眼眸的皇子，从小到大，众人都怕他，排挤他，就连他母后也怕他，这样的他在怎么努力都没有一个人真心地对他。他是轩辕国的二皇子，大将军，更是无所不能的战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他却可怜的只有一个妹妹敢站在他身边。

今天他陪着闹了好久的悦儿来逛彩灯节，不想一个闪神，人就不见了。吩咐手下的人去找，而他自己则在街上沿途寻找。

四周灯火通明，可不直视对方的眼睛也看不清眼眸的颜色，因此，外表英俊的轩辕无极一下子吸引不少女子的目光，送灯的人更是不在少数，轩辕无极连看也没有看继续往前，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女人看得不过是表面的他，而且就连表面的他也是在没有看清的情况下盲目地迷恋。

“公子，请你收下奴家的彩灯吧！”少女再次上前递上自己的彩灯。

轩辕无极面不改色，绕过他继续往前走，就仿佛他遇到的不过是一个多余的障碍物，而不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公子……”

少女楚楚可怜的声音并没有让他回头，相反得他走得更快、更急。

站在街道旁边的林飘飘等了一会都没有见到大哥的身影，正准备上前去找，只见一片雪花从天而降，落在了她的面前。

“下雪了。”惊喜地看着面前的大片大片的雪花，她伸出葱白如玉般的小手去接那晶莹剔透的雪花，看着它在手心慢慢融化的样子，小嘴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美人当然吸引别人的目光了，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古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就像现在，不识象的人马上就出现了。

“小美人，一个人在这里多无聊，哥儿几个陪你玩玩，怎么样。”地痞流氓一出现，众人立刻退避三舍。

玩着手中的雪花，林飘飘连看他们一眼都懒，为了不破坏现在的心情，她冷嘲热讽地丢出一句话，就希望这些人能识趣一点。“你们确定要找我吗？我相公可是很厉害的。”大眼环绕四周一圈，她一下子就看到了一路往前的轩辕无极。

“哈哈……，小美人，你确定你相公在这里。”几个地痞放肆地调笑着，根本就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大哥未归，二哥为情不知所踪，林飘飘想自己还是找别人帮忙的好，要真出点什么事，她就别想再出门了。提着裙摆，她大步向前抱住轩辕无极的胳膊，娇声道：“相公，你不要生气了，飘飘知道错了。”

地痞一见轩辕无极哪高大的身躯，心里顿时感到胆怯，可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他们又不甘心，于是鼓了鼓气，又跟了上来，“小子，没事别逞英雄，这小美人是我们先看上的。”

轩辕无极想抽开自己的胳膊，没想到身旁的女子还有这个力气，本不想多管闲事，可对方的语气让他很不高兴。“你确定你要的小美人是她。”

地痞本想上前动手教训他，就在此时，他发现面前的男人眼里闪过一丝蓝光，两眼对望，地痞一下子跌坐在地，尔后‘啊’地叫了一声，惊惶失措地往街的另一头跑去。剩下的人见伙伴有这反应，顿时也跟着散了。

“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

冷嘲热讽的语气让林飘飘有点火大，不过碍于人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她不好发火，只得虚情假意地行个礼，退后两步道：“给公子添麻烦实属无奈，还望公子不要计较。”

见她拉开距离，轩辕无极冷笑不已，他就知道这世上的人都一样，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就一定会拉开距离，好似跟他在一起就一定会受到伤害一般。收回落在她身上的目光，轩辕无极拂袖而去。

林飘飘见他如此态度，火大地冲到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然后一手插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子，成茶壶状的姿态大声斥责，“你这人真没礼貌，人家感谢你的，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摆架子，你以为你是谁啊！”

皱起好看的浓眉，轩辕无极没想到这看似温柔如水的女子，现在也能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她还真是特别。“姑娘想怎么样。”恶意

地附下身子，轩辕无极以这种姿势让他们四目相对，他扬着一抹讽刺的笑容，等着她尖叫地逃开。

四目相对，林飘飘呆愣地看着他，心里不禁感慨他的眼眸好美丽，像一片蓝海，更像湛蓝璀璨的琉璃珠，美得有点邪恶，美得有点不真实。伸出小手，她抚上他俊挺的浓眉，赞扬地说，“你的眼睛真美。”

像是被烫到一般，轩辕无极惊愕地倒退两步，内心一片慌乱。从来没有人夸过他的眼睛；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的去碰他，就算是悦儿也不曾用手去碰过他的脸。这个女子不仅碰了他的脸，还夸他的眼睛美，看来真如师父所说，这个世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敢于接受他。猛地伸手抱住她纤细的腰肢，轩辕无极霸道地在她耳边宣告，“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女人。”

第三章 彩灯节初相见（下）

“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女人。”

“嘎？”一头雾水，她还沉浸在看到混血儿的兴奋，这个男人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么一句。

放肆地抚摸她嫩滑的小脸，轩辕无极从来没像此刻这样轻松过，嘴角扬起一抹弧度，“我叫轩辕无极，记住这个名字，它将伴你一生。”

“呃！？”被吓得一愣一愣地，林飘飘真不敢相信自己还有这般艳遇，眼前的这个男人长得这么帅，身材也好，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是他说错了，还是她听错了。

“这位公子，你确定你今天有吃过药才出门。”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不然哪能这么快就改变态度。

轩辕无极闻言先是一愣，然后放声大笑，周围的人不禁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发现没什么特别的，然后又继续向前。

“哪个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先放开我，我想确认一下自己的腰有没有断。”扭着身体，小手更是拼命地想要拉开缠在腰间的巨掌。

爱上就是爱上了，没有任何理由。

轩辕无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一直以来他要的并不多，没有别人想的那样，什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也没有什么大权在手、雄霸天下，他要的不过是关心，更或者只是一句话。

“你叫什么名字？”化去她的抵抗，轩辕无极凑到她耳边温柔地呢喃。

突如其来的暧昧让林飘飘白皙的小脸在一瞬间染满颜色，她嫁过人（虽然坐花轿的哪个人不是她），也爱过，可是真正亲密的时刻并不多，“我告诉你名字，你就要放开我。”

“好。”

“我叫林飘飘。”转过小脸，她盯着他要求道，“现在你知道我的名字啦，放开……”红唇倏地被堵上，瞪大双眼，林飘飘一时之间有点转过来，只能任由男人在自己的红唇上作怪。

轩辕无极抱着她一个旋身到了旁边的暗巷里，小巷里一片灰暗，街边的人不仔细去看，恐难发现里面的纠缠在一起的两人。只是没回过神的她根本不知道他们转移了阵地。

纠缠了好一会，佳人也不张嘴，无奈之下，轩辕无极重重地咬了她的下唇一口，趁她惊呼之际，窜入其中，掠夺她所有的美好。

“嗯……嗯……唔唔……”直到他的舌头伸进自己的小嘴时，林飘飘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虽说她嫁过人，现在没了丈夫，可这也不代表她很随便啊！四肢放肆地踢打着搂抱亲吻她的男人，可男人似乎没有痛觉一般，继续吻她。

空气变得好稀薄，飘落的雪花好像变了型似地降落，林飘飘终于承认她的身体正如大哥所说的那样还需要调养，否则的话，她怎么能做这世上第一个被人吻晕的人。

良久，轩辕无极感觉不到怀里的佳人有所动作，离开她的红唇，这才发现佳人早已晕倒在怀里，低咒一句：“该死。”然后打横抱起她，快速地准备回府。

林威拿着纸袋装得小零食回到街边却没看到她的人，他本来想买完一样就回来的，可后来看到另外几样，怕她想吃就花了点时间全买了，哪想到回到这里就没看到人了，刚想去找，只见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抱着飘飘出现在面前。快速地扫了他怀里妹妹一眼，她红唇微肿，头发有一丝零乱，慌乱中，他冲了过去，“你是什么人？”

轩辕无极冷冷地瞄了对方一眼，瞧出他与怀中的佳人有上几分相似，脸色也没好上半分，“你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就应该想到会出什么事。”

不计较对方无理的语气，林威承认没有设起周全，听对方的语气，既然他是关心飘飘的，他怎好责怪。“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轩辕无极避开他伸过来的手，抱紧怀里的佳人，“我要带她回府，你也一起来吧！”

面对如此强势的男人，林威不禁抬头打探，对上他特有的蓝色眼眸，先是一愣，尔后跟了上去。

林飞发现在轩辕悦的身上，他能看到飘飘的影子，这样直率的她让他心生怜惜，又爱慕不已。“还想去哪？”

“嗯，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噘着小嘴，思索了一下，轩辕悦这才发现两人已经逛了很多地方了。“咱们明天再逛吧，我累了。”

“这样也好，我送你回去吧！”林飞心里感慨时间过得太快，却又好唐突佳人。

“嗯……二皇……二哥，你怎么在这里？”轩辕悦正想和他一起回去，抬头往前，一下子就看到抱着林飘飘的轩辕无极，大步向前，可到了他面前，止不住内心的恐惧，她又小心地退后两步。

早已习惯这样的对待，可轩辕无极的心还是忍不住刺痛，抱紧怀里的佳人，他知道这个世上只有怀里的这个女子会把他当成正常人来看。“先回府吧！”

“嗯。”她知道自己又伤了二皇兄的心，可是当她盯着两双蓝色眼眸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往后退。

林飘飘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轩辕无极，林威被打发回去告知父母，而林飞刚留在王府里守着妹妹和心上人。

“你别过来哦，我可是嫁过人的。”

撩过衣袍，轩辕无极潇洒地坐到离她不远的红木椅上，云淡风清地喝了一口茶，才说，“本王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本王只要以后的你能完全属于我就行。”

“喂，你很霸道哦，我又没说要跟你在一起。”套上鞋子，她神采奕奕地瞟了他一眼。

“本王只对你霸道。”眼皮都没抬一下，轩辕无极继续宣告自己的主权。

放大胆子，林飘飘走到他面前，小心地摸摸他的额头，对比一下两人的温度，皱着柳眉道：“明明我的温度还高一点，难不成你在遇到我之前就烧坏脑子了。”

大掌拉住她纤细的胳膊，让她跌坐到自己怀里，他凑到她耳边温柔的呢喃，“飘儿，这世上本王可以什么都不要，唯独放不开你。”

第四章 各有所思

林飘飘不知道轩辕无极到底是怎么喜欢上她的，可看着他目光中的坚持，她心里明白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那种贪图美色的肤浅小辈，就算如此，她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从不认为自己优秀到可以吸引所有男人的目光。

“能告诉我，你喜欢我的理由吗？”她是在为难他，更想以此让他放手。

轩辕无极看着她美丽而又倔犟地想要一个答案的绝美小脸，一时之间他竟想不出来自己到底喜欢她什么，说美貌，以他的身份，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说钱财，以他现在的地位，那些不过是俗物；说权势，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到底喜欢她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感觉；不喜欢一个人，却是事实；事实容易解释，感觉却难以言喻。

“你看吧，你连喜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肯定是一时冲动，而不是像你想得那样。”难倒了面前的男人，她解决了新来的桃花，她应该高兴啊，可为什么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失落呢！

失落什么？

为了无缘的龙袭炎，还是为了眼前这个莫名地认真的轩辕无极，她的心里一样没有答案。

说不清，道不明真正的想法，可他却不想让她就这样离开自己的生命，“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爱你，但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个世上还有温暖的人。”抚上自己的眼睛，他放弃了自己保护的盔甲，把身份抛之脑后。

林飘飘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现在的他不再让人觉得强大，倒让她觉得孤独、仿若一缕幽魂一般没有一处着落。这个男人让她心生怜悯，也让她想起以前的自己，刚来这里时，她曾想就这样在宫里继续呆着，安安静静地呆着，直到皇上心甘情愿地放了她，可后来的后来，她的心丢了……

“温暖吗？”

“嗯，温暖，所有人都不曾给过我的温暖。”

细想自己，刚到这个世界时第一个给她温暖的人是羽儿，尔后又有了爱她的家人。眼前的这个男人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要接近，“哪我们朋友吧！”

“好。”先做朋友，朋友过后就是爱人了吧！

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像是松了一口气，林飘飘耸耸肩，环视一周问他，“这里是哪，你家吗？”

“嗯，这里是我的房间，你大哥已经回府了，你二哥还在府里。”不厌其烦，轩辕无极温柔地告诉她所有她想要的答案。

“那我们去找我二哥吧！”想要驱逐他身边所有的孤寂，林飘飘伸出小手拉住他略微冰冷的大掌，笑逐颜开。

“走吧！”

从来没有人能这样自然地靠近他，更没有人能像对待一个正常人这样亲近她。看着两手交握的情景，轩辕无极再次肯定，这个世上唯一不会嫌弃自己的人就只有她。

“飘儿，你二哥就在前面。”望着不远处端坐的一男一女，他淡淡地说。

语气里没有两人相处时的温柔如水，也没有对待别人时的冷若冰霜，只是淡淡地陈述。

林飘飘抬头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她很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发出的抗拒之意，她心里纳闷，轩辕无极，一个要身份有身份，要相貌有相貌，要才华有才华，要钱财也有钱财的男人，怎么就不见他如同平常人一般快乐呢！

“你不喜欢别人接近吗？”说完，她有些尴尬地想要抽回手。

他抓紧她的小手，边向前边道：“从来没有人会像你这样靠近我，他们认为我有着异于常人的眼睛，是魔鬼的化身，是恶运的来临。”

“怎么会，你的眼睛这么美。”林飘飘惊呼一声，然后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这万恶的旧社会。基因突变也是常有的事，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就怪罪别人，排挤别人的美丽是一种犯罪。“他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不要放在心上，看我就知道要保护美丽的事物。”

“嗯。”因她的存在，轩辕无极心情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

“二哥。”轩辕悦发现轩辕无极的到来，整个人立刻变得拘束起来。

轩辕无极怎会没发觉她的改变，可他故意忽视，他已经找到真正能接受他的人了，所以别人在怎么做，怎么想，他都不在意了。

“林兄，飘儿醒来就想找你，本王就带她过来了。”

林飘飘见轩辕无极如此冷淡，垂首的那一瞬间，她好怀念刚刚那个在屋里温柔如水的男人，细细想想，她才发现他身边的人，包括刚才这个叫他二哥的轩辕悦都对他显露着一份莫名的恐惧，其他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难怪他要说她是这个世上唯一让他感到温暖的人。

握紧他的大掌，林飘飘以一种十分俏皮的可爱模样蹦到林飞的面前，叽叽喳喳地宣扬，“二哥，二哥，我告诉你，我发现了这个世上最美的眼睛哦！”纤纤小手一下子脱离他的大掌，整个人跳到轩辕无极的背上，调皮的小手更是得寸进尺地跑到了他的俊脸上，撑着他的眼睛，骄傲地好似那是自己的光彩一般，“你看，你看，蓝色的，像天空、大海，真是太美了，对不？”

林飞平身第一次看到蓝色的眼眸，但他一向是认为天下无奇不有的，听她这么一说，他也觉得这蓝色的眼眸真的美得得天独厚。不过他妹妹的动作似乎有点太无礼了，伸出手臂把她抱进怀里，大手敲敲她的小脑袋，教训道：“小调皮，人家的眼睛在美，你也不能爬到人家的头上去啊！”

轩辕无极因她的行为扬起一抹弧度，“林兄不必介意，飘儿只是开玩笑而已。”

“嗯。”摸摸她的脑后的长发，林飞点点头，笑得骄傲。

轩辕悦看着他们之间的你来我往，内心嫉妒非常，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二皇兄笑了，更对眼前的林飘飘温柔以对，这是她努力多年都未得到的。更让她气愤的是林飞的态度，林飘飘的出现似乎让他忘了自己的存在。上下打量一番，她承认林飘飘是少有的绝色美人，可这也不代表她是天下第一，她到底凭什么得到这些。

“林公子，天色以晚，你带着你妹妹快回去吧，以免家人担心。”

从轩辕悦眼里一闪而过的那抹光芒虽快，可林飘飘还是看见了，只是速度快得让她以为那是自己的错觉，定睛一看，她是那样的端装，看来刚才真是她的错觉。

“二哥，我们是应该回去，不然爹娘他们会担心的。”见他脸上有了笑意，林飘飘也觉得开心了。

“也是，我们就此告辞了，二王爷，公主。”林飞恭手行礼，然后牵着妹妹的小手往外走。

林飘飘任由二哥牵着走，回过头，她笑着对轩辕无极做了个吐舌头的鬼脸，这才心满意足回头。

轩辕悦见二皇兄一直盯着他们消失的方向，内心一阵翻江倒海，吐出的话似乎也像浸过毒一般，让人难以入耳，“二皇兄，她只是一个寡妇，根本就没资格进我们皇家的门……”剩余的话因轩辕无极凌利的眼神哽在了喉咙里。

同样是女子，飘飘得体大方、不拘小节，凡事皆处之泰然；反观悦儿的任性胡闹，完全失去她平素的俏皮可爱、温婉大方，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轩辕无极并不想在她们身上作比较，可自然而然的他会心向林飘飘，轻易忽略这日益刁蛮、无理的悦儿。

“她如何都不关你的事，做好自己的事。”

望着轩辕无极冷漠的背影，轩辕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一个人。她讨厌林飘飘，她不过是长得漂亮一点，凭什么她一出现就夺走属于自己的一切。

回到家的林飘飘不禁打了个寒颤，她思前想后，也没觉得自己今天有得罪什么人啊！

“小姐，热水准备好了，你快点沐浴吧，不然着凉了就不好了。”羽儿俐落地准备着沐浴所需的物品，头也不回地对着身后的林飘飘叫道。

“嗯。”林飘飘觉得可能是下雪了，她才会觉得冷吧！“羽儿，大哥今天一个人回来，表情有什么不对吗？”害怕某人生气后，她就不能出门了。

想了想，羽儿道：“没有啊，大少爷回来的时候跟平常没有什么不同啊！”

放下心，林飘飘在羽儿的侍候下退下衣物，滑入浴桶，“那就好。”

“小姐，下次出去，能不能也带上羽儿。”一个人呆在房里等，真是太无聊了。

“好啊！”为了防止轩辕无极动不动就吻她，带上羽儿比较好。

“谢谢小姐。”笑逐颜开，羽儿根本就不知道她家小姐是为了什么带上她的。

第五章 俱乐部计划的由来

雪下得很大，一片又一片地自天空落下，不一会儿，就让大地穿上了一身雪白的新装。

梦幻般的白色浪漫终究敌不过刺骨的寒风，林飘飘冷得两排牙齿忙着直打架，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她发现自己冻得连皮肤都失去知觉，甚至呼口气都可能会瞬间结冰在嘴角的时候，她就是有再大的兴致也被冰冻了。

“羽儿，好冷，我要喝汤。”古代可没有咖啡、奶茶可以享受，刚想到这，林飘飘觉得自己可以去做点什么。

羽儿一听，立刻道：“小姐，你先等等，羽儿马上就去吩咐厨房去准备。”小跑步到了门外，羽儿才想到自己没有问小姐要喝什么，接着又跑回来问，“小姐，你想喝点什么？”

“我很冷，只要是热汤都行。”喝了那么多汤，她却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

“哦。”

羽儿去了良久都没有回来，林飘飘无聊地往大厅走去，这天气，大哥他们应该都在吧！边走边想，只是她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大哥他们忧心如焚的谈话。

林威和林飞一身风雪，自从来到轩辕国之后，他们就转向于经商，只是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才不过二个月不到，他们就已经先赔一笔了。

“爹，看来我们得去请教学习学习，不然纵使有金山银山，也不够我们这么用。”林威想了想，觉得还是去‘取经’的好。

林飞皱着眉，一脸为难地问，“大哥，就算我们想去学，又有谁肯教我们呢！”

林靖一听，当下心里就犯了难，他们初来咋道，人生地不熟，想找一个人帮忙还真是难题。

乌云一下子就笼罩在了林家屋顶之上，林家人也因此愁眉不展。

站在门后的良久的林飘飘背着门蹲坐在地，这都是她的错，如果当初她没有连累家人，也许他们就不用活得这么累了吧！她虽是一个现代人，可惜她不是经商的，只是个搞艺术的。

悄悄地回到房里，林飘飘拿起笔开始总结自己以前看到的所有穿越前辈们的经验。哪些人里面都是成功经商，成为一代传奇的。她不可能搞得比他们好，可是依着葫芦画圆应该没多大问题。

开茶楼！

不行，她不会茶艺，只会喝茶，空有一张嘴也不办法。

开服装店！

不行，她会画的那些设计图都是卡通，这里不会有人欣赏的。

开饭店！

不行，她会吃，也会做，但她很懒，做不来大厨。

……

N个计划被自己否定之后，林飘飘当下敲敲自己的小脑袋，暗骂自己是个笨蛋，家里都遇到难题了，她还在哪里想自己累不累，算了就做个俱乐部吧！以饭店为主，娱乐为附，好与不好，她相信自己好歹也是个现代人，应该不会丢人才是。

拟定计划书后，林飘飘揭开火炉，用夹子夹了块木炭放在外面，水一浇，当下就熄火了。捡起地上的木炭甩干水，接着又擦了擦了，林飘飘再次趴到桌子上画室内改装图。

用力地回想，小心地下笔，用心至极，以至于羽儿端着汤回来她都没有发现。

“小姐，你的汤……啊……小姐，你的脸怎么回事你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啊……”汤在羽儿的惊呼声中掉落在地，林飘飘心疼地看着地上的汤，又看看自己被冻得有些红的小手，一脸委屈地继续悼念地上的汤，完全没有理会羽儿的叫声。“可怜的汤，我还一口都喵喝，你走得好像太早了，就连归属地都不对，那应该在我肚子里才对的。”

“小姐——”羽儿见小姐一下子从书桌后面跑到汤前蹲下，这才发现自己咂了小姐的汤。“小姐，我在帮你端一碗去。”

羽儿刚走，林威他们闻声就赶过来了，听到羽儿的尖叫声，路过的仆人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立刻就跑去报告林威他们去了。

“飘儿，怎么了。”

看到林飘飘脏兮兮的小脸，林威笑着把她抱到椅子上，关心地询问，“飘飘，怎么了，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脏。”

“人家写计划拟定书已经很累了，接下来人家还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虽说不专业，便也能看呀，可是羽儿，她居然抱人家的汤给摔了，真是太可恶了。”气恼的林飘飘嘟囔着不满，巴掌大的小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更显可爱，圆睁的双眸因生气而显得大而明亮，看起来十分有朝气。

林夫人拿着手绢细心地帮她擦干净脸上的木炭灰，宠爱地问，“飘儿画什么呢，这么认真。”

经林夫人这么一问，林飘飘立刻把自己的计划书递到林威面前，卖乖地说：“这个呢是我们家酒楼的改装计划书，我们初到此地，什么都不熟，如果跟着别人走，那么只能被别人踩在脚下，我想改变下风格，应该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飘飘，这是你写的。”林威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他妹妹简直就是个天才嘛！

“嗯，我知道这些可能不一定管用，可我只是想尽力帮你们分担一点点压力……”原来现代的东西，古代人不一定都能接受。

本来她还以为自己能得到一点夸奖，没想到夸奖没得到，反而添了麻烦。看来不是所有的穿越姐妹们都能一鸣惊人的，至少她就不是。

“怎么会不好，大哥是太惊讶了。”看来他们家就有一个天生的商业人才。

“真的吗？”两眼放光，林飘飘觉得自己在这个家终于有了一点贡献了。

林飞看完大哥递过来的计划书，大笑地赞赏，“我们的妹妹做的怎么会不好，明天我就让他们照着这个图纸改装。”

“耶，我就说我是天才，我就说我是天才。”林飘飘乐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心地大叫。

相视一笑，见林飘飘如此开心，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林家的酒楼被改名这黄鹤楼（我真承认自己是抄袭，原谅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主要营业分为三个部分，也就是三个楼层，一层一个部分。一楼为简单的美食厅，平民百姓、达官贵人都可以入主；二楼为才艺部，如果能对上楼下的对子，即可免费三天，对不上，那就得付三部的价钱；三楼是VIP专用，除了对上楼下的对子以外，还得有足够的身价，如果想挑战楼主（楼主当然是设计师林飘飘了），诗词歌赋都行，只要你能通过，你就是终身免费VIP用户。

消息一出，简直是轰动整个轩辕，文人们都是兴致勃勃地等待着黄鹤楼的开张，百姓们都好奇地一再张望，想看看这个黄鹤楼与别的楼到底有什么不同。

效果一出，林飘飘当然就要好好准备了。这可是她的处女作，她怎能不用功。

“大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林威瞧妹妹忙里忙外的小身子，笑着把她拉到怀里，“好啦，东西羽儿会准备好的，你就放心吧。店里的事也差不多了，只是开张之际，你说的要请官家大人的做宣传，但是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

晃晃小脑袋，她觉得也是哦，他们才来不久，能认识什么大人物啊！“没有就算了，我们的宣传现在做的已经不错了。”

“谁说我们没有啊，飘飘，轩辕兄来了。”林飞领着轩辕无极笑着走了进来。

轩辕无极冷漠的脸在看到她的那瞬间仿佛遇见阳光的冰霜一般，全部融化了。“飘儿不想邀请我吗？”

笑逐颜开，林飘飘开心地跳过去拉着他的大掌，“怎么会，我怎么没想到你是王爷呢，刚好，我做几个菜让你品尝一下好了，算是感谢你的帮忙。”

“飘飘，你确定你会做家吗？”林飞可是不是故意拆妹妹的台，而是不想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哼！”拉着轩辕无极往厨房走，“你们不相信不会一起陪我去做吗？”

“好，一起去看看。”

第六章 沼气是这样出现的

油烟弥漫着厨房以外三十里所有的地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着火了，只有知道的人明白那是他家小姐在做菜。

“咳咳……大哥，这个火能不能小点。”被呛得泪水直流的林飘飘挥动着手中的菜刀，娇声喊道。

林威捂着鼻口探出头，笑着说，“飘飘，不会就别逞强了。”

听着他们压抑的笑声，林飘飘又气又极，她明明就是会的，谁知道这里的都是用大灶炉的，火候不好掌握，她当然做不好了。丢下菜刀，气恼地跺跺脚，冲出厨房。

林飞见妹妹跑过去，捂着鼻子跑到厨房问，“大哥，飘飘怎么气嘟嘟地走了。”

“唉，我惹她生气了。”

林飞知道大哥一向是最疼飘飘的，他能惹得飘飘生气，这还真是少见。“大哥，你说了什么，把飘飘气成这样。”

“也没什么，只是让她不要逞强。”他其实是怕她一不心烧了厨房不要紧，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大哥，飘飘说她会做菜，你这样不是不相信她吗？”看来飘飘有得气了。

林威见弟弟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无奈道，“算了，你去吩咐下人把这里收拾一下，再做几个好菜送到飘飘哪去，别忘了王爷还在。”

“是哦，王爷呢！”林飞回过头去找才发现轩辕无极早就走了。

轩辕无极好笑地看着林飘飘，她气嘟嘟的模样实在惹人怜爱，否则以她鼓得像河豚似的腮邦子倒让人以为她受了诸多凌虐，是个姥姥不爱，爹爹不爱的小弃儿。

“飘儿就这么放弃了，哪我不是要饿肚子了。”

“哼，我真的会做菜，大哥怎么能不相信我呢！我只是不会用这个灶炉嘛，火又大又不好掌握火候，才会做不出来的。”她前世的妈妈可是个料理大师，她怎么可能不会做菜，真是太不相信她了。

“他们不相信你，我相信。”轩辕无极的声音虽清冷，语气里却不乏对她的纵容和宠爱。

转个方向，她擦干眼泪，“我一定会做出好吃的菜的。”

“嗯。”

轩辕无极用过膳后就一直陪着林飘飘，她现在正趴在桌上画不知名的图，一个时辰过去了，只见她让贴身丫环弄些用不上的秸秆、枯草，又让人在茅房不过错处挖了个叫什么的发酵池，真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林飘飘看了看，见发酵池直径达到3.2米、深也有2.3米。转身又让人将周围用石块固定，又让人用竹筒代替了塑料馆，以便于沼气的输送。

“小姐，这么恶心的东西，你确定要放到这个池子里。”羽儿捏着鼻子，不敢置信地问她。

不小心闻到臭味，皱起可爱的小鼻子，转过头，林飘飘很不客气道，“是啊，一定要将这些干牛粪、马粪加水捣烂在放入池子里，另外秸秆是主要的，多弄一点，一定要碎，还要经过堆沤才行。”

“飘儿弄这些东西想做什么？”轩辕无极有些不明白地看着面前忙进忙出的佳人问。

“保密。”林飘飘把图纸递给工匠，又道：“在酒楼后面给我建个一模一样的，听见没有。”

“啊——”一阵哀嚎，众人在轩辕无极的冷眼下继续自己的工作，不再吱声抱怨了。

“小姐，羽儿能不能只切碎秸秆。”粪便真是太臭了。

林飘飘想了想，也觉得让个花季少女做这个太不人道，小手拍了拍，“行，你去收集草、麦稻杆、枯树叶、杂草、动物垫草、锯木屑。”

“谢小姐。”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只要等到结成浮壳就行了。”林飘飘见事情都做的差不多了，笑着对身旁的轩辕无极道：“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

“你只是很特别。”特别到让他不得不动心。

从刚开始有人承认的喜悦到现在的爱慕，轩辕无极知道自己对于眼前这个特别的小女人并不只是纯粹的想占有，更多的是想得到她的心、她的爱。

不置一语，林飘飘看着院里的寒梅，静静地发呆。不可否认，身旁的这个男人又让她想到了远方的龙袭炎，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自从离开魏国后，她下意识地避开所有跟他有关的消息，就怕自己会想他。

他不是没有发现她的走神，他不知道她以前的丈夫是谁，可他知道他这辈子是放不开这个女人的。“在想什么？”

回过神，歉意一笑，她没有去解释，只是指着前面的迎立寒风的梅花感慨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做人也理应如此，轩辕觉得呢！”经过了很多的磨难才知道珍惜是不是晚了？

“叫我无极。”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名话。

林飘飘看着他良久，红唇轻启一声，“无极。”

轩辕无极在心里赞叹她过人的才华，可更多的是听到她亲口叫出他名字的喜悦。

晚膳时分，轩辕无极有事刚走不久。林威和林飞听说妹妹在府里大兴土木，立刻跑到她的小院问情况。

“飘飘，你让下人挖得什么发酵池，哪是做什么用的。”林飞赶在林威的前面，拉着她的小手，讨好地问。

“保密，在没有成功之前，谁也不告诉。”转过身，林飘飘一脸就不告诉你们的得意样。

林威笑着道：“大哥在里给小妹道歉了。”

“哪还差不多，不过呢，没做好之前，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哦！”只要一想到做出沼气后，她能做出那么多的好吃的，她就别提多高兴了。

“小妹~~~~~~”拖着长音，林飞执意要问个清楚。

林飘飘哼了哼，走到桌后，趴到桌子前面，伸着小指头晃了晃，“大哥二哥别这么着急嘛，等做好了你们就明白了。”

“哪好吧，既然飘飘不肯说，我们就只好等了。”

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林飘飘美美地喝着热茶，想着自己今天的丰功伟绩，心里好不得意。细想下来，她突然惊呼一声，“啊，原来世上最早的沼气源于一场做不出来的午餐啊！”

感叹过后，林飘飘真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么一天，看来穿越也是有好处的，她做出了沼气，到时将这个方法卖给轩辕国，那她不就可以

大赚一笔了吗?

沉浸在发财的梦想里，林飘飘一点也没发觉正是因为这个方法，让她见到了东方拓，更让她想到的是继东方拓之后，沼气、酒楼生意、一些新的举措让龙袭炎也因此找上了门，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

小鱼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沼气怎么做，小鱼只是借鉴网页上的知识和以前书上看到的一些小知识写的，如果有什么不对，亲们可以指出来，不过看文时请自觉忽略。

第七章 酒楼开张之皇帝到访（上）

沼气做好了，就是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不过这个不急，急的是酒楼就要开张了，既然有了轩辕无极这个活招牌，林飘飘也就不担心自己的酒楼没有名气了，另外就是怕人太多没意思，她特别让哥哥们做了几张烫金请柬，还特地吩咐只给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面对着好不容易挑选出来、又按她的意思训练了一段时间的男女服务员，林飘飘觉得他们穿着自己画了N久才制作成功的衣服就是有精神，于是她笑容可掬地道："我教你的话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众人很默契地同时回答。

"很好，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准则。"林飘飘很有效率地将现代的准则运用到了现在，她的要求应该是所有老板心里的要求，"知道了就好。嘴巴甜一点，微笑露一点，行动快一点，做事多一点，说话轻一点，理由少一点。当然做的好，奖励也多一点。"

众人一阵欢笑，他们都是清白人家的子女，要不是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他们也不想出来抛头露面。

拍拍手吸引众人的目光，林飘飘交代道："不要认为你们的职业很低贱，我尊敬每一个靠自己本事吃饭的人，用心去做，我林家不会亏
~~~~~~

待你们的，但是一旦我发现有人图谋不轨，那么你们也别怪我不客气。”

“是。”能遇上这样的老板似乎是所有做工人的共同心愿。

“好了，现在你们再准备准备，开张的时候可别给我丢脸。”

事情进展的很顺利，黄鹤楼开张的那天，人山人海，受欢迎程度可见有多大。

林飘飘一袭男装站在大门，笔墨一挥，只见那对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挂起来，就说能对出此联者，今日一切费用全免。”

“是。”小二拿着对联快步跑到大堂挂起来，宣布完，只见厅内厅外一片沸腾。

林威和林飞站在门外接应客人，轩辕无极的到来让众人倒退两步，气氛似乎一下子降到了零点，“王爷、公主，里面请，我们已经恭候多时了。”

“嗯。”当林飘飘走入他的生命之后，他好像没有以前那般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继轩辕无极和轩辕悦之后，不少达官贵人都来此捧场，就在大家不注意时，一个与轩辕无极有着几分相似的年轻面孔也出现在人群之中，他就是当今圣上——轩辕凌风。

本来他在皇宫里呆得好好的，可听轩辕悦说一个寡妇轻易地收服了二皇弟的心，更有甚者，这个寡妇还开了家酒楼，听说声势浩大。好奇之下，他也就溜出了宫，想见见这名女子到底有何特别之处，能让他冷漠如霜的二皇弟如此上心。

来到这所谓的黄鹤楼，轩辕凌风不得不说这里的装饰有别于所有他见过的风格，这并不是最豪华的装饰，却是最令人放松的地方。

“这位公子，里面请，今儿个是我们黄鹤楼开张的大好日子，所有消费都打八折。”小二礼貌地对着轩辕凌风打招呼，一点也不因为他华丽的外衣而谄媚讨好。

“找个雅座吧！”眼见楼下人声沸腾，轩辕凌风笑着道。

“对不起，客官，要上二楼就必须对对子，要不就得办一张银卡；如果要上三楼，除过人的才艺之外，打败楼主也可以，这些都不行，哪可以办VIP用户金卡，客官意下如何。”尽力的介绍，至诚的服务。

这个店里的小二也有意思，环视一周，轩辕凌风一下子就发现这里的小二不仅有男有女，而且各司其职，认真办事。看来这个女子也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的，不然这么大一酒楼，怎么打理的如此妥当。

“那就先对上一个对子吧！”

“客官这边请。”小二尽职地把他引到挂对子的地方，交给专门管理对联的伙伴，回头道：“客官只要对上，他就会把对联交给老板过目，一旦通过，上座请。”

“嗯。”点个头，轩辕凌风看向从上披挂下来的对联，只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听雨，雨住，住听雨楼也住听雨声，声滴滴，听，听，听。’

轩辕凌风站在一边思索，他也见到这来来往往的人当中，有不少自认是才子的读书人试着对上面这对联，只是摇头晃脑一番也没有什么成果，最后有一人问道，如果都对不出，这对联怎么办?

小二笑了笑道，“这对联是我家老板所出，如大家对不出，这下联当然得由我家老板出了。大家是要办银卡，上楼去，还是在下面用餐？”

伸手不打笑脸人，口袋空虚的才子们纷纷散了，剩下的立刻掏出钱来办了张卡，上楼去饮茶等待下联的出现。轩辕凌风本欲跟着掏钱下楼，没想到前方一人不小心打翻了茶杯，以至于茶水顺流桌沿而下，滴嗒滴嗒的好不畅快。灵光一闪，轩辕凌风帅气地挥手道：“小二，笔墨侍候。”

“公子请。”他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王者风范让人不得不遵从，就算小二本来也是要照做的一样。

大笔一挥，只见纸上立刻出现了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的‘观潮，潮来，来观潮亭上来观潮浪，浪滔滔，观，观，观’的下联。

下联挂出，众人不禁齐声呼好，小二伸手领着他往二楼走去，来到雅间门口，介绍道：“公子是今儿个对出对联的人，如有幸可在这才子墙上留下自己的墨宝以做留念，另外这间《观潮阁》从今天开始为公子专用，如公子上了三楼，此名当移往楼上。”

“哦，那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听雨楼》？”以观潮对出下联就有个《观潮阁》，那这出上联的不就有个《听雨楼》，于是他随意就问了一句。

“回公子，三楼楼主所在之地的确是《听雨楼》，如有人能夺下楼主之位，楼名当由新楼主命名。”对于客人的问题他们自当清楚那些是一定要说的，那些是不该说的。

轩辕凌风一听，当下就说道：“有趣，实在是有趣，看来今日之行收获良多啊！”

“公子请稍候，我这就去帮你准备茶点。”

推门而入，门内全由淡绿色装饰，清雅怡人，只是看就有心旷神怡、放松心情之感，坐到一旁的椅子上，轩辕凌风惊讶地发现这椅子竟然柔软地想把人陷进去，如此安排可见这设计之人考虑有多么的全面。

小二敲门后进入屋内，小心地摆上茶和点心，道：“公子请在此等候，楼主一会就到。”

“嗯。”沉醉于身上这柔软的坐椅，他哪还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话。

思索再三，轩辕凌风决定要让这老板娘把这椅子给他弄上一套送宫里去，虽说宫里的用品都是最好的，可是最没这来得舒服，特别是他每天要批奏章到深夜，没有一张舒服的椅子，办事的效率怎么会好，他这可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着想。（某鱼：你就继续吹吧，还老百姓呢，明明就是自己想要。凌风：关你什么事，朕说是就是。某鱼：无语中……）

林飘飘看着小二送上来的对联，不禁感慨古人的思维能力，她敢肯定这里没有听潮亭，在没有的情况下也能答出来，可想这对对之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无极，你觉得此人怎么样？”

轩辕无极事先有看过上联，他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下联，此人却在一瞬间之内对出，想必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凌风见了嘿嘿一笑，得意道：那当然，我是你大哥嘛，一定比你聪明一点。）

“此人是个人才。”

她一听就知道他又想到别处了，立刻出手推了他一把，“别想在我这里弄什么人才招聘会，你们不是有科举吗？别把心思动到我这里来。”

拉住她纤细的手臂，一个用力就将她拉到了怀里，她身上的馨香让他动容，可一想到她刚才说的，又问：“何为科举？”

推开他，林飘飘四处看看，见没人上来，这才放下心来，怒气冲冲地看着他，小手戳着他坚硬的胸膛，不客气地指责，“我现在是着男装，别动手动脚的，让人看到了，还以为你有龙阳之癖呢！”收回手，看着有些红肿的手指，林飘飘有点哀怨。

注意到她的情绪，轩辕无极笑着揉揉她红肿的小指头，爱怜道：“是，我的错，可飘儿，我刚才所说的科举，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唉呀，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种事你们怎么可能不会，算了，下次再跟你说，现在我要去见那个传说中的才子了。”她以为他闹她玩，心里更是没有多在意。

“好吧，我陪你一起去。”

“哦。”

第八章 酒楼开张之皇帝到访（中）

走到观潮阁门前，林飘飘伸出手敲敲门，听见里面应了一声，便推门而入。走进观潮阁，林飘飘很是自觉地坐到了男人的对面，“公子，这是我黄鹤楼的银卡，请收下。”

“这么容易就拿到了，难到没有难一点的吗？”轩辕凌风抬起头见对方一身男装，掩饰的虽好，却也能看出性别，顿时挑衅地道。话音刚落，他就感觉到有一道凌厉目光直直地射向自己，瞄了一眼，他到是吓了一跳，掩饰地咳嗽两声，“二弟怎么会在这里？”

“比起这个，我更想知道皇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挡在她的面前，轩辕无极面对面地看着兄长，凌厉的目光中多了一丝思考。

到底是谁透露风声给皇兄的，他们之间虽不亲近，可也没什么矛盾。他才刚找到心仪的人，皇兄就得到消息，这速度似乎有点不合常理。

林飘飘乖乖地坐在位子上，为自己和他各倒上一杯茶，纤纤玉指衬着淡青色的茶杯，显得透明而梦幻。

“你们要聚的话，可以等回到皇宫或是王府，到了我这黄鹤楼，是什么身份都不管用。”抿抿性感的红唇，她根本就不把眼前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在她的心里，只有龙袭炎一人能在她的面前称朕。“公子嫌刚才的对联太过于简单，那我就献丑再出一联。”

“好。”不理会身旁那正散发着无限冷气地二弟，轩辕凌风从这短暂的几句话中，从一开始的好奇转化为了欣赏。

这样的一个不以世俗为标准，活得自在的女人，世间少有。

“那就请公子赐教了。”林飘飘态度如此傲慢，一半的原因是这个男人放肆的目光，在他的目光中，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刀俎上的肉，任人挑选。“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遇此则应如何避之。”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她这个寡妇的身份，至少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接受，轩辕无极是他的弟弟兼臣子，他可以阻止他不跟自己来往，可即使他是帝王，他也没有权力阻止她去跟什么人来往。

纤纤玉指将旁边的茶送到轩辕无极的嘴边，妩媚地道：“先喝点茶润润喉，要发脾气也得顾及自己的身体。”

轩辕无极对上她的目光，顿时尽量放软自己的神情，低头喝完她喂的茶，心里一阵甜蜜。

收回手，放下茶杯，林飘飘走到窗边，对着窗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公子还没有想到下联吗？飘飘可是想到了。”

见她一身男装也如此自在，另外她也没有因他的身份而表现出任何的谄媚，这也难怪这酒楼的伙计们会有如此功力，而这下联他还真对不上，于是他诚心求教，“还请小姐赐教。”

“哪里。”林飘飘一点也不奇怪他会看出自己是女人，只是他态度的突然转变倒让她有点措手不及了。“这下联便是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礼他、躲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公子以为如何？”

“好，说的好。”拍手称好，轩辕凌风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眼前这个绝美小女子的好感，“刚才是在下唐突了，还望姑娘不要见怪。”

如此豁达的女子，怎能不让悦儿嫉妒，她配二皇弟绝对可以，只是他对这个想法有点不悦。

“姑娘如此才华，在下这到有一联想要请教，如果姑娘没有回答出来，那么就让我进三楼。”

“若我回答出来，公子又当如何。”这个男人的眼里有着比轩辕无极一样的掠夺。

好久没人能让他畅快大笑了，“若是答出来，双手奉上万两黄金入黄鹤楼的VIP，更为你题词宣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轩辕凌风不顾轩辕无极杀人的目光，缓缓道出上联，“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天空。”

略微思索一下，林飘飘发现自己的运气还不是普通的好，这个对子她刚好就看到过，“我的下联是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公子以为如何？”

“好，才女，真是才女，怒在下有眼无珠，刚才所许之事，一定会在明日送到。”这个女人如果成为一国之母必是天下之福，只是她的身份……

“多谢。”

轩辕无极清楚地在皇兄的眼里看到了算计，心慌地将她拉到身后，蓝眸紧紧地盯着他道：“皇兄出来时间好像太长了，该回宫了。”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急着回去。”忽略掉二皇弟眼中的警告，他反而扬起抹邪笑问，“不知道在下还有机会进三楼吗？”

优雅扬起一抹笑容，林飘飘落落大方地站出来道，“当然，刚才公子对上了楼下的对联，就已经成功上了二楼，这三楼，只要公子拿出一样过人的才艺让我服气，那么楼上除去楼主房，任君挑选。”

她不喜欢这个男人的眼光，在他的眼里只看得到纯粹的掠夺，没有爱，没有怜惜，仿佛只是因为合适才想要一样。

“现在就开始。”对着她，轩辕凌风挑挑眉。

学着轩辕凌风邪气一笑，“当然，大厅请，那里有专门的比赛场地。”

“请。”轩辕凌风回个礼，大步向前走去。

林飘飘见轩辕无极要跟上去，立刻拉住他，“无极，你先去，我去换身衣服，这样出去总是不好的。”轩辕凌风这么简单就看出她就是女扮男装的，别人当然也会看出来的。

“嗯，记得戴上面纱。”看着她绝美的小脸，他霸道地不想与别人一起分享她的美。

“嗯。”本就怕泄露自己的行踪，戴上面纱也不愧是一个办法。

黄鹤楼里，人声沸腾，各式各样的人在大厅里穿梭，不少有钱人早已花钱了事，占了雅座，只为欣赏一场龙争虎斗。

想要挑战的人不少，林飘飘换上一身白色的纱裙，微露香肩，纤腰上的淡绿腰带跟胸前的淡绿抹胸互相呼应，飞身而下的那一瞬间，似神似仙，脸上的面纱又多了一丝梦幻神秘，让人不禁想一探究竟。

“各位公子，今日前来也算是给了小女子面子。小女子萧妙儿，在此谢过大家的厚爱。”一个旋身坐到台上的座椅上，林飘飘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身行了个礼道，“今天要有十位公子挑战三楼楼主之位，为了公平起见，我请来轩辕国的二王爷轩辕无极、公主轩辕悦、太傅许传铭大人做见证。”

“好。”楼上楼下顿时一阵欢呼。

欠欠身，小退两步，林飘飘拿起桌上的香扇，又道：“另外，小女子也是三楼听雨楼的楼主，这诗词歌赋就由今天对上大厅对联的轩辕公子先来。”

轩辕凌风的出现差点让坐在座位上的太傅及楼上看好戏官员们吓到地上，只见他冷冷地环视一周后，所有的人都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原位。轩辕凌风见自己要的效果达到了，咧嘴一笑，“萧姑娘，在下就选这诗来挑战吧！”

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林飘飘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大哥、二哥一眼，识意他们不要担心，这才说，“轩辕公子请出题。”

轩辕凌风一时没想出什么题，原地踏上两步，看着太傅端着的酒，笑道：“就以酒为题，萧姑娘以为如何。”

“公子先请。”酒，看来老天都在帮她啊！

轩辕凌风拿着扇子，原地踏了两步，手中的扇子开了又合，合了又开，一柱香的时间过去后，只见他开口说道：“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皇帝的金口自然引来满堂喝彩，知道的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一声喝彩当然能引来所有人的附和，只是林飘飘心里比谁都清楚，接下来她念出来的诗绝对能让这场面变得更加‘精彩’。

“皇……咳咳……”太傅一开口就发觉自己说错了，咳嗽两声做了个掩饰又道：“轩辕公子好才华，老朽佩服。”

“过奖。”轩辕凌风看着一脸淡然处之的林飘飘，一时间他竟然没有必胜的把握。“萧姑娘请。”

轩辕悦盯着台上的林飘飘，心里一阵鄙视，搞得神秘也不能改变她丢人的事实，不就是一个寡妇，凭什么得到所有人的目光。她之所以透露消息，就是想让大皇兄难她一个下马威。

林飘飘起身，拿起桌边的酒杯，暗自沉思，她不是没有看到轩辕悦敌视的目光，她只是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这个骄傲的公主，初识的好感似乎一点也没有留下，看来女人跟女人的战争从来就没有理同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林飘飘的每说一句，轩辕凌风的心就猛地一惊，他着实小看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他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是把她看得太低了。

轩辕无极不难从她的眼里看到落莫的神采，他真妒忌那个让她如此想念的人。与此同时，他更震惊于她惊为天人的才华，如能娶得如此女子，夫复何求。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帝王（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林飘飘念完最后一句，心里其实是愧疚的，必竟她盗用了别人的心血，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小鱼没什么才华写诗，只好以这首《戏问花门酒家翁岑参》来代替，两首诗都好，小鱼之所以让李白的《将

进酒》胜，完全是因为这诗给自己的感触比前一首深，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因内容需求改了一字。）

第九章 酒楼开张之皇帝到访（下）

当余声还在厅内回响时，一阵阵掌声响彻云霄，这次不用任何人带头，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拍红了手掌心。

太傅更是激动地走到台上赞美她，“萧姑娘好才华，老朽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以酒品人生的诗，姑娘之才华，老朽实在是佩服。”

这首诗以一个‘愁’字为首，李白当时的愁苦，她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怀才不遇，空有一身才华而无处发展，更或者是面对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与现实性的矛盾而无法解决的困苦吧！

曾经，她不是也一样因为向往完整的爱情，而选择自我放逐。现在想来，自己不好过，他也不好过吧！

所有的相思，所有的爱，好像在此时都只能化成一声叹息，慢慢逝去……

“大人夸奖了，就不知道轩辕公子怎么认为。”保持良好的微笑，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眼底深藏的泪水。

越是接近她，轩辕凌风就越对她感兴趣，想得到她的欲望就越发强烈。“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内心翻涌的情感正在慢慢地回复到原有的位置，只是回不去的似乎只有对他的相思。打开香扇，借由扇风的举动来引开自己的注意力，林飘飘知道面纱底下的红唇可能因为自己的隐忍早已被咬破了，“公子才华惊人，妙儿诚心邀请公子上三楼观潮阁，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萧姑娘如此看得起在下，在下怎么好拒绝。”

“公子客气了。”

轩辕悦就不如轩辕凌风这般好说话了，她不敢相信这个妖女居然在迷惑了二皇兄之后又勾引大皇兄，怒气冲冲地站起身，她刁难

道："萧姑娘才华惊人，不知萧姑娘可否为本宫弹奏一曲呢！"

"公主——"林飞见公主故意刁难自己的妹妹，心中难免不悦，正想出声阻止，只见林飘飘出声道："公主如此看得起小女子，小女子又怎么让公主失望呢！"

看来，二哥的姻缘要因此毁在她手上了。从穿越至今，她的出现似乎没有给林家带来任何好处，有的都是永远解决不了麻烦。

林威看着她满是隐忍的眼睛，那明亮有神的大眼似乎开始变得暗淡无光，是什么让她如此伤心？是什么让她如此烦忧？

"飘……妙儿，下面还有很多比赛，这曲子等一下在弹也不迟。"太过美好的人儿似乎到哪都让人嫉妒她的存在。

接触到林威和林飞满含关心的眼神，林飘飘只觉得眼睛发酸，低下头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她才抬起头对着他们道："大哥，二哥，没事的，曲子结束了再继续比也没事，我想大家应该不会介意才是。"

酒楼内的人听了她的话立刻发出同意的声音。

"能听萧姑娘一曲是我们的福气。"

"萧姑娘就请吧！"

"萧姑娘惊人才华，想必音律也十分了得。"

各式各样的声音在大厅里响起，有真心想听的，有期待的，更有不信任想看笑话的。

轩辕无极始终没有开口，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轩辕悦，他说皇兄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原来他身边养了只白眼狼，关键时刻就咬人。

轩辕悦感受到轩辕无极冷酷的目光，肩膀一缩，眼神害怕地看向林飞，就希望他能帮自己挡去二皇兄吃人的目光，哪知林飞瞟了她一眼后，就再也没回头看过她一下。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轩辕悦的嫉妒似乎让她丢掉的不只是兄长的疼爱，还有一段姻缘。

林飘飘忽略掉轩辕悦那杀人的目光，目光迷茫地看着大厅，一时之间她竟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歌，弹什么曲……

酒楼开张本是喜事，可原本的好心情在此刻早已荡然无存。纤细的手指停顿良久，才拨动古筝上的第一个音，就在此时，只见她红唇轻启，灵动清脆的歌声中有着缠绵，曲曲折折、从四面八方将人紧紧地包围住，让人情不自禁地随着她去品味那歌声中点点滴滴如泣如诉、恰似情人低低细语的情感。

梦里听到你的低诉 要为我遮风霜雨露
梦里听到你的呼唤 要为我筑爱的宫墙
一句一句一声一声 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一丝一丝一缕一缕 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闪耀着无尽的期望
梦里看到你的泪光 凝聚着无尽的痴狂
一句一句一声一声 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一丝一丝一缕一缕 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闪耀着无尽的期望
梦里看到你的泪光 凝聚着无尽的痴狂
一句一句一声一声 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一丝一丝一缕一缕 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喔~~~~~天苍苍 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 天地合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歌手：林心如）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空气中时，那歌声似乎在脑海中空灵回旋、萦绕心间。好似一滴来自于深山中最清澈的泉水，滋润了早已干枯的心田。

林飘飘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她可以选唱任何一首，可是她却唱了这样一首表达自己爱情的歌，想来就算远离魏国，远离皇宫，远离了他，她的心也没有跟着离开。如今的她左有家人，右有知己，生活应该很美好才对，可为何她的心里总是常含泪水，是否她也像艾青诗里所说，只因她对他爱的深沉吗……

众人在看林飘飘的眼神变了，仿佛她不再只是一个抛头露面的苦情女子，而是一个坠入凡间的仙子。

轩辕无极并没有像众人一样夸奖赞美，他注意到和别人不一样，他看到的只是她眼里的那丝渴望与思念。

是谁?

是谁让她如此惦记、恋恋不忘。他讨厌看到这样的她，这样的她让他觉得好遥远。

每个人看她的眼光都包含着不同的愚意和想法，有好，有坏，有掠夺的，有好奇的，有……

林威怎会听不出妹妹歌声中的意思，看来他这傻妹妹还没有走出那段感情。倒上一杯酒，林威走上台，搂着她，对台下的人道：“这曲听完了，那么咱们就继续开始刚才的比试吧！”侧身在她耳边道：“要休息吗？”

“不会了。”摇摇头，林飘飘知道林威是想代替她比，但他不想让他们看出自己的不对劲。

“嗯，如果累了千万不要勉强，要知道大哥和二哥也是才子哦！”为了让她的心情好起来，林威故意把话说得俏皮。

家人的关心让她会心一笑，“嗯。”

随后的比赛，不做他想，当然是林飘飘大获全胜，而可以上三楼的人除了轩辕凌风外，还有一位白衣公子杜浩。

黄鹤楼因此大出风头，名气如日冲天，无任何一个酒家可比。林家也因此正式在轩辕国站稳了脚。

第十章 开发下午茶

酒楼自开张之后，生意一直都很好了，来挑战的人也很多，除去轩辕国的才子，甚至有魏国、月影国和飞雪国的人远道而来，只为见传说中的绝世才女一面。只是林飘飘自哪天之后一直都处于抑郁寡欢之中。林威他们没少想办法逗她开心，可是方法用尽也不见她展颜欢笑。

坐在听雨楼里，看着桌上的黄金、牌匾和一些不知怎么多出来的珠宝首饰，林飘飘好笑地随手摆弄了一下，问送东西过来的太监，“公公是不是送错了，小女子和皇上的赌约里只有这前两样，后面的这些还请公公带回去，就说无功不受禄，这些珠宝，小女子受不起。”

“小姐，这怎么可以，皇上吩咐了小人，一定要让小姐收下，否则小人不好交待，还请小姐体谅。”摸了摸头上的冷汗，他还真怕眼前的这位绝色佳人不收呢！

从宫里出来的人怎么会不理解他们的无奈，只是她对这种情况也无可奈何，她心里比谁都清楚接受了这些珠宝的后果，她既然不想与皇上有所牵扯，那誓必要拉开距离。“公公哪的话，只要原话转告，妙儿相信皇上是明君，定不会因这种小事而迁怒他人。”轻轻地推了推放满珠宝的盘子，“羽儿，代我送客。”

“这位公公，请。”羽儿见小姐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知道小姐根本没有把这位所谓的皇上放在心上。

太监挣扎地以眼神求助在场的所有人，可就是没人理他，无奈之下，他也只能让人带上珠宝，灰溜溜地回宫去。

等人走后，林飘飘又坐到窗边，望着远方叹气。

羽儿送走人，又去厨房端了碗甜水，进屋就见小姐对着窗户叹气，这原本没什么，可仔细一看，她才发现小姐望向的那边是去往魏国的方向。

“小姐，喝点甜水吧！”

回过头，接过甜水，林飘飘有一下没一下地把甜水往小嘴里送。她比任何都清楚，自己这个样子会让家人担心，可是前段时间的事情翻开了她刻意掩盖的记忆，伤口重新被撕开也是需要时间来愈合，她也是，她要重新站在人前，就得狠心把这块伤疤连腐肉全部削去。

“小姐，羽儿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这样的小姐让人看了干着急。

放下手中的碗，看着一脸诚恳的羽儿，她笑了笑道：“羽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名为主仆，却情同姐妹，羽儿这样到让我不知道怎么回了。”

“那羽儿就说了。”她不想在看到这样的小姐，过去的既然已经过去了，小姐不该在沉浸在悲伤里，“小姐，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多让人担心吗，老爷夫人他们为了你吃不好，睡不好，为了他们，你应该振作起来才对。你和皇……”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羽儿立刻改口，“小姐和公子的事已经过去了，小姐就不该执着于过去，向前看，小姐值得更好的人去珍惜。”

林飘飘似乎也觉得自己不该如此消极对待感情，也许真像现代人说的，要忘记一段感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展一段新的感情，她没这个本事，那么她就继续发展她的事业去吧！如此一来，她大哥和二哥娶亲也不会太寒酸。

“羽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我知道错了，羽儿放心了吧！”

羽儿见小姐脸上有了笑容，自己反到不好意思了。“小姐，真坏，羽儿是为了小姐好，小姐怎么能笑羽儿呢！”

“是，是，是我错了，好羽儿，别生气。”深吸一口气，林飘飘留恋地望了朝去魏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追着羽儿跑出了听雨楼。

然而回到宫里太监就没那么好过了，跪在地上，看着被皇上掀到地上的珠宝首饰，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她就这么说的。”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女人不爱珠宝的，有趣，真是有趣。“林飘飘！萧妙儿！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呢！”

“那位小姐就是如此说的，而且小的看那位小姐……”就在太监犹豫地该不该说的时候，只听轩辕凌风一声怒吼，“有什么废话还不快说。”

“是……是是是，奴才送这些东西去听雨楼时，那位小姐一点也不高兴，甚至对这些东西连看都没看几眼。”被皇上这么一吼，太监想也不想就什么都说了。

抚着光滑的下巴，轩辕凌风不怒反笑，拍拍手掌，一身穿玄色衣装的男子立刻从暗处闪出，“主子，有什么吩咐？”

“无影，你去查查林飘飘，寡人要知道她的喜好。”有挑战性的女人才有征服的必要，太过于趋炎附势看多了，只会让人觉得厌恶。

“是。”收到命令，只见他一个闪身，人已经失去了踪影。

这么有趣的女子，也难怪二皇弟会把她当宝了。

林飘飘整理好自己的心情，第二天一早就去看沼气池的情况，让她惊喜的是沼气不仅生成了，而且用起来也很方便。好心情的她拉着羽儿下厨做了一大堆好吃的点心。

“小姐，没有柴也有火哦，好新奇哦！”羽儿被这奇异的一幕夺去了全部的心神，真到林飘飘答应等会让她研究，这才开始帮忙做点心，可是等点心做出来后，羽儿的目光又被桌上各式各样的点心夺走了，看着那些点心，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小姐，你做的点心怎么这么漂亮，而且用得材料还跟别人不一样。”

“那当然了，这是你小姐我自创的，别人怎么可能知道。”得意地自我卖弄一番，她觉得自己的脸皮似乎比以前厚了很多，回过头，看

到羽儿直吞口水的样子，好笑地给了她一个‘爆’笠子，道：“想吃就吃，看着又不会饱。”

“真的能给奴婢吃。”羽儿还是很在乎身份上的差异的。

端起梅花饼送到羽儿面前，林飘飘笑着道：“怎么就不能给你吃了，快吃吧！”

小心翼翼地拿上一块放在嘴里，那入口即化的甜美让羽儿差点把自己的舌头吞进肚里去。“小姐，好好吃哦！”

“都给你。”把盘子递到她怀里，林飘飘转身去看自己的布丁去了。

羽儿感动地看着手中的小点心，然后看着小姐忙碌的样子，小心地收好点心，又开始帮忙小姐打下手去了。

将几样比较不甜的点心放入篮子里，林飘飘决定等会走一趟王府，给轩辕无极送去。

林靖他们一大早就听说林飘飘跑进了厨房，更听到传话，说让他们在大厅里等她的成品。林威和林飞本想在后面吃饱了再来的，可是此计让林夫人看见了，两人立刻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娘，飘飘一天都没做出来，我们是不是要饿一天啊！”林飞见外面的太阳都快爬到头顶上了，抱怨道。

早饭都快变成午饭了，这可不是他不给面子，而是他的肚子实在是饿啊！

林飘飘端着梅花饼一进大厅就听到二哥的埋怨声，于是小嘴嘟得老高，“既然二哥不喜欢，来人哪，去给二少爷做份他平常吃的早饭端来。”

林飞一听，立刻跑过去接过她手中的糕点，陪笑道：“二哥错了，飘飘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好吧，今天就饶了你。”看着下人将点心一样一样的摆好，林飘飘指着桌上的点心解释道：“我觉得酒楼的生意虽然还不错，可是一到

下午就没什么人了，所以我想以这些点心作为下午茶，吸引一些夫人千金们来，当然是限量的。”

林飞看着满桌的美食也顾不得妹妹说什么，夹了一块就放进嘴里，然后一脸惊喜地叫道：“太好吃了，飘飘，二哥每天的这一份就拜托你了。”

听林飞这么一说，林家人都夹了一块放到嘴里，然后就连平时吃得甚少的林夫人都破例多吃了一些。

林威知道飘飘的方法好，可这夫人小姐平常难得出门，“飘飘，限量也得让人来才是。”

“当然，这些糕点，我会找几个手脚伶俐的人教，至于糕点，在这三天的时间类，吃饭就奉送下午茶，如有人买就道出说限量出售，每天只出一次，每人只限买一份。”

听她这么说，林飞马上道：“有人买是好事，怎么还限卖呢！”

“买的人多是好事，可是吃得多了也就没什么新鲜感了，我想越是得不到的越珍贵吧！”

“嗯，的确如此，飘飘，这事我会办好的。”林威不得不说他妹妹是个天才。

林靖见儿女们有商有量，心里一阵安慰。

那天下午后，不出三天，只要是吃过黄鹤楼糕点的人，都乖乖地成了黄鹤楼下午茶的忠实粉丝，不仅每天必要，更是风雨无阻。

林飘飘和羽儿带着糕点来到王府，刚到门口就只见轩辕悦冷着一张脸，恶狠狠地瞪着她道：“林飘飘，你别得意，本宫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你给本宫小心点。”

“公主……”林飘飘欲叫往她，无奈别人早已绝尘而去。从酒楼开张后，她就在也没有去过她家，这是距那次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刚见面就这样，林飘飘还真是哭笑不得，“羽儿，我有得罪公主吗？”

“没有。”羽儿本以为公主会和二少爷一对的，可现在……

两人相视无语，正准备进门，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呼喊，还没来得及回过头，林飘飘就已经陷入黑暗了。

第十一章 搞了个大乌龙

门房的人一见公主和王爷的贵客碰面，公主的语气不对，他立马就跑进屋去回禀王爷，就怕贵客出了点事，王爷会发怒。

轩辕无极得到消息，立刻起身往门外走去。他刚才教训了悦儿一顿，如果悦儿将怒气出在她身上，后果他不敢想象。快步走到门口，只见打翻的竹篮及一地的糕点，快步赶到门外只见躺在一边的羽儿，而林飘飘却不见踪影。扶起羽儿，轩辕无极对着身后的仆人吼道："去拿些水来，快。"

羽儿感到一阵冰凉，回过神，一见到轩辕无极，立刻爬起身跪到他面前，哭着哀求道，"王爷，救救小姐，她被人抓走了。"

"是什么抓了飘儿，你可有看清楚。"听到佳人有危险，轩辕无极心一惊，问道。

羽儿努力地回忆道："有两个蒙面人把小姐带走了，他们的身材有点……奇怪。"

"奇怪！？"想不出这是个什么回答，"为什么看起来奇怪？"

仔细想来，羽儿才想到哪两个人不仅身材有点奇怪，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古怪，"奴婢确定他们是两个男人，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像是想到什么，羽儿拍了下手道："对，他们的身材有点佝偻，就像是老人，另外他们的声音也很沙哑。"

"老人？"两个老人打扮成蒙面人抓走飘儿？轩辕无极满脸的问号，可是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能让飘儿受一点伤害。"来人。"

"属下在。"站在一边的侍卫听到传唤立刻恭敬地站在一边等待轩辕无极的命令。

"传令下去，封锁城门，只进不出，遇到可疑人士立刻抓走来。"只期望在他没找到她之前，她别出事。

然而被轩辕凌风派遣出来查林飘飘的无影，运气可畏十二万分的不好。本来刚出宫，他通过黄鹤楼的客人知道了一些关于那萧妙儿的少许喜好，尔后，他潜入林府，刚好遇到林飘飘在厨房做点心，观察良久，他同羽儿一样好奇那个所谓的沼气到底为什么能着火……

蹲了半天，他也有点饿了，距离她们那么近的点心肯定是没他的份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把那个小丫环藏在一边的小点心全吃了，心里有点对不起她，不过糕点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跟了一天，无影一直跟他们身后的不远处，看到他们遇袭，他下意识地将快倒地的羽儿接住，扶到一边，这才飞身追了上去，可几个回命之后，他竟把人跟丢了，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回宫领罪。

“什么，她让两个武功高强之人掳走了。”轩辕凌风放下手中的书，眯着好看的双眼，不悦极了，“派出影卫秘密调查，找到人后先别打草惊蛇，最主要的是先确保她的安全。”

“是，皇上。”无影不敢相信皇上会为了一个女子动用影卫，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那名女子就是他们以后的女主人……

有别于轩辕国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林府的人只能出动自己所有能出动的人四处寻找。一时之间，大邺的百姓都知道皇城里的人都在找一名叫林飘飘的女子。

“都说要带上那篮点心了，打翻在地，心疼死了。”有些沙哑的声音很是大声地叫着。

“我这不是想把人先带回来吗，要知道把她带回来了，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中气十足的反驳声。

“可是你不知道我看到地上的点心，心像在滴血，可惜了。”

“你目光短浅，要看长远一点，等她醒了，要多少点心就有多少点心。”

……

好吵，真的好吵。林飘飘捂着头，恍恍忽忽地坐起身，目光迷茫地打量四周一遍，看着简陋又有点粗糙的木屋，她敢肯定这不是自己

的房间，仔细回想她才想到自己到了轩辕无极的府门口，遇到了公主，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绑架。

小心翼翼地移到门边，东张西望一番后，林飘飘盯着坐在门口吵架的两个鹤发童颜的老人，看来刚才吵得她不得安宁的就是这两个人了，可是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啊！还是她误会什么……

“那个……请问……”小声地开口，林飘飘见他们同时回头盯着自己，一时到不知道怎么办了。“呵呵……我只是想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胖一点的老头一下子窜到林飘飘面前道：“小丫头，你终于醒了，我们可是等你很久了。”

“啊！”

“你吓到她了。”瘦一点的老头拉了把胖老头，斥责他一句，对着她道：“我是天山，他是雪翁，我们找你来是想让你给我们做好吃的糕点。”

糕点！？

林飘飘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会做糕点的，黄鹤楼的下午茶系列也不过刚出来。

天山看出她的疑惑，笑道：“我们是被你做点心的香味吸引过去的，在厨房吃了你做的糕点之后，我们就再也吃不下别人做的了，所以为了天天吃你做的糕点，我们才会出此下策把你掳来的。怎么样，快给我们做吧！”

啼笑皆非，林飘飘不知该笑他们天真还是无邪，他们绑了人还想让人做饭，就怕被人毒死。“不做。”

“为什么啊！”雪翁接受不了她的答案，大声抗议。

见雪翁急的满脸通红，她不禁兴起逗他的念头。“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做啊！”

“这——”想了想，他们还真没什么关系。“天山，我们跟她没关系，她不做给我们吃，要不，我们收她为徒吧！”

“也行。”天山听了雪翁的话，对着林飘飘道：“那我们收你为徒怎么样？”

“哪你们有什么可以教我的。”这两个老人真是太好玩了。

抓抓脑袋，天山和雪翁满脑子就想着要用什么方法留下她。

“我把凌波微步传给你怎么样？”天山拿出自己的绝学之一诱惑道。

凌波微步！金庸大师笔下的产物，架空了都还存在，真是太强了。“还有呢！”

见她不满意，雪翁又道：“我把御剑术传给你，怎么样？”

还有御剑术！哪不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武功吗？够酷！今儿个还让她全碰上了，运气真不是普通的好。“还有什么吗？”

“还有什么，小丫头，你会不会太贪心了。”天山和雪翁见自己的绝学都不能让她动心，一时之间是备受打击。

玩笑开得差不多了，林飘飘也不好继续闹，“两位前辈看得起飘飘的手艺是飘飘的福分，不过，我只能用沼气做菜，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搬到林府去住吧！我不介意多两双筷子。”

“哦，小丫头一直在看我们笑话。”天山不满地道。

“这也太不厚道了，不过看在你诚心邀请的份上，我们原谅你了。”听每天都有好吃的，雪翁也就不计效她刚才的行为了。

林飘飘没想到这还真是一场误会，就不知道大哥他们怎么样了，她得赶快回家看看才是。“好了，两位师父要跟我回去哦，不然我的家人会担心的。”

“嗯嗯。”只要有好吃的，他们不在意去哪。

就在林飘飘他们快速往家赶时，大邺已经因为她而乱成了一片。好在她没事，否则这大邺城内所有的混混、小偷们都不用活了。

“大人，我们真的没有碰那位林小姐啊！”

“冤枉啊！”

“大人，放了我啊！”

牢里都快装不下了，所有值得可疑的人似乎在这几个时辰里全进了大牢。

而带着两位高手回家的林飘飘一进城门就被请进了王府，交待被劫的经历。

“飘儿，你没受伤吧？”轩辕无极风尘仆仆赶回府里，见到佳人，立刻冲上前去上下左右地打理，就怕她受了什么伤害。

他——轩辕无极，轩辕国的大将军，战场上的阎王修罗。他从来不曾将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的命看在眼里，可是现在，她的突然遇袭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惧，他无法想象失去她后的日子。

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轩辕无极用自己略带颤抖的声音向她要一个保证。“飘儿，答应我，一定不要让自己出事。”

林飘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失态的轩辕无极，认识他的这段时间里，她见过无助悲伤的他；用冷漠来保护的他；对自己温柔体贴的他；狂怒冷酷的他，就是没见过如此惶恐的他。

“无极，一切都是误会，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这种事了，好不好！”说不感动，那是假的。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女人，一个也想被爱的女人，就算她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男人，她依然是需要别人来关心的，而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正在慢慢地以他的温柔侵占她的心。

“小丫头，这就是你的男人，嗯，不错，是个人物。”天山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打扰了气氛，还一个劲地对轩辕无极发表意见。

脸上出现小丸子的标准黑线，林飘飘退出他的怀抱，指着装扮奇特两人道：“他们呢，就是带我走的人，也是我的超级粉丝。”

“超级粉丝！什么意思？”她又说了一个他听不懂的名词。

“哦！”拍拍自己的小脑袋，林飘飘这才注意到自己又用了现代词汇，解释道：“就是非常崇拜我的人。”想到今天掉在地上的点心，她

就一阵心疼，“本来我带了想给你吃的。不过，算了，明天我再给你送过来。”

“嗯，陈飞，你去解决余下的事。”残局还是要人收拾的。“走，我送你回去。”

“嗯！”

在回家的路上，林飘飘才知道自己的失踪引起了多么大的混乱了。想想今天倒霉的人们，不禁对着天山雪翁们道：“都是你们，才搞了这么一个大乌龙。”

第十二章 故人是否依旧笑春风

回到家后，林飘飘把天山和雪翁安排在离自己院子不远的惜雨楼。面对这次的混乱，她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还是少出去的好，免得死于非命。

远在另一方的龙袭炎早已没了以往的温文儒雅，现在的他变得霸道，不管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干净利落。

宁心的婚期定了，就在明年三月，这样她在宫里的日子就越来越少，相反的她就越来越担心皇兄。林姐姐走了已经有很久了吧！皇兄不只是变了一个人，而且整个人也以一种让害怕的速度削瘦着，她真担心皇兄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皇兄，最近我听说轩辕国里出了个绝世才女，要不，你也寻个时间出去走走，看看。”民间传得绘声绘色，就不知道是否真如他们所说。

“捕风捉影，大惊小怪。”对于这种事情，以前的他或许还会有兴趣，可如今对于这些夸大事实的事，他嗤之以鼻。

宁心无奈地摇摇头，走到他门前，轻声说道：“皇兄，林姐姐已经走了很久，林家也不知去向，你是不是该收手了。”

冷冷一笑，“收手，收什么手，朕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吗？”

“皇兄，后宫里整顿的差不多了。”后宫里的人并没有因为林飘飘的下葬而得到安生日子。

龙袭炎挥手掀掉桌上所有的奏章，转向宁心，不悦道：“这后宫里的事，你一个公主少管一点。”

“皇兄，别要这样，我不想看到你受千夫所指，更不想看你继续沉沦在往日的痛苦中。”说到心酸处，宁心泪如雨下。

龙袭炎握紧拳头，他知道自己说的太过份了，可是他就是不想看着曾经让她吃过的苦的人安好地活着，更或许他只是想惩罚自己吧！

“皇兄，我就要出嫁了，以后在你身边的日子更是不多了。”她好想念以前的皇兄。“听皇妹一句，放过自己吧！”

有些踉跄地倒退两步，龙袭炎红了眼，紧抿着嘴唇，颤抖地压抑自己的情绪，“宁心，朕从来不知道失去她，自己会丢掉半条命。”

“够了，够了，皇兄。”动情地握住他的手，宁心心疼地安抚他，“皇兄，爱自己吧，别让林姐姐走得不安心。”

眼泪顺着眼角慢慢滑落，龙袭炎无力地放松自己绷得紧紧的肌肉，扬起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也许你说的对，朕该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

“嗯，出去走走吧！”只希望这次出门能让他真正地振作起来。

相较于龙袭炎的自我放逐，东方拓在这方面就处理的好一点，他较之前削瘦许多，可精神依然很好，只是在夜深人清的时候，他才会放肆地怀念哪个带走自己心的可人儿。

东方拓常常会对着夜空发呆，如果他没有出门，是不是就能救下她。这样的问题总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可不管想多久，他都得不到答案。

佳人已逝，剩下的日子还是一样要过，只是今年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冷得人的心都结了冰。

“公子，又在想林小姐了。”于磊才刚打个盹，醒来就不见公子的人了，一想他就知道公子又到这思心亭了。于是，他让人备了点酒菜直接送了过来。

接过于磊递过来的酒，东方拓直接灌到嘴里，那种苦涩的滋

Chapter_4

味似乎不只是在嘴里，连心里都是。“于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别的地方走走。”

“嗯。”他本以为公子伤心只因少了一个朋友，后来他才发现公子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爱上了林小姐，想来命运总是以捉弄人为乐的。“公子，我听说轩辕国那边出现了一个大才女，好似诗词歌赋无所不会。要不，去哪边看看，刚好那边的产业也很久没有巡视过了。”

站起身，对着月亮独自醉饮，东方拓觉得自己也许还是离开这个伤心地的好，尽管这里是她的安眠之地。“明天起程。”

“是。”能离开这里，时间久了，公子应该就会忘了林小姐吧！

同在魏国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出发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此出行不仅会让他们成为对立，而且还会大大出手。

龙袭炎虽贵为皇帝，可是要出宫却没那么简单，他不仅要将政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更要做足准备才能安心离去；反观身这天下首富的东方拓就自在多了，他只需吩咐一声就可起启，必竟他的生意遍及各国，出行之举实属平常。

“公子，我们先去轩辕国吧！”骑着俊马，于磊扭着头问身旁的东方拓。

东方拓望了望前方一眼道：“就去你说的轩辕国吧！听说哪个黄鹤楼里不仅有个才女，而且生意更是好的不得了。”

“公子是想去看看情况？”比东方的生意还好吗？

东方拓本来还没什么兴趣，可当他拿到轩辕国送来的消息时，他对这个黄鹤楼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想象的范围。“于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只有这样，生活才会让人想要继续过下去。”

感慨事世，东方拓觉得如果林飘飘能活着走出那片宫墙，也许现在他们就可以一起去看这天下的每一处风景了。可当一切错过时，他才发现思念是一种美丽，也是一种伤心。

仰望那抹湛蓝的天空，他良久无语……

于磊就是见不得公子一脸悲伤，他没有爱过，不知道失去爱人的痛苦，可是公子这样，他会觉得很难受，于是他找了个话题，想引开公子的注意力。“公子，这轩辕国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哦！”

“离开也不太久，那里应该也没多大的变化才对，好了，快点赶路吧！”

轩辕国不同于魏国、月影和飞雪三国，它应该是三国里最独特的一个国家。轩辕国的女子不像其他国的女子那样，大门不迈，二门不出，多半的时间都耗在家里。这里的风气十分的开放，女子能骑善射，这是很普遍寻常之事，甚至有关男女之事也是较其他三国开化许多，比如成了亲之后，若发觉彼此合不来，自动下堂求去的女子亦不乏其人，甚至女子二嫁三嫁也大有人在的。另外，轩辕国的节日较其他国也要多一些，比如情人节就有彩灯节、七巧节和秋收节。

这个国家的女子虽较其他三国的女子要自由得多，但是抛头露面，在外做营生，依然是得不到尊重的，这仿佛在每一个朝代都是定了型一般。这就是为什么轩辕凌风刚开始看到林飘飘时表现的不屑的原因。

被迫分开的三人，似乎在冥冥之中又走到了一起，就不知道这对他们而言到底是好还是坏。

坐在窗前，看着光秃秃的树丫，林飘飘对着身后的羽儿道：“梅花落了，桃花立于枝头笑春风，不知远方的故人是否也依旧笑春风呢！”

但愿所有关心她的人和她所关心的人都能抛去前尘往事，笑对春风。

第十三章 骑马场的事

关在家里，林飘飘当仁不让地练起了武。谁让天山和雪翁二老太能吃，累得她不得不以练武强身为借口来少进厨房。刚开始她只不过是抱着偷懒的心态去练的，可后来她发现这两个功夫其实蛮好用的，

不仅如此，她的自由空间似乎因为天山和雪翁的教授而就得宽大起来。

时间转眼即逝，一下子一个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小姐，轩辕公子来了，正在大厅等你。”羽儿拨开挡在面前的桃花，看着坐在石头上打坐的主子道。

“嗯。”应了一声，林飘飘收敛心神后，这才站起身走到羽儿面前，“我去见无极哪，你去厨房把我昨天弄好的点心给师父他们送去。”

“是，小姐。”

刚到大厅就看到轩辕无极双手靠后，挺拔地站在大厅正中，似乎是在欣赏大厅里的字画。学着他的样子把小手背到身后，然后悄悄地走到他身侧，问，“有看出什么来吗？”

回过头，看着俏皮的样子，轩辕无极微微扬起一抹弧度，道：“不懂这些，只是随便看看。”

“哦，我可不信轩辕国的王爷不懂这些！”吐吐舌头，林飘飘也不为难他，拖着他，让他坐下，然后揉揉有点酸疼的脖子埋怨，“你长得太高了，每次跟你说话都好累。”

这次轩辕无极笑出了声，然后一手温柔地拿下她的小手，另一手轻揉地帮她按摩脖子。“这样好多了吗？”

“嗯，我让人送过去的点心，好不好吃？”睁着大大的眼睛，期待地等待他的答案。

“很好吃。”轩辕无极从小到大根本就不喜欢甜食，可当林飘飘让人送上一篮子点心过去时，他有一种被人关怀、挂念的幸福感，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他将哪篮子点心全部吃完了，以至于到现在他都还有点不舒服。

林飘飘觉得他的语气有点奇怪，可是一时间她又说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奇怪。“无极，今天找我，有事吗？”

这个男人在她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们之间的相处其实并不多，可是她就是觉得在他的身边很安心。

“听说你近来都在家里很少出去，怕你闷坏了，来带我去骑马。”这一个月来，皇兄的举动十分奇怪，他似乎在做什么他不知道的事，这本没有什么，可是奇怪的是他的感觉告诉自己这事跟飘儿有关。于是，他派人在暗地埋伏，只要事情一涉及到她，就立刻换上假消息，以免她再次受到伤害和困扰。

林飘飘一听骑马，眼睛都亮了，她有练御剑术没错，可是练习的空间只在她小院里，现在有机会出去，那在好不过了。“嗯，我要带什么吗？”

“不用了，走吧！”看到她喜笑颜开的样子，他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那快走吧！”最近黄鹤楼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做点心的事也告一段落，她现在除了练功，实在是没什么事可做。大哥和二哥也为了开分店的事四处奔波，爹娘年纪又大了，她总不能打扰他们吧！现在好了，有人陪她玩了。“无极，快点，我好想快点到。”

跟上她，到了门口，轩辕无极翻身上马后用力把她带到怀里，“走了。”

“嗯。”安份地呆在他的怀里，林飘飘突然觉得这一生有这么一个男人宠着自己也好，她不是这个时代的女子，没有什么从一而终的想法。

她离开他已经很久了吧，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妃子和孩子，她是否应该顺应自己的心，选择轩辕无极，然后在他的关怀下平静地过完这一生。

在大邺的大街上，还有另一对骑着马的人，他们就是刚到大邺的东方拓和于磊。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擦肩而过之际，东方拓突然转过头，望望对面的街道，有幸的是他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侧面，然后愣愣地望

着，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磊骑着马走在前面，刚想问公子是先去行馆还是先去店铺时，没见到人，回头望去，只见他直视着对面，驱马上前，他好奇地看了看，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啊，除了人还是人。“公子，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我们先回行馆吧，我累了。”他一定是太累了，才会看花眼的吧，她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嗯。”公子在想黄鹤楼的事吧！一定是，不然他怎么会失神呢！

擦肩而过似乎都是在对方最想念一个的时候才会出现吧，就像向左走向右走一样，明明都想着对方，念着对方，可是就是走不到一起。

东方拓和林飘飘之间似乎一直都是这样，从生到死，从开始到结束，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的面对过对方。

有别于东方拓的暗自神伤，林飘飘可是很高兴的，她不仅得到了轩辕无极送得高头大马，更看到了一望无际，就像是内蒙古的大草原一样景色。

刚下马，还没来得及看马，林飘飘就冲到草原前面，大声地唱起了歌。

“飞跃八千里路云和月乘风而来
近看草原大地青春焕发地光彩
跨上我心爱地黑骏马踏歌而行
奔向你的怀抱飞飞扬你的神彩
哈啊咳内蒙古大中华为你齐声喝彩
各族儿女心相连走进壮美的时代
跳起安代拉响马头琴纵情歌唱
欢呼你丰收地喜悦开扩地豪迈
畅饮金碗奶茶马奶酒香飘四方
芬芳着你宽广无边的胸怀
哈啊咳内蒙古新时纪为你放声喝彩

满怀激情赞美你飞腾的气派

哈啊咳内蒙古新时纪为你放声喝彩

满怀激情赞美你的飞腾的气派

飞腾的气派”（歌曲：为内蒙古喝彩）

轩辕无极看着她大声歌唱的俏模样，目光温柔的追随着她。看过很多的她，可越是了解她，他就越放不开她。

马场里的仆人听到这嘹亮的歌声，纷纷走出马棚，争相观看，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唱出如此有气势又动听的歌。

一曲终了，林飘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过头对着轩辕无极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不由自主地伸出白嫩的小手对他撒娇道：“我唱得这么好听，你是不是要奖赏我呢！”

“送你一匹马怎么样？”轩辕无极话音刚落，就只见一个高壮的仆人牵着一匹白色的骏马走到了她的面前。

林飘飘看着面前的马，心里一阵激动，然后欢呼地蹦到他的怀里，在他的俊脸上留下一吻，就在他想要回抱她的时候，她跑到马身边，翻身上马，奔驰而去。

轩辕无极刚想上马去追，只见那高壮的仆人立刻跪倒在地，“爷，这马认人，小姐恐有危险……”话还没讲完只听见林飘飘尖叫一声……

第十四章 故人到来意难明

林飘飘的尖叫声吓坏了轩辕无极在场的所有人，可当轩辕无极正要追上去时，就发现她正驱马从另一头赶回来，并且她的脸上除了灿烂的笑容外，没有一丝异常。

疯狂是乎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自从在魏国的后宫生活了一段时间，又经历了那段感情后，她似乎怎么去放松自己的神经。现在一切都成为往事，回头再看，她才发现自己一直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加注的悲伤之中。

骑马驰骋，当风从她的耳边吹过时，她突然想要尖叫，想要发泄心中所有的不快，放掉所有，重新再来。

回头望见轩辕无极有点不对劲的样子，林飘飘才想到自己刚才哪有点过激的行为，立刻往回奔，对上轩辕无极关心的眼神，她突然觉得小脸有点发热，于是傻笑道：“嘿嘿，一时忘形了，吓到了吗？”

见佳人无事，轩辕无极也不计较刚才的事。“喜欢这匹马吗？”

“嗯，很喜欢，它有名字吗？”当她在心里决定要忘掉以前的一切时，她就觉得要接受眼前的这个男人，而这马就是他们之间的开始。

牵过她手中的疆绳，轩辕无极的另一只大掌抚摸着马头上的鬃毛，双眼温柔地看着她道：“它已经是你的了，名字当然也由我起。”

“真的吗？哪无极的马叫什么？”刚才来时的那匹黑马似乎从到的哪一刻都盯着她身下的这匹马，它们应该是情侣关系吧！

“烈火。”烈火和她的这匹追风是一对，以前追风就一直没有主人，现在主人是她了，名字当然得由她来定了。

烈火！马如其名，看身下的这匹马，雪白鬃毛，无一丝杂质。她突然想到唐朝诗人翁绶的《白马》，不自觉间，她轻声念了出来，“渥洼龙种雪霜同，毛骨天生胆气雄。 金埒乍调光照地，玉关初别远嘶风。花明锦襜垂杨下，露湿朱缨细草中。 一夜羽书催转战，紫髯骑出佩騂弓。”

“好诗。”对于她的才华他从不怀疑。

得到他的赞扬，林飘飘嫣然一笑，好像来了这之后，她盗版别人的作品已成常事了。“既然这样，就叫他追云吧！”

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这都不重要，轩辕无极翻身上马，坐到马鞍上，将她搂在怀里，“带你跑一圈。”

“嗯。”无言的拒绝已经太多了，她不想在拒绝这个满身伤痕的男人了。

“驾……驾……”佳人在怀，轩辕无极笑得是那样的满足。

直到夕阳西下，轩辕无极才送她回林府。

相较于林飘飘的轻松快乐，林威他们可是如临大敌。今天如不是他先发现到达大邺的东方拓，飘飘的事恐怕就要穿邦了，到时他们人

虽在轩辕国，可到底是魏国子民，皇上要问罪，他们一样逃不了。

“二弟，现在怎么办，东方拓可能还不知道黄鹤楼是我林家的，可只要他稍加打探就会发现飘飘的存在，到时，皇上也可以会因此得知飘飘还在人世的事。”这是他最担心的一点，如果东方拓站在他们这边，事情可能好办一点，可是万一……

林飞自从和轩辕悦的事后，整个人成熟了不少。当初他也很欣赏轩辕悦的豪爽和大方，可当他发现这个女孩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大度，只是一个毫无内涵的妒妇时，他对她所有的好感似乎在一瞬间，全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失望。

他的心情一开始很糟，可后来妹妹莫明其妙的遇袭打散了他的注意力，之后，他和轩辕悦也没在见面，一切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过去。

“大哥，我们通知妹妹，这段时间注意一点，至于东方拓我们亲自招呼，只要不让他知道察觉到飘飘的存在即可，另外我相信遇到我们，他在这里也呆不了多久。”他看得出来东方拓不只是对飘飘有好感那么简单。

“嗯，你说的对，没有人愿意触景生情，更何况我们还是飘飘的血亲。”这样的他们就更能勾起他对飘飘的思念，这对东方拓而言无疑是个残忍的打击。

林飞听了他的话，也点头同意，“大哥，我想明天东方拓就会造访黄鹤楼，到时我们一起见他。”

“嗯！”该来的迟早会来，怕就怕到时来得那个人会是他。“先回去，飘飘哪也得商量好才是。”

当天晚上，林家人吃完饭后，林威一点也没有犹豫，直接说了他们的发现，“东方拓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防，今天他来，就不知明天来得人是谁了。”

林飘飘怎会不懂大哥的意思，这事本因她而起，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保她周全。“大哥，你们有什么打算？”

东方拓，那个温文尔雅的嫡仙男子，回忆过来，他们之间的确有一场很美妙的邂逅。只是哪知转身以后，人事全非，不复当年的单纯。

“这段时间我就不出门了，至于下人哪里，大哥你们打点好就行了。”不等他们反应，她就起身走出饭厅，站在走廊看着远方，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来她把一切想得太轻松了，原本以为只要离开皇宫、离开魏国、离开他，一切就结束了，可现在看来，这一切不仅没有结束，相反的好像才刚刚开始。正如大哥所说，东方拓的到来只是一个警惕，他能找到这里，那么难保有一天，龙袭炎不会来。到时他们相见，她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见这个她曾爱入骨髓的男人。

轩辕无极！东方拓！龙袭炎！他们都是这世上少有的绝世男人，有才有貌有家世，而她不过一缕来自未来的孤魂，她是凭什么去赢得这三个男人的心，真是她特别吗?

她看不是，也许只是她的心一直都随风而动，没有定向，才会让这些男人对她趋之若鹜吧！自嘲一笑，林飘飘真不明白自己的小脑袋瓜里，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今天决定振作，明天又多愁善感，唉……

“小姐，王爷让人送了些书过来，说是你要的。”羽儿跑到门前，兴高采烈地通知她。

回过头，林飘飘这才发现自己忘了什么，“让他们送到书房去，另外，让他们告诉无极，就说这段时间我都要在家里，如果有事，就要他过来找我。”

“是，小姐。”

羽儿走后，林飘飘拿起书桌上的笔，一阵叹息……

第十五章 接风（上）

东方拓听了手下的报告，心里一阵疑惑，林家人！应该不会是他们才对。拿着纸张的右手不自觉地握紧，他不知道自己心里到底是怎

么想的，即希望是他们又希望不是他们，她早已不在，就算见到她的家人又能怎样。

“于磊，我让你查的事怎么了。”还是不要是他们的好。

真没想到都到了这里还能跟林小姐的家人碰到，真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

“公子，黄鹤楼是林小姐的家人所开，让人奇怪的是酒楼里有一个女子名为萧妙儿，据说是林府小姐。”林小姐早已去逝，这名女子又是谁?

“什么，林府小姐！”惊诧地站起身，东方拓有些失态地盯着于磊，等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他有些颓唐地坐回椅子上，试着调整自己的情绪，“你说她叫什么？”

“萧妙儿。”公子要是知道林府还有个林小姐会怎么样，而现在还多了这个萧小姐，她应该是林府的干女儿之类的吧！

不是她！怎么会是她！“有查清她与林府的关系吗？”

“关于她的评论似乎多如牛毛，而且有件事很奇怪，那就是林府有位小姐叫林飘飘，黄鹤楼有位小姐叫萧妙儿，有人说他们是同一个人，也有人说这位萧妙儿是轩辕王爷的红粉知己，因那位王爷同林家有些交情，故让林家收为干女儿。”这到底是真还是假，他也说不清。

东方拓失神地望着茶几上的盆景，看着这绿意，他想着她在魏国的坟，以皇帝爱她的程度来看，如没见飘飘下葬，他应该是不会罢休了，那么这个萧妙儿应该就是他们寻求安慰的代替品或帮别人的一个顺水人情。“于磊，我们走一趟黄鹤楼。”

“是，公子。”看来公子不亲自确认一番是不会罢休的。

门庭若市，黄鹤楼的生意真的好得让人不得不去妒忌。现在是下午时分，还不到吃饭的时间，多半的人都还在别的地方晃悠，就算店里有人，也只有两三人，那像这黄鹤楼，简直比别人正午的生意还好。

“春暮偶登楼，上下鱼龙，应惜满湖绿水。”大批大批的文人雅士聚在大厅，只为解出萧楼主的每日一联，对上下联者就有荣幸上二楼雅间，更有向三楼挑战的机会。

“酒醉休说梦，关山戎马，未如一枕黄粱。”东方拓拿着手中的折扇，边走边吟。

众人听了他的下联，然后将上下两联放在一起对比，发现此联对得刚刚好。

“公子好才华。”诚心夸奖的声音。

“公子有幸上得二楼，就不知这三楼能否上得去。”妒忌的嘲讽声。

小二见有人答出，立刻上前，“这位公子，二楼请。”

站在二楼的林飞和林威看着下面的情况，对视一眼，“该迎接客人了。”

小二领着东方拓他们来到二楼的春满阁，“这就是公子单独的雅间，如果公子能打败楼上的楼主或者得到楼主的认可都可以将春满阁移到楼上。”

“谢过小二哥。”东方拓感觉这门后有人，里面的人应该就是他想要见的人吧！

“公子客气了，请。”小二做完该做的，转个身，下楼去了。

于磊看着这情景，不禁感慨，“公子，这里的一个小二都有如此气度，生意会好实属应该。”

“嗯。”推门而入，东方拓直直地看着坐在里同的两人，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同于黄鹤楼哪尴尬的气氛，桃花林中林飘飘和轩辕无极正煮茶赏景，欢声笑语。

“无极，你每天往我这里跑，就不怕别人说你这个堂堂王爷，不务正业吗？”小小兰花指拿起一块糕点送入嘴中，也不怕自己没气质的一面吓走对方。

轩辕无极笑了笑，不说话，只是温柔地看着她。他怎么告诉她，只有在她的身边他才会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呢！上次黄鹤楼开张的事之后，悦儿就不在跟他一起了，听从悦儿宫里传来的流言，说他是祸害、是妖魔，只会带给人不幸。

他的心很痛，曾经他最心疼的妹妹，原来心里面一直是这样想他的。如果不是飘儿出现，也许他会永远躲在假象后面，一生欺骗自己，还有一个人能关心自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有了真正接受他的人了，不用再自我欺骗，更不用在假装自己不用别人关心，孤独地过完一生。

“怎么不说话，让我说中了。”仰着小脸，林飘飘一脸戏弄地问。

“让你说中了。”好笑地附合她，轩辕无极伸手替她把风吹乱的长发理顺。

这个男人怎么不让心疼，如果说龙袭炎是一个孤独的君王，很让人心疼，那么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永远站在角落，一个人哭，却没有人会去安慰他，照顾他。“无极，轩辕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不知道。”从小到大，所有的人都避他如蛇蝎，怎么可能有人会带他去玩。

看着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忧伤，林飘飘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于是，她拉着他的大掌道：“我们一起去找好不好，我来这里后还没出去玩过呢！”

“嗯！”他生命中的遗憾全部都由她在补偿。

林飘飘很想说明天就去，可是一想到东方拓，她突然觉得呆在家里也不是一件安全的事，也许她可以去轩辕家里住上一段时间。“无极，我去你府上住一段时间好不好？”

虽然不知道她为何会有此一问，但是他非常欢迎她去，如果是朝夕相处，他们的感情应该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才对。“想去就去。”

“好，哪你等我，我马上让羽儿去收拾。”得到许可，林飘飘立刻动身去找羽儿。

黄鹤楼内气氛紧张，东方拓看着林威和林飞良久才开口问候，“两位林兄，别来无恙吧！”

“东方兄也是。”还之以礼后，林威看着他说道：“哪天一别后，没想到再见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请节哀！”也许最该学会节哀的人就是他自己。

林威眼见他身体削瘦，就知道他是真的为了飘飘在伤心。“东方兄，我们先不谈这些了，来，请坐。”

点个头，东方拓坐到一边，看着他们，他觉得现在不是时候去问，只能等到证实那名萧姓女子的真实身份时，他才能当面去问飘飘的事。“林兄，你们的黄鹤楼真是名不虚传。”

“东方兄过奖了。今日东方兄的才华也让尔等开了眼界。”场面话说的足并不代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知东方这次到轩辕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哦，只是平常的巡察场业。”

“既然如此，不如有在下做东，给东方兄接风洗尘。”一直躲避，还不如一下子迎上去。

“那就多谢两位林兄了。”如果飘飘还在，他们应该不会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才对，如此看来，是不是就证明她真的已经离开了……

第十六章 接风（下）

刚收拾好东西，就听黄鹤楼里的人传来的消息，说是有贵客要到，要做好‘准备’。林飘飘怎么会不懂这个意思，东风拓就要到了，她的动作得快一点才是。

“飘儿，收拾好了。”

回过神，林飘飘将手中的书递给他，目光闪烁不定地笑道：“无极，我们快走吧！”

“嗯。”她似乎是想躲什么人，又好像是在掩饰什么，他很想知道，可又害怕答案会让他永远地失去她。

他是战场上的无情修罗，从什么时候起，他也学会了害怕。

林飘飘刚到王府，轩辕凌风和轩辕悦就得到了消息，轩辕凌风皱起了浓眉，他不懂林飘飘为何突然住进二皇弟的府里，是他们已经成就好事，还是他们决定先行陪养感情。第一种猜测让他觉得非常的排斥，可第二种猜测也没让他多高兴，原本他是想过段时间后，将她秘密接进宫的，可现在看来机会不大。

江山美人孰轻孰重，他心里很明白。为了林飘飘放弃江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会为了她和二皇弟反目，必竟他是这个国家不可缺少的战斗力。

相较于轩辕凌风的思想斗争，轩辕悦只是更确定了自己想要除去林飘飘的决心。

二皇兄为了她不惜与自己反目，大皇兄更是为了她当着宫女太监的面斥责了她好几次，更可恶的是林飞居然因为自己刁难了她一次，就彻底地跟自己划开了界线。她今日遭受的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出现，这世上既然有了她，又何苦要出现另一个她。

上天既然不帮她，那么她就亲自除去她。

宫里的波涛暗涌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宫外的人，此时天山和雪翁也因为林飘飘的离开而跟进了王府。

“小丫头，你真没良心，你怎么能把师父忘在府里呢！”点心没了，他们怎么办?

雪翁吃着从林府厨房带出来的点心，站在一边，不满地白了她一眼，不发表任何感言。

哭笑不得的林飘飘只得任由他们一人一句话，一人一个表情地遣责自己。她是躲人，又不是出门旅游，唉，这两老，真是一对活宝。“好啦，人都来了，还说那么多，进去了。”

相较于林飘飘的无可奈何，林府里面正张灯结彩，美食佳肴地款待东方拓。

“东方兄，我敬你一杯，以后这生意方面的事还得多靠你的帮忙。”这是事实也是客套，必竟他们不想给自己多找一个麻烦。

“林兄客气了，黄鹤楼的特别和成功足以说明两位的才华。”为何来了这么久，却没有一个人提起哪位萧小姐的事。“林兄，伯父伯母为何不一起用膳。”

林威歉意地笑了笑，道，“自从飘飘走后，爹娘已经很久不曾踏出院落了。”

“对不起。”到底哪个消息是真，哪个消息又是假?

“没事，东方兄的伤痛不会比我们少的，来，今夜我们不醉不归。”

醉了就不用想这么多了。“好。”

林威给林飞使了个眼神，询问飘飘的动向，林飞一回来就得到消息说飘飘去了王府，于是点了个头让他放心。

于磊见此也不阻拦，必竟只有留在林府，他才能证实消息的准确性，也只有如此，公子才会真的死心，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一杯接着一杯，林威和林飞一直陪着他喝。然后看着他痛苦地笑，畅快地哭，看着看着，他们的心里似乎因为这个男子多情的一面而有所动容。

这种情形似乎只能以柳永《雨霖铃》中的这一段来形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千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感情似乎是因为爱到深处才不知如何忘怀。

东方拓嘴里喝着辛辣的黄汤，心里却更似酸楚。“林兄，如果当初我有想尽办法把飘飘从宫里救出来，现在的结局似否就不同了。”

林威他们不语，事情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那么一刻，林飞冲动地想告诉东方拓真相，可林威拦住了，

必竟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另外，飘飘的想法似乎是并不想同东方拓，甚至于皇上在有任何的联系。

飘飘刚刚开始接受轩辕无极，这是他乐意见到的，所以他不希望东方拓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于磊见他们喝得起兴，于是闪身消失在夜幕中，开始找寻那位所谓的萧小姐。可是他找了很久，也见到了林靖夫妇，可是就是没有萧妙儿的踪迹，难道真如传言所说，她是轩辕无极的红粉知己，到林府不过是个晃子。

一杯接着一杯，终于林威和林飞都被灌倒了，而东方拓则更加的清醒，拿起酒壶和酒杯，他边喝边走到院中，看着头顶上的月亮，背对着刚回来的于磊问，“她是谁？”

“公子，府里没有那位萧小姐的踪迹，看来与传言一样，只是轩辕无极在林府打得一个晃子。”真相往往是伤人的，特别是在面对的那一刻。

“嗯。”这一夜，不谈风花雪月，不理世俗纷扰，只求一醉，忘掉烦忧。

他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继续前行了，即使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了那个她，但在他的心里，她永远存在。

第十七章 不爱了

林飘飘在轩辕无极的府上住了三天，贵客在怎么能住应该也走了，她在这里就像是女主人一般，这种认识让她有点坐立不安。她是开始接受无极的感情，可是接受不意味着现在就入主于他的世界之中。

“怎么了。”现在的轩辕无极很温柔，甚至于讲话的方式也变得非常的人性化，当然这是指着他跟别人说话。

“没事。”她怎么会有事，这里的人都把她当神一样侍候着。“无极，我想回家去看看。”

“嗯，东西就放这吧！”私心地，他不希望这里没有女主人的影子。、

“嗯，我们走吧！”

如果她知道这一出去将会改变自己的一生，她一定会老老实实地呆在王府里，直至老死。可是，这个世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

东方拓想既然关于她的消息都是误传，那么他应该走了，去月影国看看吧，那里没有一丝她的影子，到了那边之后，时间长了，就会忘了吧！

可就在他准备离去时，他看到了巧笑万分的她，那时的他就像是乌云过后的晴天，开心的想要蹦起来，可是他身边的男人又是谁，难道他又晚了一步。

意外地在家门口见到昔日的故人，林飘飘所有的笑容都僵在了唇边，真没想到千躲万躲，到最后还是遇见了。“拓，好久不见。”

有千言万语想要跟她说，可是话到嘴边只化成了一句，“好久不见。”

揣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心情，林飘飘只得把所有人请到自己的小院里去。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等我把话讲完。”瞒不住，那就只有全盘托出，反正这事是迟早要发生的，只是来得比她预料的要早上许多。

当事情全部说清时，轩辕无极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她，他怎么也没想到她的身份是魏国的皇后，对于她的事，周国都有所耳闻，可现在，当她本人站在他面前，身份还是自己心爱的女人时，他有点不能承受。“我有事，先走了。”

林飘飘没有拦住他，只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强忍着不让眼泪滑下。

不知是不是从接受他的那一刻开邕，她的心里就有了他的位置。现在面对他的离去，她的心好像受伤了，也许从一开始她就该同所有

的男人拉开距离。

没有爱情，她应该才会活得比较安全吧！

“飘飘，现在你就打算一直在这里过下去吗？”他们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可是就是因为长久以来的举棋不定让他深陷痛苦之中，现在他不想走原来路，他要表明心意，不管对手是皇帝还是王爷。

站在原地，林飘飘收起哀伤的神情，眼里有着一抹绝然。“不，等我想通了，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男人的爱到底是不是都要等到失去才会知道珍惜，龙袭炎是这样，轩辕无极也是这样。还是她遇上的都不是她的真命天子。

走出房间，林飘飘也不管后面的人做何想法，飞身而去，只是那孤寂纤细的背影让人心疼。

轩辕无极回到府里，就径自将自己关进了房里，他不是故意丢下她的，而是他要想跟她在一起，恐怕不是如此地简单。

“飘儿，为何你的身份要如此的高高在上。”对方是皇上，虽说魏国不是四国之首，可也算得个大国，哪里的皇上无法留住她，那他这个小小的王爷，又是一个人人厌恶的‘恶魔’，他到底有什么资格去留住她。

抬起痛苦的脸，看着卧房里的挂着的她的画像。让他看着她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他办不到，到底要怎样才是最好的选择。

“啊——”仿若一只受伤的野兽一般，痛苦的嘶吼。

王府的仆人都人人自危，就怕一个不小心就丢了自己的小命。他们都知道外面怎么说王爷的，可是事实上王爷除了人冷一点外，待下人还是很好的，只是是人就会怕未知的事情，所以没人敢真正地去接近这个被称为‘恶魔之子’的王爷。

春天的风虽然不如冬天的风那样冷的刺骨，但也能把人冻得发抖，无目的地向前奔走，直到这个断崖边，坐在枯木上，林飘飘自嘲地笑自己天真，明明自己因为爱情不断地在受伤，可她就是学不会教

训，失去龙袭炎，她遇到了轩辕无极，原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在他的宠爱中过了，可是现在的一切说明，爱情的确只是成就彼此悲凉的东西，忘了所有，只为自己活一次。上辈子的自己就像是一个笨蛋一要渴望爱情；这辈子的自己为了爱情要死不活，满身伤痕。够了，都够了，既然这样，还不如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不爱了，就算别人再爱她，她也不要再去爱任何一个人。

第十八章 为什么做爱情的傻瓜

轩辕凌风今夜有点烦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看哪个女人都觉得像林飘飘，看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带着身边的小青子，他在皇宫后院里转悠，走着走着就到了后宫的那棵老槐树下。

他还记得小时候在这里欺负二皇弟的事，那时的他和别人一样看不起有着一双蓝色眼眸的二皇弟，可后来却是他看不起的二皇弟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可笑。

“皇上，前面有一断崖，还是不过去的好。”皇上有个好歹，他就是死一万次也弥补不了。

“嗯！”刚想转身，前方去传来一阵悲凉的歌声，那歌声清亮婉转，动人心弦，也让人潸然泪下。“谁在哪里唱歌，小青子，前面带路。”

“是。”提着灯笼，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心里却暗骂不知是冷宫里的那个失宠妃子，没事搞个夜半歌声，要不是皇上在这，他还真想冲出去骂上两句。

一直以来，她总是想找一个依靠，在依靠的背后，他们到底谁爱谁多一点，谁又爱得累一点，谁又得到的幸福大一点。没人知道，更没人去计较，只是莫然回首才发现爱到深处，大家都是一群泥足深陷的傻瓜。

明明都知道，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做傻瓜呢！

林飘飘流着泪，小嘴里唱着张靓颖的《画心》，以前听这首歌时，她还觉得太悲，气氛不好，却不想自己也跟这歌里写的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可怜，一个人走到最后，经历种种，以为自己赢了，却没想到输的那个人一直都是自己。

看不穿 是你失落的魂魄

猜不透 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 一场梦 爱如生命般莫测

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

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

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

看着你抱着我 目光似月色寂寞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爱着你 像心跳难触摸

画着你 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着你的脸色 是我等你的执着

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

看不穿 是你失落的魂魄

猜不透 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 一场梦 爱是生命的莫测

……（画 心 作词:陈少琪 作曲:藤原育郎 演唱:张靓颖）

走到崖边，黑漆漆的夜晚因小青子手上的灯笼而有了一丝光亮，而正是这丝光亮才让人更加的害怕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抖着声音，小青子尖细的嗓音让人听得有些刺耳。

林飘飘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一般，继续唱自己的歌，继续学着放弃自己的情感，把心里所有的希望全部清空，然后与家人好好地生活。

看不穿 是你失落的魂魄

猜不透 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 一场梦 爱是生命的莫测

……

轩辕凌风伸手拿过小青子手中的灯笼，慢慢地靠近崖边，他不是怕摔下去，而是怕自己的鲁莽吓走了这唱歌的小妖精。在小青子的尖叫声中，他飞身跳下崖，迅速的落下，让他看到小妖精，只是这小妖精的真面目让他惊讶。

“林飘飘！？”不敢置信的惊呼差点让他摔下去，还好他反应快，一脚蹬着旁边的石块，转个身飞到她的旁边。

夜空下，银色的月光照在她精致的小脸上，泪水似光一般出现在轩辕凌风的眼里，不知怎得，他的心被什么刺痛了。大掌温柔地抚上她的小脸，轻轻地为她拭去脸郏上的泪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发生。”迷惘的大眼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林飘飘站起身，小脚微微使力，飞身而上，到了崖边。

小青子被这突然冒出来的女子吓得跌坐在地，那身粉红的装扮吓得他白眼一翻，哼都没哼一声就晕过去了。

冷冷地看了地上的人一眼，林飘飘转身就想去，没想到轩辕凌风突然从后面点了她的昏穴，向后一倒，轩辕凌风接着她纤细的身子，打横抱起就往寝宫走去。

远在魏国的龙袭炎也动身在前往轩辕国的路上，出了皇宫，他似乎觉得自己才像个人。曾经的挣扎并没有全部消失，他是一个皇帝，他需要一个继承人，但飘飘却未为他留下任何子嗣，这就意味着他要别的女人……

他怀疑自己还有那个能力……

骑着俊马看着那灰层的天空，不由自主地，龙袭炎似有感觉一般说：“这天气真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的确，当爱她的男人和想得到她的男人聚到一起时，就算是没有暴风骤雨，他们也能立刻掀起来。

第十九章 “红颜祸水”

当第一丝阳光透过云层射向大地时，林飘飘睁开眼，看着华丽而又陌生的房间，猛地坐起身，她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又穿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赤着小脚，来回地打量着这间大得有点过份的房间，看了许久，林飘飘这才想起昨晚她似乎见过轩辕凌风——轩辕国的皇上。

“有没有人。”对着门外大叫一声，她想要离开这里。

门被推开了，然后陆陆续续地进来好些宫女太监，他们一起对着她跪在地上，“姑娘有什么吩咐。”

朝上翻了翻白眼，林飘飘才发现昨晚哭得太久，眼睛肿得根本做不了这个动作，看见他们，她还是客气地问道：“你们都起来吧，只要告诉我怎么出宫就可以了。”

众宫女太监皆为难地盯着她，一声不吭。

无奈地看了他们一眼，林飘飘纤细地手臂环在胸前，一副恨不得找根粉丝上吊的样子。她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美可以让所有的男人为她倾倒，更何况她身边的男人都用他们行动告诉自己，她这种女人并不值得他们终身守候。

“你们出去吧！”东方拓来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也要到了。

太多的事情就是巧到让人觉得那是假的，可越是不想去面对，就来得越快。既然他们都要在失去后才能正视自己的存在，那还不如留给他们一个永远的背影，让他们去想念。

“皇上驾到。”尖锐的声音一下子就让沉思中的林飘飘回到了现实中。

轩辕凌风自上朝开始到下朝就一直忐忑不定，担心她醒来会离开，不过看到门外奴才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就知道她还在。

“是谁惹朕的美人生气了？”为博佳人一笑，他真难为了这些奴才。

林飘飘看着来人，轻轻地叹了口气，勉强地扬着笑道：“皇上还有什么找我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回家了。”

每一次见面，她的眼里都没有自己的存在，难道二皇弟真的好到让她忽略所有的人吗？他才是那个站在顶峰的人，她的眼里怎么没有自己。“无极就如此之好，好到让你全心全意，只为他而活。”

他们谁为谁而活，谁为谁而痛，谁又为了谁而全心全意，现在的她根本无心去想，既然选择忘怀，那么她就不想再为了爱情去挣扎。

“好与不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生活应该是为自己而过的。”真的放下吗？

仔细一看，轩辕凌风才发现她与之前的那个她有了些许的不同，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感觉，只觉得她好像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开了。不，他不允许，大步上前，搂住她不盈一握的纤腰，大声地命令道：“不许拉开朕和你之间的距离。”

命令她吗？

小手轻轻隔开两人之间的距离，林飘飘并不急着退出他的怀抱，要抱就让他抱吧，她相信男人最受不了的是怀里的女人对他毫反应。“皇上要是抱够了，就请放手。”

“你——”怒火中烧，可对上她没有任何反应的小脸，轩辕凌风除了妥协，还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心情不好，一夜未归，家人也很担心，皇上是否能送飘飘回家。”轩辕凌风——一个她惹不起的男人，这个男人有野心，有能力，她可不想因为自己而引起什么不必要的纷争。

古语有言“红颜祸水”，虽然她了解红颜不是祸水，贪婪的人性才是祸害。可是，世人的眼光永远只追随着站在最高点的那个男人，不管他说得是对还是错，倒霉永远都只有成为附属的女人。

都美人误国，可谁又给过美人们选择的余地，也许所有人都只是想找一个依靠，一个爱自己的男人，平平静静地过一生。

轩辕凌风仔细地看了她好一会，才发现她真正改变的地方就是她的对事态度，以前的她热情，虽略带忧伤，可却积极向上；如今，她

的眼里就佛一滩死水，没有任何的涟漪。这种情况让他心生不悦，可他却聪明地选择不开口，“好，朕送你回去。”

“谢皇上。”屈膝行了礼，林飘飘回过身立即收拾。

在轩辕国的外郊，龙袭炎骑着汗血宝马，用了一半不到的时间就到了轩辕境风。

“皇上，喝点水，休息一下吧！”大内侍卫刘远拿着水袋恭敬地递到他手上。

“刘远，改个称呼，这里必竟不是魏国。”接过水，喝上一口，龙袭炎望着大邺的方向看。说来可笑，他刚出宫时，根本就不怎么情愿，可是一踏上路后，仿佛有一种感觉让他快点赶到大邺去，于是，他顺从自己的心意，日夜兼程地往这里赶，可到了这里他想做什么，他却一无所知。“休息够了，就上路。”

“是，主子。”他真不明白大邺有什么好的，值得皇上如此拼命地往哪赶。

“起身。”翻身上马，龙袭炎拉紧疆绳，急速向前。

林飘飘在轩辕凌风的护送下，很快就回到了家，没想到是一到家门口就碰到了一脸颓废的轩辕无极。林飘飘没有像以住那样主动去亲近他，只是保持相应的距离，淡笑地邀请：“好巧，既然皇上王爷集聚一堂，不如请到屋里坐坐吧！”

拉开距离，放开所有的感情，做回最熟悉的陌生人，似乎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轩辕无极因她清冷的声音而疼痛，不知是不是他自己的错觉，他竟感觉她的客气。心急地想上前拉住她，没想到轩辕凌风会突然窜到她前面。沉着脸，“皇兄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不出来飘飘不愿多说吗？”挡下轩辕无极的手，轩辕凌风并没有因他冷漠而后退。

两人对峙，气氛紧张，仿佛只要一句任何言语或一个动作，他们之间的战争就会一触即发。

见这副情景，林飘飘自嘲一笑，原以为自己只要不爱了，就能得到平静，却没想到不爱了还能引起兄弟之争，这到底是她的魅力，还是他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利益之争。

第二十章 决定

“飘飘，回来了。”林威一听说妹妹回来了，立刻迎了出来，却不想来得还有这两位难缠的人物。“两位如是不介意，里面请。”

林飘飘有些疲惫地闭上眼，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去维护什么和平了，他们兄弟之间不管是因为什么起得冲突，她只希望不要跟自己有关，她不想成为兄弟之争的导火线，受万人指责。

可越是不想发生的事就越发生在她的身上，穿越就已经够让她意外的了，哪知道她还能在意外之中爱上龙袭炎，爱得辛苦也就罢了，拼命离开后才发现遗忘有的时候比死亡还可怕。

“如果你们想解决什么就请找个地方解决了再来吧，我很累了，就不奉陪了。”冷漠疏离似乎是她唯一能做的。

“飘儿……”他昨天的态度伤了她，可如是不在乎他又何苦痛苦地挣扎呢！

即使是痛彻心扉，她也只有远离他，谁让她的心里始终还是忘不了那个他。就算忘了，眼前的这个他是否会再一次选择留下自己独自面对一切呢！“王爷如果没事，就请回吧！”

轩辕无极没由地因她的话倒退两步，他不敢相信一向巧笑万分地唤他无极的人，现在正用一种近乎于陌生的声音叫他王爷。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林飘飘心里也不好受，她只是怕了，只是累了，只是无力在给自己希望了。于是，她挺直腰干往前走，不让自己回头，就怕回头的那一瞬间，自己会忍不住掉泪。

“飘儿，是我伤了你的心吗？”轩辕无极无视于轩辕凌风嘲讽的微笑，无声地对着她的背影问。

伤害她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可是现在不但发生了，而且他也伤害了她。

轩辕凌风冷眼看着这一切，他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的目的有达到一大半，他不能失去这员大将，就只有试着打击他的势气，眼见风靡一时、英姿飒爽的战神，如今哪还有当时的风采。冷笑地转身离去，不想再看他狼狈的样子。

佳人离去时的背影是那样的坚决，是否当初的他就不该有丝毫的犹豫，现在想来，爱情还真是半点不由人，苦笑地摇摇头，轩辕无极决定今晚夜探林府，找个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意。

回到房里，林飘飘谁也没有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倒床就睡。身体累了，休息好了就行了；心累了，她到底要怎么才能重新振作起来呢！

都说只要彼此相爱，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现在她却相信越是相爱的人就越容易患得患失，而越是这样就越容易伤害对方，伤害越多，双方就离得越远。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过上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还是这些根本就是骗人的。深深地叹了口气，她将泪湿的小脸埋进被子里，痛哭失声。

一直守在房门之外的东方拓听见她的哭声，心里难受却无能为力，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爱她，可等他发现自己爱她时，他已经无力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解救出来了。

他希望她幸福，希望她永远像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的有活力，可是当笑容变成哭泣时，他痛苦地发现自己从来就不是她心中的那个人。

“飘飘，你让我如何放开你，既然你如此痛苦，不如就让我来帮你渡过这一关吧！”心中有了决定，东方拓转身即走。

是夜，月满星疏。

一个黑衣人快速地从空中闪过，那人影就仿佛是人看花了眼，出现的假象。

近了，近了，黑影一下子窜进了林飘飘的房中，可就在他准备上前时，发现床上空无一人。猛然回头，迎上的并不是当头一棒，头一晕，并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十一章 相遇

林飘飘放下手中的木棒，蹲下身子掀开黑衣人的面纱，让她想不到的是，来人居然是轩辕无极。费尽心力将他拉到床上，林飘飘不禁潸然泪下。今天她应该是伤了他的心吧，不然以他的武功怎么会让她打中。

仰头，想让泪水往回流，她真的不想哭，可是看到他就得憔悴的样子，她的心好痛。原以为只要她不爱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为了爱她是如此的用心，宁可自己受伤也不反抗。

小手抚上他的俊颜，林飘飘捂着小嘴，咽呜地哭泣，为什么爱情总是在她决定要离开或是放弃的时候才来临呢！

龙袭炎是这样错过的，难道就连轩辕无极，她也要这样的错过吗?

爱是一片沼泽，若陷下去，将无法爬起，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只能任由自己下陷而无法自救，于是在爱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逃脱，而她选择在还未下陷的时候远离，那才是聪明的人应选择的。明明事实就是就这样，可是为什么走了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就再也踏不出去了。

“唉……”深深地叹了口气，林飘飘突然有一种想要忘却所有的冲动，只有这样她才能过得无忧无虑吧！可是，真要忘了他们，她真的舍得吗?

都说爱与恨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爱还恨都代表这个人对另一个人强烈，有多爱一个人就会付出多少，有恨一个人就会多一个人。

“无极，也许真的只有我的消失才能换回原来的那个你吧！我以为这一次我真的找到了幸福，可我忘了自己的处境。”擦干眼泪，颤抖的嘴小心地吻上他性感的薄唇，短暂的停留到底包含了多少感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谁？”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林飘飘立刻追了出去，她才刚离去没有多久，轩辕无极就醒了，摸着脸上的湿意，他知道她又哭了，环视一周，没发现佳人的身影，只见到敞开的房门，心里一惊，他也立刻追了出去。

林飘飘一身白色的绸衣，快速地在林中穿梭，前方的黑影似乎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越缩越小，突然之间，方向一转，朝城外奔去。

月明星稀的夜晚就快要过去，天空中有一丝光亮开始慢慢地穿过云霄，朝大地的怀抱飞奔驰而去。

目标变得更加的明显，林飘飘一提气，立马挡到了对方的前面，看他震惊的样子，她可以肯定这个人应该是认识自己的，可是她还是有点不明白，既然认识，为何不以真面目相见，而是选择这样偷偷摸摸地夜探。“你是什么人？到林家又有什么目的？”

清冷的声音透过树林直直地传到于磊的耳里，他的背上不禁出现一层冷汗。看来他太小看这个林家小姐了，知道她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事作风，知道他才华横溢，却没想到她的功夫居然也在他之上。

“在下不过是奉命行事，小姐如果不想起冲突，就请跟在下走一趟，否则就休怪在下无礼在先了。”压低嗓音，于磊尽量不让她听出自己的声音。

冷笑一声，林飘飘有点无奈地看着眼前的男人，道：“你确定自己能带我走吗？”

“在下虽不才，可也得试上一试，也不负主人所托。”对于公子吩咐的事，他就是不要命也一定得完成。

欣赏他的态度，可她却没想对他手下留情，心里总觉得有丝异样，不知道是这个黑衣人让她有点熟悉的感觉，还是她根本就不想面对他背后的主人。

“就且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

御剑术和凌波微步，她尽得真传，别的功夫也大有长进，谁让她的师父是世外高人呢！

没有刀，也没有剑，只是拳脚，却打得扣人心弦，招招直逼要害，于磊挡得辛苦，却输得心服，只是为了不让东方拓失望，他死命地顶着。可是现在他有点力不从心，谁让眼前的这个女子如此紧迫地攻击着他所有的要害，让他防不胜防。就在他以为自己要顶不住时，一个声音让她分了神。

趁此机会，他反手一击，失了分寸，不仅打得她倒退数步，更让她口吐鲜血。

“刘远，天就要亮了，到时就进城吧！”磁性的男中音一时打乱了林飘飘的思绪。

自穿越过来后，武功学了不少，可她却一直没有机会和别人动手，现在有了机会，她本来是应付的得心应手的，但这熟悉得让她想要掉眼泪声音，到底是她错觉，还是他真的出现了。

犹豫不决之时，对方攻其不备，一掌打得她倒退数步，捂着胸，她绝美的小脸上尽是惊慌，是她的错觉，还是意外，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千里之外吗？她不明白，也不敢回头，只能任由身后的声音不断地传入耳中。

马上的龙袭炎早就注意到前方的一男一女，而他们之间的输赢本来是注定的，可是突然之间那个女子似乎被什么事夺去心神，胜负一下子就有了转换。

“刘远，我们从旁边过。”别人的恩怨与他无关，这个世上唯一能牵动他心神的人已经离去了。

“是，主子。”刘远领命，带头住一边先行。

林飘飘的身子一僵，她怕回头又想回头，怕被他认出来，可又好想看看他的脸。

于磊也发现了她的异状，他确定林飘飘认识不断靠近的男人，那男人气宇轩然，一看就知非池中之物，如果让他们有了联系，也许公子就会再多一个麻烦，一时间他也慌了心神，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越来越近了，林飘飘的手在颤抖，她想离开，可她的脚似乎被定在了树枝上，躲不掉，离不开。

龙袭炎坐在马上，眼睛看着前方，树枝上的女子和男人似乎在等他们离去，既然是这样他们怎么以辜负别人的心意，可越是靠近他的心就跳得越快，就仿佛已经死去的心在这一刻死灰复燃。

林飘飘就这么看着他超过自己，慢慢地向前行，这样一别后，他们可还有机会相见，她多想再看看他的脸，是否过得好。闭上眼，任由泪水滑落，她却无法开口叫上一声。

龙袭炎无法忽略自己心里的异样，突地回头，就在那一瞬间，林飘飘也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一切似乎在这一刻全部都静止了。

第二十二章 注定纠缠

“飘飘……”

龙袭炎看着那熟悉的面容，愣愣地保持着同一姿势停在哪里，一时之间，纵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他们两人就这样直直地看着对方，就仿佛这世间只剩下他们两人一般。

于磊看这情形不对，忧心如焚，不知该用什么办法将林飘飘带离，她一个人他就已经很难对付了，现在还多了这么多的人，于是他不小心的一个移动，弄断了树枝上一个小枯枝，枯枝落地的声音惊醒了两人，尔后，龙袭炎飞身而上，一把她拥入怀中，直到感觉到她的体温，他才能确定她真的存在。

看着那熟悉的面容，林飘飘愣愣地望着他，就怕自己眨一下眼，他就会消失不见。失神地盯着他，直到回过神，她才感觉到自己耳边有着他温热的气息，在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林飘飘静静地靠在他怀

里，感受这份难得的温柔，他的怀抱真的好温暖，可是却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就算是为了他的国家，他也得拥有无数的妃子。与别人一起分享自己心爱的男人，她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于是她整理好自己的情绪，退出他的怀抱道：“公子，你越矩了。”

望着空空的怀抱，龙袭炎有那一瞬间的错愕，可只是一瞬间，他又立刻上前抓紧她的小手，怒吼道：“为什么不肯认我，难道在你心里，我就是那种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分不清的男人吗？”不管前程往事，也不论她为什么要离开，他只要她好好地活着，同自己携手一生。“飘飘，回到我身边。”

他是一个帝王，可现在他却放下自尊在讨好自己。林飘飘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不计较以前的事，不是很好吗？可是回到宫中，继续以前的生活，她不想，也不要。那个地方是吃人的，总有一天，她也会像所有的后宫女人一样忘却自我，只为分得他的一个眼神而不择手段。

宫里的女人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当然也不少。如果离开能在他心里占上一席之地，她又何苦待在宫里毁了他心里那个纯洁美丽的自己。

爱情是美丽，但它最美丽的时刻也就是结束的那一刻，林飘飘一点不想亲自毁了自己和他的爱情，即使最美的一刻她还没有看见。别人可能会觉得可惜，可她却觉得如果一辈子都看不见才会一直去想吧！

人的劣根性不只是男人才有的，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胜一筹。

“对不起，我不能回去。”对上他紧皱的剑眉，林飘飘真想伸手帮他抚平，可是想到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她只得握紧小拳头，叹息道：“恨我也好，怪我也好，我只能说，皇宫太大，而我又太过于渺小，这样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把我吞没的。”

是自己太过于软弱还是自己太过于无能，这都无所谓了，怪就怪生不逢时，在错的地点，对的时间里遇见了对的人，是悲哀还是伤痛，我们都已经无法去选择，能做的不是顺从，而是尽力的改变。即使伤痕累累，她也想为自己拼得一丝完整的爱。就算错过了自己最爱的人，她依然相信会有一个最爱她的人出现，而那个人应该会只属于她一个人吧！

龙袭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她不想回去，难道她爱上的别人。仔细去看她的眼睛，在她明媚的大眼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她的痛楚，这样的表现说明她还是爱着自己的，可为什么她不想回去呢！“飘飘，你应该知道的，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盯着她绝美而又痛苦的小脸，他的眼里多了一丝坚决，“如果你以为的爱就是放你自由，那么我宁可用我的爱让你有一丝束缚。”

林飘飘脸上尽是慌乱，于磊也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十之八九就是魏国的皇上——龙袭炎，既是这样，他就得想办法让林飘飘逃离这里，不然让龙袭炎带她回了皇宫，公子就更难得到佳人了。想到这里，于磊发出一排飞镖，顿时让龙袭炎他们乱成了一团。

“炎——”林飘飘见于磊发了飞镖，心一下子吊到了半空中，眼见一枚飞镖就要射到龙袭炎，她顾不得什么，飞身就扑到他的身上，帮他挡住飞镖。晕迷的那一刻，她只是感慨穿越也是看人的，别的女主穿越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坐拥美男江山，而她呢，本就没什么野心，只想圆满自己爱情，却没想到阻碍重重，伤痛不断，这是不是就说明她和龙袭炎是注定要纠缠不清，才会有这么多的事发生在他们之间。

刘远他们本能地闪躲飞镖，当他们意识到主子的危险时，已经来不及赶到他的身前了。“主子，小心。”

龙袭炎一个闪神并让人有机可趁，只是在他回过神时，林飘飘已经帮他挡住了索命的飞镖。“飘飘——”他真不敢相信如此痛彻心痱的事，上天会让他经历两次。

于磊见伤了林飘飘，他也慌了，回身就逃，他想如果自己呆在这里，他们就一定不会立刻带她去治疗的。

刘远从来没见过如此慌乱的皇上（上次林飘飘出事的时候，他在外办事，等回来的时候，只见到变得残暴的他），用手探了一下那位女子的鼻息，然后劝道："主子，这位姑娘只是受了伤，我们先去找大夫吧，时间拖得太长，这位姑娘到时就有危险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龙袭炎听了他的话，抱起林飘飘就翻身上马，"快点进城。"

林飘飘的伤势并没有龙袭炎想象中的那么重，她只是伤到了血管，流血量较一般的伤口流得多一些。大夫处理完她背上的伤口后，再三保证，龙袭炎这才放下心来让刘远送大夫出去，自己则坐在一边守着她。

他看着趴在床上的她，盯着她背上软被，内心一阵混乱。她口口声声要离开自己，却为自己连命都可以不要，她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拼命地逃开他。

满脑子都是这样的问题，她到底在想什么，又是什么样的问题让她爱着他，却又要离开他。

然而，追在身后的轩辕无极绝没有想到他最大的情敌已经出现，并且带走了他的心上人。

漫无目的的寻找只给他更大的慌乱和担心，佳人芳踪难寻，他能做的只有静静地等待，必竟上一次的她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一整夜。

第二十三章 双龙相争

当林飘飘睁开眼睛，见到的就是靠在一边打嗑睡的龙袭炎，他脸上的胡渣也显示着他昨夜一晚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边。已经不知道是见到他的第几次叹气了，他如果还能同以前一样残忍，也许她连头也不会回，可为何他一定要如此的温柔。

闭上眼，她真的迷惑了。

她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回到原点上去，现下龙袭炎是不可能放她走的，硬是对上，她也占不了什么好处，更何况她根本就对他下不了手。留下来，更不可能，她清楚地知道接受他就意味着接受他后宫里所有的女人。

“在想什么？”突如其来的问话让她猛地睁开眼睛，对上那双深邃而又满含温柔的眼睛，犹豫良久才道：“没想什么。”

龙袭炎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她嫩滑的小脸，脸上尽是柔情。“飘飘，你知道在梦里我有多少次这样地抚着你白皙的小脸吗？现在美梦成真，我才发现自己有多渴望你。”

“炎，别这样，你值得更好的女人。”以前是明正言顺的夫妻，却从未真正叫过他的名字，现在他们的关系算什么，她也不知道了，可就是这样不清不楚的关系却让她轻易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这真是可笑的现象。

龙袭炎眉头紧皱，大掌紧紧地抓住她的小手，咬牙切齿道：“你为什么总是想要逃离我的身边，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她能说自己不希望与别人同用一个男人，能告诉他，她要他只属于自己一个人吗？恐怕她说出来后，他会以为只是一堆可笑的借口吧！的确，平常商贾小官三妻四妾实属平常，大臣王公可是数不甚数，更何况他一个九五至尊，怎么可能为了她这样一个女人而放弃全天下的女人。

“作为皇帝，你永远也不可能明白我离开你的理由。”见到他之后，眼泪似乎就再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一直往下掉。“男人很自私地要求一个女人从一而终，为什么女人就不能独占自己的丈夫，你是皇帝，习惯了高高在上，更习惯了众人的奉承，只是我不一样，我只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小女人，我要的只不过是一份完整的爱，皇上给不了，就请放了我。”说出来了，终于还是说出来了，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反应。

龙袭炎一脸质疑的打量着她，对她的话还是存有浓浓的不信任，毕竟她说的情况离世俗标准太远了，一般女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更何况她的要求真的就是她离开的真正理由吗？不要说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而且他更觉得这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他现在的后宫里是还有很多的女人，但真正让他动心的却只有眼前的这个她，为了她，他斩杀了宫里大部份的嫔妃，剩下的那些根本就不足也威胁到她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她都还不能容忍吗？

“你的意思就是要后宫里只有你一个？”不确定地再问一遍，他实在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那些荒唐话。

他质疑的语气真的很狎她的心，只是不管怎么样，她算是明白他的话了。他放不开他的江山美人，她也接受不了他的美人常伴，果然，离开他才是她最后也是最好的选择。

“算了，就算我什么都没说吧！既然皇上已经发现我的存在，那么就请送我回家吧！我爹他们应该很担心我的。”点不透，徒增伤悲。

“嗯，我也想知道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会弄清事实的真相的，她不想说，那么他就去问别人。

轩辕无极回到林府，把情况跟他们详细地说了一遍，见天山和雪翁再三保证她会没事，他这才安静地坐到座位上等她回来。只是越是等待，他的心就越是不安，就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发生了。

“林兄，飘飘真的会没事吗？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忍了又忍，轩辕无极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林威本来也很担心，但是近段时间来，他了解到天山和雪翁的本事，他心里明白除非飘飘自愿，能带走她的人实在不多。“轩辕兄，你别着急，说不定飘飘马上就回来了。”

“但愿如此。”为何得到保证，他的心还是如此不安呢！

轩辕无极的不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他坐立不安之际，门外的仆人已经领着怀抱林飘飘走进屋里的龙袭炎到了大厅，这时的林家

人先是一愣，尔后双手抱拳行礼，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都免了吧，飘飘受伤了，先让我送她回房，我们稍后再谈。”

龙袭炎第一个见到的人不是林家人，而是一个气宇轩然的俊美男人，如不仔细去看，他也难发现此人的眼睛是一种罕见的蓝色。在林家出现一两个陌生人并没有什么，可是没他听到飘飘受伤时的反应，让他很是不悦。

“飘儿怎么会受伤的？”轩辕无极顾不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有着怎样傲人的身份，就算林家人对他在怎么尊重，那也不是他的事，他关心的人就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龙袭炎侧身挡去他的探视，冷冷地道：“在下的妻子不劳阁下费心。”

“你的妻子？”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男人一眼，轩辕无极真没想到他会在这种情况下与魏国的君主相见。“你是龙袭炎。”

“不错，阁下是？”看来除了以前的那个天下首富外，对他的飘飘感兴趣的男人还真是不少。

“在下轩辕无极。”以前的犹豫似乎在见到这个男人的那一瞬间全部消失了，他很确定自己爱的是这个女人，而不是加注在她身上的身份和麻烦。“她未来的丈夫。”

“放肆。”龙袭炎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轩辕王爷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在他的面前挑畔。

不为他的怒气所动，轩辕无极只是冷嘲热讽地看着他道：“你要是爱她，怎么如此轻易地放开她的手，既然你放开手，那么就不能阻止别人去发现她的美好，珍惜她的美好。她是一个值得任何一个男人全心全意地对待的女人，你不能为她放弃一切，可我可以。”

“你——”龙袭炎恼怒不已，怒目相对。

双龙相争，势不可挡，一时之间，暴风骤雨倾刻来临。

第二十四章 左右为难

林飘飘有哪么一瞬间真希望自己醒不过来，只有这样她才不会看到龙袭炎和轩辕无极争风相对的样子。他们都是她在乎的男人，伤了谁她都难辞其纠。谁让她就是那个惹祸的妖精呢！

她知道轩辕无极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只要睁开眼睛她就可以看见他，可是她的眼睛好像贴上了502，怎么也睁不开，不知道是怕看到他眼里的伤痛，还是怕看到他眼里的失望。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爱着龙袭炎，如果说她对轩辕无极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么她也许就不会如此为难地躺在龙袭炎的怀里装睡了。

爱情真的好难，原以为没有了龙袭炎，她就会与轩辕无极静静地走过一生，可是就在她接受他时，他突然放开了自己的手，那时看着他的背影，她的心里异常难受，就好像自己是一个被人遗忘小孩，好无助、好孤单，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人，独自飘荡。

现在龙袭炎来了，她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处理好他们三人的关系。

怒目相对的两人并没有发现佳人内心的挣扎，还在为刚才的一言不合而相互瞪视，如不是顾虑怀中之人，他们现在可以就已经打得你死我活了。

“他人之妻不可夺，你要知道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只要我没有休掉她，她就永远是我的人。”用力地搂紧怀里的佳人，他就怕自己一个松手，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轩辕无极握紧拳头，心有不甘却无法反驳他的话，可要他就这样放弃她，他做不到。“她是你的妻子，你却让她满身伤痕，这样的你配不上她的爱。”据理力争，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放手，那么他又将成为一个无血无泪修罗，在黑暗中独自徘徊。

“就算如此，也不关你的事。”龙袭炎一直在保护自己的权力，可是就在他保护自己权力的同时，犀利的言语却伤了林飘飘的心。“她是我不要的女人又怎样，就算如此也用不着你来管。”

林飘飘觉得再装下去就不像了，为了避免自己被更难听的话伤害，她还是早点醒来的好。“放我下来。”一个他不要的女人，是这样吗？原来在他的心里就给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定位，看来她还真看得起自己，以为自己多少还是对他有点影响的。这也就难怪得到她的第二天就可以爬上别的女人的床，后面的事是否只是为了博取美名而作的又另当别论了。

女人是最脆弱的动物，就算你刺伤她们的只是一句话，也会让他们深受伤害，当伤害加深到一定程度时，所有的事情就会集中在起来一瞬间爆发，那时的女人会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找不到出路，然后推开那个无意间给了她伤害的男人。

龙袭炎见她挣扎的凶，怕弄伤她，只好放她下来，看到她有些踉跄的步伐，还是忍不住道：“飘飘，别任性，我先送你回房休息。”

“不用了。”冷淡地闪过他伸过来的手，林飘飘微跎着腰在旁边找了把椅子坐下。“我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女人，我只是我自己，是我父母的女儿、哥哥的妹妹，”冷笑一声，“我不是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宠物，我有自己的思想，我将我的一生献给了一个男人，为什么我就没有权力独占一个男人？”是在问他们，又好像是在问自己。

“飘儿，我答应你这一生都不再放开你的手，除非你自己要离开。”不对劲，真的不对劲。轩辕无极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愤怒的林飘飘，即使上一次他留给她一个无情的背影，也没有见到她如此绝然。

“绝不放手吗？”潸然泪下，她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大哥曾说龙袭炎为了她的死怒斩云妃一家，还不顾百官阻拦封她为后，如此情意，现下为何只换来一句‘她是我不要的女人’。

深情厚意是真还是假，她真的无从分辨；到底谁才是真心谁才是假意，她无法得知；到底是有目的的阴谋还是无聊时打发时间的玩弄，她更无从得知……

捂着脸，任泪水从指尖滑过，林飘飘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院，走了这么远，费了这么多的心力，到最后才知道爱情

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满目疮痍、千穿百孔的假象。仿佛醒悟一般擦拭脸上的泪水，却不知这样的举动只会让她显得更加的娇弱无依，叫人怜惜。

“飘飘，没事了，只要你不愿意，大哥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你的。”林威推开挡在妹妹身前的两个男人，怒目相对，他已经顾不得什么礼仪了，他们要的不过就是平静而快乐的生活。“你们够了，放过飘飘吧，是不是一定要她真的死去才能罢手啊！”他知道飘飘的行为有点过激，说出的话更是和现下对女子的要求相反，可他认为她的妹妹有能力也有资格获得一个全心全意去爱她的男人。皇上既然不愿放弃整个后宫，他也不想让他的妹妹被这吃人的后宫吞没；轩辕无极既然愿意为了飘飘放弃一切，那么他们也可以放弃一切，同他们一起归隐山林，他也无二话说。

“大哥，男人真的不能只有一个妻子吗？”古代的女人何其可悲，这悲的是女人本身还是旧社会强行压在女人身上的枷锁。

龙袭炎只是看着她不语，他不明白自己已经做到将最高的地位和最多的宠爱捧到她面前了，为何她不知感激还要如此要求呢！还是说女人都是得寸进尺的，让不得。但是据他的了解，她不应该是那种无理取闹之人，她的聪明才智和气度，不应该提这种问题的妒妇才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她有了这种念头。

轩辕无极仍是刚才的那样坚决，他说过的话一向算数，更何况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三妻四妾之类的，他要的不过就是一个人的真心，有了真正接受他的人，其余的算不上什么。“飘飘，此生有你足矣。”

这样的深情的表白，是女人都会感动，林飘飘也不例外。她的心因轩辕无极的话而感动，一个王爷虽不像皇帝那般三宫六院，可她相信只要他想，一个小后宫绝对不是问题，他却这样绝对地给了她承诺，没有一丝的犹豫，也许他才是自己的真命天子，而龙袭炎是否只是上辈子的冤家债主，这辈子相遇不过就是为了还他上世的情。

龙袭炎眼见佳人对别人的话有了心动之意，心下一阵不悦，上前一步道：“飘飘，不要想着再离开，你知道我不会放手的。”

迟疑地收回刚刚伸出的手，林飘飘躲进兄长的怀里，使劲地眨眨眼睛，不让眼泪落下来，“大哥，我累了，想休息了。”

不是胆小，更不是怕龙袭炎会有所报复，林飘飘收回手只是心里面明白，她怎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她的家人必须好好地活着。现下到底该何去何从，她不想去想了，她只想把自己的伤养好，然后再去面对。

第二十五章 乱了

趴在床上，林飘飘一直没有睡意，她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突然之间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戏剧化起来，先是东方拓的出现，接着是黑衣人的闯入，然后是遇到龙袭炎，续而就是轩辕无极和龙袭炎的争风相对。这一些事似乎来得过于巧合，就仿佛被人安排好了一般，一个接着一个的来，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

龙袭炎——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传统的思想似乎已经根深蒂固，这样的他们注定走不到一起吗？摇头晃脑之时，林飘飘突然看到桌上的快要枯萎的花，那花垂头丧气地往下，叶子不复当日的鲜绿，变得枯黄而暗淡，相比绿叶而言，花儿早已不复完整，一片一片地掉落在花瓶的周围，看到这些，她心情立刻变得暗淡。

这是她在轩辕无极府上带回来的花，摘这花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无忧，为何现在她却单独见他一面的勇气都没有。是花儿谢了，还是心情变了，更或者是愧疚、是怕自己会忍不住开口要他带自己走。

“唉……”一声叹息代表着多少无奈……

龙袭炎当仁不让地选择留宿在林家，而轩辕无极就算再不情愿，时间晚了，他还是要回府去。

骑马走在大道上，他想着龙袭炎的目的，一国之君突然来到轩辕国，是暗访，还是得到消息冲着她而来，这他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

要带走飘飘的事，他想自己可以在这里做点什么。

轩辕凌风坐在御书房里，看着暗探送来的密报，脸上尽是猜疑，具他所知，魏国和轩辕国之间一向是友好往来的，密报上的意思是龙袭炎是为了找寻失踪以久的皇后才来的，而更让他讶意的是他的皇后居然是林飘飘。

放下手中的密报，轩辕凌风坐在花了很多心思才从林飘飘那弄来的沙发椅上，邪气十足。“林飘飘，真没想到皇后的位置都留不住你，你说朕该把你怎么办呢！”

当所有的人都在心里有所打算时，林威却私底下打了天山和雪翁，想请他们想办法在事情就得最糟时把飘飘带走。

“两位前辈，如果情况不对，就请你们带着飘飘离开这里。”他们做了这么多都只是为了让飘飘生活的快乐一点，好不容易所有的事情都上了轨道，这不该出现的人却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看来要得到真正的平静就只有隐性埋名，远离尘硝。

天山和雪翁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可是就算他们要带她走，那也得看她愿不愿意啊！“你有问过飘飘的意思吗？”

“没有。”叹了口气，林威又道：“飘飘是不会一个人走的，她只会选择一个人去扛下所有的事。”

天山和雪翁对看一眼，头疼地道：“小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飘飘的脾气，她要是生气了，我们会饿死的。”飘飘一生气就不做饭，他们都好几天没有吃到她亲手做的糕点了。

面对如此回答，林威只觉得自己所求非人。

当一切都回归尘埃，静谧的夜晚是那样的迷人，可这迷人的夜晚里却酝酿着害人的阴谋。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龙袭炎是林飘飘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对吗？”女声听起来十分的尖锐，她似乎因这个消息而兴奋不已。

“是。”跪在地上的黑衣人用语十分的恭敬。

背过身，女人华丽的衣裳扫过黑衣人的鼻端，脸上尽是得意的笑。“看来只要得到这个龙袭炎，就能让林飘飘痛哭不堪了。”她一定要那个女人付出代价，如不是她，她也不会落得如今这个下场，她就是要死，也得拉着她一起。“你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是。”黑衣人眼神复杂地看着女人一眼，这才转身离去。

门被关上后，女人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看她的表情似乎在回味些什么，又像在思索些什么，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仿佛这里空无一人一般。

林飘飘仿佛感应到一般，很不雅地打了个喷嚏。一旁的林飞见了，掏出手帕递给她道：“身体才刚好一点，是不是又感染风寒了。？”忧心冲冲，他还怕她这个小妹再出一点事。

“没事，没事，只是鼻子刚好有一点痒。”摆摆手，林飘飘坐直身体以表示自己真的没事。

这两天她以养伤为由，拒绝见家人以外的任何人。当然这话只是针对龙袭炎和轩辕无极他们说的。这两天她想了很多，心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愧疚于龙袭炎，必竟一个皇帝就算没有像小说里的那样用废弃后宫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但是他却用他的行动说明过他是在乎她的；另外对于轩辕无极，林飘飘可以肯定这个男人是爱自己的，他的爱可以起先只是为了找一个愿意真正接受他的人，可到后来，他所做的一切都让她相信，这个男人或许可以陪着自己走过这漫长的一生。

只是，她真的有可能等到哪一天吗？“二哥，他们还是每天都问吗？”

“嗯，龙公子现在还在不远处的凉亭等你的消息。”由于龙袭炎的特殊身份，林家的人都统称他为龙公子。

低头叹气，林飘飘觉得自己简真就像是一个背负着巨大罪恶的人，轻易地伤害了爱她的人。要一份完整的爱情在这个时代是否真的是一件自私的奢求。

她的心开始有了动摇，不知该继续远离还是放弃坚持。

“二哥，我该怎么办呢！”是自问还是问别人，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

事实上，爱情真的不是当事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原本两个人的空间里多出了一个甚至更多的人，那么这个游戏就会变得更加的拥挤，以至于到最后，谁也不能在这个空间里继续生存。

第二十六章 相同的心思

轩辕凌风看着跪在下方的轩辕悦，冷笑不断，他可不相信她会为了两国的和平做出什么贡献，她的提议大概只是为了让他的佳人心痛才对。玩弄手中的玉佩，对着下面的人说道：“魏国国主到来之事，朕不记得有跟你说过，看来朕还是小看你了，悦儿。”

闻言，轩辕悦内心一惊，慌忙道：“悦儿只不是是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也不知道准不准就来跟皇兄提意见，冒犯之处还请皇兄见谅。”这件事她一定要成功。

轩辕凌风看也没有看她一眼，心里却飞快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联姻不愧是一个好办法，只要他肯提出，那么就算魏国皇帝再不情愿也不能推辞，这样的话，佳人心誓必会受伤，到时只要他抓住机会赢得佳人芳心应该是轻而易举才对。

回想那个特别的她，轩辕凌风再一次兴起了立后的念头。

“好了，你先下去吧，这事朕自有主张。”就算是要联姻，要用的公主也不会是她。

轩辕悦虽然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但看轩辕凌风的神色，她相信这个提议对他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成功的几率应该不少。

就在轩辕凌风烦恼用哪个公主去联姻时，轩辕无极的来访让他有些意外。

“臣弟轩辕无极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轩辕无极挺拔的身躯并没有因为行礼而显得有所卑微。

“你我兄弟之间，没有外人就不必拘礼了。”轩辕凌风亲自走到他身边扶起他，和气地道。

轩辕无极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的本份，退后一步拉开两人的距离，他恭敬地道：“臣获息魏国君主在我国境内，不知皇上有何想法。”他能知道的事，轩辕凌风一定都知道。

轩辕凌风似乎没有料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定定心神，“朕这两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魏和轩辕两国一向是友好往来，这次魏国君主的到来也许能让两国的关系更进一步。”

“臣也这么认为，不知皇上是否已经有所打算？”看来这一次他还能帮他一把也说不定。

“朕是打算派遣一位公主与魏国联姻，皇弟以为如何。”各怀鬼胎，互相设计。

轩辕无极先是一愣，他怎么也没想到轩辕凌风会跟自己想到一起去。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他知道林飘飘性子，她说想要一份完整的爱，并不是随口说说，所以只要龙袭炎不放弃他的后宫，那么他和飘儿就永远没有可能，更或者是在出现一个女人，打乱他们现在的局面，让飘儿对他完全死心。

他知道自己这么做有点卑鄙，可是如果龙袭炎真的那么爱飘儿的话，应该会拒绝吧！这对他而言一点也不难，说到两国友好，他相信联姻不是唯一的办法。

“不知皇上心中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了？”只要不是轩辕悦，那么事情会好办许多。

低头做出沉思状，轩辕凌风当然不会这么早告诉他自己的决定，“这个朕还在思考中，悦公主自动请缨，可朕觉得不合适，皇弟觉得五公主怎么样，朕到觉得是个合适的人选。”

不是只有他们才会替林飘飘考虑的，他也是其中一个，只是他现在的身份还不适合出现在她的面前，为她挡去风雨。只要这件事一成，她应该会伤心欲绝吧！到时一切都好说。

“臣弟也觉得五公主合适。”五公主——轩辕燕，个性懦弱无能，没有主见，这样的人容易控制，也不会主动挑衅，如此一来就能确保

飘儿的安全。

“皇弟要是没有什么意见，朕看可能找个适合的机会去见见魏王了。”这样的机会他可是等了很久的。

“臣弟这就让人去准备见面的事。”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就算如此会让飘儿有所受伤，但他相信过了一这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什么都不知道的林飘飘依然躲着龙袭炎他们，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东方拓会选择会这种方式来见她。不过看到人站在自己的面前，即使她想说不见也不行了。

“拓，你不像是用这种方式见面的人？”见他脸上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急切，她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呢！

东方拓自从听了于磊的话后，就一直心神不宁，当时他就想飞奔过来看望她的伤势，可是来了之后他看到另外两个男人，于是他又折了回去。飘飘受伤一事他要付起全责，如果不是他想要独占她，那么就不会出现那天晚上的绑人事件，没有那件事也许直到现在龙袭炎和飘飘都还没有见面吧！这到底是上天的捉弄还是他们真的缘分未了。

“听他们说你谁也不见，又得知你受伤一事，想来看看所以才出此下策。”

“原来如此，我没事了，只是受了点小伤。”她还真希望自己出点什么事，然后就不用去面对现下的选择了。

东方拓突然之间拉住她白皙的小手，一脸歉意地道：“飘飘，对不起。”

“拓，怎么了，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啊！”她觉得对不起人的是自己，东方拓的感情以前她可能看不出来，可是这一次在轩辕见面，除非她是瞎子，不然怎么可以看不出他的情意。“拓，有件事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了。”

手紧紧地握着，东方拓在心里忍了又忍，“飘飘，有什么事就说吧！”

这是早就应该说清的，就算是自作多情一回她也得把话说清了。“拓，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朋友、哥哥一般来看待，你能来看我，我真的很高兴。只是，我希望下次我们再见时，我能多一个嫂子。”不要怪我太残忍，我只是不想让你越陷越深，我已经对不起龙袭炎和轩辕无极了，不想再伤害一个你，却又不得不伤害你。林飘飘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着，心里却不停地道歉。

东方拓脸色死灰，他没有想到她会把话说得如此之绝。低头想想，他对她的爱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的。他们之间除了一场把酒言欢，就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他无限的想象，罢了，“嗯，下次见面，会有的。”原来放开手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痛苦。“如果有什么事，记得还有一个哥哥在不远处看着你。”

“嗯。”放开爱自

Chapter_5

己的人其实也没那么轻松啊！

“那我走了。”这一次他真的需要时间来彻底疗伤了。

“再见！”面对分离，除了眼泪，她好像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舍，只是流泪总在看到别人的背影时。

他们谁又爱着谁，谁又放过谁，在无奈之中，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也许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吧！

第二十七章 鸿门宴

送走了东方拓，林飘飘深吸一口气，然后转身回到房间，隐忍多时的委屈和愧疚让她再也无所顾忌地痛哭失声，是什么让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

爱她的人她一次次地伤害，她爱的人又一次次地伤害她，她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龙袭炎！轩辕无极！这两个占着她心房的男人，到底她该如何取舍，才能将伤害降到最小。

另外就在林飘飘为此而伤神之际，轩辕无极已经带人来到林府将龙袭炎接进了行馆，以便于晚上的谈判。原本他还为了飘儿不见他的事而烦恼，现在他却庆幸飘儿没有过多地关注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行事。

“魏王，这边请。”

“轩辕王爷客气了。”龙袭炎早就料到他们会来找自己的，就算如此，他还是担心他们会出一些影响他和飘飘感情的问题。

“魏王，吾皇今晚会设宴招待，到时还望你一定要到。”演戏演全套，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定。”龙袭炎心里也有着自己的打算，他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会轻易对飘飘放手，那么他有理由相信这个男人会为了她而实施什么计划，他就算不出手，也得想办法防备。

等轩辕无极走后，龙袭炎立马招来刘远，把从不离身的玉佩交到他手上，吩咐道：“你现在出去把这块玉佩交给……”声音越说越小，刘远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见刘远行了个礼，转身快速离去。

龙袭炎背着手站在门边，看着眼前这陌生而又华丽的行馆，他知道今晚他有一场硬战要打，而这场战，他非赢不可。

对于这场战，另一个没有得到完美答复的女人，现在已经因此而变得满心仇恨，她相信这一切之所以落不到自己的身上都是因为林飘飘这个贱人的干涉。她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能让这么多的男人把她捧在手心里。

她不甘心！

她不服气！

她一定要报复，她要让所有对不起她的人都活在痛苦之中。

“你去准备，今晚他们很开心是吧，那么本宫就让他们乐极生悲。”宁可她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任何一个人负她。

“公主——”跟皇上斗，公主根本就不是对手。

不耐烦地打断对方的话，轩辕悦怒发冲冠地瞪着对方，完全没把对方的好意放在眼里。“不要再说了，你现在就去把那个林飘飘杀了，本宫看他们看到她的尸体时，是不是还能端着笑脸把酒言欢。”

在心里叹了口气，那人低头道：“是。”

望着消失的背影，轩辕悦握紧小拳头，满是愤恨的心似乎在下完这道命令后开始感到有所平复。

皇宫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两国的君主同坐平台，俊朗的外貌不禁让在场的女子看直了眼。

“龙兄能来，让朕深感荣幸。”再次相见，两人表现的相当的热忱。

“轩辕兄客气了。”

“哈哈……，龙兄，请这边坐。”轩辕凌风一个识意，轩辕燕娇羞地上前一步，福了福身道：“叩见魏皇。”

龙袭炎对上对方娇柔的笑容，脸上虽保持着相同的笑容，心里却明白今日的困境可以就因眼前的女子而来。“公主不必多礼。”

“哈哈，看我这妹妹真是唐突，不过这也是因为龙兄的魅力非凡啊！”适时的加上一句话比一直在旁帮腔有用。

“轩辕兄客气了。”退后一步拉开距离，龙袭炎不禁向后望望，期待刘远快点到。

轩辕凌风当然明白现下的场景，把人逼得太紧了可不好。“燕儿，龙兄难得到我国，你就为龙兄弹奏一曲吧！”

“是，皇兄。”轩辕燕心里本不情愿联姻一事，但碍于皇兄的命令，她不敢反抗，可现下她看到他未来的夫君是如此的俊美不凡，当下芳心暗许。

悠扬的乐声响起，众人不禁倾耳伶听这伴着少女淡淡情怀、又犹如泉水叮咚般的乐曲。

曲声优美，可龙袭炎、轩辕无极却一心只想到另一个让他们心灵为之震撼的女人。她的音乐似乎才能让人的心紧随其后，就怕落下就错过了。座下的女子弹的虽好，可如此曲风，如此曲乐都太过于无趣，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欣赏到，并且还少了一丝能打动人心的感动。

“龙兄觉得燕儿弹得如何？”轩辕凌风发现身旁的人早已神游，不得不开口打断他的思绪，让他回神。

回过神，龙袭炎客套地道：“很好。”

说者无意，听着有心。轩辕燕心里因他的话变得喜滋滋的。

“既然如此，那朕准备与魏国联姻，以保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不知龙兄意下如如何？”步步紧逼，轩辕凌风是打定主意要达成这一目的的。

龙袭炎轻皱眉头，他是在乎林飘飘的，所以他不想在这个关头让她离自己越来越远，可是现下这个情况，刘远要是再不到，他就别无选择，一定要接受了。“轩辕兄客气了，两国关系本就很好啊！”

“话不能这么说，两国关系虽好，可是一旦有人挑拨，还是没有保障的，这联姻的举动可谓是一举两得，即能成就两国和平，又能让我们亲如一家，这么好的提议，龙兄难道不同意。”

“对啊，这样一来魏皇不仅迎得美人归，还少了一大顾虑。”轩辕无极此时也举起了酒杯向龙袭炎识意。

左右为难，龙袭炎不能立即拒绝轩辕凌风的提议，如是以前他会立刻答应，但自从飘飘说她想要一份完整的爱开始，他的观念好像也开始跟着她变了。想到这，他突然知道自己可以用什么原因拒绝了。“不是不同意，而是朕太爱自己的皇后，以至于怕伤她的心，你要知道伤了心爱女人的心，吃苦的到最后还是自己。”

一番话立刻让现场所有的人为了吃惊，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国皇帝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到如此地步。

“哈哈……，龙兄开玩笑了。”再继续提，就好像强卖强送了。

摆摆手，龙袭炎笑着给对方台阶下，“不，是爱上了就没法不珍惜了。”

轩辕无极听不惯他的话，真的珍惜她，又怎能让她流落轩辕国。“魏皇说笑了，自古那个皇帝没有后宫佳丽三千，真珍惜又怎会找一大堆的女人来为难她呢！魏皇既然能有二千九，又怎么会介意这第三千个女子呢！”

气氛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这时龙袭炎只要拒绝的话，不管怎么说都会有轻视轩辕国之嫌。众人抬首以望，想要知道这魏皇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第二十八章 找回定位

刘远带着玉佩早早地就赶到了林家，只是方法用尽，他也没有见到皇后娘娘，无奈之下，他只好把玉佩交给前任大将军林靖，并表明

皇上有难，希望他可以劝得皇后娘娘进皇宫解救皇上。

林靖心里是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跟皇上有所牵扯，可皇上的生命就意味着魏国的未来，这样就逼得他不得不去找飘儿。“飘儿，跟刘侍卫走一趟皇宫吧！”说罢将手中的玉佩递给她。

林飘飘接过玉佩，小手轻抚着玉佩上的龙纹问，“皇上有吩咐什么话吗？”

刘远见她开口询问，立刻上前行礼回道：“禀皇后娘娘，皇上什么也说，只是交待属下一定要将娘娘请进皇宫。”

点点头，林飘飘心里一时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她比谁都清楚，去就是表示自己接受了皇后这个身份，不去她又不放心他的安全，必竟他对轩辕凌风而言先是对手后是合作对象。思绪再三，林飘飘回头对羽儿吩咐道：“羽儿，准备衣服，我要进宫一趟。”

刘远因她的话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娘娘，皇上已经让人把衣服准备好了，属下这就让派人送到您房间去。”

“嗯。”皇宫必竟不是随便之处，既然他已经准备好了衣服，那就顺着他的意思吧！

梳洗完毕，换好衣服，对着镜子，林飘飘这才发现龙袭炎让人送来的衣服竟是魏国皇后的朝服，她记得父亲说过，这衣服在他们离开魏国之际，他就让人送回去了。摆动着凤纹水袖，林飘飘真没想到自己还有穿上它的一天。“刘大人，走吧！”

“娘娘严重了，属下刘远。”突如其来的尊称让刘远吓了一跳。“起轿。”

“等一下。”林靖追出门来，走到轿窗前，把随身携带的匕首交给她道：“飘儿这一去，也不知是吉是凶，这把匕首跟了为父多年，希望它能保你平安。”

低首微笑，林飘飘伸出白嫩如葱的小手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匕首道：“爹，女儿一定能侍候你和娘到老的。”

对，她一定会回来的，不管是吉是凶，她都相信自己能活着回来的。

“嗯。”重重地点点头，林靖这才后退几步道：“走吧！”

“起轿。”刘远翻身上马，然后吆喝一声，队伍朝着皇宫出发。

马蹄声、脚步声，一声一声地在林飘飘的耳边响起，声音越快，水袖底下的小手就把匕首抓得越紧。此去祸福难料，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轩辕无极在场，他应该会帮她才是吧！

一路走过，畅通无阻，这表明在她还没有决定来时，龙袭炎就已经算准了她一定会去的。可笑的算计却怎么也无法让她对他置之不理。可笑的女人，可笑的自己。明明就无法进入他的世界，为何还要念着这最后的一丝关系不放。看来爱了之后再无法说得如此潇洒，此时的林飘飘真怀念少年时的勇往直前，那时的自己即使摔得再重，也是笑着流泪吧！

说不清现在是个什么感觉，不过似乎一切都走到尽头，他们之间在这个时候应该就要结束了吧！

“皇后娘娘，前面不能用软轿，请娘娘劳累一点。”刘远利落地下马，然后跪到轿前道。

林飘飘收起被打乱的思绪，撩起轿帘道：“没事，我们走吧！”

“是，皇后娘娘这边请。”刘远前面开路，只为了顺利完成皇上交待的任务。

皇宫的另一边，气氛相当的紧张，所有的人都宾屏住呼吸等待着魏皇的回答，在此期间，众人似乎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就怕自己一个举动错过什么。

龙袭炎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现在的他开始后悔让刘远去接飘飘了。如果他答应了，她又来了，他们是不是就再无可能了；不答应，他就将得罪轩辕国，更会为此掀起一场新的腥风血雨。这都不是他想要的，可他却无论如何都得给对方一个答案。

林飘飘有可能就快到了，轩辕凌风这边也拖不下去了，面对决择，他最后仍希望林飘飘可以理解他的行为。他已经做了一个失败的丈夫，现在他不能再做一个失败的君王。“当然，能娶到轩辕的公主是朕的福气。”

“魏国皇后娘娘驾到。”太监尖细刺耳的嗓音在一瞬间把龙袭炎打入了地狱。

他本来希望可以在林飘飘没有赶到前决定这一事，怎料到他的决定正好在她来的当口上。僵直身子站起来，一时间，他竟像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般，手足无措。

林飘飘脸色苍白，神情却显得从容不迫，高贵得体。莲步轻移，一步比一步走得优雅，一步比一步走得用力。她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龙袭炎找她来，只是为了让她见证他的另一次婚礼吧！“叩见皇上，轩辕王。”清冷的嗓音了包含了太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绝望。

轩辕凌风先是一愣，续而亲切地道：“皇后不必多礼，来人，上座。”

轻扬嘴角，林飘飘咬牙谢过，她真的好想转身离去，可是手中匕首提醒她，现在她是魏国的国母，不能如此轻率。把目光转向一边只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悲伤，没想到会与旁的轩辕无极对个正着。在他的眼里，林飘飘看到怜惜、懊恼，甚至是后悔，看来这次的事并不是没有预谋的。不过，她相信，别人是给过他选择的。

且不说他的无奈，也不说他的苦衷，她只知道他让自己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句话，这些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轩辕凌风一个眼色，轩辕燕就立刻上前叩拜道：“皇后娘娘在上，请受燕儿一拜。”

少女的娇羞，婀萝多姿的体态，也许她最大的优势只是在于她身后的轩辕国吧！“请起，以后侍候好皇上就好了。”不会有交际就不用如此费心。

在此，她决定放弃龙袭炎那无望的爱情。虽然他曾经让她做了一个美梦，可是现在梦醒了，她也该找回自己的定位了。

第二十九章 恍如毒药一样的吻

林飘飘实在是不想在勉强自己了，她怕自己有一天是死在自己手上的。龙袭炎没有了她，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女人，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会让他忘了自己的存在的。就像眼前的女人一样，她相信如果龙袭炎不想，他可以想尽千百个办法去挑毛病，他可能一定要接受，可是并没有说一定要接受谁，再者，只要讨厌一个人，那么她的缺点应该是成堆出现的。更何况她就要来了，只要再等一会，她相信他们一起一定能解决的，可是他没有等她出现，而是选择了接受。

苦衷人人都有，可这不能成为借口。

“飘飘，我……”龙袭炎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不在乎。以前的她是在压抑，而现在的她就好像真的放弃了。

“皇上不必解释。”打断他的话，她不想再听任何的理由，“既然选择了，那么就好好对她吧，我想你们会过得很好的。”

双目圆瞪，龙袭炎惊愕地看着林飘飘，就好像她的头顶上突然长出两只角一样，“飘飘，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放手的。”深吸一口气，龙袭炎不停地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怒吼出声了。

对他的情绪，她选择视而不见，白皙嫩滑的小手轻轻地托起桌上的酒杯，轻啜一口，“皇上放不放手都无所谓，我相信魏国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皇后已死的事实，你带我回去，是想我真的死呢，还是想你觉得你不要的女人，宁可毁了也不让别人得到。”

绝情吗?

情还在，怎么绝，与其勉强自己，不如放手，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我——”无言以对，他要的不是这样，他只是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陪着自己走过以后的每一天。

林飘飘绷紧小脸，脸上的依然是那样高贵的神采，只是她的眼神里有着绝然的凄楚。走到这一步才真正地放手，这对她来说是解脱，却也是伤害。

轩辕悦在一旁看了良久，没有杀掉林飘飘让她十分的气愤，可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与其等待机会，不如上前制造机会，只要达到目的，她不介意便宜轩辕燕一次。

“皇兄，皇妹不请自来，还望不要见怪。”屈膝行礼，微笑以对，就是再大的不满也让人当场发不出来。于是乎，轩辕凌风只是冷淡地吩咐多加一把椅子，并且将这个位置安排到了最尾端。对一个公主而言，这是忽视，要轩辕悦不仅不在乎，还笑着继续道：“皇妹这次前来，是为了魏国皇后娘娘的歌声，当日在黄鹤楼有幸一闻，就是在梦中也想念着，今日能在此遇到，悦儿不才，想请皇后娘娘唱一曲，不知皇后娘娘是否愿意？”

皇后也不是好当的。林飘飘有了这份自觉，更有了离开的决定，那么她当然不会在这个关口给自己找麻烦，再说丢了魏国的脸，那不是想着法的让别人记住自己吗?

“公主的要求是否有经过深思熟虑，本宫贵为魏国皇后，难道在贵国公主眼里，本宫就是一个娱乐众人的卖唱女吗？”气度在某些时候也是要用道的，虽说这样很出风头，但唱歌，她更相信现代流行歌曲的魅力是可怕的。

“你——”怒目以对，轩辕悦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林飘飘会在这个当口反击自己。

凤眼不悦地眯起，甩袖起身，林飘飘对着轩辕凌风有礼地微笑，“没想到贵国公主的气魄如此之强，本宫一国之后都能如此不放在眼里……”

威胁的话不说完，有时达到的效果更好。

龙袭炎本想借故讨好佳人，眼前的机会又怎可放过，“轩辕兄先是安排联姻，后又安排这种下马威，贵国的公主，朕可要不起，今日就

到此为止吧，我们告辞。”

林飘飘任由龙袭炎牵着走，只是走前，她无声地对着轩辕无极说了一句话，轩辕无极含首以对。轩辕凌风还来不及反应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拂袖而去，想到今日的精心安排全部化为乌有，脸上铁青地看着一脸不知所措的轩辕悦，狠狠地道：“轩辕悦，无德无行，败坏国体，从今日起到皇陵守陵，没有朕的旨意，永不得踏入大邺半步，哼！”

轩辕无极没有拦下怒发冲冠的轩辕凌风，更没有理会轩辕悦的哀求，他直直地起身往宫外走去。今天一场宫宴，唯一有收获的人也许就是他，别人都没有获得佳人的青睐，可他意外地得到了她的青睐。离去前的无声的话语，就是他们相见的暗号。

轩辕悦一脸死灰地坐在地上，喃喃自语，旁边的大臣们也因为皇帝他们的不欢而散而陆续离开，没有了主角的宴会都是一场空，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能稳稳地坐在这里享受美食呢！至于这失势的公主，他们也没有心情去理会，必竟有命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公主，当然也无人再去理会她的死活。

林飘飘坐在豪华的马车里，一声不吭，她觉得自己和这个男人已经无话可说。以前的他们或许真的相爱过，可是现在她已经决定要放下，那么他的一切都将与她无关，与其让自己生活在失望去，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给自己一个痛快。“送我回林府吧！”

“还在生气吗？”握住她水袖下的小手，龙袭炎温柔地道：“你看，刚才我不是找机会推掉婚事了吗？飘飘，我们回魏国吧！”

抽回自己的手，她轻易地拉开了两人的距离，这样的温柔的确让人心醉不已，可是却也梦幻得一碰即碎，就好像镜中月，水中花一般，假得让人想要流泪。“不管怎么样，我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你想用我的家人威胁我回去，那么请带走我的尸体；如果你还念以前的旧情，那么就请你放开你的手，让我去寻找自己认定的幸福。”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感情却是真的存在，虽然痛苦注往比快乐多，她还是甘之如饴的。现在就算要离开，她也会把当初的甜蜜藏在心底，直至老去。

他微微蹙眉，眼中翻涌着黑暗波涛，犹如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天色。“我说过不会放手，也不会让你死的。”紧扣住她纤瘦的肩膀，龙袭炎狠狠地吻住她唇，想以此来告诉她，自己对她的爱，自己的无奈。

“唔……唔嗯……”挣扎不休，对于他突来的动作，她根本就无从防范，她越是想要挣脱，他就抱得越紧，吻得越深。

这是一个绝对称不上温柔的吻。

它是激烈的、狂暴的、不顾一切的，像侵袭过山林的飓风烈焰，就像致命的毒药夺去她全部的呼吸，霸道而致命却又诱惑她，让她举棋不定。

第三十章 破裂

林飘飘肯定自己不讨厌龙袭炎的吻，可是理智告诉她，再这样下去，他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结束。用内力震开他，气喘不休的她，绯红的双颊，红肿的一看就知道被狠狠吻过的嫣唇，这无一不吸引着龙袭炎的目光。

“够了，龙袭炎，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爱。”林飘飘缩在马车的另一边，拉开两人的距离，怒吼道：“爱是不能勉强和分享的，你根本就不懂得爱别人，你只会一味地去掠夺、去获取，到底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你的爱给我啊！”

冷静头脑，龙袭炎觉得自己没有错啊！他一直都在尽力地挽回她，难道这样也有错吗？“飘飘觉得我留下你是掠夺，放了你才是爱你吗？”

对牛弹琴！

他根本就不懂她话里的意思。

“你知道吗？我爱得很累，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就没有给过我一点安全感。我爱你，可以为了你连命都不要，可是你呢，你却可以在要了我的第二天去找别的女人。”泪已无声地奔流出来，挂满她的双颊。而他，怎么也看不到她的悲伤。“不要说你的苦衷，更不要说哪不是你想要的，我只知道你的爱情用生命也换不到一个完整。”

是她太贪心了，还是他的爱情太昂贵了。

她从来就不想算什么旧帐，可是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她回想以前的不堪呢！前一个她为了他的爱丢了自己的性命，后一个她为了她爱情假死，只是这样的举动，换来的不过是一时的伤悲。看来他根本没有明白什么叫做爱情。

爱情！

他们又何曾真的弄懂过。

走到现在，与其怪他搞不清楚爱情是什么，还不如骂自己为什么不早点看透。俗话说的好，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如果不是她一直放不开对他的爱，他们又怎么会一直纠缠不清呢！

从没有一个女人的眼泪会令他心疼的，但是现在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肯定的说不会有了。

因为在他怀里的这一个哭泣的女人已经打破了他的信誓旦旦了。

她的眼泪像刀一样的刀刀划痛了他的心。

以前当他看到她永远离去时，他的心真的很痛，而且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那种痛楚不是假的，可是为何这样的痛楚不能让他确定自己一生只有她一个女人呢！他不明白也不清楚为什么。

这次再见到她，他心喜若狂。

他本以为只要他不怪罪她和她的家人，她就会感激地跟着自己回去的，没想到她不仅不感谢，更没有一丝想要回去的念头，更有甚者，她提出的要求简直骇人听闻。

“朕不会放手的，即使再也得不到你的心，朕也要想办法留住你的人。”他不想继续痛苦地过下去，就算她不会开心，他也不会放手。

林飘飘闻言低下头，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龙袭炎会这么说，本以为他不放手，至少也不为难自己，哪里想到他会这样对待她。看来他们之间的问题一直都存在，却无法解决。

她真的好累，都说为人母使坚强，爱人却使人软弱。现在想来，她觉得自己的爱人好像在逼着她软弱。她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得到幸福，难道真的只能跟他回去，然后在哪暗无天日的皇宫后宛里了却自己的一生。这样恐怖的结局，从一开始她就在逃避，可没想到跑了一圈，到现在她还是回到了他的面前。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那么我们就各凭本事吧！”带着家人是难以逃离，可是分开的话，他们可以就再也无见面的机会了。“横竖都是一死，我宁可让自己死得的痛快一点，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被别人解决。”求救无门，一次就够了。无极，如果可以，请你带我一起离开。

“够了，你是想等那个叫轩辕无极的男人来救你吗？放心，朕会想办法对付他的。”他再次恢复君王的称呼，只为在她的面前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刘远，回行宫，然后通知暗卫，朕要亲自带皇后回宫。”

“你——”如此直接的举动，间接地打断了她所有的求救，她本还对他留有情宜，他的此举无宜是在她的心上狠狠地划了一刀，即是如此，那她也没必要坐以待毙。挥空一掌，将龙袭炎逼到角落，林飘飘以手中的匕首割破轿帘，飞身而出，势如破竹，锐不可挡。

“飘飘——”

“皇后娘娘——”

顾不得身后的叫声，林飘飘小巧的脚踩在剑柄上，飞身而去，毫无回头之意。龙袭炎见此，大吼一声，“追，给朕追。另外派人到林府，就说传朕旨意，让他们全体回魏国。”

“是。”

一时间，在轩辕国的皇宫出口里，一大群人慌慌张张地领命去办事，那架势让人以为轩辕国出了什么内乱一样。

第三卷 离别篇

第一章 雷少宇

林飘飘在空中飞快的前行，她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转向去找轩辕无极，可是就在她想要去时，她的理智阻止了她的行为。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如果将龙袭炎和轩辕无极放在一起问她爱谁，她或许在第一时间会想到龙袭炎，可选择时她却在不知不觉间偏向了轩辕无极。不知道是胆小，还是懦弱，她就是不想在去追寻不属于自己的爱情。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和龙袭炎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就好比跟东方拓在一起时，只有朋友的感觉，而没有爱情的心动。放弃龙袭炎其实应该跟放弃东方拓没有什么两样吧！虽然一个是她爱的人，一个是爱她的人。可这并不影响她的判断。

爱一个人不是说爱就能爱，说不爱就能不爱的。她一直到现在对龙袭炎都还有感觉，她无法去拒绝他的碰触，甚至在他的要求面前会胆怯、会害怕自己冲动。接受他不难，可一并接受他所有的女人却是她心中最大的痛。与其让所有的人都不快乐，还不如快刀斩乱麻，拥着最爱自己而自己也爱的男人去游走江湖，完成自己曾经的江湖梦。

刘远没想到皇后娘娘会这是此等高手，他骑的是汗血宝马，速度非一般人可比，可是现在他追在后面，却渐渐地落后，而且越来越远。他是大内高手，对江湖并不陌生，可皇后娘娘的武功却是他所没有见过的。

皇后娘娘的出现本来就十分的戏剧性，他在皇宫时也曾见过她，那时的她很庸俗，对皇上纠缠不休，使得皇上对她厌烦不已。后来，他出宫办事，对宫里的事不太清楚，等到他回来时惊讶地发现她不仅死了还成了皇后，更让皇上丢了心。现在看来她的淡然和雷厉风行的处事风格，的确有吸引人的资本。

相较他们你追我赶的场面，得到旨意的林家人，个个脸上都是沾满愁容。他们当然知道皇上下这道旨是为了什么，他们担心的是飘飘是否为因此而委屈自己。皇宫——那是一个用无数白骨垒建起来的宫殿，它的存在就像是在警惕所有人，小心为上，只要进入这里，留下的只有生命一样。

“爹，皇上让我们回魏国，我们真的要回去吗？”林飞不安地握着手中的杯子，修长的手指不停地抚着杯上精美的花纹，看哪架势，大有不把这花纹抚没了就不停手的趋势。

林威紧皱浓眉，他原以为来到这里重新开始就行，没想到到最后他们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明显的，皇上给不了飘飘幸福，如果可以，飘飘就不会走如此绝然，现在想来，当初他们就应该隐居山林的。“爹，飘飘一定会为了我们回魏国的。”

“嗯。”深深地叹了口气，林靖心里比谁都了解女儿的为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就算如此，他也不能让他的女儿葬送一生的幸福。“飘儿这一生多灾多难，为人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这无能为力之感真的让为父很难受。”话罢，只觉得林靖在这一瞬间老了十岁。

林夫人低声哭泣，她的女儿为何就不能过得幸福一点呢！上次的事已经将她吓得六神无主了，现在，皇上为何还要带走飘儿呢！

林飞见家里一片愁云惨淡的样子，最是沉不住气地怒吼道：“我们都已经辞官了，兵权也上交了，就算他是皇上也不能逼迫别人去喜欢他啊！”站起身就想冲出去。“我去找他理论，就算是他的子民我们也有选择幸福的权力。”

“飞儿！”林靖拉住小儿子，语重心常道：“皇上是一国之本，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为国尽忠，如今你对皇上无礼，便是陷列主列宗于不义。”

“爹……”

“唉……”

世上有很多事是不公平的，就好比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是为了享福，而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还债。太多太多的不公平才会有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才会有了进步和发展，如果时代一直都停留在公平二字面前，那么二十一世纪就永远不会来临。正因为知道这些，林飘飘才无法全然地去恨龙袭炎。

不过此时她应该做的就是将身后的这个人甩掉才是，只有甩掉他，她才能自由的行动，就算到最后，她仍免不了跟着龙袭炎回去，但只要她努力过了，那么就算被人暗算至死，她也不会后悔才是。

就在此时，前方出现了一队人马，看样子来人都是有武功底子的人，这样一来应该会替她省掉不少麻烦。迅速往下，只是一阵风的样子，匕首已经稳稳地插在了马车的门上，于是，一阵兵荒马乱。

“有刺客，保护主子。”一个身材槐武、满脸胡子的中年人挡在最前方地声大喝。只见其他的人立刻行动起来，方才的慌乱就好比她的错觉一般，一闪而过。

使出绸缎将匕首拔回，林飘飘悠然自得地站在他们面前，笑容可掬，礼貌有嘉。“小女子只是提个醒，真正有意图的人马上就要来了，告辞。”

“等等。”大胡子伸手拦住她，满脸的疑惑，“姑娘怎知后面的人有意图，莫非……”

俏脸绷得紧紧的，林飘飘发现此人并没有他外表那样的笨拙，想来此人的江湖经验一定不少。“相不相信都由你，本姑娘可是有事在身，不便久留。”正想离去，却不想大胡子已经一剑刺了过来。

险险地闪过，林飘飘没想到自己这次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还蚀把米。“刀剑无眼，兄台动手之前可要想清楚。”

“于安，姑娘此话有礼，你先退下。”大胡子本想上前再战，可马车里一个温文尔雅的声音成功地让他退居一旁，脸上不仅没有不悦之处，反而一脸的信服。

林飘飘收起匕首，她不知道马车中人的底细，也不知对方的意图，刚才之举，并不表示这些人对她放下的戒心。再者后面的人就要追上来了，她必须早点脱身。“公子大度，刚才是小女子鲁莽，还请见谅。”

“姑娘既然有难，请马车上一聚。”

没想到对方会有此一说，望望身后逐渐靠近的笛影，林飘飘只好选择上车。她已经累了，没有体力跟四条腿的动物比速度。“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轿帘一起，刚上车，林飘飘就急着打探车内的人，没想到面前的男人轮廓分明，眉峰浓重修长，英气十足，眼睛深邃富有吸引力，鼻子坚挺，唇型虽薄却性感无比，肤色是白皙却失男子气概。再看他的穿着，华贵的月牙长衫，腰间一条镶玉带，整个人看起来俊逸而温雅，很有品味，全身隐隐散发着高高在上的高贵气质。“小女子萧妙儿，多谢公子相助之情。”

“在上雷少宇。”温文尔雅的声音仿若大提琴般让人沉醉。

林飘飘回过神，不禁暗自鄙视自己在这危急关头，贪恋美色。可谁又曾想眼前这个美男对她而言，即是救星又是灾难呢！

第二章 以歌还情

刘远骑着马直向前奔，可走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不对，又掉过头去追刚才擦身而过的那队人马，不是他多想，而是他觉得皇后娘娘武功再高，可必竟是养尊处优的人，体力一定支持不了这么久，可是现在他追了这么久，马儿都已经气喘不定了，更何况皇后娘娘那么娇弱的女子。“驾驾……”好不容易追上那队人马，挡住他们的路，刘远客气地道：“各位兄台，请问刚才是否有收留一名身穿红色华丽衣裳的女子。”

于安看着面前的孔武有力，仪表不凡的刘远，心里纳闷如此男儿，那小娘子为何要躲，还是他根本就中看不中用，表面风光，实则

是一个绣花枕头。“只见一个红色身影闪过，至于是不是你说的人，在下就不清楚了。”

“多谢兄台告知，不过在下还有一个请求，还希望兄台能够理解为人属下的难处。”他追了很久，可前方却一点香味也没有，到是这马车里时不时地飘出一丝熟悉的香气。

见他客套，于安反到不好意思为难，抱拳以对，“请说。”

“在下能否见一下马车中人。”

刘远的话让林飘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不是万能的女主，遇到什么事都可以自行解决。况且，现在要为难她的人就是她曾一心爱着男人，车帘外这个跟了他这么久的男人，必不是好对付的。她有些心虚地看了眼坐在车里，气定神闲的雷少宇，心里就更是忐忑不安了，人家只答应带她一程，可没有帮她挡掉一切的麻烦。

雷少宇不是没有见到她的目光，相反的，从她一上车，他就开始打量这个绝色女子，她很美，却不是他见过最美的女子，就算如此，她却是他见过最特别的女子。哪有一个女子在计谋被拆穿时，不慌不忙，还缠着别人讲道理的。看她的装束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姑娘放心，在下既然答应助你，就不会让你受伤。”

“谢……谢谢。”有点不好意思地回了句，林飘飘缩了缩身子，坐得更里面，双手抱着腿，不再说话。

掀帘，探出头，雷少宇看了刘远一眼，道：“公子如果想追上刚才那位女子，速度得更快一点，否则就是再有两匹汗血宝马，也不一定能追得上她。”

刘远见对方谈吐不俗，气宇不凡，就知道对方一定不是普通人，他的话他本不信，可他身上隐隐的霸气让他不得不退后一步，让出道路来。“多谢。”

“起程。”雷少宇做了个不必的手势，对着属下人吩咐一句，侧身又进了马车。

林飘飘看他坐回原位，听着马车咕辘咕辘的声音，忍不住出声问道：“雷公子，我们接下会到哪去？”

“大邺。”

心一惊，林飘飘下意识地用手臂挡住自己的脸。直接回去也好，这样逃下去，又能逃多久。“那请到了城门口把我放下来，谢谢。”

雷少宇没有出声，只是看着她点点头，也不管她是否能看到自己的动作。

轩辕无极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等到她的身影，等来却是她独自逃离的消息。他不相信她会放下这里的一切，独自离开。应该是有什么事让她不得不独自找一个地方去清静。到底在出宫门时，龙袭炎对她做了什么，让她有如此强烈的反抗举动。想到这，他直奔林府，在林府里，他看到愁眉不展的林家人，于是他大胆的猜测龙袭炎对他们运用了自己的特权。

“林兄，飘儿有回来吗？”现在重要的是在龙袭炎之前找到她的人。

林威迎上来，担忧地道：“飘飘人在何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皇上派人一直跟在飘飘身后。”

“那我立刻派人去找，另外，我希望你们在飘儿没有回来之前做出决定。”与她分开才是痛吧！

“嗯！”只希望她能平安回来就好。

坐在车上是挺无聊，趁着这机会，她开始想着怎么面对龙袭炎和轩辕无极，她越是想把事情想明白，她的心就越静不下来，结果到了最后，她只能看着雷少宇发呆。仔细地打量一番，她发现雷少宇不仅是个不可多得的美男子，还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至于奇怪在哪，她一时也说不清楚。

也许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所谓的缘分都不过是一种感觉，感觉对了，便能在一起；感觉不对，便走不到一起。就好像勉强下来也一定不会有结果一样。

走了这么久，回首望去，才发现自己不过是这苍海中渺小的一粟，微不足道。就好像世界不会因为有了你而不同，不会因为少了你而变化。

“雷公子，妙儿对你的相助无以为报，仅以一曲答谢，希望你不要介怀才是。”以后还能不能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现在还了人情，以免以后心里愧疚。

雷少宇终于将自己的目光吊回来了，从听到她的名字开始，他就知道她是那个名闻四国的大才女，此来轩辕国本是为了看看她是否如传说中的那般有真才实学，没想到这么巧就让他遇上了。“当然不会，萧姑娘一曲，可谓是千金难求，在下怎会有意见。”

既然对方知道的不过是虚名，她也就没什么好在意了。唱完此曲，他们即将各奔东西。

月色正朦胧
与清风把酒相送
太多的诗颂
醉生梦死也空
和你醉后缠绵
你曾记得
乱了分寸的心动
怎么只有这首歌
会让你轻声合
醉清风
梦镜的虚有
琴声一曲相送
还有没有情浓
风花雪月颜容
和你醉后缠绵
你曾记得

乱了分寸的心动
蝴蝶去向无影踪
举杯消愁意正浓
无人宠
是我想得太多
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
最后
还有一盏烛火
燃尽我
曲终人散
谁无过错
我看破……（《醉清风》弦子）

第三章 最后的选择

林飘飘唱得动情，却不知眼前的男人对从她的歌开始对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雷少宇从来不知道有人能把歌唱得这样的动人心弦，就仿佛她在用歌声诉说她自己的故事一般。

龙袭炎亲自带着人，沿途看着刘远留下的标记向前行使，就在与车队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了熟悉的歌声，他可以肯定这个世上能唱出如此美妙歌声的人只有林飘飘一个。于是，他掉头拦住他们前行的道路，“请把我的妻子交出来了。”

几乎是立刻，林飘飘浑身一震，歌词就含在嘴里，但怎么也唱不出来。她本以为怎么也可以等到见上家人一面的，没想到半路就让他给抓到了。眼见雷少宇要出去，她伸手抓住他的衣袖，扬起一抹感谢的笑容道：“雷公子，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送到这里就好，接下来的就让我自己面对吧，再见。”

踏出马车的那一瞬间，阳光让她眯着双眼，一时间分不清是睁不开还是不想睁开。还没晃过神，只觉得腰上一紧，再睁开眼，她就已经在龙袭炎的怀里了。苦笑地摇摇头，林飘飘突然觉得不管自己怎么

躲，到最后好像都是这个下场。一时间，她在心里不禁暗问，是否没有结果的爱情才是最美的爱情。

“走吧，我跟你回魏国。”既然注定没有结果，那么就让她一辈子都埋葬在那个黑暗的后宫吧！

雷少宇抬起轿帘，他怎么也没想到来人会是魏国君王，看来这件事比他想象中的复杂，而他怀里的这个女子应该不只是才女这么简单。如果说她只是个才女，那么收为己用，非常简单，反之，他能不能碰她都是一个问题。

“告辞。”龙袭炎礼貌地丢下一句话，不等对方反应，并策马狂奔而去。

马上的颠簸让林飘飘觉得很难受，即使如此，她并没有开口告诉身后的男人，这个男人原本让她觉得很温暖的，曾几何时那份温暖已经消失，当一切都摆弄开了，她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爱的人好像一直都是默默跟在她身旁的轩辕无极。更或许，她谁也不爱，最爱的只有自己。

就好像孤身一人到此，能属于她的就只有自己的这颗心，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回去后，一切都会好的。”龙袭炎靠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呢喃，不知是想说服她还是说服自己。

对于他的话，林飘飘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做到无动于衷了。这样的她到底想要怎么样，她自己也不知道。都说被爱是幸福的，可是当被爱成为伤害，幸福就只是一种掩饰伤害的借口。“先回一趟林府吧！我有话想跟无极说。”

“好。”龙袭炎答应的爽快，林飘飘并没有任何的表示，就仿佛他们决定如何都对她不再具有影响一样。

当轩辕无极看到他们一起回来的身影时，他就知道自己的希望变得有点渺茫了，可是就算是这样他依然不想放弃，迎上前去，不顾龙袭炎杀人的目光，牵住她的手，道：“飘儿，你已经决定了吗？”

含首示意，林飘飘觉得自己的要求可能有点过份，但就算如此，她不想这样放弃自己心中的爱恋，也许这份爱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轰轰烈烈，也没有长时间的细水长流，可她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去品味。“对不起，我原以为我们应该会一起走过人生的后半边，没想到事情终不如人意，如果可以，我希望下辈子你能先找我。”

闻言，轩辕无极不敢置信地看着她，良久才回过神。他以为他们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悄悄结束了，没想到这份爱并不是他一个人在自作多情。机会错失，可他会不断地寻找，直到找到她。“好。我们说定了，你一定要等到我。”

第一次，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上他性感的薄唇，不管泪水是否早已滑落。辜负了东方拓，她虽愧疚却不心痛；离开轩辕无极，除去泪水还有心上悄悄滴落的血。她放不开家人，那么就永远都不能跟他在一起。

这一世就算是她欠了他的，下一世就让她用全部来尝还他的爱吧！

放开他的手，当两只手分开的那一刻，林飘飘含泪微笑，她要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这个男人。为什么当爱情面临选择时，他们才真正明白自己爱的人是谁呢！如果一开始学会了珍惜，也许现在她和轩辕无极就不会这样了吧！当初她怪龙袭炎不懂得珍惜自己，可是现在她又何尝珍惜过轩辕无极默默的付出。

“爹、娘、大哥、二哥，收拾一下吧，我们回魏国。”死也不要让泪水再流下，咬着嘴唇，林飘飘倔犟地扬着小脸道。

林威他们互看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低声吩咐一旁的仆人去收拾。他们不想让她委屈，可是现在她已经决定的事，他们也不能干涉。他们不知道她心里的打算，如果轻易出手，只怕伤到的人到最后还是她。

龙袭炎见她毫不顾忌地吻了别的男人，握紧的拳头连青筋都一根根地爆起，只是听她愿意回去，他也只有把一切忍下来。他不想因这

一时之下在把她气走。

是夜。月明星稀。

林飘飘从回来之后就一直跟轩辕无极这样对坐着，他们的手一直都没有放开过。可是就算他们的内心再怎么挣扎，都已经不可能在改变事实了。

“无极，好好保重自己，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我依然希望你能够幸福。这一世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笑着期待下一世。”不能在一起，她也不希望他一生孤独，既然约定下一世，那么这一世，他的幸福就应该交给另一个女人。“我相信会有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出现的。”

“她已经出现了。”握着她的手，轩辕无极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道。

泪水在不经意间滑落，林飘飘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喜极而泣。“傻瓜，我知道你在意自己的眼睛，可我更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和我一样不在乎这一点的女人出现的，所以，无极，放过自己吧！”原来爱情来得这样无声无息，爱在这无声无息里又成长得如此迅速。林飘飘以为自己够爱龙袭炎，可是现在她才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刻苦铭心。“我们不是约好了吗，所以连我的那一份一起幸福哦！”

轩辕无极在她不注意的时候轻轻地擦掉了眼角的泪水，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他却知道那只是因为没有到伤心处。她选择了离去，可他在心里也偷偷地下了决定。“我知道了。”盯着她泪眼朦胧的大眼，他认真地道：“但是，你要答应我，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好吗？”

这个男人啊！

为何到了现在还在为她打算，难道他不知道伤得最深的人不是她，而是他自己吗？

第四章 分手不快乐

在多的深情也是多余，最后，他们还是得分开。如果早知道自己会爱上他，她是不是可以避免今日的一切呢！一夜未眠，红肿着双

眼，林飘飘看着早已准备上路的家人，没有坐上他们准备的马车，而是翻身上马，对着他们道：“起程吧！”

回首的那一瞬间，她扬起灿烂的笑容对他喊道：“无极，让我们笑着说分手。”

轩辕无极一直那样笔直地站在原地，林飘飘看得好心疼。她虽然不知道自己穿越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能有个这么爱的他的男人，到此一行也算值得了。离别赠一曲，算是倾尽自己所有的感情回应他的爱吧！

你的绘画凌乱着
在这个时刻
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
甜蜜散落了
情绪莫名的拉扯
我还爱你呢
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
假装没事了
时间过了 走了
爱情面临选择
你冷了 倦了 我哭了
离开时的不快乐
你用卡片手写着
有些爱只给到这
真的痛了

唱到这里，林飘飘泪水又在不自不觉间流下来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他的面容越来越模糊。他们就这样结束了，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谁也不是谁的什么人。原来，做最熟悉的陌生人是这样的心痛。

走到现在，林飘飘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本来以后自己够爱龙袭炎，守着那份残缺不全的爱，以至于当真爱来临时，她一点也不知

道，甚至还想着如何远离。现在这种情况是否就是别人所说的报应呢！越想越难过，歌也越唱越悲伤。林飘飘觉得自己是真的后悔了，她真的好想转身回到他的身边，可身旁忧心冲冲的父亲和哥哥让她怎么回不了头。

轩辕无极一直看着她，她的泪水撕裂了他的心，可这又如何，他根本就留不住她。她的身形渐行渐远，他的泪水也在此时滑落，忍了好久，就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泪水后，更加的伤心。他相信那个小傻瓜宁可自己痛苦，也不想看到自己流泪的。

她的歌声还在继续，他多想这歌永远不要停下，只要他能听得到，那么她就还没有走远。可是，就算他再不愿意，也只能看着她远离自己。

怎么了 你累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懂了 不说了
爱淡了 梦远了
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
你再不舍
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
我都还记得
你不等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错了 泪干了
放手了 后悔了
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
要怎么停呢
你的回话凌乱着
在这个时刻
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

甜蜜散落了
情绪莫名的拉扯
我还爱你呢
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
假装没事了
时间过了 走了
爱情面临选择
你冷了 倦了 我哭了
离开时的不快乐
你用卡片手写着
有些爱只给到这
真的痛了
怎么了 你累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懂了 不说了
爱淡了 梦远了
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
你再不舍
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
我都还记得
你不等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错了 泪干了
放手了 后悔了
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
要怎么停呢
怎么了 你累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懂了 不说了
爱淡了 梦远了
我都还记得
你不等了
说好的 幸福呢
我错了 泪干了
放手了 后悔了
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
要怎么停呢 （说好的幸福呢 词：方文山 曲：周杰伦）

是啊！她自己也想知道这爱该怎么停呢！看来以前的她真的太小看爱情这东西了。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么她就只有安安份份地在皇宫里待着，直到自己死去的那一刻。

“飘儿，外面风大，还是进马车吧！”

林夫人的声音打断了林飘飘的思路，只见她留恋地再看一眼，这才回头揉了揉僵硬的脖子，然后扬起一抹微笑道：“嗯。”听她应了一声，龙袭炎只是挥了挥手，示意队伍停下来，见她把马交给身旁的侍卫，被扶到马车上，龙袭炎才重新命令出发。

回到马车里，林飘飘坐在软垫上，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撒下一片阴影。听见林夫人和羽儿这边发出轻微的磨擦声，林飘飘没有睁开眼睛，而是随有抓了一件小毛毯盖住自己，道：“娘，羽儿，没事了，我只是累了，想睡一会，等到了行馆再叫我。”

林夫人和羽儿对望一眼，然后点头说道：“飘儿（小姐）好好休息吧！”

盖着小毛毯，林飘飘任由眼泪放肆地流淌，她以为自己很坚强，以为只要和以前一样，假装不在意，那么就能过去的。可是这一次她似乎不能从伤痛中走出，就连安抚家人假装快乐的表情都做不出来。她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像以前忘记龙袭炎那样忘记对轩辕无极的爱。

哭着哭着，林飘飘也累得睡着了，只是梦里她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悲伤。直到一阵吵闹声把她从梦中惊醒。

“大爷，求求你，别打了，我爷爷年纪大了。”细嫩的少女正用悲惨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哼，不想挨打就还钱，否则让小妞你给大爷我做小妾也无妨。”下流的声音不断地传来，听声音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了。

“呜……”

吵闹的声音越来越大，林飘飘就是想装睡也不行了，她伸进手小心地擦干泪水，然后掀开小毛毯起身往外，见林夫人和羽儿也起身，便安抚道：“没事的，我只是看看，娘和羽儿就在里面呆着吧！”

龙袭炎等着手下去支开这些人，没想到人还没支开，她就从马车里出来，潇洒地翻身下马，他迎上去，搂着她纤细的肩道：“怎么不在马车里休息。”

“没事，我只是想出来看看有什么事？”小心地侧身拉开两人的距离，林飘飘往前几步，就看到了洒狗血一般的三流电视剧情景。无奈的叹了口气，在少女还没有扑过来之际吩咐身旁的侍卫，“他们欠多少钱，帮他们还了，然后让他们让路。”

侍卫见龙袭炎点头，立刻上前，却没想到恶霸一般的男子一看到林飘飘便出言调戏，“钱，大爷有的是，只要这位小娘子愿意代替她，一切都好说。”

“公子，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少女也不知什么时候靠近的，一把抱住龙袭炎的腿哀求。

林飘飘好笑地看着这情景，敢情眼前的人已经忘了要救他们的人是自己了。不过，她不在乎，只要能过去，她求谁她都没意见。“你解决吧！”

当这里没有她所关心的事时，外来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如同无物。

“来人，拉开她。”龙袭炎见少女一抱住自己的腿，林飘飘就把她和自己的距离拉得更开，一时间，怒气冲冲，“敢打她的主意，就看你

有没有这个本事，来人，把他给扔远点，朕……不，我不想再看到他出现。”

“是，主子。”刘远领着几个人三下五除二地就把少女拉到的一边，又把恶霸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才让人骑马把他带走。此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叫好声，看来这些人被欺压很久了，眼见恶人得到报应，又怎么不拍手称快。

上车时，林飘飘感觉到一道恨不得把她除之而后快的目光，转头看去，没想到是刚才的那位少女，再看看龙袭炎英俊的外表，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少女情怀。不加理会就是了，反正这种梦想破灭的女孩子又不只她一人。自己也是伤心人，有个人能陪着自己也不错。“我们走吧！”

第五章 别样的幸福

她不是腹黑的创始人，更不是腹黑一放族的拥护者。只是当一个人注定走上伤心的道路时，腹黑是本能，就好像潜意识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一样。不过，事实并不如人意，所以林飘飘并不想对某些不知好歹的人客气。不过，让她惊讶的是这个少女的爆发力挺强的，有这么多的侍卫在这里，她都能再次扑到龙袭炎的面前，不简单，更或者该说金钱、荣华富贵的魅力更大一些。

出行就有四个侍卫在前方探路，中间是装饰豪华的马车，车后还跟着数车的家当和几十人马，会让人盯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林飘飘试想自己穷久了，得到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她也不会那么容易放过才是。对象要是轩辕无极，她现在可能就醋味十足了，换了龙袭炎，以前会，现在却毫无感觉，可能是觉得后宫里已经有了几千了，再多一个也无所谓了。只要他们不来找她的麻烦就好。

“公子，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侍候你一生，请你收下小女子吧！”声俱泪下，只为得到一个机会。

龙袭炎瞄了对方一眼，剑眉紧皱。他一点也不想沾上这种麻烦，眼前的这个女子是有些许姿色，可依他的地位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

有，更何况这种女人不知好歹，以声色侍人，就更让他看不上眼了。“姑娘不必如此大礼，我这么不过是见他挡了路，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要谢也得谢我夫人，如果没事，请你们让路。”拂袖而过，翻身上马，没有一丝停留。

林飘飘坐在马车里，外面的情形其实她大概也能猜上个八九分，只是这些她都没有心情去继续关注，反正别人的死活与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林夫人把外面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她觉得既然皇上跟飘儿的事已经成了定局，那么飘儿再这样冷淡的对待皇上，只怕到了宫里，飘儿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于是，她一把握住林飘飘的手，红着双眼劝说，“飘儿，你看，皇上是在乎你的，这么大的罪皇上都不在乎了，现在为了你，更是拒绝别的女子的亲近。你就不要在这样伤害你自己了好不好，娘只想看到你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娘，我知道，再给我一点时间调整一下心情，以后就好了。”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她真希望自己能做到没心没肺，忘了一切，像傻瓜一样，只知吃喝玩乐。

忘了那个温柔的像水一样的男子，她怎么做得到。

拍拍她的手，林夫人见她肯考虑，也就放心了。“飘儿能这样想，为娘就放心多了。”

“嗯。”除了笑，她似乎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

终于到了行馆，林飘飘不再像以前那样睡着，让哥哥们抱进房间。她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回房。现在泡在浴桶里，双臂横挂在桶边，纤瘦的下巴抵着手臂，目光直视着屏风，犹自发呆。

“小姐，你泡了很久了，让羽儿服侍你起身休息吧！”

“嗯！”很奇怪的感觉，她刚到这里时，真的觉得很难受，可是现在，她突然有一种归属感，就好像无极就在这不远处一般。不知是她想太多了，还是她出现幻觉了。“羽儿，弄好，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是，小姐。”

林飘飘着中衣慢慢地走到床边，拉起被子钻了进去。可不知为何，她就是不想闭上眼睛。眼见羽儿收拾好要出去了，她不禁叫道：“羽儿，陪陪我吧！”

羽儿转身就将手中要带出去的用品放到屏风外的桌子上，穿过屏风，她走到床边，看着林飘飘迷茫的神情，担心地问道：“小姐，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羽儿让大少爷他们去找大夫。”

“不，羽儿，我很好，只是想找人说说话。”她得到了最温柔的对待，也得到了帝王暂时的独宠和怜惜，可是她的心变得更加空虚。

春天，万物复舒，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充满希望，可她的心里地满是绝望。窗外的树枝迎风摇摆，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地声音仿佛她心里最深处的哭声一般。

“小姐，想聊点什么？”羽儿倚着床蹲下，小脸上尽是一副知心的笑容。

林飘飘拉着她的手，想了一下才道：“羽儿也不小了，到现在还没有心上人吗？”看来她不能再自私地耽误羽儿的青春了。

羽儿一听这话，以为林飘飘不要了，吓得立刻跪倒在地，惊呼道，“小姐，羽儿不要离开你，小姐，别赶羽儿走……呜……”说罢竟呜咽地哭了起来。

林飘飘见她这样，只好下床扶起她，然后拉着她一起坐到床上，小手拍着她的背，轻哄着，“想什么呢！我只是觉得羽儿也不小了，该有一个家了，如果羽儿有了心上人一定要告诉我，这样我的也替你做主啊！”她学会了爱人，也失去的爱人，所以，她更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得到幸福。

“小姐，羽儿怎么会……”俏脸绯红，声音也就越来越小了。

含笑以对，这是从离开轩辕国之后她笑得最真心的一回。拍拍羽儿的手，她怎么不明白这死心眼的女孩只是在为自己着想。“好羽儿，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我的幸福不是你，而你的幸福也不是我，所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小姐，他是……他是……”

“他到底是谁，羽儿，你快点说啊！”羽儿犹豫不决，到是让林飘飘没了耐心。

见小姐如此急，羽儿一急就忘了羞涩直当地道：“他就是大少爷。”

“大哥。”静下心来想想，林飘飘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其实也挺不错的。只是，不知道大哥对羽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羽儿，你先去休息，明天我试探一下大哥，必竟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

羽儿见她答应帮自己试探大少爷，激动地又跪到了地上。“小姐，羽儿从来没想过……”

“好了，傻丫头，爱人是没有错的。去休息，这就交给我了。”

“谢小姐。”羽儿福了福身，这才起身离开。

林飘飘怎么也没想到，身边的小丫头居然会看上大哥。现下想来，大哥二哥因自己的事到现在也没有娶妻，要是在别的家里，早就为此而闹翻了，看来，她该为此而知足，虽然不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可是能相知也算是一种福份。“无极，今生能与你相遇，也算是我的福气。”感叹一句，林飘飘正想闭眼休息，一个声响让她警觉地起身，往外走去。

第六章 再见雷少宇

打开门，四下望了一下，当林飘飘对上一双莫名熟悉的眸子时，她没有多想，迎上去，将他拉到了自己房间，让他藏在布帘后面交待道，“先不要出来。”环视一周，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才跑回床上。如她所料，不一会，就立刻听到龙袭炎和林威他们边谈话边急走的声音了。

“飘飘。”

“飘儿。”

“等我一下。”披件衣服，深吸一口气，林飘飘虽然不知道帘后的这个男人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可不知为何，她就是想救他。走到门边，拉开门，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问，“大哥，你们有什么事吗？”

林威把她推到龙袭炎的身边，进门环视一周问，“飘飘，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龙袭炎强壮的手臂在第一时间将她的腰搂紧，不让她离开。“飘儿，有可疑之人进入行馆，今日你别单独一人住了。”

挣脱不了，林飘飘也只好任由他抱着，但换地方休息万万不能，她可不想救人不成反害人。“不用了，我住这里没事，再说你们不是在查吗？我相信那个人应该不会在此多逗留才是。”

林威见她脸上没有不悦的表情，劝说道：“飘飘，让皇上在这里陪你，大哥担心这刺客是冲着你来的。”

“大哥，不必了，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你们不必这么担心，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她不想在这个时候与龙袭炎相处，她怕自己会恨他，更怕自己会做出连自己也想不到的事。“好了，赶了一天的路，我也累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既然如此，那你早点休息吧，有什么事大叫一声。”龙袭炎放开她，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引起两人的误会。

“嗯。”她不是不知好歹的女子，自然听得出他话里的关怀。“早点休息。”关上门，转过身，林飘飘慢慢走到屏风后，撩开布帘，看着靠着柱子的黑衣人道：“没事了，你可以出来了。”

黑衣人大方地从布帘后走了出来，坐到一边的桌子上，然后扯下脸上的黑布，笑着道：“不知道在下要叫你萧姑娘呢还是飘飘姑娘。”

低头扬唇一笑，林飘飘莲步轻移，走到桌上为他倒了一杯水，递给他，续而又坐到他的身旁，“小女子林飘飘，如雷公子所见，是魏王的结发妻子。”人人都说结发是丈夫在新婚之夜将自己的头发与新娘绑在一起，可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有绑过头发，一纸诏书下的婚姻非她所有，也非她所愿。

“那是在下唐突，打扰到皇后娘娘的休息了。”雷少宇对她的身份是惊讶，可那惊讶却是在瞬间从眼里闪过。

林飘飘对龙袭炎强行带回自己颇有怨言，可她不会不识大体，将个人恩怨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一起相比。于是，她面色严肃，冷声对着面前的男人道：“不管雷公子到此是为了什么，基于雷公子的相助之恩，飘飘也得放你一马，但飘飘依然希望雷公子的到来不是为了某些我们都不能接受的目的。”

“当然，如果不是在此遇上皇后娘娘，说不定雷某早就已经成了亡命之徒了。”他的目的不再于挑起两国之意的纷争，他的到来只是为掌握魏王此次到轩辕国的目的，得知魏王到此是为了带回他的皇后娘娘，那么只要互不侵犯对方的利益，他没有什么不好做的。更何况他对眼前的这个女子有着说不清的好感，虽说他们之间毫无可能，但这并不防碍他欣赏她。

林飘飘确定他不是在说谎，小嘴上扬，温和地道：“刚才是飘飘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既然雷公子来得不明，那么就请等到明天我们离开后再走吧！”

“这是自然。”

第二天清晨，羽儿就端来水侍候林飘飘梳洗。林飘飘不动声色，只是任由羽儿侍候她穿衣、梳洗、用膳，然后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一份早膳供他取用。安排好一切，林飘飘这才随着娘亲一起上了马车，她相信雷少宇说的话，所以也就放心地跟着上路了。

春风拂过，万物复舒。天气虽然还有一点冷，可那生气勃勃的样子让林飘飘觉得很有希望。她不是天生的悲观者，也不是传说中多愁善感的忧郁女子，她只是一个有悲、有喜、有泪、有情、有苦、也有心的平凡女子，会因相聚而欢喜；会因离别而悲伤；更会为了心伤而流泪。她的一切跟凡人没有两样，当往事已矣，她只有将心爱的人放在心底，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必竟她的生命里除了爱情，还存有亲情。

躺在马车的靠垫上，林飘飘闭目沉思，她想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过，回到魏国，她更希望龙袭炎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他的江山上，这样一样，他们平静相处，谁也不要再扰乱谁的心。

雷少宇一直睡在屋里的横梁之上，可等他睁开眼睛，屋里早已空无一人，留下的是还有冒着热气的早膳，笑着拿起桌上的茶水喝了口，然后坐到桌边，安静地用餐，他从来不知道一顿普通的早餐也能这么好吃。

林飘飘，一个特别到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女人。

第七章 认命

回程的路不像来时那样带着满腔的不舍，也不像龙袭炎去时那样带着无境的伤痛。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住了一座又一座的行馆，林飘飘的心情越来越平静，她不再为了离别而偷偷地流泪，仿佛像认命一般接受老天给予的一切安排。龙袭炎的亲近她不再排斥，她总是温柔地接受一切，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的傀儡娃娃一般，任人安排她的所有的生活。

羽儿端着燕窝推开门，就看到林飘飘侧躺在贵妃椅上，大眼无神地望着天空，不知道又在想些什么。这些日子以来，她本以为小姐早已想明白，可是现在看到这样，她觉得小姐根本就没有放下王爷，更让她心疼的是，小姐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笑，那样闹，每日每日表现出来的端装沉稳都像外衣一样，把所有的人都隔得远远的。“小姐，皇上说明天就可以到皇宫了，问你是先回林府，还是先回皇宫。”

“直接回皇宫吧！”回林府又有什么用，只怕是徒增伤感罢了。

“哦。”应了一声，羽儿拿着勺子开始为她盛燕窝，一勺一勺的雪白燕窝透着是阳光闪闪发光，就好像是夜空里的星星一般，吸引着别人的注意力。“小姐，先喝点燕窝吧！”

“嗯！”来者不拒，林飘飘也不再去想什么拒绝和接受了，她只是顺从地接受一切送到她面前的事物，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更或者

是龙袭炎要的亲热也一样。

他是她名正言顺的丈夫，而她是他的妻子，他想碰她，天经地义，无理可反。

小口小口地喝着碗里的燕窝，直到喝完，林飘飘把碗放到桌上，用手绢擦了擦嘴，这才躺回软塌上，将目光调到窗外那抹湛蓝的天空。看了好一会才道："羽儿，把我大哥叫进来，我有话想对他说。"她一个人进宫就够了，没理由把羽儿也扯进去。

收拾了一半的羽儿听了林飘飘的话，手脚更是利索地收拾好剩下的残局，说了声"是"，然后匆匆而去。

等到林威来后，叫了数声才将林飘飘不知神游到哪的思绪给拉了回来。"飘飘，怎么一直心不在焉，还在想他吗？"满怀愧疚的声音里透着些许无奈。

白皙如青葱般细嫩的小手挡在平静无波却又绝丽动人的小脸前，林飘飘眨眨眼睛，坐起身，看着他忧虑地说道："大哥，我决定直接跟皇上回宫，不回家了，但是我很放心不下羽儿这丫头，大哥心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帮这丫头找户好人家嫁了吧！"

"怎么突然想起羽儿的事了。"林威的声音里有着明显得不自然。

"羽儿也不小了，都十七了，别的女孩子十四五岁都是一个孩子的娘了，我想回了皇宫之后，就没什么机会再出来了，与其带着她进去，毁了她的一生，不如就此帮她找个好人家。"只要大哥这里找到了突破口，那么这段姻缘就算是成了。

"飘飘，你已经想好了吗？"林威见妹妹铁了心，迟疑的问道。

看他有了松懈的神色，林飘飘也不想再跟他玩什么小把戏了，直截了当地问道："大哥如是喜欢就不要像妹妹一样错过，有很多事一旦错过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有一个人一旦错过那么就永远都不会再有重来的机会。"她已经错过了，不想哥哥再错过。失去爱人的痛苦，有她一个人独自品尝就够了。

“飘飘，是大哥没用。”感慨下，林威才发现自己的妹妹为了他们早已牺牲了他们为她所想的幸福。

林飘飘笑容可掬，握着他的大手，神情温柔地说，“大哥怎么会这么以为，我的幸福是怎样，只有我知道，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不代表我一点也不幸福啊！我会这么说只是希望大哥不要错过了羽儿这么好的女孩子。”

等待下一世的约定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飘飘，你……”林威对她的话并不反驳，他知道妹妹说的并没有说错什么，再者他的确对羽儿有意。

“大哥，二哥的姻缘会散虽不全是我的原因，但如果不是我的话，他也不会和轩辕悦不了了之。现下我只希望你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共渡一生。”她的愿望现在很小，只要家人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就好。

林威本来还想说什么，可回望时，他在她的眼角看到了泪光，他以为她接受皇上的意见回魏国，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皇上的爱。可现在他真正地了解到他的妹妹不爱皇上了，之所以会回来，都是为了他们的平安。

“飘飘，为什么答应回来。”这句话是缠绕在他心中最久的疑问。

站起身，走到窗前，林飘飘抱小手伸向前，感觉微风从指间穿过，那微凉的感觉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冷颤。她的眼神有些瞟渺，虽是如此，却意外地清澈，“大哥，人都有累的时候，我也累了，不想再逃了，也不想再跑了。既然结果不变，那又何必废尽心力呢！”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林飘飘回过身，笑了笑道：“大哥既然决定了，那就早点把人娶进门吧！”

“我知道。”见她不想多说，他也就不问了，他知道就算自己再问，她也不会给自己答案的。

“那就这样吧，大哥，你再找个丫环给我，明天陪我一起回宫就行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林飘飘复又躺回了贵妃椅上，看往远方。

这就好像是她选择离开后经常做的事，只是人换了一个，以前在轩辕国时，她一直望着魏国，想龙袭炎，现在她望着轩辕国想轩辕无极。天知道她到底在做什么，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才发现自己爱的人是谁是不是太过于愚蠢了。

“我知道了，你先休息吧！”

林威走了，林飘飘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很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样的话，她就不会面对今天的选择。可事实即已成真，那么再多的后悔也无济于事。她认命地等待第二天的来临，认命地回到那个冰冷而黑暗的后宫，更认命地等待着死亡来临。她不要早死，也不要晚死，不求同生，但求共死，也好在黄泉路上跟他有个伴。

第八章 侍寝

皇宫，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就好像所有作者描写的那样，红墙黄瓦，画栋雕梁，金碧辉煌。殿宇楼阁，高低错落，气势挥宏。仿若人间仙境，好似空中阁楼，又好似梦中的肥皂泡泡，一碰即碎。

林飘飘不知上一次的进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这一次进宫，真的很风光，不仅红毯直铺到底，宫女以鲜花为她引路，这样的排场在现代好像是新娘用的。她可不记得自己这是在出嫁，到像是在上刑场。这样说有点言过其实了，必竟龙袭炎对她已经很好了。

双手合在一起，林飘飘优雅地站在龙袭炎身边，与他一起接受来自百官的膜拜，可在心里，她相信，跪在底下的人一定很奇怪她这个皇后明明死了快一年了，现在却莫明其妙地出现在了这里。

“众卿平身。”龙袭炎拉住她的手，不让她拉开两人的距离。“朕轩辕国一行，不仅找到良药救了皇后，更与轩辕国皇帝达成共识，接下来就是要谈和平共处之事，礼部着手准备。”

“是，皇上。”礼部的林大人才刚应声退下，就听到台下的众人齐呼‘吾皇万岁，娘娘千岁’。

林飘飘站在台上，望着台下高声呼喊的人们，她还真不明白自己对这次的行动起了什么作用，真要说作用，好像除了打乱了这次的联姻，什么都没有了。

大臣们都散去了，龙袭炎本应在今晚设宴，可奇怪地是他没有设宴，相反地牵着她的手，亲自送她回宫。

“皇上，臣妾不住这里。”越走越不对劲，林飘飘停住脚，不自在地提醒身边的人。

龙袭炎低首在她的耳边呢喃道：“这是朕为你专门修建的宫殿——炎怜阁，取自我们的名字和名字的偕音，飘儿，你看看。”

龙飞凤舞的提字显示了龙袭炎对她的在乎，可正是因为如此，林飘飘更觉得难以接受。

女人一旦了解了自己真正的心意后，再多的讨好都是多余，她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多少都会有些动容，可是就算这样，她也知道自己只是感动，不是爱。“嗯，皇上国事繁忙，臣妾这里一切都好，皇上就不要担心了。”

龙袭炎怎么可以听不出她话里的拒绝之意，可他不在意，他相信自己会再次赢得她的心的。

当所有的事情都回到原位时，林飘飘当然躲不过侍寝的命运。她不是无知的女子，早已身为妇人，而龙袭炎也是她唯一的男人，就算她再爱轩辕无极，他们也没有踏过那道防护线。现今回到宫里，这里面的女子能排上名号的人比起离去时少了一半，剩下的只有六位妃子，四位美人和三位才人，其余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听身边被大哥新送到的丫环画儿说，宫里的妃子之所以这么少都是因为她当时的死所遭成的。

林飘飘不怎么想，她觉得皇上这么做，有一半是她的原因，另一半也可能是这些人他早就打算好要除去的，只是当时她的死让他把罪定得重了些。回来的一路上，她想了很多，以前她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觉得自己一定会雁过留痕，风过留声，却没有想到当她面对选择

时，早已没有了她选择的余地。她不过也是一个任命运摆布的人偶，从此之后，她再也不会把自己看得过重，当然也不会看轻自己。

当透明的纱衣由画儿裹上她的身体时，林飘飘没有排斥，也没有反抗，她早已想通。这一生她与他早已不可能，分离之后，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而她身为魏国的皇后，龙袭炎的女人，她就有这个义务为他传递香火。这样说真的有点把自己当工具，可除此之外，林飘飘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解释的更好。

躺在床上，让人意外的是龙袭炎并没有在大殿里，林飘飘莲步轻移地走到床边坐下，然后看着这华丽的房屋，心里不禁有种空虚的感觉，她真的好想轩辕无极，这明明就是她和另一个男人共同度过的晚上，可是她却更想念远方的他。

恍然间，龙袭炎已经走到了林飘飘的面前，他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抚过她细嫩的脸颊，脸上有着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激动。林飘飘盯着他，一直都没有动，他们就这样僵持着，直到龙袭炎一个翻身将她压在了身下。“飘儿，我真不敢相信你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这真的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他的唇在她纤细白皙的颈项上慢慢地移动，就在锁骨时，他有点用力地在她的锁骨间留下了一个深色的吻痕。“飘儿，不管你怎么想，我一定要把你留在身边，就算你恨我也一样。”

淡淡的湿意让她轻轻地缩了缩脖子，她知道这个男人并没有错，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已。她不该怪他什么，错只错在她不该以现代人的爱情观念去要求这个时代的男人。

三妻四妾，后宫佳丽无数都应与她无关，在她把心交给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就已经失去了质问和要求他的权利。爱情是平等，也是不等的。所以在未来日子里，她会好好地守着这个男人，用一生的时间去弥补这具无意中犯下的错误。

主动抱住他的身体，感觉他的吻越来越急，当两人合二为一时，林飘飘还是忍不住流泪。这时，无声的泪水比起放声的哭闹更让人纠心。“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闻言，龙袭炎把她抱得更紧了，至使两人原本就没有缝隙的身体更加的贴合在一起。

感觉到身边的人早已熟睡，林飘飘披上衣服悄悄地站起身，在偌大的屋子里，她一个慢慢地踱步，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小孩子一般，找不到出路，只能这样一直转悠。今天的一切她的心里非常清楚是必然的，她亦不会后悔。

越过价值不菲的金色仙鹤，林飘飘纤细的手指在它的身体上慢慢滑过，抚着她经过的任何一样装饰品，一直走到窗前，轻轻地推开窗户，微风带着些许凉意从她的身上吹过，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林飘飘伸长双臂抱紧自己，想以此减少一点冷意。

窗外，月明星稀，静谧的夜晚仿佛让这世间的一切全部沉睡过去一般。

犹自发着呆的林飘飘突然赶到一抹炙热的视线，猛得回头，对上那双略带忧郁的蓝眸，她的泪在也忍不住由滑落脸颊。

第九章 情深意重

看着面前的人，林飘飘不敢置信地捂住自己的小嘴，就怕自己会在情不自禁之下叫出他的名字。本以为他们只能期待来生，可是现在见面让她有种难堪。当一个女人在自己心爱的男人面前跟别的男人欢好，这种情形真的叫她羞愧万分。

泪水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哗哗地流个不停。她心爱的人啊！为何要挑在这个时间出现，明知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又为何要来？“你不该来的。”

离窗户十步开外，轩辕无极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哪里，看着这个让他一生眷念的女人，艰难地笑了笑，说道：“我放不开你的手，就算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也好。”

这个傻瓜呵！

泪流满面地盯着他，林飘飘不是不开心，也不是不愿意他陪在自己的身边。她怕的是让他看着自己去侍候别的男人，就算今天见了，

可她依然了解以后生活里的种种对他而言，都是最刺痛的伤害。“无极，我真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可我却不想让你为了我受苦。”小手紧紧地抓着窗户的边缘，手指发白，直到轩辕无极飞快地上前拉起她的手，才发现手上早已流出了鲜红的血。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更难过吗？”轩辕无极从怀里掏出洁白的手绢，小心翼翼地帮她擦拭着手指上的血，那样子让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易碎品一样被他捧在手心里，小心呵护。

‘咳咳’室内突然传来的咳嗽声让她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要知道让龙袭炎看到轩辕无极的存在，这无非又是一场腥风血雨。“无极，快点离开这里，我不希望你出事，答应我，对自己好一点。”

轩辕无极本来是想说什么的，可对上她忧心如焚的样子，他只能点点头，然后踩着不算稳健的步伐沉重地转身离去。

林飘飘盯着他离去的背影，眼泪不小心又模糊了双眼。转过身，关上窗，她在心里命令自己要知足，能再见他一面就是她的福气了，不要在想那些有的没有，要知道这一生，她已经没有了自主的能力。一步一步地走向内室，林飘飘除了能看到地上一点又一点的泪水，她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轩辕无极应该在轩辕国过得好好的，现在怎么会在魏国的皇宫里，难道说……这是别人精心的安排，意示到轩辕无极可能存在的危险，林飘飘也顾不得龙袭炎醒来后找不到自己的后果，她提起裙摆，大步向前跑到门口，拉开门，顾不上身后被惊醒的太监们的叫声，径自往远跑去。

跑了一段路，林飘飘还是没有见到轩辕无极，于是她赤裸的纤纤玉足一蹬，人就到了半空中，她在空中不停地飞奔着，就算脚上已经有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伤痕，也不在乎。她就怕自己慢了一步，轩辕无极就被别人害了。她不能高喊他的名字，只能这样悄悄地寻找他的踪迹。

殿内的龙袭炎一个翻身，本想把身旁的从抱进怀里，没想到却扑了个空，爬起身，他披上外衣，查看室内一周，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就对着外门叫道：“小李子。”

小李子跌跌撞撞地跑进门，他跪在地上，没等龙袭炎开口，就求饶道：“皇上怒罪，是奴才等人办事不利，才会让皇后娘娘跑出炎殿的。”

“什么，飘儿出了炎殿，什么时候？”他不明白这么晚了，飘儿出去到底是为了何事。

小李子见龙袭炎眉头紧皱，身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说道：“回皇上，看皇后娘娘的样子，应该是看到什么了，这才冲出去的，可是奴才们并没有见到什么人来过啊！”

“哦，来人，摆驾，朕要去找皇后。”他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可他的心里清楚，林飘飘虽不是一流的武学好手，可也不是什么三脚猫的功夫，她会追出去，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为了她的安全，他必须尽快找到她才行。

再说轩辕无极吧！自从炎殿外见了林飘飘后，他就一个躲在御花园里的大树上，独自沉思。他自认为自己是个正人君子，可是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侍候别的男人时，他的心就像被尖刀狠狠地刺了一刀，鲜血直流，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以免让她担心。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只有独自躲藏，暗自疗伤。

林飘飘疲倦地停在大树的树枝之上，疲软的身子毫无力气去支撑，靠着树，她嘤嘤哭泣。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受伤，而现在他在哪里，是不是依然安全，她不得而知。为何走到了这一步，他们之间都还有磨难，他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无极……”

透过月光，被惊动的轩辕无极一发现有人来，立刻闭气躲到了树后。本不想多管闲事的，可听到自己的名字，他不得不站出来，当他发现此人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可人儿时，激动地从后面拥住她，为了避免她的叫声引来不必要的人，他的另一支手捂住了她的红艳的小

嘴。凑到她纤细白嫩，发出暗暗幽香的颈项边，呢喃道：“飘儿，别叫，是我。”

意示到是他，林飘飘不禁放松了身体，靠着他，点点头，他一放开她的唇，她立刻就转身扑到他的怀里。“无极，你没事就好了。”

抚着她柔顺的长发，叹息道：“我怎么会有事。”发现她赤裸的脚上尽是伤痕，轩辕无极蹲下身，心疼地拖起她的纤足说，“怎么不穿鞋就出来，你不知道这样你会受伤的吗？”

收回自己的脚，林飘飘心急地问道：“无极，你怎么会来，是不是有人鼓动你来的。”

细细地检察一遍，见她的脚没有什么大碍，轩辕无极这才说道，“没有人让我来，只是我的心让我要来，飘儿，我已经放弃了轩辕国的一切，我要守在你身边。”

不敢置信地捂着嘴，林飘飘真不敢相信轩辕无极会为了她做到这个地步，而她根本就给不了他所要的一切。摇着头，泪水纷纷滑落，抓住他的双手，她着急地说道：“无极，你不能这样，我不能自私地误了你的一生，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他的妻子，他有权力要我的一切，我可以旁若无人地和他在一起，可是你在这里，我会受不了的。”

猛地把她抱在怀里，他心痛却无法置她于不顾。“就算如此，只要能看到你就好了。”

“不要，我不要，无极。”就算这样，一旦他被发现，龙袭炎怎么能容忍这种事，到时他还是一样会出事的。“无极，离开这里，永远地离开，求你。”

“我不会走的，飘儿。”知道她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轩辕无极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药瓶，指着它对她说，“这种药是我请一个神医为我所练，吃了之后，瞳眸的颜色就会与正常人无异，放心吧！”

林飘飘动动嘴唇，正想说什么，就听到树下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隐约地还能听到龙袭炎的声音。“给朕好好搜，一定要找到皇后，保全皇后的安全。”

第十章 问题

“给朕好好搜，一定要找到皇后，保全皇后的安全。”

龙袭炎的声音不得不让他们分开，早知道会这样，他们或许会找个更隐秘的地方呆着。林飘飘退出轩辕无极的怀抱，嘱咐道：“无极，就算如此，我也不想让你留在这里，要知道如此一来，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幸福。”

“你又怎知没有了你，我还会幸福。飘儿，别傻了，只要守着你，看着你，对我而言也算是一种幸福，所以不要劝我了。”轩辕无极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印上一吻，笑着道：“快出去，不然他就要让人把这宫殿翻过来了。”

“嗯。”林飘飘留恋地看了他一眼，飞身往龙袭炎的方向过去了。轩辕无极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嘴角含笑，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两人没有可能，可他就是想呆在她的身边。

龙袭炎本来是怒不可竭的，可当他抬头看到从空中飞来的白衣女子时，他的心在那一刻少跳了一拍，就好像他等待的不过是她的回眸一笑。

飞身而下，衣袂飘飘，那景象犹如仙人下凡，神圣而不可侵犯。

林飘飘就站在龙袭炎的面前，脸上的泪痕虽未擦拭干净，也不算明显。她嘴角轻扬弧度，眼里却含着些许泪水行礼问安，“皇上怎么出来了。”

“飘儿不在，朕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就出来找你了。”拉住她的手，龙袭炎将她搂到怀里，感觉到她身上的凉意，不禁关心道：“出来也不多披件衣服。”像是想到出来的目的，他又问，“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急切地追出来。”

“哦！没什么，只是看到一个影子，担心会出什么事，就跟着跑出来了。”腼碘地看着他，林飘飘温柔地解释，目光却情不自禁地回望那棵古树后的人。

龙袭炎听后，心里甚是担心，眼睛在她的身上到处观察，就怕自己没看仔细，忽略了她的伤。当他看到她赤裸的玉足上到处都是划痕时，一把将她抱到怀里，急急地往炎殿走去，“传御医进宫。”

“没事的，皇上，擦点药就行了，不用这样麻烦。”

“这怎么行，还是让御医来看看吧！”

面对他的关心，林飘飘接得有点愧疚，她知道自己该知足了。虽然她不是这个男人的唯一，可是这个男人对她也算是仁之义尽了。她知道的，也明白的。可她就是放不下那个为了她要

Chapter_6

等待一生的男人。

“皇上放心吧，只是弄破了点皮，没什么重要的。”他越关心她，她就觉得越愧疚。带着对两个男人无限的愧疚一直生活到死，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做到。

腰间的手臂紧了紧，紧接着，就听龙袭炎道：“别说了，还是让御医看看，只有这样朕才能放心。”

“哪好吧！”

待御医来后，细细地检察了一遍，然后帮她擦了药，用洁白的绸布包裹好。另外吩咐一旁的画儿，千万别让她的脚碰到水，然后开了个药方，就走了。

龙袭炎上了床把她抱在怀里，脸埋在她的颈项里，好一会儿才说，“飘儿，以后不要这样突然消失，我不想再失去你。”

是选择，也是无奈。本就决定了的，现在还要在决定一次，真的好难。小手犹豫了好久才慢慢地环上他坚实的背，小声地承诺道：“不会的，我答应过要留在你身边的。”泪水再次滑落，只叹人生无常，真爱难得。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林飘飘每天都会到御花园里的愧树下久坐，抬头仰望是她最常做的事。当四目相对时，那种不言而喻的感情会让他们两个人都觉得上天其实对他们还有眷顾。

“你们都先下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林飘飘坐在愧树下刚做好的秋千上，淡淡地吩咐身后的宫女。

“是，皇后娘娘。”画儿见她不想被人打扰的样子，只得带着其他宫女一起离去。

等所有的人都走远后，林飘飘抬起头，那纤细白皙的颈项在阳光的衬托的晶莹剔透。“无极，在吗？”

槐树上，一个男人慢慢地出现，坐在树枝茂密处，白色的长袍，俊美如天神一般的脸让人误以为是天神在世。他看着坐在秋千上的她，淡淡的微笑挂在嘴边，关心地说，“别一直抬着头，这样脖子会难受的。”

“不会啊，只要能看着你就好。”这样的幸福是短暂而美好。

轩辕无极扬唇一笑，脸上尽是宠溺，“傻瓜。”

“说我傻，其实你才是最傻的那个人。”他们真的只有这样两两相望，近在咫尺，却远远无法拥抱对方。“无极，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什么？”接下她的话，他永远无法让她为难。

忍了又忍，最后，林飘飘还是决定要说出来，这样的幸福是很美好，可她却不希望他为了自己，这样过一生。“我是说如果我怀孕了怎么办，要知道到时我孕育的孩子不是你的，这样你也无所谓吗？”

“我……”

一时气氛变得非常的凝重，两人也不知道该对对方说些什么。

风吹得树叶沙沙做响，阳光更是炙热地照耀着大地，无奈这阳光下的两人只能这样看着对方，久久无语。

第十一章 挣脱愧疚的网

林飘飘看着他，知道这不应该怪他，必竟戴绿帽的人有，心甘情愿要戴的人却没有。

他们是相爱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可是就算如此，她也没有权力让他为自己付出这么多。男人不尊严怎么行，这世上为了尊严不要命的男人可是比比皆是。

“无极，离开这里吧！”就算心在流血，他们也只能让伤口渐渐发脓烂去。

见她苦口婆心的样子，轩辕无极比任何人都了解她的意思，她这么做无非是想让他离开，让他忘了她，好好地过他自己的生活。这样的可人儿，又怎么让他放得下手。

轩辕无极看着她眼中的泪水，淡淡地笑了。“飘儿不走，我又怎么会走呢！”

足尖点地，林飘飘一跃而上，扑到他的怀里。这番深情厚谊，让她如何能够舍弃。死亡、背信弃义、背叛等等所有的罪过都让她一个人来背，她的消失可能会引起魏国上下动荡不安，可是就算如此，她不想再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为了自己痛彻心痱，还要强颜欢笑。

来世太过遥远，她等不了，他也等不了。

这样的他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放不下家人，可现在她在宫中，在这里丢了，死的人也许会很多。可是，她真的顾不得了。

“无极，我们一起离开吧！就算这一生只能在深山老林中渡过余生也无所谓，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考虑的太多，反而让她一直在原地踏步，不敢前行。

喜悦在轩辕无极的眼里翻滚，可一想到她要背负的千古骂名，他又缩回了自己刚要伸出去的手。“飘儿，再过一段时日吧！”

“好，我等你准备好一切。这一次我们隐姓埋名，永不踏入魏国一步。”既然怎么过都是痛苦，何不在自己能选择的范围内，为了幸福和快乐再赌一次。

是输是赢！就看上天的旨意了。

与其以后后悔，不如再努力一次，就算此次失败了，至少以后想起来，他们都不会因此而懊悔自己从前不努力争取。

感觉到有人在靠近，轩辕无极立刻隐去。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她添什么麻烦。

林飘飘回头一看，来人一身上等的鹅黄绸衣，手臂旁绕着一条白色的飘带，莲步轻移，婀娜多姿，好不诱人。如果她是男人，她想自己也会选这种美人的。飞身回到秋千上，那快得像是人眼花看错了一样的速度并没有引起美人的注意。

“臣妾叩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抬头细看，林飘飘这才发现她的小腹微微凸起，看样子应该是怀孕不久。这样看来，在她离开的这些日子，龙袭炎过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苦。“你是？”

美人因她的问话而愣了一下，随后立刻回道：“臣妾是琴妃。”

“哦！”应了一声，她盯着她肚子，然后又道：“琴妃不必多礼，坐吧！”

“谢皇后娘娘赐坐。”琴妃屈身行了个礼，然后在秋千前的石凳上坐下，样子显得随和而又优雅。

清爽的风，日子清闲得真的令人想发脾气。可是当想到他时，林飘飘突然觉得心情很好了，要知道龙袭炎已经有了自己的后代，而她现在就算离去了，也没什么觉得愧疚的了。要知道以前她担心地龙袭炎为了自己而误了魏国的将来，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她多虑了。

“琴妃进宫很久了吧！”没话扯话，如果能帮他找到新的皇后，也算是一种交待。

琴妃看着目前的高贵美丽皇后，她三千宠爱于生是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于是她的心里忐忑不定，态度也就跟着诚惶诚恐。“臣妾与皇后娘娘算是同时进宫的。”

同时进宫，看来哪时的龙袭炎对她的不满还真是不少，否则怎么会在她刚进宫就迎来另一位或者是另外多位妃子呢！现在想来，所有的愧疚好像都散去，不见踪影了。“嗯。好好休息，皇上也不小了，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要甚重对待才好。”

“皇后娘娘怒罪，您要怎么对一琴儿都行，只求您放过这个孩子。”琴妃闻言跪到地上哀求。本来见皇上每次来看时她时那种脸色凝重的样子，她一直害怕皇上会为了皇后要她打掉这个孩子，哪知她东防西防，还是没有防到皇后娘娘会亲自出马。

林飘飘轻叹一声，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还长了张恶人脸。笑容可掬地扶起她，她安抚道：“琴妃不必这样，本宫的意思不过是让你小心对

待，必竟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我们都很看重，所以，本宫请你一定要为皇上诞下龙儿。”

“皇后娘娘……”突如其来的安抚让她有点不知所措，看来她是误会了。

“你我也算是姐妹一场，这样客气就不必了，好了，外面的天气虽好，但还是要注意身体，回去休息吧！”唉，原来在这里，人们已经习惯了黑暗，突然出现的善良和纯洁在人们的眼里应该都算是计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是人欲望膨胀的结果之一吧！

第十二章 我都明白

送走了琴妃，林飘飘一个人站在湖边良久。她不是吃醋，更不是难过，她只是在想要离开这里他需要多少时间，又需要失去什么，可想着想着，她决定放弃，因为想得越多她就越走不开。这样的结果不是她要的，如果因为这些让轩辕无极在为她伤心难过，她更做不到。

回到炎怜阁，林飘飘一如既往地用了晚膳，然后坐在亭子里。夜色很美，美得让人有点不想睡。“画儿，把我的琴拿来。”

“是，皇后娘娘。”

自从羽儿嫁给大哥后，她们有很久没见面了。而画儿进退得宜，大方有礼，却给她一种无形的距离感。于是，他们永远只能做主仆。画儿的办事效率很好，不一会，她就把琴摆好了。

“娘娘，可以弹琴了。”

“嗯，你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她知道轩辕无极一直在不远处看着自己，于是，她想把最美的歌与他一起分享。

琴曲空灵回旋、萦绕心间。好似遥远的天空忽如一阵清风，带着未知的气息，拂过大地上的一切，掠过平原、爬过高山、嬉耍于汪洋、在空谷中留恋，无声无息、无色无味，摸不到、看不着；却又无所不在、处处可见。

调皮得好似一个未知人间疾苦的快乐精灵，兜兜转转在尘世瞬间飘过，未沾染这世间丝毫的尘土，继续以白云为裳、风为骨，雪成

肌、月光为眸、星点装饰、花为香。忽地琴声一转，变成了《无可取代》的曲调。轻启红唇，林飘飘温柔地弹着、唱着。

今夜星光很闪耀
这次约会你先到
你把头发给剪短了
更有味道
我们谈着聊着
每一次总又回到那些旧时光
你以前对我就很好
短暂分开的缘故
回忆变的有温度
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
新的领悟
你常说　单纯就是幸福
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不论距离有多远
相隔多久
一辈子要保护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我像漫步云海
你每一句话
都是无可取代
爱是未知数的集合
结果有好有坏
答案最后一分钟才解开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尽管跨大步去爱
每一刻拥有

半夜三更爬上屋顶
我们看着天空
从黑转白
都是无可取代
快乐就在几公尺之外
短暂分开的缘故
回忆变的有温度
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
新的领悟
你常说　单纯就是幸福
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不论距离有多远
相隔多久
一辈子要保护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我像漫步云海
你每一句话
都是无可取代
爱是未知数的集合
结果有好有坏
答案最后一分钟才解开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尽管跨大步去爱
每一刻拥有
半夜三更爬上屋顶
我们看着天空
从黑转白
都是无可取代

快乐就在几公尺之外
只要狂风暴雨就有你在
只有真爱才能预言未知的将来
只等我们一起努力
游过时间的海
让我们承诺今天要比昨天快乐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我们迎接未来
爱的每一秒
都是无可取代
我们经过一些事情
吹着回忆的风
然后明白
原来快乐从不曾离开
原来真心
无可取代 （作词：潘协庆+易家扬　作曲：潘协庆 歌手：SHE）

龙袭炎听到下人的回报，知晓她已经知道琴妃怀孕的事，以前她会装着满不在乎，只求离去，现在她又会如何对待。他真的希望她能在乎，可是到最后，得到的消息却是她希望琴妃能为他生下龙子，而不是她自己想生下他的孩子。

宫里的事十之八九他心里都清楚，他只是不想打破平衡，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知道现在的她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存在，如果是这样，他是否还要这样强行地将她留在身边吗?

“皇兄，我想去看看林姐姐，她回来这段时间里，我也没去看过她。”宁心走到御书房中，笑着说。

脸色变得温和，龙袭炎看着宁心，淡淡地道：“嗯，朕正想过去给她解释琴妃的事。”

握住他的手，宁心安慰道，“皇兄，放心吧，林姐姐通情打理，这醉酒之事本就由不得人，我想她会谅解的。”

“但愿吧！”可笑的是他要的不是谅解，他宁可她来兴师问罪，甚至是找他骂他，找他理论，也不希望她像现在这样冷静的坐在炎怜阁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两个人刚到炎怜阁就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这歌声里满含着对幸福的憧憬。哪像是刚得知自己丈夫让别的女人怀孕应有的反映。

停下手，林飘飘嘴角含着一抹微笑，她并没有意示到自己的身后站着两个人，脑里依旧想着自己和轩辕无极离开这里后的生活。虽然要离开亲人，可是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安静的生活。幸福有的时候应该不一定要在一起，只要大家都幸福就好了。

站起身，林飘飘抬头看着天空哪皎洁的月光，张开双臂，迎风而立。白色的绸衣随风飘荡，顿时仿若坠入人间的精灵，绝美而又诱人，定睛一看，那仿若透明的脸庞，仿佛随时都可以飞身而去。

看着看着，龙袭炎大步向前，一把她抱在怀里，微微颤动的宽大身躯说明了他害怕失去她的恐惧。

林飘飘先是一惊，回头看他，也就没有放弃了反抗，只是试着拉开两人的距离。“皇上，怎么了。”

“飘儿，你以前不是这样称呼我的。”他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重新获得她的爱，难道想要和她在一起也是一种错吗?

“皇上，以前是臣妾不懂事，你就不要跟臣妾计较这些了。”眼见他还要说什么，林飘飘看到宁心的身影，连忙转移话题。“皇上，宁心还在这里呢！”趁他愣住的这一刻，她退出他的怀抱，走到了宁心身边。握住她的手，微笑地祝福道：“宁心，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只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幸福。”

宁心望着他们两人的一举一动，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之间没有了过往的情意，能看到的就是迁就和忍让。“你和皇兄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吗？还是你在为琴妃怀孕的事生气。林姐姐，皇兄没有背叛你，是喝醉了才……”

“宁心，别说了，我都明白，皇上是这后宫里所有人的丈夫，她们会怀皇上的孩子，这很正常。”她在乎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而这一次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在阻止她了。

“林姐姐！”宁心一脸的疑惑，对她的举动甚是不解，可看到她一脸释然的样子，又不知该说什么了。

笑容可掬，林飘飘指着天空的明月笑着道：“这么美好的夜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谈这些呢！好了，如果两位有事，我就不相陪了。”复又坐回亭中，继续拨弄琴弦。

第十三章 被权力吞蚀的美好

自那日之后，龙袭炎有连着十多日没有出现在炎怜阁。宫里的太监宫女们纷纷猜测这位备受关注的皇后到底是要失宠，还是这只是感情的一个过渡期。

轩辕无极把这些全部都看在眼里，他心里明白龙袭炎之所以不去找她，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他已经在安排离开这里的事，可是他很奇怪这些事为什么能办得如此顺利，这到底是龙袭炎太过于放心，还是这里面早已布好陷阱就等着他和飘儿跳下去。

他一直相信，不管做什么事，机会错失了就不会再回来。可是他也明白，盲目的行事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伤害。可就在此时，飞雪国的国主杜浩就两国的边防之事前来拜访。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两国国主相商，到时人流众多，出宫甚至出城的机会更大。

现在连老天都在帮他们，他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再加上这几天，他已经与林家人见过面，他谈了很多关于他们两人的事，当然还有两人的想法和决定。轩辕无极本以为他们会反对的，可是当他们大力支持时，他真的很羡慕飘儿有这么爱她的家人。

约在槐树底下，他们一如既往地见面，然后商量完所有的计划后，林飘飘让轩辕无极派人送信给雷少宇，让他帮着扰乱他们的行

踪，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他们逃走的机率相对地会增大。当一切都准备好后，他们就开始默默地等待着雷少宇的回复和飞雪国国主杜浩的到来。

当轩辕无极离开后，林飘飘也跟着离开了。这时从不远的花丛中，有一个身影慢慢地至里面走出，仔细一瞧，才发现是龙袭炎。这时他的脸上一片苍白，一副怎么也不敢相信的样子。

他以为自己和林飘飘会携手共渡一生的，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错过了他们的爱情，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她。

面对这样的情形，他应该要立刻采取行动，把轩辕无极抓起来，然后以此要胁林飘飘永远不得再有离开的念头。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他却怎么也动不了。

回想当初她答应回魏国后，从一路上到现在，他就没有看到过她真正的笑容，有的只是客套和不经意间拉出的距离、冷漠。这些都很伤他的心，他却没有办法放开手。现在，他看到了她发自内心的笑容，哪笑容是这样的美丽，这却不是他带给她的，而是另一个男人带来的。

放手吗?

还是继续将她强行留在身边?

所有的问号似乎在这一刻全部集中到了一起。他想她开心，想她笑逐颜开，幸福满足的样子。可是，这些似乎从来都不是他给她的。他带给她的除了伤害，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好好想想，想想她，想想自己，再想想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微乎其微的可能。

林飘飘抱着期待的心里等待着，她一直知道身为一个有夫之妇该有的应该是忠于自己的丈夫，可是这样的她将一生都沉浸在痛苦当中，由于人性的自私，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幸福的彼岸，就算因此会伤害到很多的人，她也顾不得了。

“皇后娘娘，邢妃娘娘求见。”画儿站在门边，小声地提醒。

转过身，林飘飘选择坐到软榻上去，必竟邢妃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并不清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她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什么都得万分注意。她可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让自己懊悔终身。“有求。”

语毕，不一会儿，就见画儿领着一名身材略为非满、面容妩媚、身着碧绿色长裙的女子进来。

“邢妃娘娘请。”画儿将人带到，行了个礼，然后恭敬地站到了林飘飘的身旁。

“臣妾邢丽儿给皇后娘娘请安。”邢丽儿恭敬却不失柔媚地行礼，一双单凤眼就这样直直地盯着林飘飘，眼里尽是打量。

林飘飘面带微笑，以不变应万变，她相信这后宫的妃子之所以会来这炎怜阁找她，就一定有其目的。“邢妃免礼吧！赐坐。”高傲从来就不是她要的，这只是最自然的保护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她的信念，更是她的原则。

“谢皇后娘娘赐座。”

“邢妃今日前来，想必是有事相告或有事相商吧！这里也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皇宫里处处都是暗箭，林飘飘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被权力冲昏头的女人，只有这样，她才能等到离开的那一天。

邢丽儿一脸的惊讶，不过这也只是一时而已。很快她就恢复了神色，只是微微眯起的凤眼里满是算计，如果不仔细去看，谁也看不出来她是一个满肚子阴谋的女人。“皇后娘娘既然这么说了，臣妾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臣妾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皇上，现下除琴妃有孕外，宫里上下都没有动静，为了皇上着想，臣妾觉得皇后娘娘应选新的秀女入宫才是。”

微微一笑，林飘飘心里顿时有了底，这事她看来对自己而言也许很容易，可偏偏她是最不合适做这事的人。“邢妃想的周到，可目前飞雪国国主来访，宫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为了两国的君主转。邢妃是否

觉得这事有点操之过急了。”离开之后的事只能让还留在这里的人办，她不想为了此事与龙袭炎闹得不愉快。

邢丽儿没想到皇后会以此事来怪罪，她今日前来不过是想探得虚实，没想到这皇后也不是好惹的主。既然如此，她就得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对付这个抢了皇后宝座的女人。假意妥协，满脸的歉意，“皇后娘娘说的是，臣妾知错了。”

“是这样的话，那邢妃就退下吧！”

“是。”

见邢丽儿越走越远的身影，林飘飘更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里。这里的女人满是权力的欲望，即使她们曾经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天真……

当欲望占满她们的心时，所有美好的一切都会因此而消亡，她必须离开，否则以后的她会变得比她们更加的恐怖，更加的可怕。

第十四章 理解！？

等待会让一分一秒都变得漫长，度日如年也许就是这么一回事。林飘飘每一天都只有一刻钟到一小时的时间可以同心爱的人见面，而恰恰是这点时间让她撑到现在。

喜欢坐到秋千上看蔚蓝色的天空，白云朵朵飘过时会让她的心变得宁静。

龙袭炎一直都没有理清自己的思绪，就这样他一直都没有进炎怜阁，而是站在不远处观望。就这样看着，却不去接近，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打破了现在的平衡，更怕他们唯一的牵连就此断开。

对于他们想要离开的事，龙袭炎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根本不想放她离开的，可一想到她消失在眼前的笑容，他只能任轩辕无极去安排，而自己却小心地调开人手，为他们制造机会。可谁又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他是否从一开始就应该从一而终，不让他伤心；又是否根本不该明知她不再爱自己又强迫她回来。苦笑一声，他觉得自己还真是

自讨苦吃，早知如此，他就应该知难而退才是，而不是把两人之间的关系弄得比现在更复杂。

“飘儿，如果可以，我真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我没有去打别的女人，你也没有想过离开。”

只是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如果，没有回到从前，一旦事情发生，除了面对，人能想到的就是尽量把伤害减到最小。

下了秋千架，林飘飘四处张望，她明明有感觉到别人的视线，可为什么她怎么找都找不到。

是谁?

无极吗?

本应该是这样想的，可林飘飘却清楚地知道哪不是。如果是，轩辕无极应该会出来，而不是这样静静地呆着，更何况他要准备离开的事，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

步伐轻盈地在小道上游走，林飘飘不否认自己现在有点疑神疑鬼，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她才要更加的注意，以免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错。谁让她的幸福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龙袭炎爱她，可不珍惜她。于是，她想到了离去。轩辕无极爱她，愿意为她放弃一切。于是，她愿意为了他而自私一回，同他一起放弃一切，远走高飞，完成每个人心中那完美的爱情神话，即使未来的生活她无法预知的。

微风轻扬，衣袂飘飘，长发随风而起。林飘飘站在御花园中，那百花争艳的光芒似乎没有夺去她一丝一毫的美丽，相反的成了她美丽的衬托背景。

当龙袭炎出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让他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美丽。他本不想出现，只想就这样静静地守着她的美丽，直到她离去。可怎料到越是了解她的美好，他就越是难以放手。

上前一步，他紧紧地抱住她的纤细柔美身子，就怕自己一个不注意，她就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了。

林飘飘被吓了一跳，回过头见是龙袭炎，身子也就跟着放松了。他的身份是她的丈夫，而她自己的身份是他的妻子，这样的束缚清楚地告诉她，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任他抱着，她轻轻地问了句，“皇上的事都忙完了吗？”

当作为妻子的她要离开这个身为她丈夫的男人时，她的心里就算对他没了当初的感情，就算最先辜负她的人是他，可是说到离开，她的心里依然觉得有点罪恶感，谁让她曾经那样真实地爱过这个男人呢！

“嗯，忙完了。”他凑到她的颈项边说。

抿唇一笑，林飘飘的心里很清楚地知道，离开的日子就要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准备好。

“原来如此。”

“你不喜欢我来看你吗？飘儿。”

“怎么可能，臣妾只是觉得皇上的年纪也不小了，而皇嗣却没有人选，现在唯一怀有子嗣的妃子只有一人。臣妾想，皇上是不是该雨露均沾，为皇室后继有人而有所准备。”她越说他的表情就越难看。不自觉地握紧环住她身子的手掌，龙袭炎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皱着浓眉，表情十分不悦地问，“飘儿这么希望我去别的嫔妃哪里？”

本想直接点头的林飘飘这才发现龙袭炎的神情非常地难看，而且怒发冲冠的样子好像她点头，他就会崩溃一般，吞回早已到了嘴前的话，她改口道：“没有，只是有点担心而已。”

“飘儿为我生儿育女该是多好的事。”意示到自己说了什么，龙袭炎放开她，喃喃自语地转身离去。

站在原地，林飘飘这才意示到自己的举动伤了这个男人。抬首望着天空飘浮的白云，她真希望自己能早点离开。唯有如此，才能将伤害减到最低，谁让她再也没有勇气去伤害那个为了她放弃一切的男人呢！

这种时候，似乎被伤害的人就会反过来伤害想要悔改的人。可谁又能保证曾经伤害过她的人，不会再一次伤害她。

她是懦弱的胆小鬼，没有力量去承受心碎一地的打击，如果爱能让人憔悴不堪、伤心自泣，那么爱也能让人狠下心来，努力反击，只为将这份无望的爱情画上一个句号。

这个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付出，也没有完全便宜的好事。她要爱得彻底，也要爱得公平。如果得不到平等的回报，那么她情愿两败俱伤，也不要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顾影自怜。

龙袭炎对她真的很好，可是他的身份永远不可能把她放在第一位，必要时牺牲一定是她，这样才符合一个皇帝的所做所为。

“来了就出来吧！”优雅地转身，林飘飘嫣红的小嘴扬着笑容，对着身后不远处说道。

闻言，藏身于树后的宁心慢慢地走了出来，她的脸上有着迷惑不解的困惑。也许就是因为两个曾经生死相许的人，现在却变得客套有礼，让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吧！

“林姐姐，你跟皇兄到底怎么了，从你回宫后第一次相见，我就发现你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去争取你的爱情，而是一种莫不关心地态度淡淡地看着这周围的一切。甚至有时我感觉只要伸手不小心触碰一下，你就会消失不见一样。”

一样的温柔，一样的笑容。林飘飘伸手接下一片不知从何处飘过的柳絮，轻声慢语道：“宁心可能不知道爱情有时真的很脆弱，当你心爱的人为了他的事业或者他认为更重要的事一次又一次伤害你时，你会发现爱早就在挣扎中慢慢地消失殆尽，就好像绝望一般，再也生不起半点希望。”上前两步，放开手中的柳絮，林飘飘走到宁心面前，面对面，眼睛盯着眼睛，认真道：“如你所见，我跟皇上已经没有所谓的爱不爱，只有身份束缚和纠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自己没有出过这个皇宫，也没有见过他，这样一来，我也许会认命地呆在这个皇宫里孤老一生。”

“林姐姐……”

“知道吗？有一种方法叫至之死地而后生，我用过了，也因此明白皇上是爱我的。可正是因为如此，我感到很可悲。我以为爱情是两情相悦就可以相守一生的，可我没想到爱上皇上是要用生命来提醒他的爱。”

宁心想着皇兄刚才离开时的表情，她觉得皇兄一定是明白林姐姐的意思才会如此悲伤的。一把抓住林飘飘的手，宁心着急地为皇兄辨解道：“林姐姐，皇兄是一国之君，有很多地方身不由己，你该多体谅。”

“呵呵……”林飘飘这才发现能理解她的人，原来皇宫里一个都没有。“也许吧……”

望着她径自离开的样子，宁心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

第十五章 学会放手

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至少龙袭炎是这样认为的。飞雪国的国主已经到了行馆，明天他就将为他举行宫宴，他本想在拖一段日子的，却没想到他手下的人办事能力这么强，人还没来，宫宴就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他希望手下的人能力不要这么强。

“小李子，摆驾炎怜阁。”在能相处的时间好好相处吧！

靠在软榻上，林飘飘一想到刚从轩辕无极哪里听来的消息，嘴角就不禁往上扬。回想他们刚才见面时，站在那棵槐树下，诉说着心中最美的向往。

“飘儿，明晚皇上就会宴请杜浩，到时你提早从宴会出来，然后到槐树下等我。”

“嗯！无极，一切都准备好了吧，明天，我们就将踏上未知的未来，你确定自己真的……不会后悔吗？”人的感情会在争吵和埋怨中，慢慢地消磨干净。他不想因此失去他们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幸福。

有的时候，埋怨别人，不如在自己身上先找问题。就好像她和龙袭炎一般，如果一开始不是她的死缠烂打和想望。也许他们之间永远都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现在想想，真的有点觉得难过。当初的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先想清楚，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捂着额头轻笑一声，她是绝对不会在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一次的。

如得不到最真心的爱情，那么她宁可孤独一生，也不要守着残缺的爱情过一辈子。

“只要飘儿不离开我，就是逃亡一生又何妨。”轩辕无极虽然不知道她为何会在此时犹豫，但他相信她最终还是会选择自己的。

笑逐颜开。林飘飘觉得扑到他的怀里，这一次她一定要幸福。不管将来会如何，她相信童话是需要人去创造的。从前的他们只知道看童话故事、听童话故事，现在，就让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来讲述真正的童话。

白雪公主和王子的将来不一定是分手，虽说一句‘从此，王子和公主就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是最好的句号，可是她却固执地认为，永远快乐的生活是要用现实来证明的。

“无极，我爱你。”林飘飘靠在轩辕无极的怀里，心里很肯定地知道一句‘谢谢你’永远是赶不上‘我爱你’的。必竟这个男人是如此地爱着她。

“明天，让我们奔向新的生活，就算明天就是人生的终点，我也想与你一起度过。”抱紧怀里的佳人，轩辕无极用最肯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爱。

“嗯。”除了应声，林飘飘似乎找不到任何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

犹自沉浸在回忆中的林飘飘被一句“皇上驾到”惊醒，回到现实当中，嘴边那一抹消失不了的笑意代表着她的幸福。

龙袭炎一走进来，伸手将她扶起，明显的举动阻挡了她想要拉开的距离。他望着她唇边的若隐若现的笑意，脸上满面春风的欢乐，想来，这就是他带给不了她的吧！

轩辕无极——一个可以为了她放弃一切的男人。这个男人真的很让他妒忌，可最让他恨的是自己。谁让他放不下这满身的责任和权势呢！

“飘儿，一定要跟我保持如此明显的距离吗？”爱她，到底该如何爱她，才能让她的脸上满含笑意呢！

放手吗?

正如他现在所做的一样，也许只有这个方式能让她把笑容和幸福带在身边。

“皇……炎，不要这样，你该是骄傲的。”这样的龙袭炎让她心疼，让她不忍，如果是以前，也许不用如此，她就会乖乖回到他身边的。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谁让她的心早就不在她自己的身上了呢！

爱情有的时候很美妙，可有的时候又非常的脆弱，一经伤害就再也不存在回旋的余地。

在爱情面情，她就是个胆小鬼。既然选择不了，那就只能卑微地顺从。

苦笑一声，龙袭炎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过能再听她叫自己的名字也就够了。谁让先放手的人是他，谁让不珍惜的人也是他。面对此种情形，他能做的除了苦笑还有什么。

“飘儿，能再为我唱一曲吗？”一曲只属于他们之间永恒的回忆。“不要悲伤的，也不要庆祝的，只要回顾以前美好的一刻。”

愣在哪里，林飘飘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念头。如果不是她和轩辕无极今天才商量好走的事，她真怀疑他是不是知道她要逃离这里的事。然而面对他的这种要求，她并不想拒绝，谁让他曾是她记忆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

发生过后的事，她不想在去逃避，也不想在逃避，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不要回头去观望，努力走下去才是她最应该做的事。“这么多的要求，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首合你心意的歌。不管悲不悲伤，就唱那首以前我最想唱给你听的吧！”

“也好。”

默默无语，林飘飘拨弄着琴弦，唱起那首包含了他们之间所有纠缠的歌曲《雪人》。是不是每次走都要唱这首曲子；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能在此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林飘飘心里一点也不肯定，不过唯一让她肯定的就是现在的龙袭炎让她觉得很安心，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安心，她不知道，却含笑接受。

人和人之间除了爱，也许还有一种别的相处模式——让对方活在自己的心里，就算永远不能再见，只要知道他（她）过得好也无所谓了。

龙袭炎听着听着，眼里竟不自觉地含着泪水。他爱眼前的这个女人，却不懂得珍惜这个女人，直到失去才发现没了她，他的生命就好比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事到如今，不放也得放了。

第十六章 随幸福而去

艳阳高照，任谁看都觉得这是个好日子。

自从昨天与龙袭炎谈过后，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悄悄地变了。林飘飘站在湖边，看着湖面上的秋千，回想以前，她不得不感叹时光飞梭。现在想想，她与龙袭炎第一次见面好像就在这里，那时的她真的很讨厌龙袭炎自大的样子；她决定离开好像也是在这个湖边，那时的她从大哥手里接过药到底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她现在好像已经想不起当时的绝望了。

现在她还是要离开，看来，这个皇宫跟自己的缘分真的很浅。

抬手挡住阳光，林飘飘望着这蔚蓝色的天空，嫣然一笑。太多太多的不应该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也许注定只

能走到这一步。一路走下来，哭过、笑过、伤心过、满足过、幸福过，只是当幸福来临，她再也不想去挣扎，去逃避，谁能想放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幸福还会不会上门呢！

她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神，可以无私地去奉献自己的一切而不求回报。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也自私，也有只为自己想的时候。

时间是由不得人的，当你希望它静止不动时，它反而过得更快。虽然这是你的心里因素，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在你的面前流过，而你却无能为力。

晚上，皇宫里一片欢腾。被重新装饰过的皇宫里，到处张灯结彩，彩带飘飘，仿若仙境一般，生机勃勃。

龙袭炎早早地就来到了炎怜阁。林飘飘换好衣服坐在梳妆台前，让宫女们为自己梳妆打扮。就在此时，坐在一旁的龙袭炎上前接过宫女手中的梳子，对着镜子前的林飘飘道："就让我为你梳一次妆吧！"

泪水似乎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容易出现，她回头看着他一脸期盼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再说一声不。于是乎她轻轻地点头应道："嗯！"

龙袭炎认认真真地用木梳梳着她乌黑亮泽的长发，握着长发的手不注意看还没发现竟在微微颤抖。

林飘飘透过镜子看他一心一意梳头的样子，会心一笑。面对不远处的宫女们的低声私语，她没有理会，他们此刻只知道用最后的时间为对方留下最真的祝福。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证明龙袭炎真的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算这歪歪邪邪的发髻是他辛苦了差不多一个时辰才弄好的，可尽管不愿，他也不能让他的皇后顶着这个发型让别国去议论纷纷，说他魏国连一个像样的发型都不能给皇后弄好。最后一次努力后，头上的发型依然没有达到龙袭炎想要的那种效果。将手中的木梳交给一旁的宫女，吩咐道："你们快点帮娘娘梳妆吧！"

“不用了，你们帮本宫把这发型固定住就好。”忙了这么长的时间，就算不是最好的，却是一份最真心的礼物。

“飘儿！”龙袭炎根本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做，一时间心里竟不知是何滋味。

任由宫女们帮自己把头发整理好，真没想到这整理过后的发型还相当的别致。站起身，林飘飘走到龙袭炎的面前笑着说，“炎，我们走吧！”最后一次，让我们都不要为对方留下遗憾。

牵住她的手，龙袭炎会心一笑，走到这里，他们之间应该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吧！“走吧，让我们一起走过今晚的每一刻。”

进了大殿，众人朝拜。龙袭炎和林飘飘两人坐在上位，端装高贵，让人不禁心生敬意。

飞雪国国主杜浩领着使臣恭敬行礼，以示友好。龙袭炎客气地摆摆手道：“杜兄太客气了，大家都是兄弟，不必这么多礼。来，请入座。”

“龙兄客气了。”拱手谢礼，杜浩这才领头坐到最靠近龙袭炎的位置上。见此，其他人也纷纷入座。

望了眼天上的月亮，林飘飘心里明白时间还没有到。于是，她本想伸手去拿酒壶，没想到手才刚伸出去，龙袭炎就一把握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握着。

“炎。”疑惑地看了眼他，见他眼里一片悲伤，林飘飘也就任他去了。

“杜兄此次前来，一定在尽兴而归才是。”转过眼，此时的他眼里一片坚毅，哪还有半点伤感。

杜浩心理神会，笑着道：“当然。”只是龙袭炎身边的女子为何如此熟悉，她是魏国的国母，应该只是与黄鹤楼楼主长相相似的人吧！

寒喧完了，大殿里又是一阵歌舞升平的景象。欢声笑语，好不欢快。

林飘飘不想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气氛当中，于是她把目光转到了杜浩的身上。这时，她才发现杜浩的真实身边，看来她的黄鹤楼里真是人才倍出，随便来个人都可以是国主。只是眼前的杜浩与其他三国的国主比起来，少了一丝霸气，却多了一丝书卷味，与其说他像皇帝，不如说他像书生更来得合适。只是林飘飘的心里更清楚，一个能成为皇帝的男人，外表再怎么的简单，他的内心也早已被权势所淹没。

他们都回不到黄鹤楼里那个单纯的他们，谁让造化弄人呢！

现在，她能离开这里，她的心里其实是喜忧参半。龙袭炎的样子让她有一种可以真正解脱的错觉，可这种错觉不知是一时的恍忽，还是被刻意营造的，她都不清楚。不过，成与不成，都只在这一举。

是生，那么她和轩辕无极并可以安度一生；是死，那么他们也可以在黄泉路上有个伴。

时间过得很快，喝完酒杯里的酒，林飘飘深深地看了龙袭炎一眼，轻声道："炎，我先回去了。"

龙袭炎艰难地点点头，看着她起身准备回去的那一瞬间伸手抓住她的衣袖，动了动嘴，忍了忍才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好。"收回自己的手，林飘飘有些冲动地抱了抱他，轻声呢喃，"好好保重。"

放手而去吗？在这场相当于国宴的场合上，她抛弃了她的丈夫，跟着另一个男人去寻求完整的幸福。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也是一种选择。

龙袭炎静静地看着她离去的身影，直至再也看不见为止。

杜浩看着这样的场面，心里非常的惊愕，他不懂皇后回寝宫，皇上为何表现得像生死离别。他同龙袭炎算得上朋友，可这种私事他还是不好开口询问。"龙兄，我敬你一杯。"

"好。"回过神，龙袭炎毫不犹豫地喝下酒。"杜兄，今晚不醉不归怎么样？"

"龙兄既然有这个想法，那杜某当然奉陪。"

一杯接着一杯，龙袭炎真想把自己灌醉，再也不醒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也只有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也许放她走才是他真正爱她的表现吧！

带着宫女，林飘飘一刻都没有停留，直直地往御花园时里的那棵槐树走。站在槐树边，深吸一口气，对着身后的宫里道："你们先回去吧！本宫想在这里静一静。"

"是，皇后娘娘。"今晚由于有贵客杜浩的出现，宫里的戒备比起平常来较为严谨，他们也就自然放心一些了，更何况这里离炎怜阁并不远。

宫女们刚离开，轩辕无极就从树上跳了下来。一把把她抱到怀里说道："飘儿，我们快走吧！"

"嗯！"林飘飘点点头，与他一起跑到宫殿的偏僻处换上黑衣。拿起放在一边的衣服，又想想龙袭炎今天的所作所为，轻声道："无极，还有多余的人手吗？有的话，让他们把这衣服完好地送回炎怜阁。"

"嗯！"轩辕无极回答的很干脆，他相信一个为了他同样可以抛弃一切的女人，现在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另一个男人心里好过一点。他从不来就不是小心眼的男人，他了解她的无奈。必竟在世人眼里，龙袭炎才是她的丈夫。"走吧！"

虽说心里对龙袭炎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但林飘飘还是头也不回地跟着轩辕无极走了。他们一路走下来，非常的顺利，顺利到好似他们只不过是想出去游山玩水一番。回想龙袭炎前几天莫名的表现，林飘飘这才明白，从一开始，龙袭炎就准备放她走了。"无极，我们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家吧！"

"好，你喜欢就好。"搂着她纤细的腰，轩辕无极突然觉得自己太委屈她了。"飘儿，跟着我过苦日子，你不会后悔吗？你本是高高在上的皇后，可跟了我，却只能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安家。"

轻笑地拍拍他的手，林飘飘笑逐颜开，甚至还有点乐不可支。"傻瓜，你似乎忘了，你曾经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走上前，

站在山顶处，俯视这大好河山，“只要我们过得快乐，粗茶淡饭又如何，粗布麻衣又如何。”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扑到他的怀里，林飘飘什么也没说。这本应该是她说的话，可现在他说了，那她就不要多言了。等过上一段时间，当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他们再跟爹娘他们联系吧！

一年后，魏国正式宣布皇后因病去世，龙袭炎追封她为淑仪皇后，并称这一生再不立后。

又是二年后，林飘飘和轩辕无极带着儿子回到邺城跟家人小聚一番。离去时，林父和林母舍不得外孙，表示要一起走。后来的后来，得到消息的天山和雪翁也跟着一起凑热闹，说是一定要收林飘飘的儿子为徒。这样一闹，争到最后的最后，林威和林飞只要携家带口地一起搬了家。至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邺城这个地方。

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 www.paipaitxt.com